武俠世界

魔鈴劍雨（彈劍江湖故事集）滄海客・著

維摩詰經不可思議品；須彌納芥子，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不信嗎，且看這魔鈴，小小一個金鈴兒，導人於幻，由幻入魔，金光流霞能沒山岳湖川，更能發出魔火烈熖，請看……





編者話

本刊近期以來，由於徇衆所需，除了增添了不少精選佳作外，尤其對一期完短篇故事特別着重，不論古裝或現代性之巨著，每期都有刊出，而且甚獲一般讀者讚賞，深以爲慰，我們將會在繼續不斷搜羅佳作，按期推出的。

**　　　**　　　**

彈劍江湖故事集，不但對俠情，倫理，兒女私情有細膩的描寫，對禪機妙理眞諦亦有深奧之分析，今期刊出的「魔鈴劍雨」是一篇引人入勝之作品，爲甚麼一個小小的金鈴兒，竟然會導人於幻，由幻入魔，奇妙之處是不可思議的，而且該故事的發展是波譎迷離，曲折傳奇，疑幻疑眞，値得一看。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馬行空担綱，「鬼殺手」是一部湖海傳奇性故事，描寫一個殺手，將一個退出江湖、隱居太湖中的高手，捲入一件仇殺漩渦中，迫得他不能不再涉足江湖上，眞個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且看下期的刊出吧！還有，南宮宇的中篇「名花寶典擷天星」及雲劍飛的一期完鬥智短篇「風流殺手」都同期刊出，屆時敬希購閱。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11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彈劍江湖故事集

魔鈴劍雨

滄海客・文
盧令・圖

湖畔的風鈴

叮噹，叮噹，隨着她背上的小包袱在幌動，小包袱上的金鈴鐺也就响叮噹，因夜靜而倍加清脆的鈴聲，不但响徹空曠的夜空，也倍加充實了甜蜜蜜的少女的心房，因爲她的心房原巳是甜蜜蜜的了。

因爲那小鈴鐺是他所有，是他給她的信鈴兒。

她，柳小倩，巳是個大姑娘了，却在包袱上繫着個小鈴鐺走路，但她可不怕被人笑話，在金陵城中，鬧市之上，她可不會怕人笑話，何況還是湖邊，空曠無人。

鈴聲伴着她，水波拍擊着岸邊，發出節奏的聲响，也伴隨着她，她的脚步也倍加輕快起來，鈴聲驅走了夜的沉寂，充實了她的心房。憑着這小鈴兒，她找到了孟老鏢頭，憑着這小鈴兒，也解救了她一步厄難，那逍遙宮的八仙姑認出了這小鈴兒來，她們怎麼說的啊？「她是他的人」，就因爲她包袱上繫着這個小鈴鐺，才沒難爲她，却是那逍遙宮的八仙姑一時間慌了手脚，驚恐得手忙脚亂，因爲她是她們小公子的人。

她是他的人了，她耳邊不是鈴聲，而是那乾姑的話聲，入耳的鈴聲成了乾姑的話聲。

現在，小鈴兒再不是信鈴，她也再無甚麼厄難了，之所以她仍不把小包袱上的小鈴鐺解下來，就是這緣故，鈴聲伴着她，就像他伴在她身邊。

明知他巳去遠了，她仍然三兩步又回頭，她應該在天明時候，趕到 江，但却三兩步又回頭。現在，她才明白了，爲甚麼木兒公主對陸公子那麼痴情，寸步也不離，現在，她明白了。

原來她暗中所作的安排，並沒瞞過他，他對她多感激啊，今而後，他在江湖行走，抬得起頭來了，不再因爲逍遙君是他的爹而感到羞恥，不怕人家知道他崔牧就是逍遙君的兒子。

她記得清清楚楚，崔牧對她三次長揖，對她的感激溢於言表。

不用說，對她更感激的是逍遙君，是她，令他這個本是不仁不義的逍遙君，轉變成爲受人尊敬的大仁大義的逍遙君，不但完成了他的心願，長有太湖，而且聖旨封爲逍遙君，有多光采，而且，他也得回了失去的兒子，即使仍得不到崔牧的尊敬，至少崔牧也不再以有他這個爹爲羞了、他本來有子等於無子，現在，因爲她的巧安排，無子又有子了，對她的感激也可想而知了。

鈴聲响叮噹，响徹夜空，和那拍岸水波，合奏出輕快的交鳴。

只是，她的脚步却不能輕快，脚步一加快，那小鈴兒就寂然無聲了。

這小鈴兒設計得眞巧妙，現在她才明白，崔牧爲何以鈴兒作暗器，可知打出之後，勁發是無聲的，連她脚步快些，小鈴兒也會寂然不無聲。

但她眞得趕快，日巳落在西山了，她得在小青兒到達鎮江之前，先行趕到，現在天巳近黎明了。

她的脚步加快了，但寂然的鈴聲，怎生又响了起來？

不，鈴聲傳自遠處，不是發自她包袱上的小鈴鐺，來得好快，由隱約可聞，漸漸清晰可聞了，分明由遠而近。

她停下步來，可不是麼，鈴聲來得更近了，鈴聲中，更夾雜着蹄聲。

原來是一個騎馬的夜行人。迎面而來，那一人一騎，從天幕上出現了，來得好快，近了，近了。

眞怪，馬的鸞鈴，怎會發出和她包袱上的小金鈴兒一般的聲响，一般的清脆。

那一人一騎迅速打從她身邊掠過，却在她身後發出一聲長嘶。

原來是那人驀地勒馬，掉回頭來。

原來是小倩適才閃避在道傍，那人打從她身邊馳過時，才發現了她。

江南地，魚米鄉，人烟稠密，有夜行人趕路，又何足奇，她不也是個夜行人麼



。但這人勒馬回頭，分明是因爲發現了她之故，却令她奇怪了。

馬上是一個漢子，哼！莫非是翦徑的賊！

她柳小倩倒會是翦徑的賊麼，但仍不自覺退了半步，步移，鈴兒便有响叮噹。

馬上的漢子立即跳下馬來，也有個鈴兒在响叮噹，那漢子腰間竟帶着鈴兒。

她愕然，怔住了，雖然黑暗之中，她看不清鈴兒，但清脆的鈴聲却一般無二。

那漢子走近她來了，也怔得一怔，隨拱了拱手，說道：「敢是柳姑娘麼？」

小倩心下一陣喜，一陣劇跳，莫非是他……是崔牧派來的人麼？不對啊，崔牧送她登岸，和她分手後，是背道而馳的，這漢子却是迎面而來。但這漢子怎會又帶着崔牧的小鈴鐺，又知道她姓柳？

小倩道：「你是甚麼人？不錯，我姓柳。」

那漢子道：「敢情眞是柳姑娘，可被我迎着了，姑娘不識我必認得這鈴鐺。」

漢子從腰間摘下小鈴鐺，登時發出一串清脆的聲响，小倩不語，一搖身，搖响小包袱的鈴鐺，作了回答。

那漢子忙不迭回身，去牽過馬來，道：「公子知姑娘有長途遠行，特命在下送來坐騎，前面巳是鎮江府了，只有十里地外。」

原來眞是崔牧送來坐騎，心中登時充滿了甜蜜蜜的喜悅，道：「替我謝過你家公子。」

漢子把馬韁交在她手中，指着鞍傍的包袱道：「怱忙間，備辦得不周全，只替

姑娘多備銀兩，公子請姑娘笑納。」

除了崔牧，誰知她要去鎮江，柳小倩更不疑惑。那漢子一拱手，即刻退去。迅速不見了，小倩目送他隱於夜黑的曠野，只不過那麼心中微微一動，爲何他退去得這般怱忙，而又不是來路？

但她也只不過那麼心中一動而已，既知是崔牧所差遣，又何必疑，充滿了甜蜜的心中，也容不下疑惑，她又爲何要多疑呢？

不，她不是疑惑，只奇怪怎生才分手不久，他打從那兒去命人送上坐騎來，且又是迎面來。

他上馬了，兀自在想：是了，逍遙宮的人遍佈太湖附近的州縣，到處有人馬，那也不奇，噯呀！莫非崔牧捨不得和她分離，並未背道而馳？莫不是他未去宜興，繞道去了鎮江？

那麼，他可是在前途相候麼？

她催馬快行了，迎着曙光，曙光驅走了黑夜，只不過翻過一個小山崗，前面已顯出一座城池來，這必是鎮江了，敢情崔牧直把她送到鎮江近處上岸，她心下頓又感到一陣甜蜜。

城廓在黎明的薄霧中，更清晳可見了，愉快的時光，也有如愉快的馬蹄，黎明迅速溜來了，道上已有了行人，到得鎮江，天色已大明了。

來到了城門口，她正要下馬，不料橫裏竄出一個漢子來，驀地裏扣住了馬轡，道：「柳姑娘來得好快，請，我給姑娘帶路。」

城門口人來人往，她不便問，也不用問，不用說，這也是逍遙宮的人了，當然是崔牧遣來的。

她是想問的，問崔牧在何處，只是問不出口來。

穿過一條大街，又一條大街。「喂！」小倩忍不住了，問道：「你帶我去那裏啊？」

那人道：「這就到了。」指了指一個客棧，隨挨近鞍傍，低聲道：「柳姑娘，喏！那一邊，街對面，那一座大官邸，就是替公主千歲備下的行轅，今早府衙已得到傳報，公主千歲過午便回舟到達了。」

這人連她爲何而來也知道，更不用問了，原來送她來此下榻也是作了安排的，崔牧可眞想得週到，他可在店中等候麼？

她急忙下了馬，早見店中又搶出了幾個人來，當先一人迎着她，拱手道：「柳姑娘請。」

小倩一怔！送坐騎的漢子迎着她，立即認出她來，那也不奇，因爲有金鈴引導，却怎生頃刻間，安排得這麼周詳？人人都知道她是柳姑娘？

不料那人急行一步，道：「此間不便說話，請姑娘入內。」

她進了店，店中却不見崔牧，而且連一個人客也沒有，穿過店房，她被引進了後院。小小的一座後院，只有三間房，亦無人居住，倒像專爲她備下的。雖不豪華，却也雅潔。

跟隨她進來的，只有在城門口迎她的漢子。說道：「委屈了柳姑娘，但除了此間，別無房舍，而且我等亦不能留下來侍候。」

「爲甚麼？」這小院很好啊，可不是說甚麼委屈了她，而是問太多的爲甚麼？她心下的疑惑原本已太多了現下更奇詫。

那人怱忙作了解答，原來街對面的官邸作了公主千歲的行轅，官府下令清除了街道，左近的民居，皆空出來駐紮御林兵馬，更不用說左近的客棧了。而且街道也即刻斷絕了行人往來。

那人怱忙離去，留下無數疑問，臨行更請她過午便閉了院門，不可打從店門進出。

她想問，也來不及了，隨有人送來飲食，分明是早已備下了的，也都是不待她開口，便怱忙離去了。

她怔怔的呆了好一會，終於想通了，之所以安排她在此下榻，是因爲知道她此來是爲了暗中跟隨小青兒，暗中不離左右，不得不在此下榻了。哼！原來公主千歲這麼大的威風，豈僅勞師動衆，恁地擾民，更可惱。

但小倩其實不惱，倒覺好笑，一個淘氣的黃毛小丫頭，那想到冒充公主，竟一朝飛上枝頭，變了鳳凰。

她出來轉了一轉，果然店門大開，店中已闃無一人了，街道上也只有地方上官兵在巡邏，偶爾打從店門外走過。

小倩回到小院中來，索性把院門閉了，那送來的飲食，足够她一日食用。讓那丫頭去威風吧，難得清靜，倒可安靜地睡一大覺。

原來崔牧不在店中，其實小倩明知他有事往宜興，原在意中，又怎會失望。她思前又想後，太陽照在紗窗上了，直到陽光移近窗前，才沉沉睡去。

啊喲！小倩被一陣喧騰的聲浪吵醒了，敢情天已黑了，店中自是已駐進了御林兵馬，她不能開院門，也不用開。

忽然，小倩從床上跳起來，她覺出來了，喧騰的聲浪分明怪異，莫非公主千歲有事？

除非是眞木兒公主尋了來！

她跳起來，附耳在院門上，只聽有人在傳令道：「大家不用驚惶，公主千歲沒事，不過出去走動。」

「說得是，」有人接口道：「公主千歲有甚麼事呢？」

喧騰的人聲靜下來了，有人接口道：「話不是這麼說的，公主千歲突然不見了，若只是出去走動也罷了，若然有事，有個三長兩短，我等如何担當得起。」

有人在笑了，說道：「我且問你，敢是忘了公主千歲是甚麼人？憑公主千歲的蓋世武功，單人匹馬，一劍便蕩平了狠牙山盤據了多年的賊寇，會有甚麼事，我們奉派隨行，不過作儀仗，擺擺樣兒，別說公主千歲不會有事，即使有事，我們也無能爲力。」

「這丫頭，」小倩心想：「必是她悶得慌，溜出去玩耍了。」

只聽有人說道：「這話倒是眞的，兵來將擋，又不是行兵打仗，公主千歲有十二個近身侍衞在身邊，更有兩位總兵大人在，輪不到我們來先亂了。」

小倩到底不放心，再說，她爲何前來，會不會眞是眞公主木兒尋了來。心念及此，她倒急了，忙不迭騰身上了房，遠遠兜了個圈兒，繞到那官邸後園，明知那宮中的十二個近身侍衞都非弱者，她也不放在心上，尋到內堂，堂中燈火通明，大門洞開，不怪她如入無人之境了，原來那十二個侍衞皆聚在堂前的庭院中，堂中坐着兩位貴人，那宮娥却跪滿了一地，只有一人在焦急不安的走來走去，是那黃門令。

小倩兒更放心大胆，溜到後窗了。

只見座上一個貴人道：「公公也不用責怪她們，別說公主千歲是私自出去了，便是明說出去走動她們可也阻止不了。」

那黃門令嘆了口氣，道：「我只是責怪她們不見了公主千歲，沒即時禀報，雖說不敢阻攔，也該讓人隨侍。」

另一位貴人道：「公公又不是不知道，公主千歲那日不吵着鬧的慌，以往未入宮前，她在江湖上獨來獨往，逍遙自在慣了，總怨我們困住了她，我想，她走走就會回來，沒事的。」

傍邊一個黃門道：「誰敢冒犯公主千歲，天下誰不知公主是皇上的命根子，不怕誅九族麼。」

那黃門令搖頭道：「我不是担心別的，公主千歲換過了她進宮時帶來的衣衫，我怕她……」

「怕她一去不返？」一個貴人道：「我可不這麼想，她要出去走動，怎能穿着公主千歲的服飾，再說，她爲何不回來？她念念不忘父王，提及曹公公八百里傳書，催促她早日回京，公主千歲恨不得脇生雙翅，我說沒事，你放心吧。」

那黃門令道：「但願如貴人所說，那就是我等的萬幸。」

黃門令隨命那跪在地上的宮娥起身，走了出去，吩咐侍衞分頭尋訪，却不許驚動地方官府，以免張揚出去。

小倩這裏才待退後，驀聽嗤的一聲，慌忙一閃身，不料一顆小石子仍然打中她的肩頭。只不過着肩已滾落了，仍被小倩接到手中，同一瞬間，那石子打來的方向，黑暗中有人影一幌，而且分明在向她招手。

誰！這會是誰？莫非是崔牧。

小倩心下一喜，即忙追去，那黑影在前，好快的身法，一會已到了城郊，但來到一個疏落的林邊，黑影却不見了。

小倩認定是崔牧，更不遲疑，進入林中，道：「出來吧，我知你是誰，不用躲藏了。」

那人眞不躲藏了，自樹後轉了出來，小倩啊呀一聲，不防那人把她抱個滿懷，正因她認定是崔牧，是以不防，待要躲時，如何還來得及。令她又羞又急，因是心慌，身子兒倒軟了，又如何掙扎得脫。

呔！他他……他竟在她臉蛋兒上香了個咀，却是這一大羞憤，惱恨令她像是生出了無窮大的力量，驀可裏一掙，其實那人何嘗把她抱得緊了，倒又成了那人不防了，登時被她扔了出去，直滾入黑暗的草叢中。

原來有其父，必有其子，哼！還道他是好人，不料父子一般兒壞，風流成性，胆大包天！

小倩怒得正要發作，不料林外傳來人聲，有人道：「忑怪，怎生不見人了？」

有人接口道：「莫非已入林去了？」

原來是兩個侍衞，若非是好身手，有點眞功夫，又豈能成爲皇上的近身侍衞，小倩知道其中多有高手，那還敢出聲，倒慌忙閃身疾掠，轉到了右面林子邊上。

「那黑影是個小巧身形，」話聲入林了：「必是公主千歲。」

「原來公主千歲在此，可把我們急壞了，請公主千歲轉回行轅。」

沒聲了，那兩個侍衞顯然在等待，不過是只見人影，不用說，小倩她先前來時在後，見到她的身影了，是以猜想是公主而已，哼！

却是她見機躲藏得快，憑她的身手，仍被這兩人見到了身影，可知這兩人眞是武林高手，小倩那還敢現身，只恨得她牙癢癢，適才還是一半兒羞，一半兒惱，現在却是怒火在昇騰，因爲便宜了這個風流小賊。

「請公主千歲轉回行轅。」一個侍衞提高了聲音，又在說道。

不不，小倩倒希望是公主，但小青兒身子高矮，她豈有不知道的，往常並肩而立，小青兒比她要矮出半個頭去，而這人即使不比她高，可也不比她矮，要不然怎會在她慌亂中，被香了個咀去，一定是那個風流小賊，眞可惱！

忽聽有人嘆了口氣，聲也幽幽，說道：「你們嚷叫甚麼，我不過出來走動，散悶兒。」

這才是小青兒，聲在遠處，在林外，不料小青兒在這裏……不，她分明在林外，在兩個侍衞身後，分明是剛才來的。可眞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了，兩個侍衞追踪她，小青兒又發現了兩人的身影，因是躡踪前來。

小倩聞聲心喜，但不……不可出去相會，被這兩個侍衞發現了，她還能暗中跟隨麼。

兩個侍衞轉身出林去了，因爲話聲遠了些，一個在說：「公主千歲若不即刻回轉行轅，可就要大亂了。」

「亂甚麼？」小青兒說。

一個說：「公主千歲忽然失了踪，如何不亂，御林兵馬即要出動，逐戶搜查，地方官魄散魂飛，還會不把滿城的地皮也翻轉來。」

一個道：「兩位貴人心焦如焚，可憐那十二個宮女兀自跪滿一地，黃門令和幾位公公也似大禍臨頭……」

「不用說了。」小青兒又幽幽地嘆了口氣，小倩忽然想笑了，這個淘氣的丫頭竟也會幽幽的嘆起氣來，眞是太陽兒打西邊出來了。

當然，她沒笑出聲來，小青兒又在說了，這丫頭一定把咀兒高高地噘了起來，只聽她說道：「連走動也沒一些兒自由，這這……這公主千歲不做……好啦，你們起來，我回去就是。」

敢情兩個牛高馬大的侍衞跪在她面前，好威風的公主千歲。

沒聲了，盈耳只有夜風在樹梢瑣語，再聽聽，三人眞走了，小倩不自覺摸着臉兒，臉兒兀自滾燙，當眞，她是一半兒羞，一半兒惱呢？還是惱恨更多些！但她摸着臉兒，那怒火又昇上來，但，找出那風流小賊來又如何？難道殺了他不成？

敢情那怒火再熾烈，也是燒不斷情絲的，柔情原似水，那似水柔性情漸漸滅了怒火。

但小倩心中又惱怒了起來，因爲她搜遍了林子，也找不到崔牧。

現在，她痴痴地站在林中，對着那茫茫的黑夜，她不再羞，不再惱了，反而有些兒失望，她倒寧願這人是崔牧，說甚麼她也還對他有情，若是別人，再不把她羞死了。

她感覺到了春夜的寒凉，才知她站在林邊夜露中已久了，鎮江城廓映在天幕上，遠水中漁家燈火在明滅，夜深了，她該走了。

不，她不願再回到那小院中，誰稀罕那風流小賊來獻慇勤，只有一宗，她此來雖是崔牧的主意，但說出口來的，却是她，小青兒這丫頭是她的妹子，她那得不關心，自然也更担心，難道惱了崔牧，連親妹子也不管了不成，小青兒爲思念木兒公主才出走的，她又何嘗不想念得緊。

她打從來路進了城，行轅左近的街道上，多了地方衙役在巡邏，風燈照亮了的夜街，御林軍踏出來的步音，令街道倍覺冷清，眞是寂寞打孤城。

四人一伍的御林軍從行轅傍邊的小巷中轉出來，踏着整齊的步伐，轉過前面大街去了，小倩急忙溜了進去。

既然公主千歲無恙歸來，又無事故，行轅中戒備反而更不森嚴了，小倩一路無阻，又溜到那堂屋傍邊的窗下，也只有那大堂中仍燈火通明，有人聲傳出。

只見小青兒坐在當中椅上，兩個貴人侍立在側，那黃門令手中拿着一封書函，眼望着小青兒，似在等待示下。

忽見小青兒皺緊了的眉頭揚了起來，道：「又是曹公公的八百里傳書，京中必有事故。」

那黃門令道：「書中倒也沒說明，只是催促公主千歲即刻回轉京師。」

一個貴人却皺眉不展，道：「迢迢數千里，又帶着貴妃的金棺靈柩，如何能快得了。」

黃門令道：「曹公公並沒說明，我猜想，必是皇上想念公主，現今東平王的兵權已被削了，京師又已調集了重兵護衛，必無緊要事故。」

一位貴人道：「曹公公老成持重，若然無故，這驛馬豈會不絕於途，便僅是皇上思念公主，也是緩慢不得的。」

小青兒轉着的眼珠子更亮了，道：「我有主意，水路行舟緩慢，何日能到京師，除非快馬加鞭，打從陸路北上。」

黃門令說道：「這如何行得，別說兩位貴人和宮娥了，便我等在宮中日久，怎能騎馬上路，雖可乘轎，但勞師動衆，得多少轎，多少伕役，再加貴妃的金棺靈柩，所經之地，遠近州縣必要迎送，豈不擾民……」

小青兒忽然格格一聲，笑了，道：「擾民則也不會，因爲不用兩天，你這一身老骨頭早散了，別說你們騎不得馬，便是驢車也捱不得多兩日，我不担心會擾民，却担心不快反而慢了。」

黃門令赧顏道：「奴才沒用，我等倒累了公主千歲。」

小青兒道：「你們要不累我，我又能早日趕回京師，有個主意在此，你們仍然打着公主千歲的旗號，從運河緩緩北上，我却換上我的舊時衣，一人一騎，何等輕快，不出五日，必到京師，豈不是兩全其美。」

兩個貴人和黃門令登時着了慌，慌得連臉色也變了，異口同時，叫道：「那還了得。」

黃門令更下了跪，俯伏道：「公主萬金之體，皇上的命根，國家安危所繫，便是輕車簡從，也有違法體，獨自一人一騎，那如何行得，休道恐生意外了，皇上必然責罪，我等皆死無葬身之地了。」

小倩在窗外瞧得明白，不怪小青兒眼兒亮，眉兒揚了，敢情她是這個主意，想想小青兒却也堪憐，小野馬兒一旦套上了轡，而且被困了半載有餘，偏又擺脫不了這轡絆，又怎能怨她要千方百計溜走。眞可笑，却也可憐。

只見小青兒皺起的眉頭又高挑起來，道：「誰說我只得一人，我身邊這一十二個侍衛，不是你們從錦衣衛中挑選出來的了，那自是全皆武功高强，成名露面，在江湖上闖出萬兒來的頂尖兒的高手……你……你們笑甚麼啊？」

不僅那宮娥們掩着咀兒笑，門邊的兩個黃門慌忙掉過頭去，使兩個貴人也抿緊了唇兒，小青兒望望這個，又迷惑地望望那個，窗外的小倩可明白，而且好不容易也忍住了沒笑出聲來。好一個金枝玉葉萬金之體，竟滿口江湖語，萬兒也出了口。

「我說錯了麼，沒有啊？」小青兒到底不明原故，又道：「嘿！敢你們忘啦，忘了我是甚麼人。」

「自是皇上的命根子，公主千歲。」黃門令道。

「眞討厭，誰和你們說這個，」皺眉迅速又高挑，說道：「我是說揚威黑松林，一劍蕩羣寇，踩踩脚兒，保定道也顫動，說是帶同那十二個侍衛，是沒法兒，怕你們不放心，其實我倒累贅得緊，何如我獨個兒行走自在，有啥意外，誰吃了豹子心，老虎胆，先問他有幾顆人頭。」

那黃門令迅速和兩個貴人交換了一瞥，却被小青兒瞧在眼裏了，忙道：「我就是這個主意，誰敢攔阻我，惱得我性起，我連那十二個侍衛也不帶，我只這麼一踩脚，你們就連我的影兒也瞄不着，不用等到天明，我早在百十里外去了。」

只慌得那黃門令跪在地上，連連叩頭，道：「公主千歲不用焦急，且待咱們商量商量。」

小青兒道：「你們自去商量，我可已拿定了主意，我再問你們一句，曹公公八百里傳音，若非緊急，怎生那驟馬不絕於途，若是我去得晚了，京師有何不測，你們可又負担得起。」

那惶恐的黃門令又與兩個貴人迅速交換了一瞥，要知貴人雖不過是宮中女官，但却時刻在皇上身邊，黃門令那得不瞧兩人的顏色。

小兒青忙又說了：「那曹公公問道：怎生這時方才回來，可誤了大事，我就說道：如此這般，八成兒他們串通了反賊，一路留難我，不讓我快馬加鞭，好啊，你

們慢慢兒商量去，誤了大事，自有人承担，我不管。」

說着，伸懶腰，大大打了個呵欠，吩咐身邊的宮娥道：「掌燈，帶路，咱們睡大覺去，讓他們慢慢兒商量。」

慌得那黃門令前行一步，連連叩頭道：「請公主千歲留步。」

小青兒回身說道：「那麼，你們答應啦。」

黃門令道：「只不過奴才有個請求，除了十二個侍衛伴行之外，現有兩位總兵大人在此，雖說兩人習的是馬上功夫，但有了兩位大人隨行，一旦有何意外，都可遣將調兵。」

小倩暗罵了一聲，這鬼丫頭分明心花怒放，却苦着臉兒，裝做莫奈何，嘆了口氣，道：「那麼，你們商量好啦，看來我若不答應，你們也不罷休。」

一個貴人道：「公公恁地安排，倒也萬全，却還得傳令北上各州府縣，暗中多加保護，其實公主千歲武功蓋世，何況天下之大，誰不知道冒犯了公主千歲，就是滅門大罪，誰有這大胆子。」

一個貴人道：「我担心的却是公主身邊少人侍候，那侍衛們玩刀弄槍倒在行，豈會侍候公主千歲的起居飲食。」

黃門令道：「這好辦，我這裏即刻驛馬傳令，沿途各州府縣早作安排，小心侍候也就是了，夜深了，公主既然心急上路，明日便起行，請公主千歲早早安睡。」

小青兒歡天喜地走了，被宮娥擁簇着，小倩自不能跟去，既然明兒即上路，還怕無相見之時，倒也不急在這一刻。

那黃門令站起身來，即刻吩咐門口的兩個黃門，召喚兩個總兵和十二個侍衞前來，並命知府前轅門聽令。

小倩不敢留下了，也再沒可聽的，即刻打從後面溜出牆外，待到她發覺身已在小院中，那臉兒也不禁一陣熱，難道她仍然盼望在此遇到崔牧麼？呸！這該死的風流小賊，今而後，她是再不睬他的了！

也罷，既然回到院中來了，這就要長行，如何能少得了盤纏包袱。

她抓起包袱就走，高來仍然高去，瞬即出了城，其實她一路之上，暗中留了神，身後有沒有人跟下來呢？

沒有，誰會跟來呢？走出了十數里地，已到了江邊，夜靜舟橫，擺渡無人，想過河也不行了，却是小青兒這功夫必已枕高了頭，在睡大覺了，明日有得她趕的，怎可不養養神。

岸邊有隻修補中的破船。妙極，隱密又遮得風露，她靠在艙壁上，坐着養神，直到她被吵醒來，天色仍未大亮，但岸邊已是人來人往，早行的船隻已在起碇了。

小倩慌忙渡過河，她從來心思細密，若在這裏等候，落在小青兒後面渡河，怕不失了他們的踪跡，自該先行渡河等候。

約莫寅末時候，連人帶馬渡過河來的，已不下七八批了，額上雖沒刻着字，但小倩一看便明白，並非是一般的行旅商賈，最初是單人匹馬，後來三五成羣，盡皆行色匆匆，最後過河來的一批人數多，無馬，也不離去，過河後，立即分散在人羣中，堤岸上，道路傍，或立在人家店舖門口。

河這面的渡口已成市塵，比起一般鄉鎮來更見繁華，這時候，都已開門做買賣了，小倩是位大姑娘，倒沒引起那般人對她多加注意，却是她看得明白，這般人莫不暗帶兵刃，不用說，都是爲公主千歲而來的，顯然都是地方衙役。

小倩不禁暗哼了一聲，公主千歲，好大的陣仗，這還是輕車簡從，若是打出旗號來，那還了得。

忽然間，有人在奔跑，叱喝行人走避，剎時間冷冷清清，來了，小青兒走下船頭來了，坐在一角店堂中的小倩認得，那簇擁着小青兒上岸來的人，其中有兩個她昨晚在行轅中見過，正是改變了妝扮的宮中侍衛，十數匹駿馬也自另一艘渡船上牽了下來，紛紛上馬去，六騎當先上了路，跑下去了。

伴在小青兒身邊的兩人好生威武，想必是那兩位總兵大人了，落在小青兒的馬後，也打店前過去了，餘下的六人在半箭之後緊緊跟隨。

小倩可急起上來，皆因店門口仍無人走動，若不趕快上路，她兩條腿追趕起四條腿來，可够她辛苦了，但店門口那衙役仍在對一個近門邊的人，瞪着眼叱喊，說道：「你急甚麼，遲半日上路，有你的便宜，你們可知適才過去的那姑娘是誰。」

「王頭兒，我早猜着了。」掌櫃的從櫃台裏站起來，原來和那衙役是相識的，說道：「可是公主千歲麼？」

那王頭兒急忙掃了一眼，說道：「你知道就是了。」

掌櫃的道：「公主昨日遊湖回府，遠近皆已轟傳了，誰會猜不到，便是撫台大人打從這裏過河，也沒見你們站班清道兒，是以我一猜便着。」

那聚在櫃台邊的幾個人立即嘖嘖連聲，有幾個吐出了舌頭，有人在埋怨道：「掌櫃的，你要早說了，咱們瞧清楚些。」

掌櫃的在招呼那王頭兒，說道：「王頭兒，你站了半天，够你累了，坐下喝杯茶！」

一時間，七嘴八舌，有人在說道：「那是你沒眼福，我可瞧清楚了，公主千歲美得像天仙樣。」

那王頭兒在門邊的桌傍坐了下來了，道：「一日夜沒闔過眼，你說累不累，你們今兒可眞是眼福不淺了，公主千歲不但美若天仙，你們可瞧見了，她還多年輕，說出來，可嚇壞了你們。」

小倩見街道上有人在走動了，本要出去，可又想聽聽這般人對小青兒說些甚麼，也因爲有人擠了出來，與高采烈，未開言，那眉兒已飛揚起來，說道：「這位王頭兒的話可眞不假，說了出來，可眞嚇煞人。」

掌櫃的道：「聽口音，你是北邊兒來的，我這裏開着店門做買賣，人來人往，聽得公主千歲的傳聞多了，那傳聞實在令人難以相信，總以爲是以訛傳訛，作不得眞，這位老哥，你何不說點兒來聽聽。」

那店中擠在一處的人，登時把那人圍着了，都催促他快說，那王頭兒也道：「傳聞誇張些兒是有的，說以訛傳訛，却是不會的，不瞞各位說，昨晚我輪值守夜，也親耳聽一個御林軍談起，那傳聞竟是千

眞萬確。」

只見那人眉兒飛揚，說道：「誰也不及得我聽來的眞而又眞，我也不瞞各位，我有位兒弟，就是那保定府的頭兒，不但事後隨府台去黑松林驗過屍，而且審問過狠牙山受傷被擒的賊子，那賊子們異口同聲說的，那會不眞，要是不眞，各位，府台大人倒會對公主千歲優禮有加，把殺賊擒賊的賞銀送給公主麼。」

就有人說道：「府台的官兒，在公主面前有多大，還會不優禮有加麼？」

那人道：「各位有所不知，那時候，誰也不知她就是公主千歲，不過當她是個殺賊的女英雄，嘿！那日可熱鬧了，保定府沸騰啦，也是因爲掃平了山賊，滿城百姓心生感激，再加聽說是個美貌的小姑娘，誰不好奇，都擠出家門瞧熱鬧，我也擠到了那店門口，若不是親見府台大人對她也那麼恭敬，眞不信一個小姑娘有那麼大的本事，更是萬萬想不到，她竟是公主千歲。」

小倩不再移步了，她也想聽聽，那日小青兒端的怎生一劍蕩羣寇，在金陵也聽崔牧說過，却語焉不詳，心想：躭擱幾句話功夫，不怕追不上小青兒，更不怕失了她的踪跡。

只聽圍着他的人七口八舌，催促他快說，那王頭兒道：「原來令親是保定府的頭兒，失敬了，不用說，令親也隨同府台大人親送公主千歲進京了。」

那人道：「如何不是，那傳聞非但千眞萬確，公主千歲眞是天上的飛仙，只見寒光如匹練，只那麼一閃，狼牙山的賊首飛天虎就斷了一臂，倒在血泊中了，事後查點，已是五死八傷，公主千歲一劍蕩羣寇，萬確千眞，眞令人難信的，倒是若非被人認出來，公主千歲竟不稀罕這萬乘之尊。」

那王頭兒道：「傳說曹公公在公主千歲面前跪地哀求，才勸得公主千歲回宮，那麼，也是眞的了。」

「如何不是，」那人兀自眉飛色舞，道：「剛巧那日我那兒弟也隨同府台大人，在抄東平王府總管的家，那總管的家就在酒家對面，是以公主千歲擺駕入宮，府台大人也曾跪送，嘿！府台大人可光彩了，跪送公主千歲入宮的文武百官，跪滿了一地，公主千歲却單獨把府台大人喚近身邊說話兒，那文武百官誰不羨慕。」

王頭兒點頭道：「這個我也聽說了，那府台大人不但就此留京不再返任了，而且還連陞兩級。」

那人揚頭道：「使我那兒弟也平步青雲，也陞了官，我南來之前，他剛回家祭過祖，還替公主千歲供了個長生祿位牌，各位，你們說，我說的眞也不眞。」

那店堂中登時嘖嘖連聲，王頭兒道：「鎭江府與保定府雖無公文往來，但金陵城中可有邸報，他所說的眞是不假，只可惜同人却不同命，我們這位府台大人費盡了心機，這幾日來眞是廢寢忘餐，也把咱們底下人苦了，却不曾得到公主千歲另眼相看。」

小倩知道再也聽不出甚麼來，忙溜了出去，街道上的行人，已恢復了往來，只不過三五成羣，仍在交頭接耳，心想，這可眞是掩耳盜鈴了，分明無人不知，知道公主千歲已捨舟登陸，而且已然上路。

那麼，木兒公主若眞已尋了來，自也輕易把小青兒尋到，這鬼丫頭知不知她已闖下了大禍，那貴妃從小對木兒灌輸了仇恨，從木兒對迎訪她的宮中侍衛出手絕不留情，亦可知她仇恨之深，小青兒竟然假冒她去到宮中，承歡在皇上膝下，怎會不惱恨，小青兒雖說一心爲她，有功社稷黎民，但木兒公主毫不知曉。

小倩心念及此，倒急起上來，一直追到已過了午刻，才瞄見了小青兒一行人在前。

那小青兒上了馬，即使仍有韁，可也還是一匹小野馬，那會慢慢兒行走，早過了揚州，直奔高郵。

日落時候，小倩搶先繞路，早到高郵，在城中轉了一轉，倒也沒發現木兒和陸公子的踪跡，想想木兒和陸公子雖不知所踪，但隱居必非在這魚米之鄉，人烟稠密之區，而且小青兒這番出京，打從開封府起，便不再亮出旗號，知道行踪的人其實不多，那崔牧和她商量，要她暗中隨行保護，也不過以防萬一而已！

小倩自解自慰，想想實在太多考慮了，這番公主千歲再又打出旗號來，江南地，雖已是人人皆知，木兒公主可不在江南，待得傳入她耳中，小青兒可又已入了宮，身在大內了，她担心豈不是太早了些。

咦！怎麼站在街邊就發起楞來，不怪來往的行人都在向她望了。

她狠狠的啐了一口，因爲她發現了幾雙不僅是好奇的眼光，她感到臉兒又熱了起來，因爲那盯着她瞧的目光不轉眼，甚至小倩以眼還眼，那些目光也不退縮，又豈僅不退縮，而且添了令她臉紅的笑意。

小倩可不是潑辣辣的小青兒，別瞧她有一身功夫，若然小青兒武功蓋世，那麼她該是蓋世無雙了，何況這又多了一年苦練之功，也許天賦不及小青兒，但勤能補拙，她的武功原本就比小青兒好，年紀也大兩歲，又何況又苦練了多一年的功夫，但她的臉皮子却太嫩了。

正因小倩比小青兒年長兩歲，惱怒起來的小青兒瞪眼就會殺人，她呢，對着那些凝視她的含笑的目光，她却只會害臊，只會逃跑，她怎會殺笑臉人呢？更不會殺含笑的眼睛，因爲她明白那眼中的笑意，眞的，從那些含笑的目光中，她甚麼感覺到滿足，因爲這些目光證明了一點，她很美。

她是否比小青兒更美？但無論如何不比小青兒醜，有一點是肯定的，她比小青兒這黃毛丫頭更成熟。

那麼，她又怎能怪人家不轉眼地瞧她呢，何況她的一身衣衫。

她仍然穿着從金陵城中買回來的那身衣衫，那年頭，像她這樣的大姑娘獨個兒在街道上行走，可眞罕見，何況她遍身綺羅。

她提着包袱，紅着臉兒，慌忙走了，說惱，她現下倒眞有些兒惱了，想到她爲何買來這身衣衫，却不料崔牧這麼可惡的風流壞小子。當然，不爲了這個緣故，她也不能穿着遍身羅綺走路啊。

趕快找個店房，把衣衫換下來。

可巧啦，迎面一人攔住去路，才知面前就是棧房，嘿！這夥計倒有禮得很；竟對她拱手，說道：「姑娘該歇息啦，不用往前走了，前面那客棧已被縣衙包了下來，不住人客。」

滿天晚霞，她提着包袱，自是要找店房歇息，也不容她疑惑，因爲她幾乎啊了一聲，她明白縣衙把客棧包下來爲了甚麼，因爲公主千歲一行隨後就到。

小倩一點頭，即刻隨那夥計進了店，若是小青兒突然來到，見了面，豈會認不出她來，不，不能在大街上，稠廣衆中被她遇到。

她被帶到上房，夥計道：「這三間上房一早替姑娘留下了，閒雜人客，我們也不敢接待，姑娘請放心歇息。」

「你說甚麼？」小倩瞪大了眼睛。

夥計道：「只是倉促間，待慢了姑娘，請姑娘大量包涵，廚下已替姑娘備了飲食，我這就去取來。」

那夥計退了一步，才轉身匆忙去了，把小倩呆在房中，才發覺房中已亮了燈火，雖然天色才暗了些兒。

房中，床上分明已換過了全新的被褥，燈也是客棧中從未見過的琉璃燈，眞是拾掇得一塵不染。

床上，有甚麼在閃閃生光，咦！小金鈴兒，小鈴鐺仍然繫在包袱上，她也才發現，敢情昨夜在黑暗中，取走的不是她自己的包袱，而是那個馬鞍上解下來的，只因兩塊包袱皮一般無二，連花色也一模一樣，只不過少了那小鈴鐺。

她豈有不明白的，哼！自是又和在鎭江府一樣，是逍遙宮中獻的慇懃。啐！誰稀罕那風流小賊來獻慇懃，對她來說，那小鈴鐺再不悅耳了，若是她心上還有小鈴鐺，她也早發覺取錯包袱了。

小倩轉身就走，不料一脚才跨出門，幾乎和一個人撞滿懷，她心中正想着那不正經的風流小賊，也正惱着那風流小賊，時已黃昏，店院中已黑下來了，一時間那會看得明白，只道再無別人，慌忙縮回步來。

呔！但出口却變成了一聲啊，因爲一個女子正衝着她襝衽。

一個平常人家妝扮的女子，堵着門口，正躬下身去，雖然不是那風流小賊，但她兀自心跳得好厲害。

「你……是誰？」

那女子道：「公主千歲正在街邊下馬，街道上這一帶已斷絕了往來，請姑娘留步，休要出店。」

「我問你是誰？」小倩怔住了，這女子分明知道她爲何而來的。

那女子不但抬起頭來，而且走進屋來了，含笑說道：「姑娘好健忘，婢子不過爲了方便侍候姑娘，方便長行，換過了衣衫。」

小倩認出來了，琉璃燈照亮了那女子姣好的臉兒，只因她換過了平常人家女子樸素的衣裳，是以驀然間未曾認得出來。

「離姑！啊！」

這女子是甚麼，方便長行侍候？打從鎭江到高郵，這一切都是逍遙宮的安排，原在意中，又何必驚奇，小倩登時哼了一聲，不用說，這都是那風流小賊的差遣，她才不要領這個情。

那離姑迅速掩了門，拜了下去，小倩道：「你這又是做甚麼……」她想走的，但街道上已斷絕了往來，一時眞也不便出去。

離姑叩了一個頭，道：「前晚冒犯了姑娘，婢子尙未請罪，不料姑娘非但不念我等的過惡，反而大恩大德，成全了我家主人兩父子，我家公子好生感激，知姑娘你孤身一人要作遠行，是以少盡棉薄，並遣我來隨行侍候。」

原來是這麼回事，那麼，不是奉那風流小賊遣了，小倩心中的氣消了些兒，啊，不，若不是那風流小賊的差遣，那逍遙君如何知她要北上，從這兩日的安排，從他們的言談中，分明知道她北上是爲了暗中跟隨公主千歲，除了崔牧，誰會知道？

小倩雖然又哼了一聲，但消減了的氣，却不曾再從心中升起來，她不自覺再瞄了門口一眼，道：「你老老實實說了，除了你，還來了誰？」

離姑道：「婢子奉命兼程追趕前來，不過剛才到達，淮陰以南，這高寶湖仍是逍遙宮的地頭，都有逍遙宮的人，只不過飛鴿傳書，除了婢子，別未派了人來。但過了淮陰，便不能再爲姑娘安排飲食住宿了，是以遣婢子趕來侍候。」

是了，那崔牧必是去了金陵，道：「這麼說，一切眞是你家主人的安排了。」

離姑道：「公子感激姑娘大恩大德，無以爲報，非是故弄玄虛，一者匆忙中飛鴿傳書，說不明白，二來姑娘冰清玉潔，粗人也不便在姑娘面前回話。」

小倩道：「起來吧，這麼說你沒見過你家小公子，也眞不是他派遣來的了。」

這離姑在逍遙宮的八仙姑中，年紀較幼，不但面目姣好，而且伶俐，人家笑臉相向，又對她這麼恭敬，她倒板得面孔來麼。

離姑道：「公子不是和姑娘同行麼，打從公子離了逍遙宮，我們不見公子的面已半年有多了，昨晚倒是知道公子和姑娘你在林中說話兒，乾姑雖然聽到你們商量的，但未得公子召喚，那敢出去相見。」

原來是乾姑偷聽到她和崔牧的談話而已，這一切眞不是崔牧的安排，她又色霽了些。

離姑走去打開了門，原來是店家送飲食來了，海味山珍，竟把一桌都擺滿了，這又那是咄嗟間備辦得的。離姑侍候她飯罷，又忙着替她舖床，小倩說道：「這包袱……」

離姑嫣然一笑，道：「幸是我趕了來，姑娘把包袱也遺漏了，遺漏了別的不打緊，這小鈴兒可是千金也買不到的。」

小倩面色一沉，但連她自己也奇怪了，若是昨晚和今晨，提起小鈴兒來，必然十分惱了，現下還賸下了幾分，她可不知道，至少她沒發作起來。不，不能發作，人家若問她爲何惱啊，她怎生說得出口。

小倩即時發現，本來不自覺又伸手摸臉兒的，急忙垂了下來。

離姑把兩個包袱倂作一個，取出了一套衣衫來，道：「姑娘身上這套衣衫，走在路上可不便當。我姊妹也不時出來走動，在鎭江存放了一些，可都是沒穿用過的

，一時間趕製不及，是以替姑娘你取了兩套來，請姑娘休要嫌棄，這一包是梳洗用具。」

小倩坐在桌邊，默默地瞧着離姑忙，幾番皺眉，心下幾番說不要，但她性情溫柔，臉嫩得緊，竟是說不出口，是了，昨晚那漢子說公子吩咐，原來是指逍遙君，非是崔牧，人家是一番好心，她又怎好意思拒絕，何況不過是對她感恩，又不是存着甚麼壞心眼兒，想得也確實周到。

離姑把梳洗用具放下，道：「咱們女人出門，就有這麼多麻煩，雖是累贅些，可又是少不得的，喏！這包金葉兒是公子特地命人去銀號換來的，就是備而不用，也不很重，却能換得數千兩銀子，出門在外，那是少不得的，任你英雄了得，無錢也寸步難行。」

小倩沒出聲，是她想到了木兒，她和小青兒是怎生遇上木兒公主的呢？說出來眞要笑死人，也羞死人，只因出走匆忙，少帶了盤纏，眞是無錢寸步難行，竟學人家翦徑，打劫到木兒公主，不料一出手就被制住了，是公主好心，這才不打不成相識，倒因禍得福，練成了高絕的武功，功夫因此不止增了一倍。

離姑在說甚麼？只聽她說道：「若不帶些碎銀，可也不行，前晚在姑娘的包袱中，見盤纏已賸下不多了。」

小倩臉上紅了，她出來尋找小青兒半年有多，她沒多少銀子可帶，何況半年花用，能賸下二三兩，已是她一路之上省食儉用。

不用說，這都是逍遙君吩咐的，不怪這八個女子都死心塌地跟着他，連媚娘這女魔也對她假以顏色了，只怕那崔牧的娘，出身名門正派，也嫁給了她，原來她眞會討人歡心，武功可以拒抗，唯獨這殷勤，却是無由拒抗的，可眞替她想得周到。

小倩不自覺間，對逍遙君更生了好感，可知江湖上所傳，眞是不能盡信的。

那離姑侍夥計來收拾了碗盞，便去了，房中賸下了她一人，才發覺店中出奇的靜，靜得聽不到人聲，天色不過這才黑下來不久，怎生沒有市聲。

她心下仍在惱崔牧，是以也不問離姑去何處，雖然倦極，却不想睡，開門出去一瞧，只見院中過道口有風燈，靜悄悄，連半個人影也沒有，只有夜風中的風燈，搖幌出簷下的柱影，便那離姑亦已不見了踪跡。

走出店堂，店堂中亦沒店家夥計，却聽出門外街道上有整齊的脚步聲。

原來是四人一伍的巡夜人，在街中走過，家家閉戶，看不到一個居民，但每隔數丈，簷下便懸出一盞風燈，照亮了冷靜靜的街道。

反方向又一伍巡夜人走了過來，雖然都沒亮出兵刃，但一瞧，分明兵刃藏在衣底，眞是欲蓋彌彰。街上絕了行人，店中不住客人，這和打出公主千歲的旗號有何區別，誰又不知道這裏住着公主千歲。

小倩不禁搖了搖頭，也不禁皺起了眉頭，這不過是公主千歲乃是皇上的命根子，若有意外，隨行人等和地方官就會被誅九族，那黃門令是這麼說的，那還假得了，若然不眞，不見了小青兒，他也不魄散魂飛了，是則小青兒若要出宮，可眞難上加難。

當眞，小青兒這時候在做甚麼啊？她是飛上枝頭變鳳凰啦。只不過這枝頭是在一個看不見，也拆不了的籠子裏。

小倩又好奇又感到有趣，再說，她爲甚麼來的，得打小青兒住處四周去瞧上一瞧。

她溜上房去，人家都關門閉戶，風燈倒有不少在搖幌，只不過照不到房上來，街外的燈昏亦被夜霧迷茫了。眼前，只有小青兒住的店房燈火明亮。

一路無阻，街道上有巡邏的人，高處却無人影，誰有這麼大的胆子敢來侵犯公主千歲，那十二個宮中侍衞雖在小青兒身邊，又那會戒備，只怕都睡大覺了。

不料小倩才越過一重屋脊，驀見面前有兩個人影，凝視着燈光明亮之處，正因驀然一見，倒把她嚇了一跳，忙不迭一縮身。

那兩人站在屋脊那面的房坡暗處，正全神貫注前面，小倩脚下輕，又沒帶出風聲來，是以和兩人相距雖不到兩丈，那兩人亦沒發覺她。

小倩吁了一口氣，不是木兒公主和陸公子，是兩個漢子，但絕不是宮中侍衞，她瞧清楚了，侍衞不會穿着夜行衣靠。

是甚麼人恁地大胆，是東平王的人？還是小青兒的仇人？

小倩挪近了些，和兩人隔着屋脊，相距不到兩丈了。只聽一人道：「嘿！這可眞是寃家路窄了，天堂有路她不去，地獄無門偏闖進來。」

「低聲些。」另一個道：「黑無常，今天你我都見到啦，她身邊那十六個人，其中分明多半都武功不弱，看那些人的氣派，不用猜，也知是宮中侍衞了。」

黑無常怒哼一聲，道：「那日在黑松林……嘿，提起來我就怒火三千丈，咱們在此道上縱橫了多少年，水裏火裏，多大的陣仗沒見過，不料你們竟怕了一個妞兒，毀了多年建立的基業，也不想想，强煞她也是孤人獨劍，一個十幾歲的女娃娃，能厲害到那裏去。」

那人道：「別提了，事後我們也好生後悔，若當時看清楚了，我們也不逃跑，也不失魂落魄了。」

那黑無常道：「若是你們不失魂落魄，也就能看清楚來的是甚麼人，也就不逃跑了，別人還罷了，你這個跳澗虎，往日你輕功誇第一，怎生也不明白，世上那有甚麼劍俠飛仙。」

那人嘆了口氣，小倩才知是保定道上從小青兒劍下逃走的賊子，自是寃家路窄了，原來這人名叫跳澗虎，中原地上，不過是無名之輩。

小倩這裏鬆了一口氣，其實，她來到兩人身後，這兩人也絲毫不覺，武功能高得到那裏去。她把身子坐直了些，且聽他們說些甚麼。

那跳澗虎說道：「這却也難怪我們，你想想，飛天虎那一身功夫，何等了得，他連人家的眞相也沒有看清，胳膊已被人家砍下來了，何況刹那問，五個頭目，八個嘍囉，不死也斷腿折臂，我們怎不魄散魂飛，你這麼說，那是因爲當時你不在跟

前。」

黑無常道：「我却明白，那時你們眼看得手，五龍鏢局鏢師正是非死亦帶傷，你們若不輕敵那會着那女娃娃的道兒。」

「不是輕敵，」跳澗虎道：「是全神貫注在寶箱上，那時，一個窮秀才抱着個寶箱，在轎前竄來鑽去，咱們興師動衆，作爲何來，不是爲了寶箱麼，一見寶箱落在他人手中，怎不直了眼，就在那瞬間，那一刹，那妞兒如飛從天而降。」

黑無常道：「所以，你們只見寶箱，又那能見到那妞兒，不過是輕身功夫好些，劍利些，劍招也奇詭些……」

黑無常正說問，忽然一矮身，跳澗虎也忙不迭伏低了身子，小倩看見了，下面院角轉出兩個人來，都帶着兵刃，只不過沒出鞘，雖似閒庭信步，但兩人的步子皆極沉穩，行家一瞧，就知是武功高手。

兩人轉到另一邊去了，搖幌的簷下風燈，把兩人的身影錯亂地長長地被抛在地上，終又無聲地消失了。

那跳澗虎道：「我說如何，那妞兒現在已貴爲公主千歲，別說她那一身功夫了得，且還有侍衞在守夜，一旦驚動了外面的人，你休把地方衙役看輕了，到底人多勢衆，雖然我們現在也只是兩人，要報仇，這裏不是地方，也不是時候。」

黑無常沒出聲，那跳澗虎又道：「今日你也瞧見了，那妞兒身邊還有兩個黑漢子，既然伴着她走路，那兩人的官職武功一定錯不了，只看那般侍衞兩人也極恭敬就知道了，你別急，那妞兒回京，還不過是才上路，早晚怕找不到下手的機會。」

原來是狠牙山的賊子，那自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了，小倩心想！不好，有道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若容這兩人走了，日久小青兒的防禦鬆懈，只怕這小丫頭的小命兒難保，若容這兩人走了，又再從何處找去，對這種殺人無數，壞事作盡的賊子，便那佛菩薩忍大師也說過，除惡也即是行善。

小倩有生以來，還沒殺過人，若是找不出十足的理由和藉口來，那勇氣又如何鼓得起來，但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活生生的人，血從她劍下淌出來，多可怕。

有了，小倩從衣底取出那貼身的短劍，劍雖不是甚麼奇珍，但鋒利得很，不知爺爺從那兒打來這麼兩把，比普通的長劍短了近一尺，不但收藏在衣底容易，用起來也更俐落些。

只聽那跳澗虎道：「幸是沒魯莽，你瞧，敢情屋角還有一人。」

街道還有更多的人，那整齊的步音又入耳了，由遠而近，又遠去了，夜不深但人靜，只不過一重房屋之隔，是以聽得清清楚楚。

黑無常道：「好吧，依你，去把咱們的人召集多點來，不報此仇勢不罷休。」

下面屋角轉出來的人，轉到對面去了，懷抱鋼刀，燈光在鋼刀上映出閃閃的寒光，那屋角的黑暗，瞬又無聲地隱去了刀光人影。

兩人這才長起身來，跳澗虎轉過身來，一聲啊呀只叫出半聲，小倩手起劍落，已刺入他的右肩頭，隨着左掌拍出，橫劍一掃，跳澗虎帶着一大片屋瓦，已滾落房坡，又是嘩啦啦連聲暴響，右面的房瓦又已捲着黑無常高大的身子，幾乎是同一瞬間，滾落到院中去了。

小倩豈僅是出其不意，更攻其不備，更兼兩人一轉身，簡直是向她的劍上撲來，也是兩人萬萬想不到一個房脊之隔，身後竟有人潛伏，那小倩身不移，劍不揮，半絲風聲也沒帶出，是以一招不過，已連傷兩人。

兩大片房瓦被掃落門中的石板上，發出了多大的聲響，加上驚呼慘叫，跟着是轟然一聲，全在刹那之間，怎會不把發楞的小倩也嚇住了，她發楞，因爲萬萬想不到，簡直不信，她能一招不到，就收拾了兩個橫行保定道多年的惡賊。也由於一陣狂喜，原來自從她得知小青兒在保定道上一劍蕩羣寇後，她就一直在想，話出自眼見的崔牧的口，那自是眞而又眞，但小青兒怎生能够一劍蕩羣寇呢！必不是用的她爺爺傳授的家傳劍法，必是用的卜算子新傳的那顚倒循環三絕劍，顚倒循環，看似一劍，其實變化無窮，不絕綿綿，在這三絕劍上，她可比小青兒多下了一年功夫，小青兒再聰慧過人，但勤可補拙，她一定不輸於小青兒了，是以她一直在想，怎生找個機會，她也要試上一試。

她試了，不料果然絕妙神奇，一招不到，就收拾了兩個惡賊。

不料下面發起一陣喊來，有人高聲叫道：「好賊子，上面還有一個！」

却是這一聲喊提醒了她，適才只聽到轟然一聲響，但賊子可是兩個，雖說一招之間連傷兩人，但無論如何也有先後，她身在高處，映着院中的燈光，她見到了，一條黑影貼着房坡，近着房簷處，向右面疾竄出去，是黑無常！

好賊子！小青兒待要飛掠過去，不料打從院中騰身而上的兩條人影已向她撲來，小倩身旋劍轉，嗆瑯一聲響，蕩開向她疾攻而來的一柄長劍，大挪移，早轉到兩人身後了，不料斜刺裏又一柄長劍橫掃到了，劍在身先，跟隨竄上房的一人，又已攔住了她的去路。

小倩兒又氣又急，一跺脚，脚下碎裂的房瓦又發出一聲暴響，她也連轉了兩個方位，那黑無常已無影無踪，不料這人好身手，更兼身長劍長，長劍斜出，又攔住了她的去路。

那人喝道：「你逃不了，嘿！敢情是個妞兒，還不棄劍就縛！」

小倩怒道：「放着逃走的賊子不去追趕，却攔阻我的去路，呸！憑你也配。」

旋身圈臂，一上步，步下一爻，不可！她這一劍削落，這人的右臂就廢了，不料她劍下留情，這人倒眞有不凡的功夫，沉腕滑步，仍然攔阻了她的去路，適才被她抛在身後的兩個漢子，却又轉身撲了來！這瞬間，火光大明，不但院中亮了火把明亮的火光中，打從院中又竄上兩人來。

小倩可急了，她便不把這些人放在眼裏，可怕小青兒認出她來，有這一陣功夫，小青兒豈會不趕來的，明亮的火光照耀之下，她可不能遁形了。

她心下一急，嗆嗆兩聲，蕩開兩柄長劍，身兒突盤旋，脚下三爻，不但脫出了那五人的重圍，而且已掠過了房脊，憑她

的脚下功夫，和那火光照射不到的房坡後的黑暗，這五人那還尋得到她。

小倩繞了個大圈兒，也是因爲街道上巡邏的地方衙役和官兵也被那响聲驚動了，亮出了無數燈球火把，把左近的街道照得明如白晝，尤其那遠近的一片喊聲令她着慌，一時間不知那兒鑽出那麼多官兵來，小倩住的店房前，無數的官兵在奔跑。

她不知那店房在近處，遠處的官兵奔來，左近的人家門外，盡是越聚越多的官兵，並非是衝着她那店房而來的，小倩到底少了歷練，何況不論是小青兒帶來的人，還是地方官兵，全都爲了保護小青兒，也無異都是小青兒的人，她怎能傷害。

是以，小倩不回店房，兜了個圈兒，反倒溜去小青兒住處後房坡。因爲反而是那個地方，不但火光照射不到，相距那吶喊的人聲倒遠了些。

小青兒那身邊的侍衛全是久在江湖上闖蕩的武林高手，自不會像官兵一樣賊過興兵，知道賊人雖然有漏網的，任他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不逃得遠遠的，何況，嘿！公主千歲的一身功夫，遠在他們之上，既已有備，還担心甚麼，故爾反而是小青兒的居住之處，反倒可藏身，更加安全。

那跳澗虎不但傷了肩，從房坡滾落，也把他跌個半死，早就被綁了。只聽有人叫道：「我認得你了，這是狠牙山的賊子，在賊寨中坐第四把交椅的跳澗虎。」

有人接口道：「不錯，是這賊子，年前被公主千歲趕出了保定道，必是心有不甘，爲報仇而來，却是甚麼人傷了他，把他打下房來？」

有幾個人在互望了一眼，也有人在搔頭，有人望着手提長劍的漢子道：「是不是……是不是……」

那提長劍的人在點頭，道：「不錯！那姑娘說我們放着賊人不追，噯呀……」

不僅是那手提長劍的人，連他身邊的幾人也變了臉色，那院中少說亮了十數隻火把，便是再隔得遠些也可以看得清楚。

「不！」還是那提劍的漢子搖頭，開了口，說道：「若是公主千歲，我和她過了兩招，豈會認不出來的。」但他却跺起脚來，說道：「却是公主千歲……」

那人掉頭四顧，大夥兒像才想了起來，有人說：「當眞公主……」

另一人道：「沒事，剛才我還見公主千歲從房中走出！」

提劍那人顯然就是侍衛的頭兒，道：「大家還不快尋找，若公主有個短長，咱們可就回不了京，快！」

不料他一言甫落，那院中人衆挫腰齊滑步，轟烈地一聲响，院當中已躺倒一人，只聽簷上有人說道：「我怎的，我在這裏。」

人隨聲落，提劍那人忙不迭劍隱肘後，上前屈了一膝道：「公主千歲受驚了。我等保護不周，罪該萬死。」

小倩愕然，唯有她瞧得明白，躺倒院中之人，是小青兒擒回來擲下的，不用說，就是逃走的那黑無常，一年不見，不料這小丫頭的功夫一日千里。

要知那黑無常雖然已傷在小倩劍下，但不過是被她那一劍的餘勢抹傷，其實不重，否則先前已然滾落房坡，豈還能逃走，不料小青兒聞聲才出房，竟仍能把黑無常擒了回來。

只見迎着火光，小青兒眉兒一挑，說道：「就憑這兩個賊子也能驚得了我。若輪到你來保護，我也不在這裏啦。這兩個賊子今日在人叢中閃閃縮縮，早被我發現了。只不過我不動聲色，等着他們送上門來。」

小青兒說着，緩緩一掃眼，登時她面前跪倒了三人，後面兩人略一遲疑，也跪下了。

提劍人在前，說道：「卑職該死，原來先前眞是公主千歲，黑夜之中，未曾看清。」

小青兒一怔，顯然立即明白過來，倒皺起眉來，道：「既然黑夜中沒看清，何罪之有，還不快起來，這賊子名叫黑無常，你們可有人認得。」

傍邊一人上前，道：「狠牙山坐第三把交椅，論武功，其實不在那飛天虎之下，早年曾在太行山安窰立寨，這黑無常最是心狠手辣，不知傷了多少官兵和行旅，若非公主千歲武功蓋世，如何擒得他。」

小青兒道：「兩個賊子皆已擒下了，快傳下令去，吩咐地方官兵，休得大驚小怪，捉不了賊，倒驚擾了城裏的居民。」

幾人異口同聲應是，小青兒已轉頭對一個黑漢子道：「薛總兵，這兩個賊子交給你了，任你處置。」

那漢子忙躬身道：「正要請示公主千歲，狠牙山逃散的賊寇，尚多餘黨，正可從這兩個賊人身上追查，若交給地方官，只怕我等一走，餘黨會來刦獄。」

小青兒點頭道：「不怪曹公公讚你有見識了，任你處置，一切便宜行事。」

好丫頭，小倩心想：眞是福至心靈，這那還是淘氣的鬼丫頭，竟能指揮若定。

兩個賊子被綑了手脚，立即抬出去了，只見一人跪稟道：「高郵知縣和守備特來請安。」

小青兒打了個呵欠，道：「誰要見他們，命他們回去吧。且慢，賊人已被擒獲了，命那守備撤去街上巡邏的官兵。」

小倩遙見院門口，兩個冠帶齊整的官兒在叩頭，隨聽有人高聲道：「高郵知縣守備聽着，公主千歲有諭，各自回衙。」

一時間，院中清靜些了，但仍有六個侍衛在側，那小青兒繃着臉兒，道：「你們聽着了，打從明兒起，若還恁地聲張，驚動地方官府，惱得我性起，我就獨個兒上道。」

霎時間，嚇得那六人再又跪地，仍是那劍隱肘後的侍衛道：「非關卑職事，只因公主千歲尚未動身。黃門令巳命人快馬知會了沿途的各州府縣。」

小青兒瞪眼道：「哼！我輕車簡從，爲的是兼程趕回京師，這一來如何快得了，曹公公八百里傳書，連番催促，若是因而誤了大事，我問你們，可担當得起？」

那侍衛叩頭道：「只不過令巳傳達，公主千歲神威聖武，地方官莫不以瞻仰公主千歲的威儀爲榮，何況公主這番出京，本來是代天巡狩，宣揚聖德神威……」

小青兒再又瞪眼，慌得那人連連叩頭，說道：「公主千歲息怒，待卑職與薛商量。」

小青兒不講理，道：「你們自去商量，我可不管，我要去睡了，無事休來驚擾我。」

小青兒掉頭就走，自是回房去了。那宮娥未跟來，不見有侍女，要不要去和小青兒相會呢？小倩尚未拿定主意，嗤的一聲响，一顆小石子打在近處，小倩一回頭，又和昨晚一般，遠處房坡上，是個黑影向她一招手，立即奔了下去。

小倩忙不迭追趕，是誰啊？那身影像是小青兒，眨眼巳出了城，要相會，自是要找個隱密些的地方，沒人疑心小青兒是假冒公主，但萬金之體，玉葉金枝，不論她願不願意，人家也非要保護她不可，明着不許，暗中也要保護她，也無異一舉一動，皆不得自由，被人暗中監視。

監視，小倩一想到監視，心裏就樂啦，那不是監視，是甚麼，無論白天黑夜，還有無數雙眼睛在跟隨着她，即使睡覺啦，也監視着她的睡房。

公主千歲威風得很啊，可惜，像個囚徒，不，像一根綫兒拴着的螞蚱。不，說她像鍊兒栓着的小猴兒更恰當些。

一定是小青兒，那些侍衛把擒住跳澗虎的帳算在小青兒頭上了，但她却是明白的，明白另有其人，必是巳發現了她，只是當着那些總兵侍衛身邊，她不便相見。

小倩是能追趕上那黑影的，但既然是小青兒，是小青兒引她去無人之處相會，她又何必急在一時？

前面的黑影快，她也跟得快，那黑影慢了，既不停步，也不招手，她也就慢了下來。

這是那裏啊，前面出現了一片浩渺的烟波，這必是高寶湖了，來到了湖濱，夜茫茫，水波也迷茫，曠野凄迷，她爲何還不停步。

小倩不便出聲呼喚，縱身一掠，不料前面那人影一晃，落地巳失那人的踪影！

巳是春風綠了江南岸的季節，湖邊有綠楊垂柳，但不多，多的是翻白的蘆花。

眼前是無盡的蘆花，在遒勁的夜風中翻白，恰似滔天白浪。

小倩那還忍耐得住，跺脚道：「你這鬼丫頭，還不給我滾出來，我才沒功夫和你玩兒。」

小倩尋找小青兒，可不是從小找到大麼，吃飯時不找她就不回來，睡覺也得找，一轉背，她就溜了，她人小又溜滑，要是不罵，她也不出來，之所以小丫頭成了野丫頭，野丫頭成了鬼丫頭之故，找到大，罵也罵到大，眼前盡是夜風中翻白的蘆白，她鑽入蘆葦中，那去尋找，只有罵。

夜茫茫，水波茫茫，翻白的蘆花更迷茫，只有風吹草動，小青兒就是不出來。

小倩才要開口再罵，驀聽鈴兒响叮噹，令她怔住了！

叮噹，叮噹，那鈴兒聲响不大，但夜風雖遒勁，鈴聲清脆，便是隱隱約約，斷斷續續，却也聽得清清楚楚，好熟悉的鈴聲。

是小鈴兒，必還是金鈴兒，夜風凉得很啊，怎生她臉兒倒熱了起來。

這不是崔牧的小鈴鐺在响叮噹麼？

難道適才引她來此的，不是小青兒，而是那個風流小賊？但那黑影分明是個小巧的身影，分明不是那風流小賊。

崔牧在她心中，成了風流小賊，昨兒夜裏，她是眞惱了，但今兒夜裏心念及風流小賊，再沒些兒惱意了，這不是奇怪麼，若是小青兒，小青兒又那來小鈴鐺？

叮噹，叮叮噹噹，若隱若續的鈴兒聲遠去了，鈴聲在召喚，在引導，鈴聲像有無限魔力，令她如是不由自主，迷迷惑惑，她心兒裏其實尚未打定主意，脚兒却被那鈴聲吸引，往前走了！

小青兒不見現身，只有這靜夜的湖畔鈴聲。

鈴兒响叮噹，斷斷續續，她可覺出那鈴聲的怪異麼？她加快了脚步追趕，鈴聲不是更清楚，仍是那麼若隱若聞，始終和她保持着不即不離的距離，她的脚步放緩了，那鈴兒聲也像慢了下來。

她越更迷惑了，甚至心中沒了小青兒，也沒了風流小賊，只有鈴聲。

若隱若現的鈴聲引導着她。

玄衣羅刹女

鈴聲靜止了，眼前却出現了燈光。

再不見蘆花翻白，却有更多的綠楊垂柳，燈光從綠楊垂柳中透露出來，若隱還現，因爲那柳絲在夜風中擺舞。

這是甚麼地方啊？她清醒些了，也才驚訝的發現，那浩渺的烟波不是在身前，亦不在身側，身後竟是凄迷的烟波無際無涯，水天相接處，更是一片迷茫。

有聲如遊絲，從柳林中燈光之處傳來，但聲音入耳，小倩竟會心頭一震。

「進來！」那異常冷厲的聲音說。

是個女人的聲音，細如遊絲，却也尖銳如錐，那聲音像是直刺入她心中。她的脚步也像先前被鈴聲吸引一般，不由自主地邁入柳林。

「照直走，」那聲音又說：「跟隨着燈光。」

燈光照射在柳林中的路上，不是燈光在閃動，而是在移動，照在她身前的路！

沒有柳樹了，原來這裏是石林，一堆堆怪形怪狀的石山聳立，像一個個小山峯，沒有樹，却有花，燈光在遊移照引，她曲曲折折，行走在花徑上。

轉入聳立有如門戶一般的小石峯，眼前豁然開朗了，花香也更濃郁了，燈光不再照亮她的脚下，燈光中現出一個軒堂！

不過是無門戶，也無窗的草堂，草堂後隱約可見幾間草房，燈光旁邊坐着一個玄衣女子。

小倩怔住了，怎麼不是小青兒？也不是那風流小賊？

她迷迷惑惑，是身不由己麼，不，不是那鈴聲有甚麼魔力，只是她認定是小青兒引她前來，從鈴聲，她不過想到崔牧，因爲那鈴聲和崔牧的小鈴鐺發出的清脆鈴聲一般無二，會不會是那風流小賊前來了呢？昨兒在她臉上的那一吻，她的心兒就飛走了，打從那個時候起，她老是覺得有一雙含笑的眼睛在跟隨着她，那雙含笑的眼睛一出現，她的心兒也就飛走了，沒了心兒，怎會不迷迷惑惑。

就是這麼一回事，同樣的夜色迷茫，何況鈴兒响叮噹，那雙含笑的眼睛怎會不

出現，她怎會不想到崔牧，眞是個小賊，原來巳偸去了她的心，原來……她曾經惱怒過麼?怒是從心上起的，連她的心兒巳被偸走了，怒何從生，早烟消雲散，無影無踪，早化爲柔絲，飛到九霄雲外去了。

就是這麼回事，初時以爲是小青兒，自從响起了湖畔鈴兒，她就想到那個偸去了她心兒的風流小賊，她就身不由己，跟了那鈴聲前來。那麼，對她來說，可不也眞是個魔鈴。

但人在眼前了，草堂中，那燈下，却不是小青兒。

也不是那風流小賊。

而是……咦!怎會是個玄衣的中年女子?

她迷迷惑惑，不瞎眼也望着那玄衣的中年女子，那女子也在望着她。

「你說，就是她?」那女人在說了，也望着她不瞬眼，正在上下遊移，在打量她。

眼睛望着她，話可不是對她說的，她在和誰說話啊，原來玄衣女子身邊，又有一個玄衣女子，說道：「就是她。」

這女子瞟了她一眼，不但一身玄色衣裳，而且長髮披肩，若不是她轉了一下頭，臉兒不映着燈光，她還發覺不出她來，好白的臉兒，像雪一般白。

原來是一張年輕的臉兒。

「你說，她一劍就傷了他們兩個?」

玄衣中年女子又在說了，目光帶着些兒驚疑，又在凝視她，又不瞬眼了。

「她一劍就刺中跳澗虎的肩頭，」年輕玄衣女的輕輕的聲音說：「就勢一抹，黑無常也傷在她劍下了。房上雖然黑暗，但我站得不遠，映着天幕，仍可看得淸淸楚楚。」

她今晚連傷跳澗虎和黑無常時，敢情這女子站在近處，她竟然不知。

「說來眞令人難信，」年輕的玄衣少女又在說了，道：「她掩到兩人身後，相距那麼近，只隔着屋脊，不到四五尺，那兩人竟然絲毫無覺。那跳澗虎的輕身功夫巳不弱了，北道上有個名兒，那黑無常來去無踪，亦不在跳澗虎之下，我還道兩人是假裝沒覺察，只道他們知道身後有人，否則我早出手，不出手也出聲，他兩人也就不會受傷被擒了。」

「過來!」玄衣中年女子厲聲道：「走過來，走近些。」

小倩一怔，玄衣女在對她說麼?玄衣和滿頭青絲，襯托得她那燈下的臉兒，也雪一樣白，白得沒些兒血色，令她的話聲更冷厲了。

「進我柳林來，你休想逃跑。」玄衣女說。

原來眞是在對她說，小倩哼了一聲，道：「我爲何要逃跑，你們是誰?」

中年玄衣女不答她，却又對那年輕玄衣女道：「所以你把她引來，說下去。」

年輕的玄衣女道：「原來公主千歲身邊，那十二個侍衞不但都有一身功夫，另有兩位總兵，顯然不是普通的官兒，步下武功也不弱，本來都還沒睡，下面更有四人巡邏守夜，我一人又怎能救得他們兩個，就這麼稍一遲疑，四個侍衞巳上了房，竟把她當作敵人，對她圍攻，這瞬間，滾落院中的跳澗虎巳被擒了，黑無常傷的不重，被他抓住了簷口，趁機逃了出去，本想且助他脫身再說，不料掩護他才越過兩重屋簷，就被人攔住了去路。」

「是她擺脫了圍攻她的侍衞，又追了來了?」玄衣中年女子又望了小倩一眼。

小倩正想知道小青兒怎生把黑無常擒回，便不出聲，聽兩人說下去。

「不，不是的，而是……是……」年輕的玄衣女道：「師傅，原來黑無常和跳澗虎沒有騙我們，早些時聽到的傳說，也是眞的。」

「你是說，攔阻你們去路的，是公主千歲?眞是她!」那中年女子的眼睛睜大了，好一雙黑白分明的眼兒，那眼兒可年輕得很。

「正是那公主千歲，我雖然跟在黑無常身後，怕有人追來，也不得不分神，但面前分明無人的，竟不知她打從那兒鑽出來，忽地現身，攔住了去路，那黑無常的劍仍在手中，傷的是左肩，也不很重，不料劍未擧，巳被她拍落了，被她一劍拍在黑無常的右肩頭上。」

那中年女子哼了一聲，道：「你須沒傷，難道就那麼沒用。」

「我……我我……」年輕的玄衣女嚅囁道：「我是要上前的，不料那公主千歲忽然衝着我一點頭，我一怔，她巳把黑無常擒住了，那時間，黑無常的長劍落在房坡上，發出了聲响，不過兩廋防坡之隔，那些侍衞豈有聽不到的，必然聞聲趕來，我却只得一個人，那時救人不成，只怕……只怕……」

「你說她對你一點頭?那公主?」

小倩心想：我却沒聽到聲响，劍落房坡，那聲响不會小啊?是不是了，那時我巳脫身，走的是反方向，何況那時街道上人聲沸騰。

「後來我明白了，」那年輕女子說：「黑夜之中，那房坡上燈光照射不到，她把我當作是先前傷跳澗虎與黑無常的人了，那兩人受了傷之時，她原沒在當塲，待得我明白過來，她的劍擱在黑無常的脖子上，押着他回去了。」

這就是了。小倩心下在想：「不怪我兜了過個圈子再回頭，小青兒才押着黑無常回去，那鬼丫頭必是飛起一脚，把黑無常踢下房坡，嘿!

嘿!她可眞想不到，小青兒和她相別一年，不但武功一日千里，不但長大了，而且遇事沉着，處事更這麼老練了。

小倩這瞬間，也明白了，原來這兩個女子是跳澗虎和黑無常一路的人，必也都是狠牙山漏網的賊。不錯，今晚那兩人明知人單勢孤，要去召集人馬，必然就是這兩個女子了。

但小倩那把這兩個女子放在心上，道：「原來是兩個女賊。」

草堂中的兩個女子也不瞧她一眼，反聽年輕的玄衣姑娘又道：「師傅，這事咱們管是不是管?請師傅你拿主意。」

「哼!」玄衣女子哼了一聲，說道：「你這丫頭不知地厚天高，眞是個乖徒兒啊，說得可也眞好聽，你把人也給引來了，早巳拿定了主意，倒來問我。」

玄衣姑娘咧着嘴兒，笑啦，雖然只是

一抹笑意，可瞞不過小倩。敢情她臉上浮現了笑意，不但挺美，而且美得淸逸。

玄衣女子輕輕嘆了口氣，道：「却是我要問你，你把她引了來，到底是何主意?只怪我從小把你寵壞了，越大，越是獨斷獨行，也越是胆大妄爲了。」

玄衣姑娘叫起屈來，道：「師傅，我何曾獨斷獨行啦，不論大事小事，那一樁我沒請示師傅，師傅却總要我拿主意。」

玄衣女子道：「我師徒隱居在此，多年來足不出白馬湖，有何大事，不過是些衣食瑣事，這事可非同小可，我巳多年不管江湖上的事了，你這麼胆大妄爲，豈不替我惹來煩惱。哼!」

小倩可大吃一驚!甚麼，這裏是白馬湖!

她今日巳打聽得明白，往北走，過了高寶湖，百里外是白馬湖，再往北便少河流湖泊，不料不知不覺之間，巳走出百里地來了，可知她跟隨在這玄衣姑娘身後，其實巳走了少時候，且慢，她現下輕功眞是一日千里了，行走如飛，一兩個時辰走出百十里地來，那也不奇，但這個玄衣姑娘……別的不說，可知脚下功夫亦不在她之下!而且……噯呀!她一時分神，迷迷惑惑也罷了，難道竟迷惑了半夜，莫非這兩個女子眞會甚麼魔法兒，那鈴兒聲，眞有甚麼魔力。

她心念一動，忙抬頭，可不是月亮落下去了，雖不見曙色，但黑暗的天空上，找不到一顆星星，那天空中的異常黑暗，分明就是黎明前的黑暗。

到底她心思細，她才眞不胆大妄爲，雖然較之一年前，她知自己的武功何止倍增，但這兩個女子顯然有些邪門，何況自從她來到，這兩個女子簡直就不把她放在眼裏，年長的一個不去說了，年輕的玄衣女可是今晚見到她出手的，出手一招不到，就連傷了兩個江洋大盜，竟絲毫不把她放在心上，只顧言談，言談亦無忌。

再瞧那兩個玄衣女子，只見玄衣姑娘似笑非笑，說道：「師傅，你休否認了，其實，你心下並非靜如止水，前日跳澗虎和黑無常前來，苦苦哀求你，雖然師傅你拒絕再出去，替他報仇，但我看得出來，你並不是無動於中的。」

「你胡說!」玄衣女子道：「你這丫頭越來越大胆了。」

「其實師傅你餘情未了，」玄衣姑娘跳了開去，固執地說道：「我沒說錯啊，你不過面冷，其實心熱，要不，師傅也不命我跟在他們身後去瞧了。若不是要我暗中助他們一臂，那麼命我跟去做甚麼。」

那玄衣女子不言也不動，木然毫無表情，小倩却怔住了。餘情未了，這是怎說，這玄衣女子和誰餘情未了?旣然跳澗虎和黑無常來求她相助報仇，莫非她是巳伏法的飛天虎的未亡人?

半晌，玄衣女子才幽幽地嘆了口氣，說道：「我早巳和他恩義兩絕，何況他多行不義，還有甚麼餘情未了。」

玄衣姑娘道：「師傅，你瞞不過我，我知道，打從我懂事時起我就知道，你對月傷懷，你自言自語的一些話兒，我不知聽過多少遍了，你自怨自責，當年你若不捨他而去，他就不會自暴自棄，去多行不義了，你們兩人一個在天南，一個地北，其實，這些年來，你們一直在兩地相思，他沒有一刻忘記過你，你也沒一刻忘記過他……」

那女子把頭兒掉過一邊，避開她徒兒的目光，目光茫然道：「不許你再說。」

那姑娘却仍說道：「師傅，你從來未對我吐露過你心底的愁傷，但我却知道你對他餘情未了，無情的歲月並沒令你忘記他。他也是的，他自暴自棄，酒入愁腸，醉後不時自言自語，黑無常他們怎會知道這白馬湖中有一個黑羅刹，也是和我一樣，一樣……」

玄衣女……啊!黑羅刹，原來是黑羅刹，這名兒，小倩却從未聽說過。她明白的，這黑羅刹既然在這白馬湖隱匿了十多年，小倩也才十來歲，她又怎會聽人說起，現在看來，黑羅刹也不過是個中年女子，即是說她年輕時候巳隱居在此了，任她武功再高，在江湖上的名兒又豈會响亮。

經黑羅刹幽幽地嘆了口氣，道：「我知道，沒有甚麼能瞞得過你這鬼靈精，我也從不想瞞你甚麼，你說罷，你要我做甚麼，到底你是何主意?」

玄衣姑娘瞟了小倩一眼，說道：「師傅，我不過是替你着想，自從你得知他死了，這些日來，你難過得了不得，雖說他咎由自取，師傅，其實你心中有愧，是不是啊?」

又是幽幽地一聲嘆息，黑羅刹的頭兒更低垂了。

玄衣姑娘又道：「我知道，那跳澗虎不是好人，黑無常更壞，但說甚麼他們也是他的手下，這兩人的忠義，師傅其實也不無感動，何況這兩人是對師傅有求而來，不過爲了要替死者報仇，師傅不答應也罷了，這兩人若在師傅的眼前送了性命，師傅不怕有愧麼，所以……」

那黑羅刹抬起頭來了，道：「所以，你把她引來我這裏。」

「我把她引來師傅跟前，」玄衣姑娘道：「因爲師傅是再不願出白馬湖了。但不用出湖，也可把兩人救出來。」

小倩生性本就溫柔，若是小青兒，那還了得，怕不早就拔劍相向了，且慢，當眞爲何把她引了這裏來，這玄衣姑娘是何用心。

但她再是賦性溫柔，說甚麼也是個江湖女兒，嘿!小青兒名揚天下，保定道上一劍揚名天下聞，難道她就這麼不中用，小青兒能一劍蕩羣寇，她今晚可也一招不到，便連傷兩個汪洋大盜，木兒公主的絕妙輕功，卜算子的絕妙劍招，配合起來原來威力無窮大，那麼，她還担心甚麼，若是連這兩個女子也怕了，她就不是小青兒的姊姊了!

是好奇，也是自信，也要解開今晚仍未解開的謎團，她不言，也不動，聽下去，且聽她們說甚麼，是甚麼個主意，哼!

小倩連哼了兩聲，眉梢兒又揚得高了些，這兩個玄衣女子壓根兒就沒把她放在眼裏，眞是目中無人，這兩人若是目中有她在，那會恁地言語無忌，分明是瞧不起她。

「那怕離了眼前，他們就被捉去殺頭呢。」那姑娘又道：「師傅你總算盡了心

，也盡了力，且不會心生愧疚了。」

黑羅刹道：「你的主意是……」

「再簡單也沒有了，」玄衣女道：「這姑娘既然暗中相助那公主千歲不用說，非親亦有故，若我猜得不錯，雖然她和那公主千歲只出了一次手，但我也看得出來，兩人必屬同門，至少也是同派，師傅，我們把這姑娘擒住了，還怕那公主千歲不放出黑無常和跳澗虎來。」

黑羅刹道：「你是說，用這姑娘去換二人出來？」

玄衣女道：「行兵打仗，不也陣前換俘麼，這姑娘落在我們手中了，以她的公主千歲的關係，還怕她不乖乖地把我們的人放出來。」

小倩大怒，好大的口氣，竟說落入她們的手中了，若不出手，她們也不知道厲害。她正要發作，只聽那黑羅刹哼了一聲，面色一沉，道：「你這丫頭的心眼兒，怕我不明白，這些年來，江湖道上傳說得轟轟烈烈，公主千歲小小年紀，便威震保定道，不過是你聽得多了，不服氣，想借這個機會和她較量一下武功。」

玄衣女笑道：「當眞瞞不過師傅，但這不是好麼，讓那公主千歲知道武林中多有能人，天外更有天，人外更有人，那時，天下人誰不知道，白馬湖，有個黑羅刹，武功蓋世，無敵天下。嘿！」

黑羅刹哼了一聲，道：「你是我從小把你帶大的，如何瞞得過我，你不過是不耐柳林寂寞，越大越野啦，你的身子在我身邊，心兒却早飛了，眞合了一句古語：女大不中留。」

玄衣女道：「師傅，你可寃枉我啦，今生今世，我永遠留在師傅身邊，侍候你白頭到老，我只不過不服氣才是眞。」

黑羅刹道：「不過，你先前聽說，倒也不無道理，那二人說甚麼也是有求於我而來的，我拒絕他們所求也罷了，若在我眼前被獲遭擒，教我如何見人。」

玄衣女喜道：「師傅你是答應啦。」

黑羅刹道：「你想和那公主千歲一較高下，不服氣，是不是，既然你說這姑娘武功也非同凡响，必是那公主千歲的同門，那麼，你只要先勝得這姑娘，我就答應，當眞你隨我練了十多年功夫，還不曾認眞和人過招，且考驗一下你功夫也好。」

玄衣女霍地一旋身，這姑娘不但一身黑，連手中的劍也黑，那是甚麼兵刃啊，不像劍，那有這麼厚的劍，倒似鐧，不，不是天黑之故，天色已明，小倩竟也沒覺察，黎明不但悄悄溜了來也帶來了晨霧。

小倩大大地吃了一驚，因爲晨霧把身外的景色掩蓋了，身外是白茫茫一片混沌，不但吞噬了柳林和石峯，甚至脚邊的花草被淹沒了，唯一可見的是那草堂，和燈下的兩個玄衣女子。

是那燈光把晨霧拒諸門外，草堂中的景色不變，她全神貫注在兩個玄衣女身上，不怪她忽略了悄悄溜來的黎明。

她不知怎生忽然置身在柳林石峯中，忽然間，又發現柳林石峯的海洋，如是神奇魔功，教她如何不驚，甚至不知那玄衣女手中怎生忽然多了那麼一把魔劍。身邊的景物變易了也還有可說，她的目光可從未離開過這草堂內的兩個玄衣女子！

魔劍！眞的，因爲那劍太怪異了，她從未見過那樣的劍，形狀怪異！

「不許你傷害她，」黑羅刹道：「你說她一招不到就傷了黑無常和跳澗虎，那黑無常却還能逃走，可知她心地善良，其實手下留情，去吧。」

她一劍連傷跳澗虎和黑無常，不錯小青兒揚名保定道，威震黑松林，她倒受挫柳林不成，這兩個玄衣女便是邪魔外道，她也不怕。小倩忙不迭取劍在手，咦！才說不怕，心頭却忽然一緊，那玄衣女難道眞是個魔女，怎生這麼錯眼間，竟不知去向？即使在晨霧中隱去了身形，可沒見她投入霧中，燈下的人竟會突然失了踪跡。

「且慢！」那黑羅刹道：「住手！你能見她，她却不見你，如何能考驗你的功夫，你便勝了她，那也不光彩，亦顯不出我修羅劍的威風。」

小倩急滑一步，因爲玄衣女的聲音竟在跟前，相距不過數尺，聞聲，她倒隱約見到了人影。

玄衣女的聲音道：「霧又不是我降的，亦不是我一人身在霧中，怎麼不光彩，她不能透視重霧，可知她的功夫不到家，怎麼不公平了。」

黑羅刹道：「你自幼生長柳林，這沼澤地不分季節，那日無霧，日久能自霧中見物，如何算得公平。」

小倩生長在朱仙鎭河曲之曲，雖不是甚麼水鄉，倒也知道甚麼叫沼澤，心想：這黑羅刹可也正直，不像是邪魔外道啊？但天下的武功門派中，却沒聽說過有修羅劍這門劍術。她不瞬眼地凝視着霧中的淡淡黑影，晨霧在晨風裏滾滾推湧，那本已是淡淡的黑影，也更是若現還隱。

原來玄衣女並未移步，聲音仍在原地，說道：「我有辦法了，她不能透視重霧，可不聾，我佩上小鈴鐺，再給她些便宜，我把小鈴鐺繫在劍上，我的一招一式，她就清楚了，這可公平了罷。」

黑羅刹道：「也罷，只是……我再吩咐你，點到即止，不許你傷害她。」

哼！眞像她們已勝利在握了，小倩再溫柔，也不禁惱怒起來，只不過她生性沉默寡言，極之溫婉，更不好勇鬥狠，何況打從昨晚起，所見所聞，以及所經歷的一切，莫不令她迷惑驚奇，是以她雖惱怒，連那一聲哼，也不曾哼出口來，何況，鈴兒在叮叮噹噹响了，各種各樣的鈴兒，發出各種各樣聲响，怎生這鈴聲，我崔牧的小金鈴兒一模一樣？莫非崔牧，呸！那風流小賊與這兩個玄衣女有何關連？

玄衣女的聲音透着嬌憨，說：「嗳喲！師傅，你這麼痛惜，莫不是想收她做個徒兒罷，是了，我明白啦。」

黑羅刹道：「你明白甚麼，你瞧人家多溫婉可愛，半天也沒上兩句話兒，那像你這個野丫頭，鎭日令我嘔氣。」

「而且還是個美人胚子。」玄衣女酸酸地說道：「我鎭日令你嘔氣，你也鎭日屈着指頭兒，惦念你那兒郞。師傅，你要她作的媳婦兒，我沒猜錯吧。」

「你胡說甚麼。」黑羅刹却幽幽的嘆了口氣，道：「那孩子生死不明，下落不知，還提他做甚麼，若是還在，怕不已成人了。」

小倩那還忍耐得住，怒道：「原來你們是賊子一夥，你用甚麼魔法兒把我引得前來，我不怕你，來吧，教你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這玄衣女竟說要小青兒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好大的口氣。

玄衣女啃了一聲，說：「到底你也開金口啦，我還道你是個啞巴。」

小倩哼了一聲，這麼可哼出聲來了，道：「只不過我不和你們……我是說，和你一般見識，休以爲我怕了你，我也不怕告訴你們，我就是那公主千歲的姐姐，有胆，來吧，你使甚麼魔法兒我也不怕。」

她說你們，却又急忙改口說你，忽然間，小倩心下有些明白了，原來她一見這黑羅刹，心下沒來由地立即生出好感來，黑羅刹既不黑，小倩其實心中已替她叫起屈來，既稱羅刹，必兇惡如鬼了，但這黑羅刹豈僅是風韻尤存，而且流露出不可拒抗的慈祥。不可拒抗的慈祥，一個從小沒娘又生性溫婉的女孩兒，怎能拒抗慈祥，何況自從她來到跟前，這黑羅刹並未顯出半絲兒敵意，何況從這師徒兩人的談話中，再再顯露出她不但心底善良，而且是個溫柔的多情人，更何況又一而再地護她。

小倩這瞬間，方始意會過來，初時是驚奇駭怪，那心中的迷惑尚未消除，却已沉浸在黑羅刹的母性的柔美與慈祥中了！

玄衣女一聲啊呀！說：「敢情是大公主，小女子有眼不識大公主大千歲，罪該萬死。」

她故作驚訝出口譏諷，更把小倩激怒了道：「既知該死，還不滾出來受死。」

玄衣女道：「妙極了，江湖道上人人傳揚，公主千歲武功蓋世哩！敢情還有雙，不用說，姊姊勝過妹子，大公主勝過小公主了，眞個是得來全不費功夫，教你知道厲害，豈不勝過教訓小公主。」

霧湧雲推，鈴聲方入耳，黑影已現。

小倩不禁又哼了一聲，手中倒不舉，脚下一叉，大挪移，旋乾轉坤，上步已踏離方，不料那鈴聲叮叮噹噹，霧浪滾滾翻騰，其實玄衣女的劍上不繫小鈴鐺，劍身厚，破空聲亦易辨得出她的劍招來，雖是一連躲過了三劍，小倩却仍感到她那劍鋒的寒氣。胆雖沒怯，亦不由有些兒心驚。

玄衣女三劍落空，惱啦，喝道：「你爲何不還招！」

小倩說：「我已讓你三招，若仍不知厲害，我……」

玄衣女啐了一口，怒道：「誰要你讓，有胆接招，教你領教修羅無雙劍法！」

劍應走輕靈，這玄衣女的劍可是虎虎風生，雖說是她那黑劍厚，但劍既厚，必然數倍於普通寶劍沉重，亦可見她內力渾厚，若憑內力，可勝於小倩了。

當眞小倩再溫婉，豈會毫無好勝心，心想：倒眞要瞧瞧修羅劍如何厲害，霧中人影近身隱約可見，加上有鈴聲可辨，小倩出坎門轉離方，再又讓過兩劍，再又判斷無誤，霍地圈臂斜翻，一劍點在玄衣女的玄劍上，說：「當心你的左肩！」

這玄衣女不過好勝逞强，分明不是壞人，怎好傷她，同時一個意念在小倩腦中閃過，劍勝劍，招勝招，忍心令黑羅刹難堪麼？心念動，不覺已出口提醒玄衣女。

原來小倩使出的是卜算子傳授的顚倒循環三絕劍，劍招出手便連綿不絕，而且劍勢反逆，對方若循劍招的走勢招架，必然上大當，豈僅變招奇快，却又是從奇快的變招中，反逆而攻，招中套招，莫不是攻對方之不意，明明是攻擊不到的部位，偏會攻到。

小倩一劍點在玄衣女的劍身上，就勢可削腕，再進身遞劍，可刺對方前心，一招三式，雖已令對方難於招架，但對方以攻爲守，攻其必救，却易化解，但不料脚下一爻旋身反劍，却刺向玄衣女的左肩。

黑羅刹道：「好劍法，好劍法！」

小倩大吃一驚，不但他的劍招緩滯，似被一股無形的力道吸住了，不是旋身借了力，反劍也添了一成力道，那一劍幾乎不能攻出，雖終攻出，劍招已緩，威力也大減了。說時遲，一片劍影如山，劍氣砭膚生寒，琤的一聲响，小倩右腕一震，手中劍幾乎掌握不牢。就在那瞬間，驀聽一聲喝叱，小倩眼前一黑，一股無形的力道撞到胸前，迫得她連退了兩步，若不是她應變奇快，右腕一震的瞬間，反倒用勁抓牢了劍柄，那劍再次差點又出了手。小倩不僅大吃一驚，而且暗中叫一聲慚愧，原來她之所以能即時用勁把劍柄抓牢，是她本不願傷害玄衣女，劍招未曾遞滿之故。

駭然竟是黑羅刹飛身而出，把她們兩人分開來。黑羅刹對她一點頭，却對玄衣女斥道：「你還敢目中無人麼，今晚你手中若不是玄鐵劍，人家若不是手下留情，不忍傷你，你這條臂早已廢了。」

玄鐵劍，小倩明白了，幸是先前只用劍尖點那玄鐵劍的劍身，否則手中劍怕不已被玄鐵吸住，便能收回，步伐也必亂了，更不能反劍攻出。玄衣女那會服氣，道：「師傅，你長他人志氣，她不敢傷我，那是她的便宜，玄鐵劍又如何，若她內家功力深厚，玄鐵不也如同凡鐵，眼看勝負即分，我即奪下她的劍來，你倒帮她。」

天色更亮了些，天宮中，幾朵浮雲已染上了朝霞，那霧氣消散得快，雖未盡散，但稀薄了許多，數尺外的玄衣女再也不是淡淡的黑影，身形已清晳地顯露出來。

咦！那小金鈴兒！她的目光已能清楚地瞧得見玄衣女手中的玄鐵劍了，原來那劍身上按北斗七星方位，有七個小孔，金鈴兒就繫在那第一個小孔上。

可不是與崔牧的小金鈴兒一般無二麼？小倩迅速掃了那黑羅刹一眼，一定的，這黑羅刹一定和那崔牧有淵源，會是崔牧的甚麼人呢？適才人家若不是用勁恰到好處，若是黑羅刹掌拍在她的胸上，怕不已震傷了內臟。就算她能勝得那徒兒，也不是這師傅的敵手，但人家非無敵意，適才若非人家把她們分了開來，她手中劍怕不出了手，那麼，她爲何會怕黑羅刹。

她近在這師徒兩人身邊，不移步，亦不怕分神，再又瞧了玄衣女劍身上繫着的金鈴兒一眼。

只聽黑羅刹道：「不害臊，我若不出聲帮你，你若不施展芥子納須彌，勝負可不是立分了，只不過你的左肩已被人家手下留情，拍個正着了，劍出手的就會是你，而不是她。」

黑羅刹轉面向她了，滿面驚疑，道：

「姑娘是何門派，不但步伐詭異，劍招奇絕，我竟認不出來？」

「我……門派？」小倩正迷惑間，想問，却又不知怎麼開口，道：「我我……當眞我是甚麼門派啊？」

可知她聽清楚黑羅刹在問甚麼了，她答了，但她心下兀自在想着小鈴鐺，兀自在迷惑，她也迷迷惑惑地答了。

那玄衣女冷笑道：「師傅，你瞧見了麼，人家壓根兒就不把咱們放在眼裏。」

「眞的。」小倩忙分辯道：「當眞我也不知我該屬於什麼個門派，爺爺從小敎我姊姊練功夫，去探望爺爺的武林同道，只要留下來盤桓三兩日，也都指點過我們的功夫，還有……還有……」

話到咀邊，總算沒說出口來，她幾乎要說出木兒公主來。

黑羅刹見她一臉的憨態，可知小倩說的是眞心話，倒不由一怔，道：「你爺爺，是麼？你是公主千歲的姊姊，那麼，是太上皇的敎你們的功夫，太上皇和武林中人往來。」

「不不！」小倩慌了，糟糕，她說漏了咀，這兩師徒和狠牙山的賊子有淵源，狠牙山的賊子和小青兒仇深似海，她却在這兩人面前露了小青兒的馬脚，若被兩人知道小青兒是假冒公主千歲，那還了得。

「不不！」小倩急得臉兒也紅了，忙道：「我和她……和公主，不是……不過是師姊妹，不過從小兒他就不叫我師姊，因爲……因爲是眞的，我們也沒師傅，我只有爺爺，我爺爺，她也叫爺爺。」

一陣難堪的慚愧湧上心頭，眞個是君子可欺以其方，亦可知這黑羅刹眞是個大好人，她絲毫也不疑，把頭兒連點，說道：「原來如此，瞧你急成這個模樣兒。」

玄衣女道：「她騙人，師傅，她說的是假話，她瞞不了我。」

「哼！」黑羅刹瞪了玄衣女一眼，道：「胡說，我一見面就知道，她是一個再老實不過的姑娘，誰像你這個野丫頭，她不過臉皮子嫩些。」

「她說謊。」玄衣女急得跺脚：「她瞞不了我，師傅，別信她。」

「住咀！」黑羅刹道：「誰像你這個被寵壞了的野丫頭，詭計多端，說話說沒半句兒眞，還不給我住咀。」

但顯然這兩個玄衣女子對公主千歲所知不多，黑羅刹不但信了，這玄衣姑娘也說不出個究竟來。

黑羅刹轉面問她，道：「姑娘你休和她一般見識，只怪我從小把她給寵壞啦，當眞，傳說當年貴妃被封出宮時，已身懷有孕，皇上多情，傳旨遍搜天下，却再無貴妃的消息，原來被你爺爺收留下來了，不錯……不錯……」

甚麼不錯啊？那黑羅刹連連點頭，小倩才定下心兒，登時又有些發慌，因爲黑羅刹不瞬眼望着她。

黑羅刹道：「當眞你比那公主千歲要大兩歲，他二人說過，那公主千歲不過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當時我眞還不信，十四五歲的姑娘，便是生具異稟，武功能高到那裏去，現在我才信了，相信她一劍就傷了十數人，原來你一招下來，眞是不絕綿綿。」

「有什麼了不起，」那玄衣姑娘咀兒一噘，說道：「師傅你若不幫她，我已奪下她的劍來了，那時，她就不是劍招不絕綿綿，而是淚漣漣，不絕綿綿的就是她的淚珠兒啦，不用說，姊姊是功夫勝妹妹，敢情聞名不如見面，說什麼武功蓋世，原來也不過如此。」

小倩生性溫婉，年輕人豈有太好强的，但她可不是個任性的姑娘，何況，這黑羅刹眞好，慈祥得令她生出孺慕之情，是以忙道：「江湖上的傳聞，那能作得眞，我姊妹的功夫雜是有的，那及得上這位姊姊自幼得名師敎誨，武學淵深。」

黑羅刹道：「丫頭，你聽聽，瞧人家多有敎養。」

玄衣女眉兒一挑，道：「別以爲你告了饒，說了兩句討好的話兒，我就放了你，休想。」

黑羅刹臉兒眞白，連朝霞也抹不去那冰冷的陰沉，即使她溫聲輕語，小倩驀然明白了，她這黑羅刹的名兒，必是這麼來的，若是昨晚初見她不是在遠處，她又是在燈下，若是月下驀然相見，那披肩長髮下慘白的臉兒豈不是可怕得陰冷如鬼麼？

原來黑羅刹臉色一沉，是在發怒了，那聲調也登時冷厲起來，道：「不許你再胡鬧了，即刻送她出柳林。」

玄衣女道：「師傅，你，反悔啦，你答應過的，他們一朝不放出黑無常和跳澗虎，我也不放她，師傅你再不念舊情，說甚麼他二人也是打從咱們這柳林出去的，出去就被人擒下了，分明不把師傅你放在眼裏，我說過，那怕他二人再被捉去殺頭呢，不在咱們跟前，就不與咱們相干。」

黑羅刹鐵青着臉，道：「甚麼舊情，我早已和那賊子恩義兩絕啦，這兩人在北道上橫行多年，必也多行不義，死也有餘辜，你要見識人家的功夫，現在你已知道天外有天啦，敢不聽吩咐可是討打了。」

玄衣女悄沒聲退後一步，仍然倔强道：「哼！我明白啦，有道是不怕官，只怕管，怕了人家是公主千歲，怕一道聖旨下來……」

黑羅刹忽然嘆了口氣，道：「你明白就好了，我爲何隱居到這沼澤中來，就是絕跡江湖，不再問世事了，天下人誰不知道公主千歲是皇上的命根子，眞若一道聖旨下來，天下雖大，可還有安靜之地，休替我惹來煩惱，你再不聽話，我可眞要惱了。」

玄衣女道：「哼！原來師傅眞怕了公主千歲，咱們這柳林有誰能到，十多年來，便是土生土長的鄉民，也不知這裏有個柳林，任他萬馬千軍，也休想進得來。」

黑羅刹嘆了口氣，道：「丫頭，你錯了，水上漁，山中樵，土生土長的鄉民皆不知有此柳林，只因沼澤無日無霧，泥淖浮沙遍地陷阱，歷代相傳，引以爲戒，非是不敢，不過是不願涉險而已，我問你那跳澗虎與黑無常，不也摸入了柳林。」

玄衣女道：「那可不同啦，這兩人從飛天虎知有師傅，知有柳林，又豈會不知進來之路，若不識路，任他是誰，一旦進入沼澤，就沒命活着出去。」

黑羅刹道：「豈不知投鞭亦可斷流麼，若眞的來了千軍萬馬，一人一綑蘆葦一

袋沙，把沼澤也塡平了，休再多言，快快送這姑娘出去。」

黑羅刹隨轉面對小倩點了點頭，雖和顏悅色，亦不減她面上的陰冷，道：「姑娘大量，必不以劣徒冒犯爲念，姑娘心地良善，盼念我這遁世之人與世無爭，傷心人有難言之隱，出去之後，休對人提及，適才我師徒所言，亦是實情，這沼澤裏到處是泥淖浮沙，若非得人引導，進來必有滅頂之厄，姑娘請了，我早作誓言，此身不再出柳林，恕不遠送了。」

小倩忙道：「前輩言重了，却是有緣得領前輩敎益，我感激這位姊姊尙且來不及，我……」

她本想請問姓名，而且心下的一個疑團，就是那小金鈴兒怎生和崔牧的一般無二，但不待她說下去，那黑羅刹又已說道：「姑娘若不嫌我冒昧，倒有一言奉告，姑娘你不但心地善良，而且性情溫柔得近乎幽柔，雖有一身高絕的不世功夫，實不宜在江湖上行走，人心難測，豈可輕信他人，江湖道上多險惡，有如我這沼澤之地，陷阱處處，兇險重重，何況姑娘你美絕出塵。」

小倩臉兒紅了，可不是麼，她身爲姊姊，和小青兒在一起時，主意却總是小青兒拿的，三言兩語竟輕信了崔牧那風流小賊，她被刦擄到了西洞庭山，一旦脫身，心中半點惱恨也不留存了，就如今朝昨晚，她竟迷迷惑惑，一見面便把這黑羅刹當好人，也幸好人家眞是好人。

可是那玄衣女也被感動了，竟也不再任性，對小倩道：「便宜了你，走啦。」

小倩還劍入鞘，道：「多謝姊姊。」

黑羅刹道：「送這姑娘出沼澤，即刻回轉，休再生事，快去快回。」

小倩別過黑羅刹，跟在那玄衣女身後，出得柳林，驀覺陽光耀眼，雙目竟然難睜，原來太陽已昇高了，出林的方向竟又迎着太陽，刹時間，眼前一黑竟不見物。

她倒也明白，是因被强烈的陽光驀然照眼之故，閉眼低頭，緩緩再睜，脚下的路也矇矓而逐漸清晰了。

忑怪，既然太陽已昇，而且陽光如是强烈，怎麼柳林中竟還仍如天甫黎明，柳林中雖見柳絮隨風飄揚，分明不濃密？

她心下奇怪，脚下可不敢停，因爲脚下這麼瞬間的遲緩，玄衣女已出去數丈了，忙跟踵飛掠，堪堪又再趕上了。

那玄衣女像存心和她較量脚下功夫，明知小倩落後了，也不稍停，小倩趕上了，她脚下也加勁飛馳了，小倩只覺耳畔風生，臉兒被蘆葉刮得生痛。因爲出了柳林又入蘆葦之林，那蘆葦與人齊，時而沒頂，除了天邊昇起來的太陽，和那天空的浮雲，就連遠山也不見了。

小倩倒也不怕跟不上她，是對黑羅刹依戀不捨麼？還奇怪柳林怎麼不見太陽，不禁回頭望去，那知她不望猶可，一望大驚，分明出林不過才一箭之遙，竟然白茫茫，不見了柳林。

不，柳樹高，蘆葦低，出林又不遠，怎生會失了柳林所在？蘆葦擋不了視綫的啊？

她分開蘆葦，揉目，再瞧，柳林竟已無影無踪。

莫非林非林，人亦非人？莫非是幻覺，難道她見了……鬼！一陣寒意襲上心頭。不，她手上抓住的蘆葦可不假，眞而又眞，誰說人非人，那玄衣女在前叫道：「喂！你看够了，走是不是。」

小倩忙道：「姊姊，妳等一等，我……我……」

「你有話說，」那玄衣女道：「你不見了柳林，驚奇駭怪，是不是？」

小倩手撥蘆葦，還得躲避那拂面的蘆花，玄衣女雖然若隱若現，但玄衣可易見，到了跟前，道：「姊姊，怎麼才出柳林，便不見了柳林。」

「少見多怪，」玄衣女只聳鼻哥兒，但那一聲哼却哼在口邊，沒哼出聲來，倒揚了眉兒，道：「可不是嚇你，也沒騙你麼，便是這左近土生土長的鄉民，也不知這沼澤中有柳林，即使有人誤打誤闖進了來，有來的路，可也無去的路，喂！你要不要曉得怎生會去無路，好，便讓你知道厲害，來啊。」

玄衣少女在對她招手，小倩也才發覺，玄衣女仍然和她相距兩丈左右，却顯露出大半個身兒。敢情兩人之間，並無蘆葦，而是不知名的野草，高才可沒脛，而且稀疏。

小倩放開手，那蘆花便向她頭上拂來，忙上前一步，才說：「正要請敎……」啊喲！不料脚下一輕，顯然那雜是生在浮泥上。只不過是浮泥帶軟而已，雖然陷落，脚下也還能借力，忙一躍而前，落到玄衣女身前。

小倩脚才點地，玄衣女已倒縱躍退，才覺出她面上笑得怪異，小倩已被襲上心頭的恐懼攫住了，一聲啊呀未曾叫出口來，身子已然陷落，倒像不是她身子在陷落，而是泥淖從脚下湧上來，瞬已及腰，脚下非但不能借力，且被泥淖吸住，身子仍在陷落，眨眼已淹及胸膛！休道提氣了，且感到窒息，她張大了的咀，那還發得出聲來。

「敎你知道厲害，」玄衣女的眼兒在挑高的眉頭下發出光彩來，道：「你明白了麼，來有路時，去也無門，便是來了萬馬千軍，這無窮無盡的泥淖浮沙，也能把他們埋葬得不賸一人一馬，你怕了麼？別怕啊，我和你無寃無仇，再說，不怪師傅像是轉了性，竟也喜歡你了，原來你眞還敎人喜歡，我也不忍心把你埋葬了。」

「救……救我。」小倩終於迸出了話來，那陷落之勢雖然是緩了，但也已齊肩了。

玄衣女道：「放心，你死不了，我特地選擇了這個地方，就是不讓你死，可不是麼，你的身子不再陷落啦。」

小倩眞是不再下陷了，脚下像已着實地，她也深深吸了一口氣，才把那口氣緩緩吐了出來。

玄衣女道：「你若是緩緩地，對了，就這麼緩緩地呼吸，慢慢兒向前移挪，不出一丈，你就能爬上來了，但得記住了，別用大勁，否則下面的浮石滑落，你就會沒頂，就會沒命啦。」

小倩恨極，氣極了，便是泥菩薩，也還有三分火氣兒，如何不怒極，但她知道

發作不得，這玄衣女只要擲過一塊石頭來，不，這裏不會有石頭，但即使擲一個泥團來，也能令她沒頂。

小倩把牙兒咬緊了，也閉上了眼兒，把呼吸調勻。她能不能夠一躍上到玄衣女立身之處呢？一鼓作氣，也許能夠，也許能夠擺脫這泥漿沾吸之力。

她可不是說玄衣女現刻立身之處，但先前站立之處相距較近，玄衣女既能站立相候，可知地下不是泥淖。

那玄衣女又在說道：「你聽着啦，我不會要你的小命兒，只不過委屈你兩日，我說話算數，說不傷害你，你想死也不成，但你上來啦，想逃走，那可是你自找苦吃，這兒只有方圓三五丈之內，才是不陷的實地，走錯一步，那就是萬刦不復，死也死得屍首無存，不聽話，就休怨我。」

小倩恨極了，但她知道，這玄衣女連她師傅的話也不聽，拿她沒法兒，何況黑羅剎已不在跟前，可不能惹惱她，否則是自討苦吃，甚至送了性命。

小倩大大地噓了一口氣，柔聲說道：「姊姊，姊姊，我和你無冤也無仇，好心你拉我上來。」

噯喲！玄衣女道：「你這小咀兒眞甜，你眞會討人歡喜啊，不怪我師傅也被你哄得喜歡你了，但你休想騙得我喜歡你，你那心眼兒怕我不曉得，你以爲甜言蜜語哄得我拉你上來，你一劍架在我脖子上，就能脅迫我帶你出沼澤，休想休想，我才不上你的當。」

「我……沒有啊，姊姊，姊姊。」小倩哀哀苦求道。

「你是這麼想的，你瞞得了我師傅，瞞不了我。」玄衣女哼哼兩聲，說道：「我不是你姊姊，你叫得再甜些兒也沒有用，你雖和我無冤無仇，誰教你有個公主千歲的妹妹，我偏不服氣，我要教天下人都知道，武功蓋世的人倒有，可輪不到她，我見到人人見了她就叩頭，就是不服這口氣，我也要他當着大夥兒面，叩頭認輸才甘休。」

小倩再又噓了一口氣，說道：「姊姊，姊姊，先前咱們已較量過了，若不是你師傅相助，你手下留情，我不傷在你的玄鐵劍下，手中劍也出手了。連我也不是姊姊你的敵手，我那妹妹只怕連一招也接不下來，姊姊你的武功才是蓋世無雙。」

那玄衣女眉兒飛揚，雖是背太陽，眼兒裏也發出異彩光芒，分明她心下得意，也動了心，但忽又說道：「不，不行，若不當衆教你那公主妹子服輸，有誰知道我的武功劍術才是天下無雙，而且，我說過的話定要算數，他們得把跳澗虎和黑無常乖乖地放出來，那怕離了我師徒眼前，你們再捉他二人來殺頭呢，我才不管了，這一遭兒，我可管定啦。」

小倩忙不迭閉上眼兒，不讓這玄衣女瞧見她眼中的恨毒，她眞恨極了，她長了這麼大，可沒像現刻一般恨過人麼，沒有，這玄衣女看來比小青兒更任性，也更精靈，連心兒裏想的也瞞不過她，眞的，小倩適才眞生過玄衣女說的鬼主意麼，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當眞那是個好主意，但好主意又如何，在這玄衣女面前，可也無所施其技！

玄衣女道：「你慢慢兒上來啦，你那公主妹子早早向我當衆叩了頭，我就早來帶你出去，否則，你休怨我，要怨就怨你那個公主妹子。但願我回來的時候，你還沒餓死。」

那玄衣女一揚手，小倩急忙睜開眼來，尚未呼喚出口，却只能見到她一揚手，瞬已無影無踪，不，有踪跡的，她適才立身之處的身後，蘆葦起伏如濤，但再定睛一瞧，其實晨風遒勁，蘆葦在風中莫不起伏如濤。

「姊姊，姊姊，別走啊！」小倩叫得聲嘶力竭，但那還有人應聲，只有晨風在蘆葦叢中發出竊竊地，吃吃地嘲笑，身邊的拂在她臉上的雜草，在悲聲哀鳴。

劍雨驚魂

躺在草地上的小倩力竭精疲，哭了半天，哭得更倦啦，何時睡着了也不知。

她嚇得失魂少魄，相距玄衣女先前站立之處不過丈許遠近，她却像大半天長久，好不容易才爬上草地，脚落在實地上，登時淚如泉湧，傷傷心心地哭啦。

有生以來，她何曾遇到過這麼兇險，小青兒激惱她，她也會哭的，何況今兒受了這麼委屈，這麼兇險得幾乎喪了性命，何況，好潔的小倩成了個泥人兒，她是個大姑娘啦，更不是個野丫頭，那會不愛美的，往常獨個兒走到水清澄澈的地方，她就會顧影自憐的，而今，她却一身泥污，成了個泥人兒，她知道的，她不用瞧也感覺得到，她的秀髮被泥漿黏住了，不用說，滿臉也是泥污。

幸是無水可以顧影，若是她瞧見淚水把臉上的泥垢冲洗成了醜怪的模樣，不知她更要多傷心。

「你醒啦。」一個溫柔的聲音在她身邊說。

她醒啦，她感到太陽照在她臉上的熱力。

是誰在她身邊說啊，怎睜不開眼來？乍然醒來，意識仍然一片矇矓，不知身在何處，她眼瞼上覆蓋着甚麼啊？

她驀可裏坐起身來，又傷心的哭啦，但那淚水只在她眼眶裏打轉，刺得眼睛好痛。

她想起來了，也明白了，原來是額頭眉上流下來的泥濘，覆蓋在她眼上，被太陽晒乾了的泥濘變成了堅硬的泥塊，是以眼睜不開，連淚水也流不出來，流不出也罷了，倒把冲刷的泥沙灌入眼中，怎不刺痛。

「別哭啊！」是黑羅剎的聲音，她聽出來了，說：「也別動。」

她眼上的泥塊被揭開了，黑羅剎輕輕柔柔地拭乾淨了她紅腫的眼睛。小倩也才感到陽光的猛烈。

這麼說，是午後了，她睡時背着昇起的太陽，現在，太陽却照在她臉上，自是偏西了。

黑羅剎恨恨地說道：「這該死的丫頭，怨我從小把她給寵壞啦，她竟然恁地折磨你，別哭啊，等那丫頭回來，我定要狠狠地打她一頓，別睜眼，眼裏的泥沙沒水洗可不成，來，來，我先揉掉身上的泥塊

。且跟我回去柳林。」

她感覺得出，黑羅剎從她身上扳落下好大好大的堅硬的泥塊，因爲擲地有聲，不怪適才她要坐起身來，像有甚麼沉重的東西在她身上，手脚都像被綁住了一般似的。

「都怨我不好。」黑羅剎又在她身邊說了：「你知她一走，其實我越想越担心，這沼澤裏，是一步也錯走不得的，那丫頭若使壞，你可就要吃苦頭了，我隨後來尋找過你們的，沒見我那丫頭，却也不見你，這地方我也來過了的，只見到一堆泥濘，那知你被泥濘包沒了呢，竟然忽略了。你試看站起身來看看，當眞，你沒有傷麼？」

「我沒有。」小倩哭聲說道。

她沒傷，但眼睛痛得很，即使不睜眼，轉動眼珠兒也感到刺痛，痛得她眼淚直淌。

「回去後，越想越不對勁，草地上那來那麼大堆泥濘呢。」黑羅剎在她身上拍打，把殘留在衣上的泥塊拍落，一面說道：「所以，我又回來了，幸好我又回來了，果然是你，可憐的姑娘，你必是驚恐掙扎得倦極，你必是連夜沒好睡過了，是嗎？我見你睡着了，故就等候到你醒來，可憐的姑娘，你必定餓壞了，快隨我回去，我牽着你的手走，我會引導你的。」

黑羅剎牽着她的手，引導着她，道路像是無盡的長，終於柳絲拂在她臉上了，可是淚水把臉上的泥污冲洗盡了，她感覺得出那是柳絲。

黑羅剎替她洗去眼裏的泥沙，然後才沐浴更衣。

原來草堂後面有幾間精舍，籐蔓虯結盤生，把屋頂覆蓋着了，簷上垂下籐蔓在風裏婆娑，成了天然的珠簾，若不是到了跟前，幾乎瞧不出籐蔓中隱藏着精舍。

她換上了一身銀灰色的衣裳，像霧一樣，眞是霧一樣的衣裳。

「我連沼澤中也少去行走。」黑羅剎道：「但我那野丫頭却鎮日去來奔跑，穿上這霧樣的衣裳，老遠被人瞧見，也不知道這裏有人居住，因爲濕重的沼澤，即使在日中時候也多霧，薄霧遠看，也成了鬱結的茫茫的愁雲。」

小倩明白了，不怪今日回頭不見了柳林，也像現刻一樣，遠眺窗外，疏落的柳林盡處，豈僅不沼澤，甚至不見翻白的蘆花。

她的眼睛仍然紅腫，但已能見物，也不刺痛了。

「過來！」坐在椅上的黑羅剎說：「到我跟前來，坐下。」

小倩倚偎在她的懷裏，她感到不可言喻的無比溫馨，也感覺到黑羅剎手中木梳上流露出來的慈愛。

「我那孩兒啊，要有三分像你，我就心滿意足了。」黑羅剎說：「沒些兒溫柔，連她的頭髮也粗得像馬鬃一樣！」

她幽幽地嘆了口氣，也幽幽地說：「看在我這個可憐的娘份上，你原諒她，你會原諒她的，是不是？」

「原來她是你的女兒？」小倩愕然了，說道：「她却叫你師傅，有娘不叫叫師傅！」

「我我……噯！」黑羅剎停手不梳，聲調激動得有些兒驚惶，說：「我對你說出來了麼？我怎會……說出來？我從未對人說過，誰也不知她是我的女兒，連她也不知道，答應我，不對人說。」

小倩感到黑羅剎的手在抖顫。道：「我答應你，甚至也不對她說。原來那姊姊是你的女兒，這就不怪了。」不怪玄衣女姑娘敢在她面前也那麼放肆了，原來是她溺愛縱容之故。

「不爲甚麼，」黑羅剎又幽幽地嘆了口氣，說道：「我只是不願她知道，她有一個……一個那樣的爹。若她知道我是她的娘，那麼，我怎生對她說呢？姑娘，你也答應我，當我甚麼也沒說過，也別問我甚麼。你說，你答應。」

雖然小倩好奇極了，但也急忙點頭道：「我答應，我甚麼也不問，也不對人說。甚至不告訴人，這沼澤裏有個柳林，柳林中有個武林前輩。」

「一個傷心人。」黑羅剎道：「若不是爲了我這個孩兒，這世上早已沒有我啦，好了，姑娘，頭梳好了，我還得求你一事。」

小倩站起身來，道：「多謝前輩，要是……要是……」

要是她也有這樣一個娘，那有多幸福啊，她眞妬嫉那玄衣姑娘。

她的眼睛紅腫未消，現在更紅了。

黑羅剎道：「天色不早啦，你得即刻上路，你答應過我的，你在記恨我那個任性的丫頭。」

「我答應過你，」小倩像被感染了一樣，也幽幽地嘆了口氣，一個溫柔的姑娘，自也是個多愁善感的姑娘，道：「看在你面上，當時我眞恨極了，但現在，我答應你，一點兒也不記恨。但我眞……妬嫉，妬嫉她有一個疼她的娘。」

黑羅剎輕悄悄地，把她摟在懷裏了，那麼自然而然，小倩也不自覺的，自然而然的，向她懷裏倚偎過來，是以分不清楚是她拉她過來的呢，還是她倚偎過去的，像是心有靈犀，兩下裏都同生一個共同的願望。

過了好久啊？像是地久天長，陡然間，屋子裏耀眼生花，原來是斜陽從西邊的窗戶上照射進屋來，雖然只才一綫，但也足够令她們驚覺，像是斜陽也在催促，提醒她們，時候眞不早了。

「你要我做甚麼啊？」小倩仰着臉兒，戀戀地不離開黑羅剎的懷抱，說：「無論你吩咐甚麼，我都答應。」

「你知道她到那裏去了，我那個任性的野丫頭。」黑羅剎摟着她的胳膊反而緊了些，說：「她說出口，一定要做。她把你丟下在泥潭裏，我明白她的用心了，這個氣煞人的丫頭。」

「我明白，」小倩說：「她告訴了我，她要拿我去交換跳澗虎和黑無常，不，姊姊不是任性，也一點不淘氣，她也愛你，雖然她不知道你是她的親生母親，但她愛你，她說得也有理，這兩人雖是多行不義，也許兩手都染滿了血腥，但說甚麼這次都是有求於你而來，你拒絕了他們所求，却怎可眼看兩人從你面前被人抓去殺頭，他們拒抗了多年官兵，朝庭恨極了他們

，王法也容不了，也不能饒他們，一定會殺他們的頭。但說甚麼他們也是……也是……其實那個人，你仍然忘不了他的那個人，這兩人是他的手下啊。」

「那麼，你甚麼都知道，我求你快快回去高郵，這丫頭不知天高地厚，憑她一人一劍，怎能力敵那麼多宮中侍衞，而且公主千歲，你那妹子，既然一劍傷得飛天虎，她的武功劍術亦不在你之下，是不是？我眞担心。」

「你不用担心的，」小倩道：「她只是去對我那妹子說，我落在她手中了，不用說，她不會不出手的，她要我那妹子相信我是眞落在她手裏，不出手怎行，但你眞不用担心，那些侍衞手中都是凡鐵，內心再好，他們的兵刄也會被姊姊奪出手來，先聲奪人，一定的，姊姊一出手，立即把他們鎭住了。」

「但公主千歲一定聰明絕頂，」黑羅剎道：「要不然，她小小年紀，怎會武功和你不相上下了，昨晚我看得出來，你踏出的是甚麼步法啊，那麼神奇絕妙，加上你們那神奇絕妙的劍招，即使單打獨鬥，她也不會勝得公主千歲。」

當眞，小青兒知不知道連傷兩個賊子，並把跳澗虎打下房坡的就是她呢？不，她知道的，即使以前不知，這玄衣姑娘一說，她也信了。

「這些都不可慮，」小倩道：「只怕姊姊傷了那些侍衞，還有兩位總兵大人，可都是朝廷的命官，殺官如造反，那可了不得，原來公主千歲對他們來說，比性命還重要，他們會捨死忘生保護公主千歲，因爲公主千歲若有甚麼好歹不測，不僅他們沒命，他們的家人甚至三族也性命不保了。」

「是麼？」黑羅剎顯然着了慌，急忙瞧了瞧西斜的太陽，重重地嘆了口氣，說道：「十多年了，我未出過沼澤，現在……現在……唉，現在上路，也許還來得及，不到起更時候，她不會去找那公主千歲的妹子。」

「你！也要去麼？好啊！」小倩歡呼一聲，道：「但是……我那妹子心急回京，仍在高郵沒走麼？」

「她不會走，至少今兒，她會在高郵停留，」黑羅剎道：「因爲她怕這兩個賊子還有同黨，她要以兩個賊子做餌，即使不能捕獲，也要找出那狠牙山逃散的賊子們的下落來。」

小倩驚訝了，道：「但你，你怎會曉得？」

黑羅剎道：「我雖然多年足不出沼澤，可也要衣食啊，你不用問了，打得這裏去高郵，路可不近，即刻上路，也許能趕得及在初更時候到達。」

她惶急起來，小倩也不好問了，而且既然同行，不離開黑羅剎的身邊，有的時候發問，又何必急在一時，就像她不意吐露出女兒不是徒兒，何愁不能明白她的身世。

她眞喜歡，不僅她捨不得離開黑羅剎，對她的身世和武功，更加好奇，不但玄鐵劍奇妙極了，那修羅劍法也是生平僅見，看來一定不在卜算子那循環顚倒三絕招之下。何况，她和這黑羅剎多有緣啊，在她面前，竟不自覺的生出孺慕之情，像見到了親娘一樣。

黑羅剎急忙忙，帶她上路了，蘆葦中不辨東西南北，但黑羅剎脚下毫不停留，而且快極了，却沒一步行差踏錯，只覺不時左旋右轉，步步都脚踏實地。

那玄衣姑娘也是脚下不停，步步都脚踏實地啊？怎生偏她就身陷泥淖？

但她不能問，忙忙追趕，雖然不是追趕得上氣不接下氣，却也把木兒公主傳授的輕功也用上了，才堪堪不曾落後。

沼澤到了盡頭，只見水天一色，眞是水天一色，滿湖的晚霞，和天際的晚霞一般兒絢麗。湖上遠處，烟波深處，倒有點點漁家歸舟，但水邊無舟，怎生得渡？

小倩才疑惑問，驀聽鈴兒叮噹，是黑羅剎一揚手，一串鈴聲已投到蘆葦叢中去了。

黑羅剎道：「我已多年不出沼澤了，倒也非是不識道路，但陸上飛奔，豈不驚世駭俗，捷徑莫如打從水上走，方能在起更時候趕到高郵。」

小倩心頭一陣劇跳，金鈴兒，和崔牧的金鈴兒一模一樣，晚霞中閃出一縷金光，鈴聲也一般兒淸脆。崔牧怎生有黑羅剎的金鈴兒？

才要發問，蘆葦叢中已如飛駛出一葉扁舟來，駕舟的舟子頭髮已花白了，一見黑羅剎，顯然一怔，也立即手上加了勁，那舟立如箭矢，瞬已到了面前。

黑羅剎向小倩招手，不待小舟靠岸，兩人已飛掠而上。

黑羅剎向舟子一點頭，道：「拿出你的本領來，起更前，必要趕到高郵。」

那舟子搔搔頭，望了小倩一眼，黑羅剎道：「拿兩隻槳來，你一人不行，合我們三人之力，必能趕到。」

那舟子始終一言不發，黑羅剎又復像小倩昨晚初見時一般，眉頭緊蹙，面上冷得令人感到陰森，天色在暗了下來，面色也更白如雪。

小倩那敢開口，一模一樣的小鈴鐺，崔牧和這黑羅剎可有淵源？可惜她把崔牧給她的小鈴鐺留下在客棧裏了，否則這黑羅剎見了，神情上必然顯露出來。

小舟平穩地在水面上飛馳，黑羅剎的面色更加慘白了，原來是夜幕更低垂了，茫茫的黑夜把人間籠罩，烟波也更凄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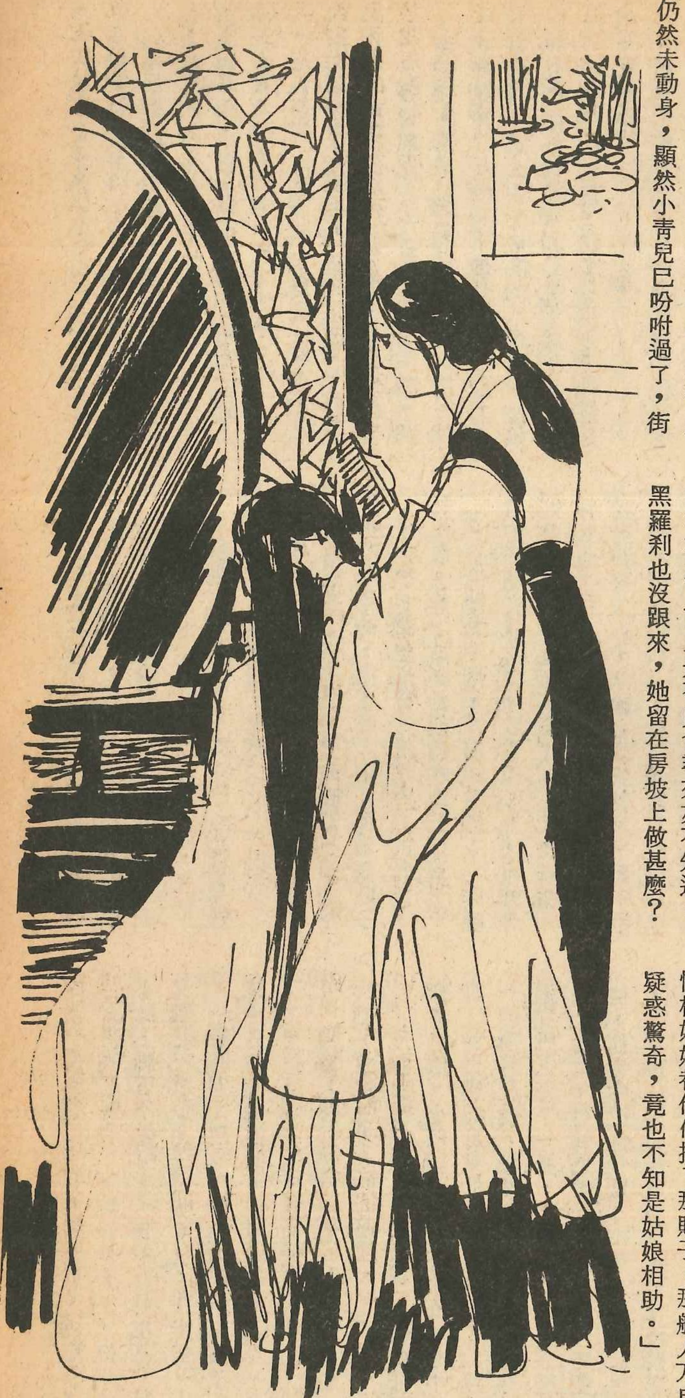
這還是白馬湖麼，也許已進入高寶湖了吧，昨日她在高郵打聽得明白，兩湖水相連，同樣是月下烟波，但前晚在崔牧身邊的太湖，那月下烟波却陶然令人醉，半絲兒也不感到凄迷。

月亮在迎面昇上來，再瞧淸楚，原來不是繁星，是燈光在明滅，原來遠處的燈，看來像繁星，小舟在向燈光閃爍之處飛馳，倒像是點點燈光在向小舟飛馳而來。

近了，燈管也逐漸顯露出來了。

小倩望了望小舟前後的兩人，那年老的舟子仍然一言不發，黑羅剎打從上得舟來，也未發過一言，她從未感到過夜色的沉重，現在，沉重的夜色壓在她心頭，加上那迎面的勁風，令她感到窒息。

忽見黑羅剎放下槳，吐了口無聲的長氣，開口了，說：「恰是時候，姑娘，上岸吧。」



小倩急忙回頭，驀見一個小山崗向她當頭壓到，原來小舟已近岸了，兩人飛掠上岸，上了小山崗，眼前驀現萬家燈光。

小倩驚疑道：「這是那裏啊？」

黑羅剎道：「便是高郵了，姑娘前面帶路，得姑娘你出面相救，公主千歲必能手下留情。再請姑娘緊記，除了今晚那駕舟的老人，唯有姑娘知道那丫頭是我的女兒。」

小倩明白她的意思，忙道：「前輩放心，必不洩漏。」聽說已是高郵，小倩也心急起來，忙忙打前面走了，其實她那辨得東西南北，越城而入，倒有了主意，燈光最明亮，街道上無行人之處，也必是小青兒居住的左近，果然輕易便尋到了，到了近處，才知道黑羅剎說得不錯，小青兒仍然未動身，顯然小青兒已吩咐過了，街道上沒了地方官兵巡邏，但仍然家家關門閉戶，街道上無人行走。

小青兒住的店房靜悄悄，只有簷下的風燈在夜風裏搖晃。

那麼，那玄衣姑娘尚未尋來了，不料她回頭，竟不見了黑羅剎，却又不便出聲呼喚，心想：必是去尋找她的女兒了。

不料她心念才動，驀見一個人影撲來。原來是離姑，悄聲道：「柳姑娘，這一日夜，你去了那裏，害我好找，找遍了高郵，都不見姑娘踪影。」

當眞，小倩竟把離姑給忘了，那離姑拍了拍胸脯兒，說：「我這魂兒魄兒，這才歸了竅啦。姑娘快回店房。」

不錯，小倩正打不定主意，玄衣姑娘既不在此，而且是否眞會尋來亦不知道，黑羅剎也沒跟來，她留在房坡上做甚麼？

隨同離姑回轉店房，房中亮着燈，離姑睜大的眼睛，前前後後把她瞧了個仔細，小倩說道：「你做甚麼，可是不認得我啦？」

離姑道：「柳姑娘，你從那兒換過衣衫來，當眞這一日夜，你去了那裏？」

小倩道：「說來話長了，我……」忽然想到黑羅剎遁隱柳林，她怎可告人，忙轉了話頭，道：「我只問你，你既未離開此地，必知公主千歲的動靜。」

離姑道：「初時我以爲柳姑娘去與公主千歲相會去了，倒也不急，那知等到今兒午間，只見公主千歲去縣衙，總不見柳姑娘，趁公主千歲不在，溜進店裏去尋找，亦不見人，這才急了，暗中一打聽，敢情柳姑娘替他們擒下那賊子，那般人兀自疑惑驚奇，竟也不知是姑娘相助。」

「却瞞不過你。」小倩瞟了她一眼，心想：可知這離姑眞也有一身好功夫。

離姑笑道：「我是奉命來侍候柳姑娘的，敢不跟隨姑娘，聽候姑娘差遣，了不得，姑娘昨晚一出手，差點把我的胆也嚇破啦，竟一招不到，連傷了兩個在北道上橫行多年的賊子，才知那日在宜興，我們眞是太歲頭上動土了。」

小倩哼了一聲，橫了她一眼，道：「但我仍然着了你們的道兒。」

「但姑娘你仍然不損毫髮地出了瑤台，」離姑道：「算起來，我這是第二遭被你嚇破胆啦，前晚在逍遙宮下驀見姑娘月下現身，我姊妹誰不魄散魂飛，都道姑娘是天仙化人。」

但小倩從她面上，瞧不出有一絲兒懼色來，心想：這離姑花言巧語，倒也咀兒甜得討人歡喜。

又豈僅咀兒甜得討人歡喜，逍遙宮八仙姑中，也唯有她帶幾分兒嬌憨的稚氣，顯是她年紀最小之故，尤其是她的眉兒眼兒，也像會說話。

其實小倩知道：這離姑在八仙姑中年紀雖然最小，少說也大過她一倍年齡，眞不知她怎嬌俏得像個小姑娘。

「噯呀！」離姑忽然叫了一聲，眼兒睜得大大的，說道：「柳姑娘莫非眞是仙姑下凡塵，這一日夜，莫非回轉天庭去了，這高郵城中，逍遙宮的人雖然不多，也有三十多個，得知柳姑娘你失了踪，也嚇壞了，一旦公子怪罪下來，誰担當得起，他們地頭熟，發動了不下百十人，何處不會找到，總沒姑娘的踪跡，不料月下忽又

現身出來，柳姑娘，你這身衣衫，可是嫦娥月殿的仙衣？」

小倩被她說得笑了，因爲離姑說得認定，道：「別胡說了，快告訴我，公主千歲眞沒起程，後來又做甚麼？可有人找上她來麼？」

離姑道：「後來一個總兵，和四個侍衞擁着公主千歲打衙門裏回來了，不時進進出出，顯得好生坐立不安，又像等待甚麼人，等得焦急，公主千歲問了又問，問了無數遍，却只是一句話兒，問可有一個姑娘尋她來了，問得那般侍衞一頭霧水，我却明白，那公主千歲問的人便是柳姑娘，可知柳姑娘你並未和公主千歲相會。」

小倩暗吃一驚，道：「你……你還知道些甚麼？」

難道這離姑知道小青兒是她的妹子，冒充公主千歲？

離姑道：「我知柳姑娘是受我家小公子之託，前來暗中保護公主千歲的，就只知這麼多了。」

小倩鬆了口氣，在西洞庭山上，她和崔牧言及公主千歲，都加倍小心，不該露出馬脚來，那八仙姑雖在左近，却也沒胆偷聽。直到小倩把乾姑喚過一邊有所吩咐，往後才敢近前了。

小倩急忙從包袱中尋出那小金鈴兒來，她身雖在房中，一直在和離姑說話兒，耳朵可一直在聽着遠處，這店房和小青兒居停的客棧，相距不過幾間舖面，左近的幾條街，又皆已淸了道，聽不到城市的喧囂，小青兒那面若有動靜，豈會聽不出來的。

就在這一瞬間，那離姑忽然咦了一聲，小倩也聽到了，房上有聲，分明有人打房上經過，只不過傳來一聲輕响，便又寂然。

離姑道：「是了，那些侍衞必是見過鬼怕黑，賊過興兵了。」

小倩道：「這是怎說？」

離姑道：「不是麼？昨晚若不是柳姑娘你暗中相助，擒下賊人來，那兩個賊子走了他們也毫無所覺，有了昨兒的教訓，那還敢大意，這必是他們在房上巡邏。」

小倩却知不是，拔劍在手道：「昨晚暗中跟隨在我身後，我竟也不覺，可知你好身手，但今晚可不同了，不要你跟去，你必也見過鬼怕黑，怕我又一去無踪，但我可要警告你，無論你見到甚麼，都不准出來，但你也放心，你不是說我是仙姑嗎，仙姑自能善遣天兵天將，便有事，也有無邊法力的人保護我，不准你相助。」

離姑駭然道：「柳姑娘，你是說……是說……有個武功了不得的人前來，要暗算公主！」

小倩兒說：「那也不見得……」

房上已發出叱喝聲，跟着一聲驚呼，又傳來了更多叱喝聲。

小倩那敢怠慢，忙忙搶出，騰身上房，掠身速越兩重屋脊，只見小青兒居住的那庭院房坡上，站着三人，一人從簷口爬起身來。

中間一人正是那玄衣女，那人爬起半身，已在叫道：「這妞兒有些……邪門兒，當心！」

兩個侍衞伸臂遞劍，攔住玄衣女的去路，一個喝道：「甚麼人，好大的胆子！」雖提高了聲音，那聲音是大了，但氣却不壯，脚下不僅挪移，且不自覺在退，却又顯然不敢退，退一步，又上了半步。

說時遲，早有兩個掄刀的侍衞竄了上來，分明不知厲害，齊聲喝道：「還不拿下了，休驚動公主千歲。」

這兩人繞過攔阻玄衣女的兩個持劍人身側，立把玄衣女圍在當中。

玄衣女那把四人放在眼裏，緩緩掃了四人一眼。小倩縮身在屋脊後面，心中一動，簷口爬起身來的侍衞手中沒了兵刄，一手摸着屁股，顯然兵刄雖出了手，却不過屁股上捱了一脚，並無皮外傷，甚至沒跌下簷口，可知玄衣女不想傷人，若要殺他，他手中已無寸鐵，不死也已頭破血流，顯然那一脚也極有分寸，他才沒跌落院中。

要不要這就現身出去呢？小倩急忙掃了一眼，黑羅刹必已到了近處，必已隱身在暗處，且慢，既然她出手有分寸，又何必急在一時，當眞小青兒的武功眞是一日千里？眞像傳說中的一樣了得？借這玄衣女教訓她好不好呢？挫挫她的氣焰，倒是一樁好事兒。

昨晚她已領教過了，雖然是領教過玄衣女三兩招，尚不知深淺，但那一招芥子納須彌，威力之大，簡直聞所未聞，尤其是她那玄鐵劍，直是魔劍，任你劍招再精妙絕倫，也無法施展開來，劍不出手，已是萬幸。

她這裏才在屋脊後隱住身子，只見玄衣女道：「怎麼只得四個，還有啊，等到齊啦，你們併肩子，一塊兒上吧，免得我多費手脚，憑你們四人，也不是我的對手。不用找啦，喂！你的劍在這裏，破銅爛鐵，我才不稀罕哩，拿去吧。」

玄衣女一揚手，她身前的兩個漢子急忙躲閃，同時驚呼出聲，使小青也瞪目口呆，皆因玄衣女揚手，那粗厚看似笨重的玄鐵劍，分明仍在手中，竟然劍上有劍，那飛出去的一把劍直向簷口爬起身來的侍衞面前落去，被他伸手接住了。

原來她最後幾句話，是對這漢子說的，因爲他正在房上尋找他出了手的劍。

「邪邪……邪門！」接劍在手的侍衞聲帶驚恐，說：「大夥兒小心，這魔女有魔法兒。」

玄衣女啐了一口，怒道：「你才是魔崽子，姑娘適才手下不留情，你這魔崽子早沒命啦，啥叫魔法兒，不說你武功不濟，倒怨神怨鬼，你們聽着啦，趁早兒喚你家公主千歲出來會我，我不難爲你們。」

她身後那兩個侍衞雖見三個同伴驚懼現於顏色，先前可沒見她出手，並不知她怎生奪去同伴的寶劍，若不是仗恃人多，亦仗恃武功在同伴之上，齊聲怒喝，道：「反了，胆敢冒犯公主千歲，敢是眞不怕誅九族，上！」

兩人互打了個眼色，兩柄鋼刀映月生寒，一刀雪花蓋頂，一刀枯竹盤根，那攻下盤的一把刀却近身陡然一翻，竟化作野火燒天，雪花蓋頂那一刀，倏忽化作迎面三叠浪，不怪兩人大口氣，不把玄衣女放在眼裏了，敢情雙刀合璧刀法奇詭罕見。

不料玄衣女冷笑一聲道：「不知好歹，撤手！」兩刀合璧，連環刀連環變招，出手就淩厲無儔，偏是玄衣女鳳點頭，只那麼斜跨半步，身子兒一扭，只不過半盤旋，兩聲悶响過處，不知怎的寒光陡歛，兩人手中刀不見了，玄衣女左手那人挫腰不轉身，作勢未躍出，已被飛起一脚踢在大腿上，右面那人可慘了，被玄衣女的玄鐵劍倏挑橫拍，掃中他的脚脛，直把她掃落院中去了，却幸被下面聞聲搶出的人接個正着，才沒頭破骨碎，但已魄散魂飛。

玄衣女却已一上步，劍指退到簷口的兩人喝道：「滾下去！」兩道寒光從她劍上飛出，直取二人，敢情是適才被她收去的兩把鋼刀，直嚇得兩人連滾帶跌，滾落院中去了。

小倩只覺連氣也透不過來，竟還不知玄衣女這玄鐵劍如是神秘，也才知道她昨晚手中劍之所以不會被她奪去，只不過身快劍快，反劍顚倒，逆勢變招奇快之故，不怪這玄衣女目中無人，這般侍衞那裏是她的敵手。

說時遲，玄衣女趁下面發起一陣喊聲來，已縱身而下，飄落院中。

小倩那敢怠慢，橫身越脊一滾，伏在簷口，只見那十二個侍衞雖紛紛竄退，却仍是瞬即圍了一個圈兒，把玄衣女圍在當中。

玄衣女緩緩游目，連聲冷哼，道：「喚你們那武功蓋世的公主千歲出來，饒你們不死！」

那房坡陡斜，適才房坡上發生的情景，下面搶出來的人如何瞧不見，尤其是那兩個使刀的侍衞，乃是侍衞中的高手，那麼淩厲的刀招，玄衣女不僅瞧不上眼，而且只那麼三兩個轉側，便都被打下房來，怎會不被驚駭得傻了！

何況那五人或輕或重，都已帶了點兒傷。

何況玄衣人來者不怕，怕者不來，下面院中擁出了這麼多人，她竟全然不懼，竟敢落到院中，落在衆人環繞圍困之中。

嘿！玄衣人竟然面對這麼多人，兵刄竟然不擧，玄鐵劍劍點地，支撑她的身子兒。

好胆色，小倩也不由心中生佩，若是換了她，那能如此眼前有這麼多高手，竟能心中無敵。

是誰在冷哼一聲？但小倩顧不得瞧，因爲玄衣女挑起眉兒來又在說話了，喝道：「我說的話，你們聽到沒有？敢是嚇傻啦。」

那院中四角簷下，原有風燈，悄沒聲，竟又溜出了兩隻火把來，又是兩隻，雖沒把院中照得明如白晝，但已可看得淸楚，連玄衣女揚眉兒也看得出來。

是小青兒出來了，從院角轉了出來，但一個提大砍刀的漢子搶在她身前，又一個，一個橫着，短槍的漢子斜刺裏搶過，兩人併排攔在她身前。

是不離小青兒左右的兩個總兵大人，齊聲喝道：「反了，還不拿下！」

小倩不自覺把身子抬了抬，小青兒竟然空着雙手，好生大胆，不料忽地伸出一隻手來，壓在她肩頭上，小倩只是悚然微微一驚，已知是誰，那是一隻輕柔的手。

果然是黑羅刹，對她搖了搖頭。

小青兒已發了話，喲了一聲，說道：「原來是位姊姊，姊姊來找我麼，貴姓啊？」隨對那兩個總兵道：「兩位大人讓開，還有你們，這是做甚麼，又是刀兒，又是劍兒，這可是待客之禮。」

那兩個總兵手中刀槍登時垂了下來，顯然先前只是聞聲，此時已看淸院中不過是個姑娘，而且姑娘毫無敵意。

兩人各向傍邊滑了半步，一個道：「原來是公主千歲的客人。」

院中侍衞也互望了一眼，也愕然在往後退，却又都拿眼睛去望小青兒，這玄衣女一來就傷了五人，又口出不遜，怎會是公主千歲的客人，但公主千歲金口玉牙，吩咐的話又豈敢不遵，是以雖然後退，却退得遲疑。

小青兒身形微閃，已從那兩個總兵的肩下鑽了出來，那兩個總兵比她高出一個頭來，看來就像從兩人肩下鑽出了，好不笨拙。

小青兒再又喝道：「還不都給我退下了。」

小倩目不轉睛瞧着玄衣女，可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那玄衣女不再倚在劍上了，劍尖已離了地，江湖上沸騰傳聞，傳揚小青兒一劍伏羣寇，但她玄衣女不自傳聞得來，而是跳澗虎與黑無常親口相告，可也眞不敢大意了，嘿，何況小青兒比她更加氣定神閒，竟空着雙手走了出來。

玄衣女在那一瞬間，顯然也怔住了，難道適才在房上露的兩手兒，這公主千歲不見也不知？

她是那麼想的，從玄衣女發起楞來，就可知道，小倩直皺眉，到底小青兒知不知道來了極厲害的人物，可不好惹得很。但壓在她肩頭的手雖然輕柔，却沒撤回去，顯然黑羅刹還不要她出頭。

小青兒嫌那院中的侍衞退得慢了，驀然發起怒來，身子兒一幌，只聽拍拍兩聲，和她相距最近的兩個侍衞，肩頭皆被她打了一掌，打得兩人一踉蹌，再斜肩一幌，連聲悶哼中，只見一時人影飛繞，院中像有五七個小青兒，早聽脆生生一聲，小青兒一聲噯喲，便小倩亦沒看清，看清楚時，小青兒已站在玄衣女面前，在退步。

這是怎麼回事，是她在叫噯喲，却也是小青兒在瞧她的手掌，又望玄衣女？

玄衣女已不再是站在原地，已退後了一步，咦！怎麼玄衣女雪白的臉兒上有個紅掌印！

不，玄衣女的臉兒不是雪白，而是發青，青中見紅，眼也火，像要噴出火來，面容亦由驚愕轉怒，身子因怒極而抖顫起來。

小青兒又是一聲噯呀，道：「我……我怎麼啦，怎麼啦一時失手，姊姊，打痛了你麼？痛不痛啊，都怪我不好，功夫不到家。」

那院中的兩個總兵愕然，倒是那侍衞可明白了，小青兒拍在他們肩上的掌其實不重，說是拍拍不如說連帶娘，既然若非武林高手便作不了侍衞，誰會還不明白，公主千歲這是指東打西，待分了玄衣女之神，出其不意，重重地打了她一耳括子，着掌的侍衞本就不痛，明白過來，誰不由驚變喜，幾個強忍不住的侍衞縱聲大笑，

只聽哈哈呵呵聲中，一個說道：「教你見識公主千歲的蓋世武功，」一個道：「公主千歲手下留情，還不跪下受縛！」又幾人同聲歡呼：「公主千歲的武功，端的無雙蓋世。」

便那兩個總兵也明白過來，讚道：「公主千歲神威聖武，朝庭鴻福。」

聲聲歌頌，不絕於耳，小青兒又那會不色舞眉飛揚，玄衣女却氣得臉色鐵青，大喝一聲：「呔！使詭計狡獪，算什麼本事？」

她那玄鐵劍才掄，近身的幾個侍衞已紛紛搶出，小青兒却一揮手道：「退下了，人家單人獨劍，你們這算怎麼回事，以多爲勝，那更不算本事。取我的劍來。」

玄衣女踩得院中的石板轟然作響，叫道：「你手中無劍，勝了你也不算本事，快快取劍來，且讓你多活半刻。」

糟啦，小倩急了，這玄衣女來時還只是不服氣，被小青兒打了一掌，那還不拚命。

一個聲音在她耳邊說道：「公主手中無劍，便勝算在握，有劍倒不能替我教訓這丫頭了，你得設法阻止她取劍來。」

爲何黑羅刹不阻止她女兒呢？既不讓她現身，如何能阻得小青兒？小倩一時那有主意，不料小青兒不嘻笑了，眉頭一挑，道：「你這麼說，我倒不想用劍了，哼，我和你既不相識，無寃又無仇，爲何一來就傷了我五個人。」

黑羅刹在她耳邊說道：「如此如此，姑娘快去。」

小倩登時醒悟，雖然皺眉面現難色，仍然快快去了，却是那先前被玄衣女打傷的五個侍衞，倒被小青兒一言提醒，搶着說道：「公主千歲，這妞兒邪門得緊；當心。」

「不知她用什麼邪法兒，魔劍一幌，就把咱們的兵刃收了去。」

「她八成兒不是人，」一個說：「公主你瞧，她那劍不是邪氣麼。」

玄衣女大怒，玄鐵劍一掄，嚇得那紛紛上前的幾個侍衞又紛紛倒退，便只是怒哼一聲，眼兒一瞟，嘴兒一撇，那意思是，教我那隻眼兒瞧得上。却對小青兒道：「當眞你不識我，嘿嘿，但有一位，公主千歲，你一定認識，那姑娘姓柳，芳名兒叫小倩，對啦，咱們話在前頭，待會你命喪我劍下，你死也不明白。」

小青兒一聲歡呼，說：「哎呀，姊姊，我姊姊在那裏，原來你和我姊姊相識，那麼不是外人了，適才多有得罪，她在那裏啊，我等了一夜，今兒又找了一天，總不見人。」

幸是小倩不在，否則怕不急壞了，公主千歲那來姊姊，當着這麼多總兵侍衞面前，竟口不擇言。

「敢情公主千歲有位姊姊？」玄衣女冷哼兩聲，說道：「而且還姊妹情深得很啊，看來你是眞想見她啦，我倒也有幸相識，只不過是不打不成相識。」

「你……你說甚麼？」小青兒睜大了眼。

玄衣女道：「沒甚麼，我是說，她落在我手中啦，你要知道我今晚爲何找上門來嗎，也就是這麼回事，你要見她，那好辨，咱們走馬換將。」

「走馬換將，」小青兒心急更愕然，「換甚麼將啊，你說些甚麼？」

那小青兒那懂得甚麼走馬換將，一個總兵上前道：「她是說，用她俘虜的人，來換咱們俘虜的人。」

小青兒大急，道：「你是說，捉住了我姊姊？她在那裏，你要換甚麼人？」

玄衣女眉兒更揚得高了，道：「不敢，那位柳姑娘麼，雖然她成了個泥人兒，不過你放心，一兩日間還餓不死，不過得快些兒去救她才行。」

「在那裏，在那裏啊？」小青兒急跨一步，玄衣女玄鐵劍一挑，便指正小青兒的前心，小青兒急壞了，竟不躲閃，嚇得那總兵和侍衞發起喊來，雖然怕極了玄衣女，仍不顧性命的搶上。

玄衣女喝道：「誰敢近前，我就殺了她！」

小青兒慌忙搖手道：「這位姊姊不會傷害我的，我和她無寃無仇，她爲什麼要殺我，你們快退後。」

小青兒胆大包天，就勢輕悄悄把指正心口的玄鐵劍撥過一邊，傍邊的總兵和侍衞，誰不窒息得臉色慘白，這才都大大的吁了一口氣，便那玄衣女也楞住了，小倩呢？必是尚未回轉，否則便不搶出，也會驚呼出聲。若見小青兒恁地關心她的安危，必也好生感動。

小青兒道：「我那姊姊在何處，你要換甚麼人啊？這位姊姊……」

玄衣女連聲冷哼，道：「不料你這張咀兒也和她一樣甜。」

玄衣女啐了一口，才又說道：「我那兒配，我也不是你姊姊，咱們小民，也當不起公主千歲恁地稱呼，你和我沒仇，不假，可我不服氣，特來領教領教公主千歲的高招，神威聖武，蓋世無雙，呸！」

玄衣女再又啐了一口，眼兒裏寒光大熾。

小青兒可是爲了小倩麼？竟然轉了性兒，道：「哎喲，我那是姊姊你的對手，你一出手就奪下他們的兵刃，連傷我五個人，姊姊你才是神威聖武，蓋世無雙。」

玄衣女眉兒再挑，劍又再指，說道：「你的咀兒再甜也沒有用，在我教訓你，讓你們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之前，咱們辨正經，趁早兒把昨晚擒下的兩人放出來，我就放回那姓柳的姐姐，否則你等着去收她的屍啦，啊不，你會連她的屍也找不到，聽着啦，還得即刻，若誤了時刻，你那姊姊有個兩短三長，可與我無關。」

「你是說跳澗虎和黑無常！」小青兒一怔道：「原來你是狠牙山漏網的……」

那兩個總兵喝道：「原來是漏網女賊，拿下了！」

玄衣女仰面格格大笑，說：「憑你們也配，誰不要命，來啊！」

玄鐵劍霍地一掄，那劍竟然五音齊鳴，小青兒站在近身之處，更覺耳鳴心震，劍身竟會發出攝魂奪魄之聲，莫非眞是魔劍，那不敢不上前的侍衞，嚇得又紛紛後退。

小青兒道：「沒我吩咐，不許妄動，都給我退下了，我有話問你，喂！」轉向玄衣女，把手兒揹在身後，左跨兩步，又

右退四步，再把玄衣女仔細打量，倒先搖起頭來，道：「不對啊，你不是狠牙山漏網的賊子，我知道，你不是！」

玄衣女呸了一口，道：「你才是賊，你聽着了，你把兩人放了，只要那兩人走出三百里地外，那怕你們捉住了他們立即殺頭，我也不管，但在我眼下，在這高郵，可不許你們動他一根毫毛！呔！」

玄衣女顯然被小青兒瞧得渾身不對勁，瞪眼一聲喝，說：「你瞧够了麼？」

小青兒說：「你這麼兒幹嗎呀，誰教你這麼好看，若是你不穿這身玄色衣衫，明艷照人，可就是個絕色的美人兒啦。」

說着，小青兒冷不防一上步，在玄衣女臉蛋兒擰了一把，氣得那玄衣女切齒咬牙，呼的一劍斜肩劈去，要知小青兒雖然踏進一步，但玄衣女急忙躲閃，斜拋肩，就勢旋身劈出一劍，那一劍自是只能斜劈，小青兒像是早算着她有這一劍劈來，脚下一交，玄衣女頓失了小青兒的踪跡，那一劍也劈空了，才這麼一怔，只聽有人說：「哎呀，你這臉兒眞嫩。」

呔，玄衣女就在那麼一楞的瞬間，肩後伸出了一隻手來，又在她另一邊臉兒上摸了一下。

敢情小青兒如影隨形，竟是緊跟在她身後，只把玄衣女氣得羞怒交加，劍上五音齊鳴，連掃兩劍，好不凌厲，但連小青兒的衣角也沒沾着，一瞧，小青兒已站立在原處，只不過稍稍遠了些兒，遠得恰是玄衣女的玄鐵劍攻擊不到之處。

那院中的侍衞，尤其是適才被玄衣女打傷的幾個，登時發出一陣歡呼，原來人人都知道公主千歲武功蓋世，雖然隨侍了這麼些日子，却從沒見公主千歲認眞顯露過功夫，適才玄衣女失去了小青兒的踪跡，侍衞們可都瞧得明白，在他們眼中，公主千歲的武功比玄衣女可高得多了，恐懼一掃空，怎會不興高采烈，連那兩個不苟言笑的總兵大人也驚喜得張大了咀兒。

驀地人影一幌，似一朶白雲般平地湧現，是一個白衣女子，已單膝跪在小青兒面前，道：「公主千歲的劍取到。」

小青兒也怔住了，但只是刹那間，那白衣女子跪在面前，仰着臉兒，別人瞧不見，她可瞧得清楚，清楚瞧見白衣女在對她連使眼色，而且咀兒在向她身後一呶。

不，即使她不明白，即使白衣女子來得太古怪，當着這麼多人面前，而且是武功蓋世的公主千歲當着侍衞們面前，更有一個來找晦氣的玄衣女在面前，她也不能顯露一些兒遲疑來。

小青兒才抓起劍來，白衣女一長身，已湊到她耳邊，快快地說道：「柳姑娘命我送上木劍，唯有木劍，才不怕她那玄鐵劍，公主放心，柳姑娘無恙，便在暗處，且容相見。」

幾句話快如連珠，不着痕迹，低得也只有小青兒才能聽到，也難爲她聽清了。

小青兒一點頭，白衣女迅速退了去，公主千歲武功神奇不可測，那兒鑽出個白衣女來，那總兵侍衞也就都不以爲奇了，何況又眞是獻劍。

玄衣女在做甚麼啊，抱着脚兒跳，原來她氣極了，直氣得發狂，猛可裏一踩脚，那麼大的勁踩在院中青石板上，痛得脚兒像要斷了一般，不怪氣極了的玄衣女竟不繼續攻擊。

院中早又暴發了一陣哈哈，是大夥兒都明白怎麼回了，大夥兒那得不樂，小青兒綳緊了臉兒，劍在她手中轉來轉去，不過是稍具劍型罷了，顯然是忽忙中削就，那木頭倒也結實，說道：「姊姊，這就是你的不是啦，我得罪了你也罷，你那腿兒可沒得罪你，怎麼拿你的脚兒來出氣，要是因此成了個跛美人，豈不是我的罪過，快讓我瞧瞧，啊啊喲……」

小青兒上步一旋身，快得像後移動過身兒，玄衣女那橫掃的一劍，便似掃在有形無質的影兒一樣，霎時間，便是一根兒落在地上，也能聽得出聲響來，跟着暴發出一陣驚呼聲，那玄衣女也張着咀兒，連退了一步。

是誰在說話，院中死寂的那一刹那，分明有竊竊私語聲，却被暴發出來的那一陣驚呼淹沒了，只有小青兒迅速瞅了院角暗處一眼。

「這鬼丫頭，哎呀！」是小倩在離姑身邊說：「小時淘氣，越大越詭計多端了，了不得，也眞虧她想得出來。」

「快瞧！」離姑悄聲說：「公主千歲又要戲耍她了。」小倩忙不迭伸手掩住了她的嘴，那格格的笑才戛然而止。

「慢來慢來，」小青兒道：「姊姊，咱們玩歸玩，且說正經……」

玄衣女脚尖着地，試了試，切齒道：「正經你死定啦，我本不想殺你，嘿，你偏要找死，你劍已取來，教你死得心服口服，亮劍啦！」

小青兒道：「那可不行，姊姊你便是閻羅王註定三更死，不會留我到五更，可也要教我死得明白，你不是狠牙山漏網的賊，是麼，我知道你不是，但爲何要我放了那兩個賊子，那兩人手上可沾滿了血腥，死有餘辜，再說，你也還沒放出我那姊姊來啊？」

玄衣女右脚完全落了地，顯然已不痛啦，恨恨地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道：「我也要殺死她，你先走一步啦，你去黃泉路上等她啦，便教你死得明白，我和那兩賊子非親無故，不過要找個題兒來和你鬥一鬥。」

「原來如此，」小青兒道：「還有，要我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我要你死！」玄衣女忽地提起右脚來，小青兒叫道：「小心，我死也不顧你成個跛美人兒，姊姊，哎呀，原來你發起怒，生起氣來，也眞好看，既然我死定啦，姊姊，我求你一樁事兒行不行，讓我死前再多瞧你兩眼，美人兒心腸總是好的，你一定答應我，是不是啊？」

這鬼丫頭又生甚麼詭計，好大胆，木劍拖地，向玄衣女走了過去。

不知何時又多亮了幾隻火把，把院中照得明如白晝，小青兒能瞞得過別人，可瞞不過小倩，小青兒的眼珠子黑白分明，小倩老遠亦見到她眼珠子直轉，這鬼丫頭要使什麼壞主意，那眼珠子就是這麼轉動的。

一個念頭三番五次在她心中出現了：「要不要現身出去呢？」小青兒出其不意，三番佔了些兒小便宜，顯已輕視了這玄

衣女，小倩可知道即使木劍不會被玄鐵劍吸引行阻滯，劍招可以不減靈活，玄衣女的臨敵經驗若够些，那修羅劍之威猛磅礴，小青兒必非敵手。

「你你！」玄衣女退了半步，又退半步，不讓小青兒近身，幾番被小青兒所戲，顯然有了戒心，始終以面相向，而且目光不時向小青兒手中木劍上溜，像才發現了小青兒手中是木劍一般，怒惱中也帶着幾分驚愕，那面色也由青轉白了，只不過眼中怒火更熾。

小青兒忽又噯呀一聲，道：「不不，我還有一樁事兒要求你，在我死前說兩句話兒，只這麼幾句就够啦。」

小倩可急了，玄衣女目中怒火更熾，小青兒的眼兒却在向她這面瞟，強敵當前，她不但輕敵，而且分心，這丫頭眞找死了，又有甚麼話要說啊？

那兩位總兵走前了些，但大砍刀和短槍倒點了地，十二個侍衛也揚眉張嘴，分明以小青兒戲弄這玄衣女爲得意，那本是橫在胸前的劍，盡皆已劍尖指地了，連輕傷受辱的五個侍衛，也全不把玄衣女放在眼裏。

小青兒幽幽地，楚楚可憐兒的嘆了口氣，嘿！這鬼丫頭最會扮神弄鬼，也最會撒嬌哄人，小倩和她爺爺不知上過她多少當，也最會討人歡喜，還有她那張嘴兒，令人又惱又恨，又甜得令人喜愛……

嘿！這個鬼丫頭，又有甚麼話兒要說啊？

小青兒又道：「話兒可都是這麼說的，陰曹地府有這麼一條黃泉路，姊姊，你沒死過吧，你瞧，我也沒有，死人也不會說話兒，這話眞不眞啊？誰也不知道，是以，你讓我死前說兩句話兒，和我那個親親愛愛的小倩姊姊。」

離姑磕了小倩一下，樂得笑臉如花，何時火光照着她們，現出身來也不覺，若不是見到了離姑的笑臉，竟還不知道，但知道了也如不知，不知隱藏，這功夫，壓根兒也無人去發現她們，因爲全都樂得張了嘴兒，不轉眼地望着小青兒。

「她說你啊，柳姑娘，噯呀！公主千歲眞教人愛。」離姑在她身邊說，可是頭也不回。

玄衣女大喝一聲，說：「站住了，我再不會上你的當，教你死得瞑目，有話快說。」

「我說。」楚楚可憐的小青兒，幽幽的嘆口氣，說：「姊姊，好心你帶個信兒給我那親親愛愛的小倩姊姊，你不知她待我有多好，黃泉路上能不能和她相會，誰也不知，但姊姊你却一定見得到她，也只有你才知道她在那兒。」

玄衣女目中有一道閃光，她恨極了小倩，她却提到了小倩親愛的人，而今小青兒提起來，她如何不得意。道：「我本不是來殺你的，但你死定啦，你那個親親愛愛的姊姊也是，我要殺死你們，你該死，只有我知道她在那兒，殺了你，我就去殺她。」

「她怎麼這樣兇啊！」離姑打了個寒顫，在小倩耳邊說：「這姑娘端的是甚麼人？」

小倩不答，因爲小青兒又在說話了，道：「我不奢求甚麼，只求你在殺死她以前，把我的話兒告訴她……」

「別嚕囌，」玄衣女喝道：「快說了受死！」

「你告訴她，」小青兒道：「我早知她來啦，她一定找我找得好辛苦，人海茫茫，那鬼丫頭到那裏去了啊，一月又一月，她找遍了天南地北。」

「你就會眞是鬼丫頭啦，」玄衣女說：「我就要殺死你，成全你這鬼丫頭。」

「噯呀！」小青兒說：「原來姊姊你也喜歡我。」

呸！玄衣女狠狠地啐了一口，說：「我恨死你。」

「不，你喜歡我。」小青兒說：「小倩姊姊叫我鬼丫頭，那就是她挺喜歡我的時候，所以我知道，你也挺喜歡我。」

小倩一聲啊呀，幸好，只叫了半聲，其實聲到嘴邊，已嚥了回去，公主千歲那來個姊姊，小青兒這不是自露馬腳了麼！

那玄衣女顯然一怔！她是不是眞有些兒喜歡了這鬼丫頭呢？往常她不是這個樣兒的啊，怎生惱極了她，玄鐵劍在手中握得滲出了汗來，怎生總不動手。

小青兒又說了，道：「你喜歡我的，你瞞不了我，姊姊，那麼，請你告訴我那小倩姊姊，我知她找我來啦，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找到我啦，前兒夜裏，我也見到了她……」

「她見到了我，她是這麼說的，是不是啊！」

小倩抓住離姑的胳膊搖撼。

「她是這麼說的，」離姑咧着嘴說：「好姑娘，別用那麼大的勁行不行，我這胳膊要斷啦。」

「可是，」小青兒嘆了口氣，聲也幽幽，說道：「我雖然把她引去郊外，可是一句話也沒說到，我是身不由己啊，她知不知道。」

「是她，原來是她，初時壓根兒我就認作是她的，但不……」小倩迷惑的說道：「但又分明是那個風流，啐！那個……小賊！」

「快說了受死，」玄衣女催促道：「我可沒耐性兒，你還有何說。」

「昨兒夜裏，她又來啦，原來她一直暗中跟隨着我，保護着我，小倩眞好。」

「哼！」玄衣女說道：「她一劍就傷了狠牙山的兩個賊子，若不是她把跳澗虎打落下房坡，你們那會擒得住他，只怕賊人來了又走了，你們還在做夢啦。」

小青兒眉梢高揚，說道：「我曉得，我怎會不曉得，除了我小倩姊姊誰有那麼的能耐。」

「她的本事大得很啊。」玄衣女的眉梢兒也揚了起來，而且揚得更高，說道：「你這該死的鬼丫頭聽着了……」

陡地一陣連聲喝：「兀那魔女，住嘴，敢對公主千歲出言不遜！」

倒像這時大夥兒才聽到玄衣女叫公主千歲作鬼丫頭，齊聲喝斥。

玄衣女對那般人連眼角兒也不瞧一下，毫不瞅睬，繼續說道：「不用說了，你那姊姊的本事比你更大啦，是不是，却不用三兩招，她就敗在我手中啦，若不是我師傅出手相助，嘿，我已劈下了她半個頭

來！」

「你在胡說，」小青兒叫道：「你說謊。」

「她說謊麼？」離姑在小倩身邊說：「噯喲，我眞蠢，我不是好好兒在這裏麼，一定是她說謊。」

小倩說：「她沒有說謊，是眞的。」

「我沒有，」玄衣女道：「只因她那嘴兒也像你這麼甜，哄得我師傅歡喜她了，再就是因爲你這鬼丫頭是公主千歲，殺了她，怕你回去向皇帝老兒一哭訴，可就痲煩多啦……」

玄衣女一擺手，不許小青兒開口，嘿了一聲，道：「但我可不饒她，離開師傅眼前，我就扔她到……告訴你也不怕，我就把她扔在泥淖裏去了，你這鬼丫頭聽着啦，你是要生，還是要死。」

小青兒道：「生怎麼？死又如何？」

玄衣女手中劍一揮，又是五音齊鳴，原來她那玄鐵劍上的七個小孔，能發聲，顯是她手上的內力貫注在劍身上，便發出五音齊鳴的聲響。道：「要是你不想活了，三兩招我就殺了你，你那姊姊沒你這麼可惡，我大人大量，賞她個全屍吧。」

小青兒渾身亂顫，顯然是她費了好大的勁，才抑止住沒笑出聲來之故。那玄衣女已是火遮眼，又正說到得意上頭，只道小青兒怕得發抖，揚高了眉兒，說道：「要生呢，那也容易，我不但饒你不死，而且放了你姊姊，若是她還有命在。」

小青兒道：「多謝姊姊饒命，螻蟻尚且貪生，我爲何要死。」

「那容易，」玄衣女一擺手中劍，道：「跪下叩頭啦，說你浪得虛名，傳聞不眞，說神威聖武的是我不是你。」

小青兒接口道：「神威聖武是我不是你。」

「呔！」玄衣女怒道：「你是眞不想活啦。」

小青兒道：「我想啊，我一字不差的說了，怎又不是啦。你，不講理。」

玄衣女到底沒小青兒狡獪，竟然楞了一楞，小青兒忍住笑，說道：「姊姊你武功蓋世，天下無雙，瞧你，我當着這麼多人說啦，免了我向你叩頭，行不行呢？」

「不行。」玄衣女厲聲道。

「不行。」小青兒也說：「我是公主千歲啦，只有人家向我叩頭的，我向你叩頭，成何體統。」

玄衣女道：「那就滾來受死！」

小倩心頭一緊，黑羅刹在那裏啊？怎生不現身？她要是出來阻止，自是輕而易擧，難道眞要小青兒和玄衣女分個高下？

原來玄鐵劍上的七個小孔能發音，昨晚玄衣女和她過招，可沒音响發出，顯是她貫注了內力之故，小倩如何會不明白，那是昨晚玄衣女一上來就輕敵，沒把她放在眼裏，待到小倩和她走了兩招，黑羅刹把她們分了開來，也再用不上了，今晚可大是不同，輕敵的成了小青兒，玄衣女却未出手，內力已貫注劍身，就算玄鐵劍對木劍發不出玄磁妙用，奪不去木劍，也阻滯不了小青兒的劍招，憑一招一式，憑內力，小青兒是不是玄衣女的對手呢？

「你做甚麼？」離姑一怔，因爲小倩站了起來。

不，不行！小倩想到昨晚玄衣女那一招芥子納須彌，她不能破小青兒也一樣破不了，劍出手，就得憑眞功夫，小青兒再狡獪也不行。

不行，她心裏又有一個聲音在說。想到她這一現身，會不會令小青兒露出馬腳來呢？

小倩急得直搓手，還幸院中衆人全神貫注在院中兩個姑娘身上，沒人發現她。

小青兒嘆口氣，說：「罷了，這麼說，我是死定啦，只不過我求你帶的口信，姊姊你可一定替我帶到，噯呀！我那最緊要的一句尚還沒說出來，姊姊，你對我那小倩姊姊說……」

玄衣女道：「你和她就在黃泉路上相會了，還囉嗦甚麼，滾過來。」

小青兒道：「我知她找我來啦，昨兒我瞪着眼到天明，滿以爲她會找我去，那知天亮了她也不前來，姊姊，你對她說，今兒這裏好歹也要去找我，可憐她的小青兒身不由己，一步也不得自由，不能去找她。」

小倩一怔，道：「你對她說啦，你告訴了她？」

離姑道：「我要不說你來啦，不說木劍是你給她的，公主還道你眞落在玄衣女手中，豈不急壞啦，而且，她怎會相信送去的木劍沒古怪。」

小青兒的眼兒不祇一次向這院角瞟了，分明已知她在這裏，話兒分明就是對她說的。

「可憐的小青兒，」小倩喃喃地說：「野馬兒套上了韁，這半年多來把她悶煞了。」

離姑已喝起采來，道：「難爲公主千歲這點兒年紀，眞眞武功蓋世，這是什麼功夫啊！呀！好劍，好奇妙的劍法！」

沒有人聽到離姑在喝采，只有小倩才聽得到，因爲院中爆發的一陣采聲，把離姑的聲音掩蓋了。

原來小倩深深被小青兒依戀之情感動的一會功夫，院中已是兔起鶻落，人影乍合倏分，兩個姑娘已動上手了，那玄鐵劍與普通兵刃碰擊，亦發不出金鐵交鳴之聲，何況是木劍，小倩的心兒頓時提到了口腔，總算小青兒並未輕敵，兀自繞着玄衣女在盤旋飛轉，顯然一開始就施展木兒公主的大挪移，步法神妙絕倫，那玄衣女的玄鐵劍雖然劍身重，怒極之下，自是倍加威猛凌厲，却連招落空。

玄衣女不但連招落空，嘿！這淘氣的丫頭，小倩明白大夥兒爲何連聲喝采了，原來小青兒一味和她遊鬥，沒摸着玄衣女左邊臉兒就扯頭髮，好大胆，玄衣女一拋頭，半旋身，方才變招，小青兒竟然從她劍身下一鑽而過，這番可結結實實，在玄衣女右邊臉兒擰了一把。

小倩只感到瞬間的窒息，了不得，這鬼丫頭眞是個鬼靈精，竟被她瞧出玄鐵劍的弱點來，那劍不但劍身長，而且厚重，運轉便欠輕靈，用以對付普通兵刃，倒正是它的長處，不但如磁引針，便是奪不下對方的兵刃，對方的招術再精妙，也施展不出來了，不僅招式阻滯，對方的兵刃倒像無形的力道拖綁住了一般，簡直就像把玄鐵劍本身的笨重，轉嫁到對方的兵刃上

了，這還是說對方是個內功高手，兵刃未出手而言，若是像這院中的侍衞一般，一招出兵刃也出了手，那還不任人宰割。

玄衣女劍上的玄磁對木劍無功，劍身厚重而生的笨拙，倒更有助於小青兒的絕妙輕身功夫，此漲彼更消，是故小青兒倒越更大胆了，更兼小青兒瞧出玄衣女劍身長的弱點，欺身鑽挪盤旋，那玄鐵劍的威猛也施展不出，對敵分心而不凝於神的，倒不是別人，而是那玄衣女自己了。更何況小青兒故技重施，在她臉兒摸一把，擰一下，又那會不怒上加怒，火巳遮眼，那還瞧得清小青兒的人影。

黑羅剎怎麼仍不現身，玄衣女今兒若被小青兒擒住，今兒後豈不終生也恨上她姊妹了。不，不行！

小倩想到黑羅剎那令她感到無比溫暖的慈愛，豈僅救她於厄難，簡直救過她的性命，而說甚麼這玄衣女也是她的女兒，小倩豈能讓玄衣女受害，終身結下這個恨不休，也會糾纏不休的强敵。

她不自覺，又站了起來，要助那玄衣女，可太容易了，小倩只要一聲呼喚，小青兒一回頭……

不料她尚未呼喚出聲，玄衣女已霍地躍退，劍上五音齊發。

小青兒說：「啊喲！你這是什麼魔劍，難道你……你眞是個魔女！」

不好！强敵當前，小青兒怎麼用手掩起耳朶來，其實不用小倩聞聲，亦心爲之悸，何況小青兒在她跟前，便站得近些的幾個侍衞，也慌忙掩耳急退。

說時遲，玄衣女猛可裏一蹤脚，巳縱身向小青兒撲去，是當頭迎面壓到！

不好了，芥子納須彌，只要她到小青兒頭前，任小青兒的大挪移的功夫如何高絕，也躲不開了，因爲一兩丈內，爲玄鐵劍罩住了！

小倩大急，昨夜巳見識過了，除非黑羅剎出手，她搶出也無用，却是她這一急，倒有了主意，玄鐵劍劍影如山，當頭壓到，小青兒顯然亦瞧出厲害來，木劍護頭，鳳點頭，身如弓，但未掠出，那玄鐵劍巳化作點點劍雨，竟似一蓬劍雨洒下。

就在這瞬間，一條人影如星丸飛墜，但小倩更快，一揚手，一縷金光巳穿入那劍雨之中，刺耳的五音劍嘯聲中，一聲叮噹，小青兒堪堪也脫出了劍雨，退身巳在丈外。

小青兒和那玄衣女之間，多了一人，黑羅剎！

小青兒點地才長身，玄衣女也不過才落地，劍雨巳歛，火光又再把院中照得如同白晝。

竟是那離姑咦了一聲！似驚怖，又似驚喜。

小倩那有功夫去理會，那黑羅剎怎生放着面前的兩人不理會，倒轉向她來，手中金光閃閃，分明是小倩打出去的金鈴鐺，被她接在手中了。

黑羅剎道：「姑娘別走，去城外等我，我有話說。」

她面向小倩隱身的院角，自是對小倩說的，離姑她怎麼啦，竟抓住了小倩的胳臂。

小倩感到離姑的手在抖顫。

那黑羅剎不但接下金鈴兒，玄衣女巳空了雙手，敢情玄鐵劍亦巳被她奪了去。

黑羅剎喝道：「你還敢目中無人麼？今晚人家若不是手下留情，你有幾條小命兒！」

小青兒可知適才之險麼？愕然對黑羅剎道：「你！你是這姊姊的甚麼人？」

黑羅剎對小青兒微一躬身，道：「適才有位大人說得不錯，眞個是我朝鴻福，也豈僅是皇上之福，更是我黎民百姓之福。公主千歲神威聖武，也眞是神之威，聖之武，今晚小徒多有冒犯，公主千歲手下留情，請容再謝。」

小青兒道：「原來前輩是這位姊姊的師傅，不怪武功更是高絕，不知前輩如何稱呼？」

黑羅剎道：「我巳隱姓埋名多年，久巳不在江湖行走，今後江湖上亦沒我這個人物，是以我姓甚名誰，對公主你和我，兩皆無益，便告訴公主，公主千歲亦無所知，還是不說也吧，却是今日有緣，得睹公主千歲神威聖武，小女子萬千之幸。」

嘿！小青兒竟會客氣了，說道：「噯呀！怎麼前輩也這麼說了，可是要我無地自容麼？這院中又沒地縫兒可鑽的，這神威聖武，唯前輩才當之無愧。」

黑羅剎肅容道：「我連一個徒兒也教不好，好生慚愧，公主千歲絕世武功，眞是見面勝聞名，智慧過人更令我欽佩，今晚小徒一再冒犯，公主千歲却手下一再留情，貴不驕，强不傲，如此存仁尚義，這才是神威聖武，我把劣徒帶回，自當痛加教訓，多謝公主不罪不究。」

小青兒忙道：「前輩慢走，你……眞連姓名也不願賜告麼？可有相見之日？」

小倩可又怔住了，從來目中無尊長的小青兒，在這黑羅剎面前，竟也表露出孺慕之情來。那黑羅剎點點頭，道：「賢姊妹一般仁厚，難得。」

小青兒道：「你是說……我那小倩姊姊？」

黑羅剎道：「我雖別過了，你姊妹自相見有日，一問便知，公主千歲保重。」

小青兒忙道：「前輩請留步，這位姊姊來時，要我釋放跳澗虎和黑無常。那狠牙山賊寨巳掃穴犂庭，首惡又巳伏誅，脅從者自當網開一面，前輩何不把兩人也帶走。」

黑羅剎道：「公主千歲誤會，有道是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多行不義之徒，死有餘辜，我豈會爲兩人求情，更非爲兩人求情而來，小徒之所以斗胆作非義之請，只不過兩人會去求我相助，我巳拒絕在先了，只不過小徒好勝，不願見他兩人在我面前伏誅罷了。請了。」

小青兒道：「前輩是非分明，令人可敬……」

不料黑羅剎只一揚手，抓住玄衣女，巳騰身上屋，飄然而去。

魂兮繫魔鈴

小倩慌了，這黑羅剎命她城外相候的，唉！離姑去了那裏啊？

小倩無暇去尋找，也無暇去理會小青兒，忙忙追了下去。

回到那山崗了，小倩一口氣跑到湖邊那山崗，黑羅剎要回柳林，自要走這條路，因爲崗下湖邊，有她來時的小舟。

她看到那小舟了，橫在月下水邊，小倩一怔，舟橫月下，隱約可見那頭髮斑白的舟子，在後梢高臥，那麼，她趕上黑羅剎和玄衣女前頭了。還好，她這才喘了一口氣，總算遵照了黑羅剎的吩咐。

她坐在山崗上，現在，她守這母女兩人了，啊！小心，連那玄衣女也不知黑羅剎是她娘，她得小心，說話可得謹愼些，休說漏了嘴兒。

當今天下，除那老年的舟子，就只她知道這秘密，小倩瞧了崗下月中的舟子一眼，打了個寒戰，她沒聽到舟子開過口，用手式達意，莫非是啞巴？莫非……

莫非黑羅剎怕他洩漏了這個秘密，割了那舟子的舌頭！而她，黑羅剎命她來城外相候做甚麼？會有甚麼事呢？莫非因爲她知道這一秘密！

今晚小青兒也和她一樣，在黑羅剎面前，便生孺慕之情，像見到娘一樣，這不是咄咄怪事麼，怎麼人家又對她以羅剎相稱？羅剎爲鬼，而且是鬼中之惡鬼！

小倩不禁打了個寒戰，月下，湖邊，崗上，被那夜涼的風一吹頓覺毛骨悚然。

小倩從小就不像小青兒胆大包天，眞不像同胞姊妹，多疑與胆小，倒有着孿生的關連，可是她疑心生暗鬼麼？

眞不知小倩怎生那麼胆小，不自覺縮身到了崗上那矮樹叢後面。

就在那瞬間，樹叢那面有了話聲，就有那麼巧，那兩母女……啊，不，那兩師徒到崗上了，小倩似怕也非怕，倒也不是摒息躲藏，誰會怕一個救了她性命的人呢？若不是黑羅剎相救，她此刻在那泥淖中若仍有命，也巳半死了。

黑羅剎在前，止步，回身，玄衣女噘着嘴兒，站在她面前。

黑羅剎道：「你口口聲聲要教人家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現下你可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麼？」

玄衣女道：「師傅，你若不幫她們，昨晚那小倩，今兒這公主，早沒命啦。」

「胡說！」黑羅剎話聲冷厲，說道：「人家手下若不留情，你兩條小命兒也沒了。」但聲調立即緩和了，輕嘆了口氣，說道：「若論劍招奇詭，你不及她姊妹，但修羅劍雖威力大，他們雖不及你，奈何你功力不到火候，要贏得他二人，還得假以時日，這劍法本來霸道了些，原不適合女兒家練的，是以人家初學乍練，也易盡展所長，你非不用功，却仍難以長補短，你不想想，今晚那公主……沒用的丫頭，你臉上的指印消了沒有，還敢嘴硬，且瞧你今兒後還敢不敢目中沒人。」

玄衣女臉上黑一陣，白一陣，噯呀一聲，說道：「原來師傅早來了！」

黑羅剎道：「爲你這丫頭，我連當年不出淖澤的誓言也違背了，你不想想，你若傷害了公主千歲，天下雖大，還有我們存身之地麼？初去時，你沒危害到公主，那般侍衞也未拚命和你搏鬥，一兩件兵刃你也能奪下來，若是人家一塊兒上，十數件兵刃齊出手，我倒要問你，你想想……」

玄衣女啞口無言了，黑羅剎這才把玄鐵劍還給她，又道：「今日我不阻止你，到了緊要關頭，才現身出去，不過是要你知道天下沒有蓋世無雙的功夫，不過各有短長而已，善用其長者多勝算，切切謹記。師傅不會永遠留在你身邊照顧，這姊妹二人心性至善，更難得人家友善相待，你不以爲友，反倒而爲敵，難道你也要像爲師一樣終老柳林！」

玄衣女低下頭去了，也不再噘嘴兒，這一日夜來，小倩倒是僅見。

黑羅剎巳又揮手道：「去吧，去船上等我，去把我的話好好想一想。」

玄衣女低頭走了，黑羅剎目送她落下小山崗，小倩心下也明白了些，原來這黑羅剎愛女情深，有意教愛女結交她姊妹。雖然這黑羅剎別有用心，但無論如何也看不出爲何人家要叫她羅剎。

驀聽一聲叮噹，聲在身後。

小倩跳了起來，恰見一縷金光落入剛剛轉過身來的黑羅剎手中，分明那縷金光是從身後發出的，分明與那一聲叮噹，是同一個金鈴兒。

黑羅剎點頭道：「出來吧。」

她叫誰？小倩回頭一瞧，身後那有人影？

黑羅剎道：「有勞你久等了，姑娘，請過來。」

分明又是叫她，小倩走出樹叢，心兒兀自在跳，黑羅剎在身前，玄衣女落到小舟上了，難道還有第四個人會打這金鈴兒？適才驀聞鈴聲叮噹，只道來了那風流小賊。這是不怪她的，她和崔牧分手的時候，說好前途相見，去宜興安頓了孟老鏢頭就趕來相見，自是隨刻都會驀然現身。

且慢，今晚小青兒對玄衣女的一席言語，唯有她才明白，是說給她聽的，可憐的小青兒，怎可當着兩位總兵大人和那麼多宮中侍衞面前和她相見，小青兒並非故意耗時候，亦不是怕了那玄衣女，而是轉彎抹角說出那席話來，說給她聽的，那小青兒怎麼說啊？前晚在鎮江把她引出城時，原來是小青兒，初時她非是沒想到，而是到了後來，後來她被人抱着……

小倩不覺摸了摸臉兒，難道是小青兒淘氣，不是那風流小賊！

那時候，實在太黑暗了，對面也看不清面貌，何況又是冷不防那麼一吻！何況她正想着崔牧。

怎麼啦，她不是恨那風流小賊，氣惱得了不得麼？怎生忽然想到可能不是崔牧，崔牧不是風流小賊，她竟感到失落了甚麼？

「你怎麼啦，姑娘，過來啊。」

黑羅剎說，在她掌中轉動着的金鈴兒，金光在流轉，叮噹！叮噹噹！竟發出悅耳的樂聲。

小倩道：「適才……眞就是這同一個金鈴兒麼？」

黑羅剎笑了，道：「別望了，你身後並沒有人，荒野夜靜，會有甚麼人來呢，自是同一個鈴兒。」

小倩迷惑道：「你是說，你打出了的金鈴兒，就是同一個金鈴兒，又飛回到你手中？啊……不是麼？」

那黑羅剎怎生像她一樣，也感到有些兒失望，要不然怎會也怔了一怔？

黑羅刹道：「這麼說，你並不知道這金鈴兒的妙處了，你說得不錯，剛才我打出了這金鈴兒，又飛回到我的手中來了，姑娘，我且問你，你從何處得來這金鈴，快告訴我，是誰給你的。」

她又取出一個金鈴兒來了，一模一樣的金鈴兒，兩個金鈴兒在她掌中滾動，碰擊，溜轉。

小倩聽得出她的呼吸急促起來。「是誰給你的？」這麼一句問話兒，她的聲調為何發顫啊！

「是我的……我的金鈴兒。」喃喃自語的黑羅刹，一雙眼兒大得怪異又深遠，有迷惑也有感傷，轉向小倩，但又溜走了，像望向一個看不見的遙遠的地方。

「但這是崔牧的啊？」小倩迷惑了，激動的黑羅刹令她驚奇，但却一點也不感到奇怪，今晚她回轉店房，為何急忙忙，巴巴兒的取出這金鈴兒放在懷裏？不也她早在意料中麼，她不是為要證明是和玄衣女那金鈴兒一模一樣麼。

玄衣女的金鈴兒從何而來？當然是黑羅刹給的，她的金鈴兒從何而來呢？崔牧給的，崔牧又從何而來呢？

「是我的金鈴兒。」黑羅刹激動的，充滿了感傷的聲音，又在說了，目光迷茫，仍在自言自語。

「難道崔牧這金鈴兒，也是黑羅刹給的？」

她要證明的一點已證明不錯了，一模一樣，甚至黑羅刹也說是她的了。

難道崔牧是黑羅刹的甚麼人？

但小倩心念這麼一動，就已被她否定了。

金鈴兒怎能把崔牧和黑羅刹關連起來呢？不可能，一個在遙遠遙遠的西天，一個在東，地近東海之濱，黑羅刹在白馬湖沼澤中的柳林住了多少年，看玄衣女的年歲就知道，沒二十年，少說也有十七八年了，而那個時候，黑羅刹隱居到柳林的時候，崔牧的爺爺帶着他，已遠走西域，一個在遙遠的西天，一個在東海之濱，如何關連得起來呢？

不不，黑羅刹不會是他的娘，崔牧的娘早死了。

她聽到黑羅刹的話麼？聽到了的，但小倩沒有回答，因為她想要證實的已證實，反而更迷惑了，心下反而湧現了更多疑團，而黑羅刹也並沒在期待她回答，分明在喃喃自語。

忽然間，小倩心下出現了一絲亮光，像金鈴兒發出來的一綫亮光，她急忙回頭四顧，離姑在那裏？

離姑一定跟來的，但黑羅刹說這裏再無他人了，以她武功之高，若然離姑眞跟了來，在這左近，絕不能瞞過黑羅刹。

為何她忽然想到離姑，因為她忽然想到離姑那一聲驚呼，就在今晚黑羅刹突然現身的時候，離姑不但驚呼，而且抓住她的胳臂手在抖顫，驚悸得像陡然見到鬼一樣，莫非是眞的，黑羅刹眞是崔牧的娘，離姑見到她死去的主母。

羅刹！鬼！崔牧死去的娘！

莫非她見了鬼！

「你望甚麼？過來啊！來，到我身邊來，坐下來。」黑羅刹平靜的聲音在說。

黑羅刹平靜下來了，雖然兩個金鈴兒緊緊握在她手中，臉兒在月下仍是那麼慘白如紙，目光中也看不出有憂傷，聲音仍是那麼慈祥， 小倩仍然感到一陣驚恐的震顫，雖然她確確實實知道，這黑羅刹是人不是鬼。

她挨近黑羅刹身邊坐了下來，你看，她一點兒也不怕，可見她並沒眞當黑羅刹是鬼，也眞好笑，她怎會想到鬼，活生生的人，怎會是鬼呢？

她自我安慰，自我壯胆，但胆却壯不起來，因為兩個金鈴兒在黑羅刹手中發出聲響，也是眞實的，眞眞實實在她身後發出聲響，又飛回黑羅刹手中，也就是那金鈴兒之故，小倩也才迷迷惑惑，被引進了沼澤，清醒過來，身已在柳林，還有，她排除不了離姑的驚恐，那驚怖的聲音和手的震顫，眞實得不能再眞實了，是因黑羅刹的陡然現身所引發。

「這不是魔鈴，」黑羅刹顯然看出小倩的眼兒離不開她手中的鈴兒，移開去了又溜回來，道：「好，我先告訴你這鈴兒的來歷，鈴兒裏有甚麼奧秘，說到妙用，有一宗，你是知道的，而且用過了，你今晚不是用它來撞開我那丫頭的玄鐵劍麼，你用對了，任何鋼鐵之器，都會受到玄鐵劍的磁力吸引，唯獨對這金鈴兒不生作用，雖比任何兵刃更輕巧，却與玄磁相斥而非相吸。」

小倩道：「這金鈴兒較之用作飾物的小鈴鐺重多了，入手我就知他是作暗器用的，聽你這麼一說，難道還有多種妙用麼？對啦，當眞我正要請教前輩，昨晚我如醉如痴，迷迷糊糊地跟在姊姊身後，怎生進了柳林也不知道，可也是這鈴兒在作怪麼？」

「問得好，」黑羅刹用慈祥得怪異的目光在望着她，說道：「世上本無魔，魔由心生，姑娘，鈴非魔鈴，是你心中生魔了，導引你入柳林的，並非此鈴，而是賜鈴人，是吧……你承認了，姑娘，告訴我，以鈴相賜之人是誰？我要知道。」

被黑羅刹說中了，夜風雖涼，小倩却感到臉兒一陣熱，不自覺低下頭去。是眞的，不是鈴聲在引導她，而是她從鈴兒聲，想到了一個人，是賜鈴人在導引。

「一個翩翩美少年，是麼？」黑羅刹柔聲說：「一幕重演的故事，是一幕重演的故事麼？告訴我。」

「你！說甚麼？」小倩奇詫了。

黑羅刹竟然顯得有些兒慌亂，道：「啊！我說了甚麼？我沒說甚麼，姑娘，我是在問你，誰賜你這鈴兒？可是你聞鈴聲，想到了賜鈴人，鈴聲沒有引導你，而是那賜鈴人？」

是眞的，但羞答答，教她如何說得出口，倒是被黑羅刹提醒了，她以為崔牧在前頭。

噯呀！她點頭了麼？眞羞死人，但她發覺了，她已點頭了，她不想也不願意的，竟不自覺點了頭，眞羞人，她承認了。

「他回來了。」黑羅刹喃喃的說，謝天謝地，沒有望她，那目光倒更迷茫了：「他已長大成人，是不是也像他爹呢？他一定也長成了個翩翩佳公子，他長大了，那孩兒……回來了。」

「你說甚麼啊？啊……我是說，甚麼重演的故事？」

她不是要知道甚麼重演的故事，她要知道，黑羅刹說的是不是崔牧，崔牧是否眞是她的孩兒，但小倩的臉皮太嫩了，那名兒，她說不出口來。

「那是一個月夜，月明如水的月夜。」顯然沉緬於往事的黑羅刹，喃喃地說：「他來了，突然出現在我面前，他是那麼風度翩翩，風流又倜儻……」

「逍遙君！」噯呀！是她在插咀麼？她只是心裏在問是否是逍遙君，怎麼說出口來了。

希望不會是逍遙君，希望黑羅刹說的不是，她感到一陣驚恐的震撼，離姑的驚恐也感染了她。

若然她說的眞是逍遙君，那麼，黑羅刹眞的就是離姑的主母，崔牧的娘，那麼，她豈不是坐在鬼的身邊，因為崔牧的娘早已死了！

「後來我才知道，他就是傳聞中的逍遙君，但我知道已晚了。」黑羅刹說：「我眞心甘情願跟他走的麼？還是身不由己，但我跟他走了，迷迷糊糊，如醉如痴，就像你昨晚來到柳林時一樣，迷迷糊糊，如醉如痴，但我想不到，沒想到有甚麼重演的故事，倒是我在心下問，這姑娘怎麼啦，怎生迷迷惑惑，直到今晚你打出了金鈴兒，我不禁問了，是否有一個重演的故事，是不是他長大，回來了，是否他也長大成了個翩翩佳公子？你一見他，就着了迷？」

「我沒有，」小倩說。心兒定了些，因為她心兒比眼前的明月還要明亮了，傳聞中有羅刹，到底誰也沒見過羅刹，就像傳說中有地獄，到底沒人眞入過地獄，是羅刹、是鬼物，就無所不知，但她却不知道。

鬼！令人怕，小倩可不怕人。

「我沒有，」小倩鬆了一口氣，她明白黑羅刹說的是甚麼，正如離姑的驚怖震顫加上金鈴兒，她猜出黑羅刹是誰一樣，好奇心勝過了害臊，她迫不及待地要引導黑羅刹說出她的身世來。

「眞是一模一樣的鈴鐺麼？」小倩說：「你看，我甚麼也不要隱瞞你，我出來尋找我家那個淘氣的野丫頭，找來找去，就到了金陵，終於打聽出我那妹子的下落來，是一個姓崔的少年告訴我的，他叫：：崔牧。」

小倩毫不避諱瞪眼望着她，她若眞是崔牧的娘，她一定激動非常。

可不是一聞崔牧之名，黑羅刹就激動非常。

「那麼，眞是他了，我那孩兒。」黑羅刹說，坦然說道：「眞是我那孩兒回來了。」

「他給我這小鈴鐺，是作為信物，要我去找一個人，」小倩說：「那人見了小鈴鐺，就知我是他派去的人了，就是這麼回事，所以那小鈴鐺留下在我手裏。」

「你瞞不了我，」黑羅刹道：「你被他迷住了，像我當年被他爹迷住了一樣，我忘了我那老爹爹有多嚴厲，也忘了我爹已替我定了親，就那麼跟他走了。」

「你定了親，」眞是一竅通，百竅皆通，小倩更加明白些了，說道：「那人是飛天虎，就是佔據猊牙山，落草為王的那個……」

「就是那賊子，」黑羅刹說：「賊性不改的賊子，我爹被他瞞過了，倒說他誠實老誠，他千方百計討好我爹，不但騙我爹把家傳武學傳授給他，狠子野心，竟還想把我騙到手，我却看出他的賊根性，說甚麼我也不願意，我那老爹答應了婚事，既未成親，可也不算生米已成熟飯了啊，是不是，我從家裏逃了出來，就有那麼巧，遇上他了，忽然之間，他來到我面前。翩翩美少年，風流又倜儻，那才眞是生米成了熟飯，就不怕老爹再逼我，不怕那賊子不死心。」

「所以，你就嫁給了逍遙君，生下了一個孩兒。」小倩說：「但我可不同啦，我並不要逃避甚麼，也沒人逼我，那是不同的，怎會有重演的故事。」

黑羅刹嘆了一口氣，道：「也許你說得對，我那老爹一生正直，我是個好人家的女兒，就像你一樣，雖然身是武林中人，也在江湖上行走，但却生性沉靜又溫柔，那兔兒是極溫馴不過的，是不是啊，可是逼急了，也會咬人的，我反抗，我出走了，於是，遇到他，我就跟他走了，滿以為從此是一雙神仙眷屬，我有了歸宿，不料，我生下了那孩兒，他又故態復萌：」

小倩心中一動道：「風流成性的逍遙君，遇上了那妖媚淫蕩的賊女人媚孃。」

黑羅刹咦了一聲，目光不再迷惘，用驚訝的目光瞪着小倩，說：「你！你會知道？不對啊，我那孩兒太幼小，他爺爺也不會知道，你怎會曉得。」

「我不曉得。」小倩後悔不該打岔，忙道：「我不過猜想，我猜對了麼？算時日，也正是媚孃淫亂武林，初出江湖的時候，而太湖與瓜州又一衣帶水，近在咫尺，還怕兩人不遇上麼，還會不似烈火遇上了乾柴，便是逍遙君不是有心，那媚孃亦有意。」

黑羅刹驚奇了，說：「你……怎會知道這麼多？」

小倩道：「我知道不多，眞的，只不過對媚孃知道得稍稍多一些兒，年前她在武昌府的珞珈山上開府立宗，我和我那妹子恰好趕上了，那是一場轟動天下武林的大事，人人都在說媚孃，是以我曉得，而且我在那珞珈山上見到了逍遙君。」

黑羅刹冷冷一哼，說道：「十年了，我已絕迹江湖，江湖中事我怎會曉得，原來那賊女人仍和他打得火熱。」

小倩道：「據我所知，那倒沒有。」

黑羅刹忽喝道：「是誰，滾出來！」

有人麼，湖邊的小舟崗在下隱約可見，亦可見後梢的舟子和船頭的玄衣女，還有甚麼人呢？

小倩心中一動，叫道：「出來吧，快來見過你主母，你主母其實健在。」

果然是離姑，怯生生地從亂石堆後走了出來。

「她是誰？」

「不怪你不認得她了。」小倩說：「那時她不過是一個初入逍遙宮的小丫頭，但她今晚一見你就認出你來。」

「原來是替你獻上木劍的，」黑羅刹

道：「她……原來是逍遙宮中人？」

小倩道：「我來不及告訴你，我日前打逍遙宮下來，我妹子……哦，我是說公主千歲，也曾在逍遙宮裏作客。過來啊，還不過來見過你主母。」小倩笑了，轉面道：「她今晚初見你，像見了鬼一樣，差點兒沒魄散魂飛，你瞧，你主母不是個活生生的人麼？」

小倩的笑聲和笑語，令離姑胆壯了，走近前來，雖然側着身兒，走得緩慢，總算走近前來了，說：「主母，你眞沒死啊！離姑叩見主母。」

「你瞧，她的聲音還在抖顫。」小倩忍不住笑了。

黑羅剎沒有笑，却幽幽地嘆了口氣，說道：「我死了，若不是他即時救我出水來。」

原來是那舟子救了她，離姑啊了一聲，道：「我認得，他是啞奴，打從那日起，他也失了踪，逍遙宮誰都知道，主母待下人最是寬不過，對啞奴却最慈祥，他總不離開主母身傍。」

黑羅剎道：「是故他即時把我救了起來，說來慚愧，在太湖中住了那麼些日子，我一點水性也不識。你叫離姑麼？」

離姑道：「那時我不過是個小丫頭，到逍遙宮不過一年光景，我還不配侍候主母。」

小倩道：「離姑你來得好，你告訴你主母，你說那逍遙君自從你主母失踪後，後悔得了不得，不但與那媚娘斷絕了往來，從那時候起，便再沒出過西洞庭山。」

哼！黑羅剎面色黑得幽暗，道：「江山易改，本性最難移，連侍候他的人，身邊也全用黃花閨女，可憐這些女孩兒，全是好人家的孩兒，他却把人家從小擄了來，他改悔了麼，姑娘，你不用替他說好話了，你瞧這離姑，你問問她就知道了。」

「他改悔了，眞的。」小倩說：「我怎麼知道呢？在江湖上，逍遙君的名兒可不好聽得很，原先我也以爲他壞極了，尤其是親見他替媚孃出頭，那還會是好人，但那日我偷聽到她們談話，她們不知我醒着，她們的話我聽得淸淸楚楚，却聽不出一句壞話兒，而且都是眞心話兒，沒有半句怨恨，全對他忠心耿耿。」

「你不是因爲他是我那孩兒的爹吧？姑娘？」黑羅剎黑着面孔說，不是浮雲遮月，而是臉兒堆恨，那是重重的恨。

「小倩急得臉兒也紅了，害臊令她的臉兒上加紅，小青兒會來麼？不見她去相信，會不會尋找前來呢？

她怎麼忽然想到小青兒呢？因爲她要知道，她是否也冤枉了崔牧，前晚那個黑暗中的人是小青兒，她要知道，崔牧不是風流小賊。

因爲逍遙君是崔牧的爹嗎？因爲這緣故，她非但沒有記恨被擄之辱，反而在不義的懸岩邊緣，把逍遙君解救回來，崔牧也不再以他有逍遙君這個爹爲可恥，人前抬得起頭來了，那也是他父子反目的邊緣，之所以逍遙君對她心生感激，之所以離姑老遠追趕前來，奉命留下在她身邊侍候，而今她又在黑羅剎面前，替逍遙君說好話了，不，逍遙君即使無大惡，可也不是甚麼好人啊？可是眞因爲他是崔牧的爹？

不過一日之前，她不是仍在惱恨那風流小賊麼？不是仍恨得牙癢癢？

「眞的，主母。」離姑說：「柳姑娘眞是個佛菩薩，逍遙宮上上下下，誰不當柳姑娘是佛菩薩。」

小倩急了，脹紅了臉兒，道：「你，你在說些甚麼？」

「我是說，」離姑道：「柳姑娘說了公道話，說的一些兒也不假。主母，自從主母……主母你失了踪以後……」

「我死了，」黑羅剎冷冷地說：「打從那日起，你的主母已死了，我是黑羅剎，不是你主母。」

「主母，」離姑固執地叫道：「打從那日起，公子後悔得了不得，打從那日起，不但和那個不要臉的賊女人斷絕了往來，而且足不出湖。」

「姑娘，」黑羅剎對小倩說道：「那麼你在珞珈山上見到的，一定是他的鬼魂了。」

離姑急了，道：「直到一年前，公子才帶着我們去了一次武昌，他不得不去，否則太湖就沒我們立足之地了，因爲那賊女人在武昌開府立宗，號稱聖姑，長江上下，不論吳中楚地，全都奉聖姑爲首，不僅江湖中人，連武林中也都聽她的號令，主母非是不知她蛇蝎心腸，反面無情，她送了帖來，不得不去敷衍。」

小倩道：「她說的是眞話，便中原地，大河南北的武林，全都要瞧她的顏色，前輩久已不在江湖上行走，故爾才不知道她有多大的勢力，誰也不敢說過不字。」

「原來主母不在江湖上行走。」離姑接口道：「若是啞奴不啞，那麼就會知道，太湖的漁民把公主奉若神明，這遠近的水面，莫不視逍遙宮爲聖地，這些年來，高寶湖中的水上人家，多少人舉家移舟太湖，尋求逍遙宮的蔭庇，可是一點兒假不了的，公子眞是痛改前非，判若兩人，聽姊妹們說，公子也再不拈花惹草，收斂了以往的風流性兒，嗳呀，公子若知主母仍健在，不知會有多高興，我這就去報與公子知道。」

小倩目不轉睛地望着黑羅剎，是否浮雲不遮月了，但她那沒表情的面上，仍然慘白如紙，絲毫也看不出喜怒來，這一陣功夫，倒像壓根兒面前沒有離姑，也沒把她的話聽入耳中！

「我……我這就去禀告公子。」離姑瞅着黑羅剎沒言語，又說了一句，而且眞轉過身去，但只是邁出那麼一步，就不再移步了。

黑羅剎道：「姑娘，剛才我們說到那裏啊？」

「剛才？」小倩一怔。

黑羅剎道：「是了，咱們說到這個小鈴鐺。」

她攤出手掌來，兩個小金鈴兒便在她掌中轉動，碰擊有聲，叮噹，叮噹，叮叮噹噹，小倩被那淸脆的節奏聲響吸引住了，登時着了迷，怎麼她只是那麼輕微地轉動，就發出那美妙的音响，簡直像仙樂一般。

簡直像仙樂一樣，小倩把眼兒睜大了，目光先還隨着那兩個金鈴兒旋轉，漸漸，金鈴兒成了金霞流光，像漫溢的金液，

從她纖纖玉指的指縫兒裏滲出來，淹沒那玉掌，黑羅剎也不見了，金霞光把黑羅剎也淹沒了，甚至不見了山崗，不見了月下的橫舟，泛濫的金霞把她的全身也給包沒了。

她沒有嚇得發呆，她也還淸醒，心下也還明白，她只是驚奇，驚奇的眼兒瞪得不能再大了，但金霞反倒成了無際無涯的金波，把無窮大的宇宙也包沒了。

「你到底着迷了。」她仍然辨得出黑羅剎的聲音：「姑娘，你聽這鈴兒聲，不是像仙樂麼，頓挫悠揚，淸麗又婉轉，走啦，隨着鈴兒聲，我們走啦。」

她身不由己地走啦，迷迷惑惑，似明白，却又不明白，她仍能感到驚奇，但也只是殘留下來的一點兒，沒有一絲兒懼怕，她爲何要懼怕，既然她已知道黑羅剎就是誰，她又怎會怕崔牧的娘呢？

像仙樂接引着她，她走了，像飄然在雲端，她眞淸醒又明白，甚至明白得有些醒悟，是金鈴兒的金光流霞，是旋暈生出來的幻覺，但却身不由己，隨着那仙樂聲的引導，走了下去。

看啊，她的聽覺仍然聰靈，黑羅剎的話聲她也聽得淸楚而且明白。

「你着迷啦。」黑羅剎在她耳邊說：「你眞是個心地敦厚得太善良的姑娘。」

她怎會嘆息啊？又在說了，道：「你太淳厚，也太善良了，否則就不會這麼快着迷，進入了幻境，睡吧，睡一會兒，你也太倦了。」

她睡了，金波兀自在流霞，只不過漸漸暗下來，終於一片黑暗。但多溫暖啊，她像睡在母親的懷裏。

她睡熟了，連夢也沒有，一片黑甜。

她醒了，但沒即時睜開眼來，母親在孩兒耳邊輕唱的兒歌，但在低低地哼吟，一隻撫愛的手，仍然輕輕地拍在她身上，她怎麼醒來了啊？

原來是人聲把她驚醒了，話聲柔婉，不在跟前，她聽出來了，是黑羅剎，那麼，不是一人了，那麼，她和誰說話兒啊？

她感到有甚麼在眼前飄過，她感覺得到的，雖然她不願睜開眼來，她却感覺得出那明暗來，有時光影在緩緩地移動，時而又乍暗還明。

看啊，她完全淸醒了，她連入睡前的事兒，全都記憶了起來，她是在金霞的暗光流轉中，沉沉入睡的。眞奇妙，兩顆小小的金鈴兒，竟會發出仙樂一般的聲音，怎會在黑羅剎的掌中流轉碰擊，就會發出悠揚頓挫的音响來呢？更奇妙的是金光會流霞，竟把眼前的景物淹沒……啊！

她記得了，黑羅剎說過甚麼入幻，難道那只是幻覺，嗳呀！難道那小小的金鈴兒，眞是魔鈴！

不，不不，別睜開眼來，且聽她們在說甚麼，她才想到小金鈴兒，說話的人也說到金鈴兒，原來另一個是玄衣女。

其實，不用聽，不用去分辨聲音，她也知道是那師徒……啊不，是那母女兩人，那玄衣女有多蠢啊，在娘身邊長到這麼大了，竟不知有娘，對了，誰是玄衣女的爹呢？

她一定笑了，笑她自己有多蠢，別說人家蠢了！這還不容易明白麼，當然她是逍遙君的女兒，崔牧的妹子，黑羅剎投水時，必已懷了身孕，來到柳林，才生下她來，因爲後悔嫁給逍遙君，甚至恨到投水自盡的地步，是以不告訴玄衣女，是了，想像得到的，玄衣女長到懂得問爹的時候，黑羅剎立即又恨上心頭，沒好氣，說她沒爹，甚至不願她知道有逍遙君那樣一個令她一世蒙羞的爹，那崔牧不也羞言出身來歷麼？

「嗳呀！師傅。」玄衣女說，但又沒下句。

黑羅剎道：「你那咀兒上掛得起油瓶兒了，你這孩兒，又噘咀兒做甚麼？」

「原來你藏了私，」玄衣女說：「嗳呀，原來這會鈴兒有這麼多妙用，我不依，師傅，你却只教我作暗器使用。」

黑羅剎頓了一頓，說道：「那麼，現在你該明白了，我在江湖上露面，還不到一年，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我問你，我可是醜得像母夜叉麼？可還是兇殘如鬼，怎生不多久，人家叫我黑羅剎？」

「誰說師傅你醜啦，」玄衣女道：「若是師傅也醜，世間就沒美這個字兒了，師傅雖然臉色蒼白些，但却更加美得淸麗脫俗了。眞像是不吃人間烟火的仙子，我想像得到，師傅年輕時候出去在江湖道上行走，不知迷死了多少人，要不然，人家怎會叫你羅剎，前些年我問師傅，甚麼是羅剎啊，你說是惡鬼，我啊，可眞不服氣，我想，等我長大，武功練好了，我非把替師傅取這名兒的人找來殺死不可。」

黑羅剎竟然有了笑聲，說道：「你胡說。」

不知是說玄衣女誇讚她美若天仙呢，還是說她胡說殺人，但總是笑了，這兩日來，小倩還是第一遭兒聽到她的笑聲，笑聲竟也嬌俏得很。

「現在，我明白了，」玄衣女說：「我可明白人家爲何叫你黑羅剎了，第一，因爲師傅總穿玄黑的衣裳，第二麼，第二……師傅，你當年一定迷死了不少人，是不是？」

「別胡說，」黑羅剎道：「你那心眼兒裏想甚麼，怕我不知道，你不過是想討我歡喜，以爲讚我美，我就把金鈴兒的妙用傳給你，是不是？」

「沒有的事，不，」玄衣女說：「我當然想師傅教我，但我不是討你歡喜，你是眞的好看嘛，眞的像天仙一樣美。」

黑羅剎沒出聲了，小倩眞想睜開眼兒來瞧瞧，但這兩人若是面對着她呢？被兩人發覺她醒了，可就休想再聽她們說下去了。

黑羅剎忽然幽幽地嘆了口氣，道：「你說的倒也有那麼一點影兒，你要知道爲何江湖上人——其實也只是淮揚一帶，我還不會走出過淮揚，爲何叫我黑羅剎麼，名兒就是打從這鈴兒上來的，好吧，以往不曾告訴你的一些事兒也該對你說了。」

小倩更忙不迭摒息，再緩緩地調勻呼吸，只不過假裝不出鼾聲來，不，不能，兩人的話聲已很低了，她即使發出輕微的鼾聲，也會聽不淸兩人的話了。

其實，那兩人並沒注意她，定是以爲她仍然睡得香甜，嗳呀，她沒假裝發出鼾聲也罷了，怎倒把眼兒睜了開來，雖然只

是在面前也不易看出的一條縫兒，但這麼一來，她倒放了心，再也把眼睛閉上了，因爲黑羅剎坐在窗兒外，背對着她，那玄衣女也只是側面相向，眼巴巴兒望着她娘，瞬也不瞬。

「說啊，」玄衣女說：「我知道，師傅，你有好多好多事情都瞞着我，我要曉得。」

這是甚麼地方啊，幸是她即時警覺，忙把瞪大了的眼睛瞇成了一條縫兒。

太奇妙了，原來她是躺在一間竹屋中，除了頭後一邊，三面都開着大大的竹窗，右手面更有一個外間，內外兩個竹屋由一個月洞竹門相連，相連着門戶，更有一個寬幾近丈的用湘妃竹嵌成菱花格的大窗，黑羅剎就坐在窗兒外。

竹屋由屋頂連牆，莫不是巳變成金黃色的湘妃建成，眞奇妙極了，連床桌和椅，亦莫不是用竹做成，眞是巧奪天工，無比高雅。

原來那輕撫慢拍着她的，是拍着竹屋外的水波，水波拍在岸邊，迷矇中，竟似拍在她心上，那明滅的光影原來是婆娑的柳絲投在窗上的光影。

這是甚麼地方啊，任她如何努力去回憶，却想不起來，最後的記憶是黑羅剎在她身邊柔聲說「睡啊」，她就乖乖地睡了，若還能記憶，也只是像是睡在她溫暖的懷裏。

現在，她醒來了，在這竹屋裏醒來，却是躺在竹床上。

多麼巧奪天工，多雅緻出塵的竹屋，但願永生永世住在這裏。

她又閉上了眼睛，讓柳絲再在她耳畔低唱兒歌，讓溫柔的細浪甜蜜地撫拍她的心房，眞美妙，難道這一切都是那麼一個小小的金鈴，把她導入的幻境，這一切都是眞實的。

但願永在這幻境裏，她怕，怕幻境會陡然間消逝無踪。

但窗外的玄衣女和黑羅剎，却是眞實的存在，話聲也眞而又眞，她聽得清清楚楚。

那黑羅剎倒像在幻夢裏，用夢幻的聲音說了，道：「從前，好久好久以前，一個傷心的少年，遠走異鄉，他沒有目的地，若有目的，只是要遠離令他傷心的中原，他不但身負血海深仇，而且，還要逃避仇家的追殺，他一直往西走，走到了一個生活習慣和風俗都迥異的地方。」

「大草原，」玄衣女說：「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大草原，再往西，她又到達了崑崙山，你說過，師傅，我知道，他就是師祖。」

「你外公，」黑羅剎輕輕，輕輕地說道：「你應該叫他外公，不是，他不是立卽又再往西的，大草原上天蒼蒼，野茫茫，小小羊兒跟着媽，羊媽媽跟着牧羊姑娘，鈴兒响叮噹，何等悠遊自在啊，天又多麼空曠，永不緊壓在人們的心房上，他着了迷，留下來了，一個牧羊的姑娘收留了他。」

眞蠢，小倩心想，這玄衣女眞蠢極了，竟連外公是甚麼稱呼也不知道，必是以爲外公就是師祖了，黑羅剎已明白說了出來，她仍然無動於中。

想想却又怪她不得，她從小與外界隔絕了，雖然也時常見人，去有人的地方，誰又會無端端的告訴她呢？她又怎會知道，外公就是媽媽的爹。

「後來他們就成了親，」玄衣女道：「你說過的，我小時候，你講故事給我聽，後來你才告訴我，他就是師祖。」

「她搖幌着鈴兒，鈴聲响叮噹，召喚着羊兒跟着她，也召喚他跟在她身傍。」黑羅剎神往地說，小倩見到她凝眸窗外，但顯然對那舞婆娑的柳絲視若無睹，迷茫又深遠。

黑羅剎繼續說道：「爲何小小一個鈴兒，到了她手中，竟能發出那麼奇妙的像音樂一般的聲响啊，他想了，想了又想，若滲入眞金煉成合金，鈴壁鑄成不同厚薄，奏出節奏的音樂來，豈不更美妙？於是，他從溪流裏取來了金沙，鑄成了五個鈴兒，他苦練內家功夫，腕上指上，功力巳增强了，把小鈴兒用鐵蓮子的手法打出，很快就得心應手了。

「原來，那牧羊姑娘亦不是普通的大草原上的牧羊姑娘，同樣的鈴兒，也不是在所有的牧羊姑娘手中也能發出那麼美妙音响的……

「原來她得到一個西域來的異人的傳授，是一種玄奇的功夫。」玄衣女說。

「她不知那是一種高絕的武功，她也不知道那人的姓名，只覺他長像有些怪異，因爲那時她年紀太小了，只覺好玩，直到遇到了你外公。你外公發現她原來有一身奇妙絕倫的武功。」黑羅剎說：「因爲她鎭日除了羊兒，就是面對牧羊姑娘了，大草原裏沒有仇恨，飄揚在大草原上的歌聲，歌唱出生命的愛戀和歡樂，從嘻戲與追逐中長大起來的牧羊姑娘，她們只會歌唱愛的讚歌，歌聲唱不出人世的憂傷，因爲她們只有歡樂，沒有憂傷。」

「多美的大草原，多美的地方啊。」玄衣女响往地說：「師傅，世上眞會有那樣的地方麼？」

「只有歡樂，沒有憂傷。」黑羅剎夢樣的聲音，神往的說：「她們也會哭泣的，爲那些迷途的羔羊而哭泣，淚珠兒屬於迷途的羊兒，不屬於她們，她們只有歡樂，一切也爲了歡樂。」

「鈴兒也爲了她們的歡樂而歌唱。」玄衣女道：「所以，那小金鈴兒在她掌中，旋轉出迷人的旋律，師傅，我眞蠢，怎生到了我手上，就只能發出那麼單調的音响，奏不出醉人的樂章。」

「因爲天嫉紅顏，她死了，一顆小金鈴兒成了她墳前的風鈴，你外公留下孤塜向黃昏，帶着那其餘的三個，離開那傷心地，大草原依舊芳草萋萋，歌聲依舊在大草原上飄揚，但再也唱不出歡樂了，人生到底有更多的憂傷。」

「還帶着你，」玄衣姑娘說：「不是五個鈴兒麼？祖師怎麼只帶走三個。」

「一個作了她墳前的風鈴，爲你外公歌唱他的愛情和哀傷，一個殉了葬。不錯，還有我，你外公帶着三個金鈴和我，回到了中原，再就是那把玄鐵劍。」

「你給了我一顆，啊……」玄衣女像是才驚奇起來，說：「怎麼她……她也有一顆？」

黑羅剎道：「你外公把兩個金鈴兒給了我，他留下一個在身邊，還有甚麼能伴他老來的寂寞呢？帶着那金鈴兒，後來他又回到大草原裏去了，從此一去不復返，我給了你一個。」

「還有一個呢？噯呀！就是這一個了，是麼？」玄衣女睜大了眼兒說。因爲小倩也睜大了眼兒，她明白，黑羅剎把那顆給了另一個孩兒。他又給了她，現在，又回到黑羅剎掌中了。

「回到我掌中來了。」黑羅剎說：「現在，你明白了麼，故爾鈴兒才能奏出那迷人的旋律。因爲他回來了，就快回到我身邊。小鈴兒也就再又歌唱出歡樂。」

「我……我仍不明白。」玄衣女說。

「我把另一個給了另一個孩兒，我的孩子，他就是你哥哥。你從未見過面，甚至不知道的一個哥哥，孩兒，你是我親生的孩兒。現在，今天，我要全部告訴你了，我的孩兒，到我懷裏來。」

玄衣女投到她懷裏了，話聲不聞了，但不是無聲的岑寂，水波在爲柳絲的吟唱奏出歡樂的節拍。

小倩見到玄衣女從黑羅剎的懷裏抬起頭來了，仰着臉兒，輕輕地，叫了一聲娘，道：「我……知道，我早知道你是我的親娘。」

不怪玄衣女一些兒也不激動，原來早巳知道，不過只等到黑羅剎親口說出來。

「不怪她敢在黑羅剎面前撒嬌放肆了。」小倩想：「原來她早知黑羅剎是她的親娘。」

却是那黑羅剎把玄衣女推開了些兒，驚愕了，說：「誰告訴你的，啊，還會有誰……」

「是啞奴，」玄衣女道：「啞奴的手可不啞，原來他知書識學，娘教我認字，他却教我更多更多的東西，娘，別責怪他，你不責怪他，是不是，他是好意，只不過要我別激惱娘。」

「他要你孝順娘。」黑羅剎說：「你却越更斗胆，胡作非爲起來，越大越不聽娘的話了。你說，他還告訴你些甚麼？」

「他告我還有一個哥哥。」玄衣女說：「娘，原來你那另一個金鈴兒給了哥哥，噯呀！我現下才明白了，不怪一見她……她醒啦。」

玄衣女一掉頭來，發現小倩睜大了眼兒。

「娘，她把咱們的話都聽了去。她……她……」

「讓她聽了去。」黑羅剎頭也不回，說：「她早巳知道你是誰了，之所以人家手下才留了情，你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靜一些，她也還有不知道的，現在，我都告訴你們。」

黑羅剎把玄衣女摟在懷裏，說：「你明白麼，一個小鈴鐺，奏不出那迷人的樂章，雖然也自有旋律，但只是悅耳，而不能令人生幻，你外祖母眞是個了不得的天才，是她把殺人的金鈴兒變成了魔鈴。」

「魔鈴！」玄衣女竟也不知金鈴兒原來能令人由幻生魔，眞奇怪？

「人家爲何叫我黑羅剎，就是這緣故。」黑羅剎道：「因爲我身穿玄黑的衣裳，當年那飛天虎……不，當年他還不叫飛天虎，他千方百計討好你外公，騙得他的歡喜，要把我嫁給他，若是當年我……唉……我只是嫌他不解溫柔，太粗獷了些，自從你外婆死了以後，你外公把我帶到中原來，也像你沒了的爹，我把你給寵壞了一樣。」

「我……沒有的事，娘。」

黑羅剎道：「當年我也像你一樣任性，就獨個兒溜了出來，獨個兒在江湖上闖蕩。」

玄衣女格的一聲笑，說：「我明白了，娘年輕時候自是更美了，所到之處，必引來一羣羣狂蜂浪蝶。」

黑羅剎聲調有些兒迷惘，說道：「就是這緣故，這黑羅剎的名兒就不脛而走，因爲，雖然我厭惡極了，說甚麼我也不能動輒殺了他們啊，於是，我就替他們奏一隻曲兒……」

「娘，你是說，在掌中轉動兩個金鈴兒？」

「你外婆一點兒也不會武功，可眞了不得，」羅剎說：「她只是那麼幌蕩碰擊，掌中的金鈴就發出迷人的音樂，那閃爍的金光流霞，誰要是一會兒不瞬眼，只要盯着眼瞧那麼一會兒，就會陷入迷幻了，何況色不迷人人自迷，你外公說：西域術士有術，能把人催眠，問娘，娘總是笑而不答，笑着對你外公說：有朝一日，你若變了心，你就知道厲害了。你外公怎會變心呢，當然娘說的是笑話兒，娘後來就教給了我，金鈴兒怎麼在掌中轉蕩生霞，其實別說在日光之下了，便是在月光燈光之下，擦亮了的金鈴兒也有霞光流轉，你外婆是個聰明的牧羊姑娘，從小就用鈴兒來召喚羊兒，久而久之，那鈴兒在你外婆手中，就發出了迷人的旋律，何況你外公因此發出了奇想，令那鈴聲發出了金聲，不同厚薄的鈴兒壁，也生了玉律，只是金聲玉律麼？是否眞如你外公所說，也有術士之術呢？我不知道，但我却學會了借鈴兒聲與光，導人入幻。」

原來，她這黑羅剎的名兒是這麼來的，小倩兒心想：她不過是用來擺脫那狂蜂浪蝶的糾纏，可也不該被人說得恁地醜惡啊？

「眞好玩，」玄衣女喜孜孜說道：「娘，外公一定更聰明了。多好玩啊，噯呀，美人兒去了那裏，莫非見了鬼，娘一定把那些浪蝶狂蜂的三魂七魄也嚇掉了。」

「要不，我這黑羅剎的名兒也就不脛而走，傳遍淮海了。」黑羅剎幽幽地嘆了口氣，說道：「要不然，也不會把他……引到我跟前來了，莫非……這就是所謂的作法自斃麼？」

小倩可知道她說的這個「他」是甚麼人，當然是玄衣女的爹，那逍遙君，也知道她的話中意，黑羅剎以金鈴兒的聲與光導人於幻，那逍遙君却可一些兒不費事，就能迷惑她於無形，必是這緣故，那逍遙君出現在她面前，她就乖乖地跟他走了。

那玄衣女却色舞眉飛，在黑羅剎懷裏扭着身兒叫，說道：「眞好玩，娘，你快教我。」

黑羅剎道：「當着柳姑娘面前，這麼大的丫頭啦，倒撒嬌兒，眞不害臊，雖說正邪之分在用，用之正則邪亦正，用之邪

，便正亦邪了，但這般以術惑人，總欠光明，再說，只得一個鈴兒，旋律不生，光不流霞，也是不能導人於幻的。」

玄衣女道：「分明兩個，娘，你懷中不是有兩個麼？」

黑羅剎從懷中取出兩個金鈴兒來，把一個給了玄衣女，說道：「這一個我借自柳姑娘，自當還給她，姑娘，接住了。」

抖手一綫金光，向小倩面前疾射而來，不由她不伸手，玄衣女睜大眼道：「這本是我家之物，那是她的，你怎麼……」

黑羅剎道：「休得胡說，你兒妹二人各得一顆，你哥哥給了柳姑娘，那就是柳姑娘之物了。姑娘你醒了起來吧，這鈴兒又豈僅能導人於幻，其實妙用無窮，而且能生極大威力，趁今日無事，我便傳授你們。」

她望天做甚麼？黑羅剎眉頭舒了又展道：「再得一個時辰，啞奴也該回來。」

玄衣女道：「娘，你說，啞奴會不會把哥哥帶回來？」

小倩一怔：心兒登時一陣劇跳，向窓前走去的脚步也停下來了。

黑羅剎道：「啞奴去會合了離姑，若是你哥哥來到了高郵，便該不出一個時辰即可來了。趁這時候，我把這鈴兒的用法傳授你們，柳姑娘，過來啦。」

小倩臉紅心跳，好不忸怩，道：「這鈴兒……這鈴兒……」

黑羅剎道：「不過是我兒給姑娘的信物，我知道啦。」

小倩大急，道：「前輩誤會了，是用以取信金陵五龍鏢局老鏢頭的信物，不是其他。」

黑羅剎道：「我爹把這兩個金鈴兒給我時，說道：休小看了這小小的鈴兒，若是落在行為不端的人手中，那就會危害無窮，除非作為信物，給你夫郎，我也對我那孩兒言說，孩子，今日我也對你言道，除非是你遇到了心上人，方可作為信物給與，當年我爹便以這鈴兒，贏得我那親娘的芳心。過來吧，過來吧，姑娘。」

「過來吧，」玄衣女格的一聲，笑着把小倩拖了過來，說道：「別害臊啦，我娘前兒一見你，就眉開眼笑，眞妬嫉死我啦，娘怎生那麼疼你啊，今兒我才明白了，敢情是這個緣故。」

黑羅剎連聲喝止，道：「姑娘休放心上，這丫頭口不擇言，眞被我寵壞啦，只不過她說對了一些兒，我一見姑娘就好生歡喜，這金鈴兒原不是男兒家用的，男兒帶着個叮叮噹噹的鈴兒，豈不被人笑話，姑娘就當是我給你的見面禮罷。」

小倩已知金鈴兒妙用無窮，又豈僅能導人於幻，昨晚親見黑羅剎發出又能收回，不但收發由心，發出音响亦由心，簡直神妙絕倫，若是更有奇大威力，豈不更是奇妙更在木兒公主的崑崙刀之上，聽說傳授她用法，早已心花怒放，只不過一時又放不下臉兒，黑羅剎這麼一說忙拜謝了。

黑羅剎含笑一招手，已轉身走了出去，玄衣女依偎在她肩下，出了竹屋。

小倩這裏才喜帶羞，跟了出來，也才看得明白，竹屋兩間，建在一個小小的沙洲之上，隱約可見前晚來時初遇黑羅剎的草堂，垂柳掩映中，與竹屋相連，一彎綠水，曲折縈迂，把沙洲與蘆葦沼澤分隔孤立開來，放眼一片綠，無涯無際的綠葦中，唯見蘆花起伏翻白，乍看宛若波上烟雲，唯獨綠水曲折縈迂環繞中的這一小沙洲，才是綠柳婆娑，但綠柳掩映竹屋，放眼仍是一片綠。

小倩明白了，不怪這白馬湖亦是人烟稠密之地，魚米之鄉，黑羅剎隱居在此，十數年竟不為人知了，原來被流沙泥淖的沼澤阻遮，小沙洲成了杳無人跡的世外桃源。

正看間，驀聽玄衣女一聲歡呼，叫道：「娘，快看，啞奴帶着個白衣女回來了，咦！却怎麼只得他們二人，哥哥呢？」

可不是那啞奴和離姑麼，正繞過草堂，踏上一座與沙洲相連的一道木橋，原來沙洲與草堂，是用一道長長的木橋連接起來的，一般在綠柳掩映中，是以來的兩人乍隱還現，若非玄衣女呼叫，小倩幾乎發現不出兩人來。

玄衣女忽又叫道：「娘，快看，他們……兩人……」

連在兩人身後的小倩也發覺出來，那啞奴與離姑不但奔得急，更是一臉焦急。

黑羅剎一怔，快步迎上，玄衣女緊跟她身後，小倩愕然，亦急忙緊緊跟隨。過了木橋，只見啞奴尚未到跟前，已指手劃脚，兩手更向四處連指，瞪大了眼睛，大張着嘴，惶急得變了臉色。

離姑隨後趕到了，喘吁吁，氣急敗壞地說道：「不好了，主母，兩位總兵分由水陸兩路，調集數萬地方官兵，漫湖漫野殺來了，聲言要塡平沼澤！」

玄衣女大驚道：「這這……這是打那兒說起，這是怎麼回事？」

黑羅剎道：「離姑，所言果眞？」

離姑喘了兩口氣，道：「高郵城中原有逍遙宮的人，這次婢子奉命前來侍候柳姑娘，柳姑娘却是為暗中保護公主千歲而來，是以我們的人亦早得飛鴿傳書，打探公主千歲行動消息，他們可都與官府中人有往來，是以官府的行動亦瞭如指掌。」

黑羅剎皺眉道：「誰教你說這些，那兩位總兵為何要率領大軍來塡平沼澤？端的為何，快說。」

離姑忙道：「不如此，如何說得明白，我們奉主母之命，本為迎接小公子，那知小公子並未來到高郵，那高郵却已天翻地覆，馬亂兵荒了，原來昨晚才離城，那公主千歲已失了踪跡。」

黑羅剎道：「只為了這個緣故麼？何致天翻地覆？」

小倩跺脚道：「這丫頭，唉！必是不見我去相會，出城尋我來了。」

離姑道：「前晚有狠牙山的漏網賊找公主千歲報仇，暗算，昨晚小姐她……又找上門去，前晚的兩賊雖已被擒，但小姐武功神奇，更兼主母隨後現了身，他們見小姐口口聲聲要人，又被小姐的神奇武功嚇破了胆，公主千歲這一失了踪，如何不急，那公主千歲若有甚麼不測，不但隨行人等沒命回朝，地方官吏亦要誅連三族，是以城中登時大亂了，那地方官府早知公主千歲要路經　郵，本已調集地方官兵沿途保護，原已聚集了數以萬計的兵馬……」

黑羅剎道：「我只問，為何向我這裏

來，要塡平沼澤？」

離姑道：「我們逍遙宮的人打聽得清楚，除了沿途集兵馬保護外，地方官府的三班衙役，更散佈於城裏城外的百姓中，暗中監視，前晚公主千歲的行轅鬧過賊，因是昨夜更加派人手，暗中監視把守城內外的通路，陸上斷了人行，水上的舟楫亦皆繫了纜，封鎖了左邊的水道，使十里郊野地，亦皆在監視之下，是以……是以主母昨晚的行踪已被他們發現了。言之鑿鑿，硬說公主千歲已被主母所擒。」

黑羅剎啊一聲，瞧了小倩一眼道：「我把姑娘抱上船，定是被他們誤會了。」

離姑道：「我們的人見公主失了踪，其實亦焦急，更兼連我和柳姑娘亦失踪了，是以也急忙四出尋訪打探，這才探聽得官府的人連番回報，說主母和小姐擄了公主，駕船直駛這白馬湖的沼澤地而來，再報蘆葦叢中已發現了無人空舟，其實最初得報發現主母的船向白馬湖而來，官府已由公主千歲身邊那兩位總兵大人坐鎭了，已即刻傳令，快馬連夜傳令白馬湖沿岸地方官府，調兵把白馬湖圍困了，待得報已發現空舟，就知主母與小姐已入了沼澤，是以……」

黑羅剎道：「不怪不過半夜半日功夫竟調集數萬兵馬而來了，這可……」

黑羅剎拿眼來望啞奴，那啞奴急得直搓雙手，滿臉惶急，不住地張目遙望，直似大軍就會前來。顯然惶急得沒了主意。

離姑道：「請主母早作定奪，婢子雖不熟悉此間地理，高郵城中我們的人却皆瞭如指掌，言道：沼澤地雖到處泥淖浮沙，人馬不得渡，到底方圓不過十數里，這番發令指揮的却又是慣會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久統兵馬的老將，雖然盡塡沼澤不可能，但以數萬兵馬之衆塡出一條通路直達沼澤中心却是不難，何況人人要顧身家性命，人人拚命，那會不勇往直前的。」

那啞奴口不能言，把頭猛點，更連連側耳，向西北兩面連指。原來沼澤地在白馬湖西北面，唯有這兩面才與陸地相連。

玄衣女忽然大怒道：「眞悔昨晚沒一劍殺了她，哼！公主千歲有什麼了不起，娘，咱們一不做，二不休，官兵敢來，敎他們有來無回，來兩個，咱們殺他一雙，萬馬千軍又如何，憑我一隻劍，啞奴一隻鐵槳，就能殺他個片甲不回……」

黑羅剎喝道：「胡說！」

繼而一聲長嘆，嘆聲中只聽人喧馬嘶，不僅傳自西北兩面，東面亦有所聞了。

小倩上前道：「前輩，本是事出誤會，待我前去解說清楚，何愁官兵不退。」

離姑道：「不可，姑娘與公主千歲雖是姊妹，但姑娘想想，誰識得姑娘，誰又知姑娘是公主千歲的姊姊，如何相信，那來的兩位總兵和十二個宮中侍衞，却認得我家小姐是和公主千歲為敵之人……」

說着，離姑臉色登時慘變，因為不但人喧馬嘶之聲更近了，驀聽有人在大叫一聲，高聲道：「這裏有路了！」

柳蔭外，那蘆葦高與人齊，不到近處，便有萬馬千軍也聞聲而不見人，但這一聲喊，相距已不距半里之遙，既已發現道路，自是頃刻便到跟前。

黑羅剎仰面一聲長嘆，道：「只道我終老柳林，從此不出沼澤了，不料禍從天降，這多年經營的居室，亦要毀於一旦了，你們退後了。」話聲甫落，只見她兩手一搓，手揚處，飛出一縷金霞，那玄衣女方叫得一聲娘，驀見那竹屋之上一聲炸响，金霞暴射，繼而發出了一溜火花，那竹屋連頂亦皆竹，乾了的竹一着火，青烟才起，早已火光熊熊。

休道小倩和離姑了，便啞奴和玄衣女亦驚得呆了，還是那玄衣女首先叫了出來，叫道：「娘！你這是……」

黑羅剎道：「大軍一到，玉石俱焚，何況這小小竹屋，我不自毀，人亦毀之，竹屋火焚，把大軍引來，我們倒亦脫身了，快都隨我來。」

小倩身不由己，才舉步，只見玄衣女怒目相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小倩從沒見到過那麼怨毒的怒眼，不禁打了個哆嗦，見那玄衣女不但兩眼通紅，而且淚流滿面，更令她惶恐。

她如何不明白，而今這母女兩人連同啞奴，棲身無所了，正如黑羅剎適才浩嘆的，多年經營，已毀於一旦，便小倩又何嘗不惋惜極了，竹屋雅緻得不亞天上宮闕，甚至那婆娑的細柳低吟，泊岸水波的輕唱，令這小小的沙洲竹屋，何異人間天上，而今……

而今，不過瞬息之間，已陷於熊熊烈火中了，爆竹聲聲，直似要小倩的心兒也撕碎了，何況人家居室的主兒。

咎不在她，非她之過麼，不，她是難辭其咎的，誰教她是公主千歲的姊姊，誰敎公主千歲失了踪。那公主千歲為何失了踪啊？不就為了她麼？

人聲沸騰，更近了，吶喊聲直似在跟前，令小倩心胆俱裂，離姑說得不錯，誰知她是公主千歲的姊姊，便有咀萬張，也難辯說，啊呀！人！人呢！小倩不過這麼一遲疑，僅不過這麼回頭向燃燒中的竹屋望得一望功夫，身前的三人已不見了。

說時遲，柳梢頭上又迎面飛來一縷金霞，嗤的一聲响，一聲輕微的爆音入耳，轟然一聲，身邊草堂已着了火！

過了長橋，原已在草堂之側了，那草堂不過用乾了的蘆葦搭蓋而成，何況這番那一道金霞，分明在草堂頂上轉得一轉，才騰空飛回去，是以草堂一着火，立成一片火海，草堂亦用竹架，竹柱爆裂開來，更把火焰四射噴出，風趁火勢，不但火舌阻住了小倩的去路，狂飆更捲起一圈着火的蘆草，迎面當頭向她壓下，待要退上橋去，不料那塌下的竹屋，已壓在那邊的橋頭，木橋已然着了火。

小倩魄散魂飛，僅堪堪躲得過迎面壓下的火團，却躲不過那捲來的火烟，加上身後着火的長橋噴過來的火烟，被她疾退身，身形飛旋，帶動那前後噴來的火烟也飛旋起來，更把她捲入火烟中了，已然窒息的小倩，登時失去了知覺。

失去知覺前的一刹那，魄散魂飛的小倩，掠過她心上的不是死亡的恐懼，而是一縷耀眼的金霞。

小倩的一縷遊魂仍然緊繫着：魔鈴！

（本故事完。全文未完）

（欲知小倩性命如何？請留意「朔方鬼叟」故事刋出。）

兩期完武俠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鐵血男兒

（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風裏來與雪飄同在車廂渡過一宿，翌日清晨，他們到達高城，即在綺碧園落脚。早餐時，該園老闆朱愼，親自慇懃侍候，而且嘮叨不休。風裏來覺得此人很討厭，正想叫朱愼離開，但爲雪飄勸阻，並對他耳語一番。隨後，風裏來即哀樂無常，先是縱聲大笑，豈料朱愼也跟着笑哈哈。風裏來笑完，即問朱愼何以也笑？朱愼答以若不主陪客笑，即爲失禮。繼而風裏來大哭起來，可是朱愼並不陪着同聲一哭。風裏來即怒責朱愼失禮，朱愼佯爲認罪，於是出其不意，突襲風裏來，誰知反爲對方劈死。朱愼一死，高城即將陷入動盪中……

風來風裏去　相逢恨晚時

搜魂頭陀毒手佛

（一）

幾天之前，風裏來還是優哉悠哉，無憂無慮地到處瀏覽大山名川，過着神仙般逍遙寫意的生活。

但世事難料，晃眼間，他的生活又巳完全改變了。

他現在巳不是「神仙」，而是一個比流氓還俗氣的財迷。

財富難尋。

但財富也如洪水，當它要來的時候，你就算關上大門，再加上十二把鐵鎖，它也會壓破屋頂迎頭掉下來的。

風裏來現在巳不算窮。

最少，他身上巳有了十張鉅額銀票，那巳足够讓八百個人舒舒服服的一起活三輩子。

但俗諺有云：「錢找錢」。

這個「找」字並不是「欠一找九」的意思，而是「錢是會找錢回來的」。

這道理從字面上解釋，似乎很荒謬，但却是每個人都一看便懂。

風裏來巳有了一萬兩金子，想不到忽然又有幾個富戶來到綺碧園，各自寒暄一番，又每人放下一些金銀珠寶，古玩玉器之類的東西，說是「孝敬二堡主」云云。

「哈哈！這二堡主倒不妨幹一幹。」風裏來在雪飄的臉上吻一下，旁若無人。

雪飄冷冷的瞧着他。

「怎麼了？我的頭頂上長出了一朶菊花，還是鼻子上冒出了一株靈芝草？」風裏來也瞧着雪飄。

雪飄道：「你可知道自己現在像是那一種人？」

風裏來不假思索，立刻回答：「暴發戶！」

雪飄「噗哧」一笑，臉上的表情再也冰冷不來。

「不！你不像暴發戶。」

「你說不像暴發戶，難道像個江湖大盜？」

「也不像江湖大盜。」

「那麼我像甚麼東西？」

「混蛋！天下第一號大混蛋！」

風裏來大笑。

「不錯，妳說得好，我是個混蛋，而且是天下第一號的大混蛋，但妳呢？」

雪飄不答。

風裏來忽然像個狡黠的女孩子，皺着鼻子揑着雪飄的臉龐，一本正經的說：「妳也是個混蛋，只不過份量和聲音都比我略爲細小一點而已。」

所以，我們一定要記着，混蛋並不是蛋，因爲無論是鷄蛋鵝蛋鴨蛋或者是鹹蛋，它們都不會罵人，但混蛋却會。

而且，我們還得要提防，小心莫要被混蛋踩上一腳！

× × ×

風裏來終於給雪飄踩了一腳。

這一腳踩得不輕，他的腳很疼，但心裏却居然是甜膩膩的。

唉！

女人！

混蛋！

可愛的女人！可愛的混蛋！

我們這些「賤骨頭，臭男人。」却又夫復何言呢？

（二）

趕着來巴結「大元寶二堡主」的富戶剛離去不久，綺碧園外又有人來了。

但這羣人却不像是有錢人。

他們有些像屠夫，有些像叫化，有些像流氓，更有些甚麼都不像，倒像是剛剛吞下了整座火燄山，現在要吃人似的混世魔王。

一行三十餘衆，個個滿面殺氣，人人掄刀舞棒，口裏高呼「幹掉那混球」、「他奶奶的讓俺一把火燒了這鳥店」、「殺上去」、「不留活口」等等諸如此類的說話。

好兇猛的氣勢！

好嚇人的說話！

但這時候，風裏來却甚麼也不管，只是悠悠閒閒的在寬衣解帶，然後赤條條地泡在一個盛滿熱水的浴盆裏。

× × ×

他爲甚麼這樣鎭定？

難道他不怕還沒洗完澡，熊熊烈火巳燒着了浴盆？

難道他不怕忽然從屋頂上跳下三個混世魔王，爭着要吞掉他的腦袋？

他眞的不怕。

雪飄也不怕，因爲她也在浴盆之旁，而且正在用一條色彩繽紛，繡着孔雀開屏的浴巾爲風裏來擦背。

有一點是男人們萬萬不能忘記的：

——就算是養豬的女人，她可以面對骯髒汚穢的豬，但却絕不願意面對着不乾不淨的男人。

尤其是對有潔癖的女人，這一點就更加重要。

雪飄有潔癖，她喜歡乾淨。

所以，風裏來又在沐浴，外面的情況怎樣，一概不管。

（三）

在「高城」，每個人都知道朱愼和高孫伯的關係，極其密切。

高孫伯的頭顱若能外借，唯一能借得到手的人必然是朱愼。

朱愼的滿肚肥腸若能成爲下酒之物，高孫伯必然是唯一有資格舉刀起箸的座上客。

他倆曾共經患難，在冰封千里的大冰原上，兩人共吃一隻硬而無味的大麥餅。

而在此之前，他倆巳五天晝夜未曾吃過半點食物。

那時候，他們都以爲死定了。

但那一次，他們沒死。

想不到，時至今日，朱愼却「一時不愼」，死在自己的刀下。

× × ×

高孫伯在霸君堡中地位不穩，這個傳說巳不止一日。

「大元寶」的出現，只是提早了他坍台的日子，而不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但高孫伯縱然在霸君堡中地位不穩，但他還有根。

他的根不在霸君堡，却在「高城」之內。

朱愼是他的其中一條根，但這條根巳毀。

然而，高孫伯還有很雄厚的力量，而這股力量，幾乎足可與霸君堡中的精英份子分庭抗禮。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何況高孫伯根本就沒有死，他的人看來魯莽，其實却是心中另有一套。

夏侯德在霸君堡中權勢薰天，但一直都未能撼倒高孫伯，由此可見，這人絕不如外表般單純，一看便透。

× × ×

綺碧園外，殺聲震天！

有人巳高舉火把，要燒掉這裏。

但這些高舉火把要縱火的人，却突然紛紛哎唷！嗚哋！喔喔的叫了起來。

一聲怪叫，一人倒下。

兩聲慘呼，雙雙斃命！

他們遭遇到反擊，而這反擊之力，却竟比他們的來勢還更洶湧！

原本氣勢駭人的進襲，忽然就變得軟弱下來。

屠夫的屠刀巳冲天飛去。

叫化的鐵鉢居然載着他自己的鼻子。

那些流氓，有人吐血，有人摸摸褲胯，然後才驚覺屁股不見了三份之一……

那些混世魔王，再也不像是吞下了火燄山，而是像喝飽了婆婆的洗腳水，苦也！苦也！

現在，他們不再叫嚷「殺上去」、「不留活口」，而是狂喊「扯呼」、「別作無謂犧牲」之類的喪氣說話。

他們來的時候以爲很快就可以爲朱愼報仇，爲高二堡主出一口烏氣。

但他們的戰果却是鎩羽而歸，人人三魂去二，七魄去五。

兵法有云：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但他們却是既不知己，復不知彼，又焉能不碰得焦頭爛額？

（四）

直到外面局勢完全平靜下來的時候，風裏來才懶洋洋的從浴盆裏爬起來。

他現在眞的乾淨極了，就像個剛出世

的嬰兒。

他痴痴的看着雪飄：「我現在是不是該去吃三天齋菜？」

他是在故意氣一氣她。

他認為雪飄太狠心了，因為她為他擦背的時候，簡直比洗衣服還起勁。

乾淨是乾淨了，但他的背脊已因「洗擦過度」而變得又紅又疼。

他並不是那一種喜歡「齋戒沐浴」的人。

誰知他這句話才出口，雪飄就已點頭不迭，說：「不錯，你現在就要去一間和尚寺裏去吃齋菜。」

她正言正色，絕對不像是在跟他開玩笑。

風裏來呆住。

「妳這些說話是認眞的？」

「絲毫不假。」

「噢！我寧願叫妳三聲娘親，」風裏來捧着額頭，苦着臉，「大元寶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最怕禿頭和尚！」

「你討厭和尚？」

「本來和尚是很潔淨的，但自從有一次我見過和尚嫖女人，和尚吃狗肉之後，我就對天下間所有的和尚都產生了憎厭之感。」

「唉，並不是所有僧人都是這樣的，你又怎能一概而論之？」

「這個我知道，但自從那時候開始，我就不喜歡跟和尚打交道了。」

雪飄瞪了他一眼說：「如此最好。」

風裏來道：「甚麼『如此最好』，我不懂？妳現在豈非是要我去跟和尚打交道嗎？」

「不！你錯了，我不是要你去跟和尚打交道，而是要你去跟和尚打架！」

「這樣不行。」風裏來搖頭不迭，「正如妳剛才所說，並不是所有和尚都淫辱女人，吃狗肉的。」

他總算穿好了衣服，兩袖往身邊一拍，又說：「何況我跟那些和尚無仇無怨，又為甚麼要去找他們打架？」

雪飄牽着他的手，兩人一起離開了浴室。

「你雖然還沒有見過那些和尚，但却已和他們結下不可化解的仇怨。」她嘆息一聲，說：「高孫伯眞正的實力，其實並不在高城，而是在高城西南五里外的一座寺院中。」

風裏來目中寒芒驟閃。

只聽得雪飄又緩緩地接道：「那座寺院附近，還有個小市集，這市集雖然地方不大，但却是臥虎藏龍之地，其中有兩個人，他們的本領最少比高孫伯强幾倍。」

風裏來一凜。

「他們和高孫伯有甚麼關係？」

「師徒！」

「他們都是高孫伯的師父？」

「不錯。」

「他們是誰？」

「一個是搜魂頭陀，另一個是毒手飛魔潘木佛。」

「這倒不容漠視！」

雪飄點點頭，說道：「這兩人成名極早，具有一身深不可測的武功，倘若不是他倆從中撐腰，高孫伯也不會有今天的地位。」

風裏來冷冷一笑：「只是此人平素好事多為，遲早必遭天譴！」

雪飄盯着他看了半天，道：「你甚麼時候變得這麼正義凜然？」

風裏來神色不變，淡淡的說：「大元寶雖然是個財迷，但現在既然已發了財，也該為武林正道幹點好事。」

雪飄瞪着他，忽然跺脚說道：「原來你幹這些事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甚麼武林正道！」

「不，娘親切莫誤會……」

「呸，誰是你娘親了？不知害臊！」

「唷！」

一聲呼疼，「骨頭甚賤」的「大元寶」又被踩了一脚……

重振雄風

（一）

萬里無雲，天晴如洗。

距離「高城」西南五里外的一座寺院，寺門半掩，門前一片冷清清的景象。

這是「正安寺」。

但附近鄉民，都知道這裏的和尚，既不正經，也不安好心。

這是一羣掛羊頭，賣狗肉的賊和尚。

他們除了頭頂上牛山濯濯，身上穿着袈裟之外，一點也不像是出家人。

這裏負責煮炊的，並不是個和尚，而是一個叫「賊婆」的兇悍婦人。

正安寺裏面的和尚，都叫她做「賊貴妃」。

× × ×

賊貴妃還沒四十歲，正是虎狼之年。從「賊貴妃」這個「雅譽」，可知道這女人實在不簡單。

正安寺雖然是賊和尚的天下，却也有一個似模似樣，望之儼然有如得道高僧的主持。

這主持年約六旬，叫普心大師。

普心大師在二十歲出家為僧，但却並不是一直做了四十年和尚。

在這四十載光陰中，他曾三次還俗，現在是第四次重披袈裟，並且成為正安寺的主持。

他在這寺中主持怎樣分吃狗肉，在外面則主持怎樣打家刦舍，殺人放火，姦淫婦女。如此惡僧，如此主持，却是望之有如與世無爭，心中絕無半點塵埃的人間活佛。

（二）

寺中，賊貴妃躺在普心大師的懷裏。

「普心，今天你還沒教我練功。」她直呼「普心」，態度親暱有如夫婦。

寺中僧人，早已是見怪不怪。

普心大師嘻嘻一笑：「今天不練功，行不行？」

賊貴妃橫了他一眼：「死相，又想怎樣了？」

普心大師在她耳朶邊「細說一番」，臉上的神態淫邪而樂不可支。

賊貴妃聞言後，在他的大腿上揑了一把。

「你以為老娘是甚麼人？你敢再說一遍，以後休想老娘碰你一根毫髮！」

普心大師裂嘴一笑：「妳不理睬本座

，本座可要上吊了。」

賊貴妃「哼」的一聲，扭動腰肢離去了。

普心大師呵呵大笑道：「你眞的生氣了？」

賊貴妃拋了個媚眼：「我怎捨得離開你，只不過知道你喝了，所以去給你沏一壺好茶……」

普心大師更愉快了：「越濃越好。」

× ×

賊貴妃沏茶的手法極快，不消多時，已沏好一壺上好的鐵觀音。

茶香濃。

但當她回來的時候，普心大師已不再盤坐在蒲團上。

他也不是去了別處，而是整個身子升高三尺。

他的脖子，給一根不算太粗的繩索勒住，但却連整個人都懸空掛起。

賊貴妃沏茶雖快，但普心大師却是嚥氣更快！

（三）

「大元寶來了！」寺中忽然有人大聲驚呼。

賊貴妃聽見這五個字，立刻跳井。

她跳井不是自盡，而是保命。

這個井沒有水，却有一堆比人還高的稻草。

她跳下去不但不會死，而且連一點傷也沒有。

誰知道她剛跳下去，井口忽然又出現了一張冷酷無情的臉。

賊貴妃看得呆住了。

這人赫然竟是冷血無情的夏侯德。

夏侯德冷冷的瞧着她，冷冷的說：「高二堡主在哪裏？」

賊貴妃吸了口氣，說道：「老娘不知道。」

夏侯德冷笑道：「這傢伙忘恩負義，妳對他一往情深，他却把妳棄如敝屣，害得妳要到處找男人……」

「住嘴！你這人好卑鄙！」賊貴妃的臉孔已變成了紫醬之色。

夏侯德又是冷冷一笑：「高孫伯在甚麼地方？若想多活幾年，快說老實話！」

賊貴妃昂起了頭，也在冷笑。

「就算我說老實話，到頭來還是要死在你手下的，無恥無義，不忠不信之徒，老娘絕不會上你的當。」

夏侯德目露凶厲光芒。

「潑婆娘，算妳有種，這份小小禮物，就送給妳罷！」

隨手一拋，一隻錦盒從高處跌下。

盒子跌下即開，裏面赫然有無數藍面毒蝎子！

賊貴妃急揮掌。

無數毒蝎被拍成肉醬，但還是有一隻鑽進了她的衣衫內。

「夏侯德，你這千刀萬剮的雜……」

罵到這裏，毒已攻心，人已氣絕。

好兇狠的夏侯德！

好惡毒的藍面蝎！

（四）

風裏來的確來了。

寺中亂成一片。

但眞正主持這次突襲行動的人，却不是「大元寶」風裏來，而是夏侯德。

風裏來在寺中悠閒地走動，根本未發一招，未傷一人。

倒是夏侯德，對這位未來的二堡主甚是尊敬。

反而對於辛紅蝶的事，他絕口不提。

風裏來沒有交出辛紅蝶，但那萬兩黃金却已袋袋平安。

夏侯德並不着急，一直未以眞面目示人的卓君爾堡主也似乎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

這倒划算。

且簡直是划算得太離譜了。

× × ×

正安寺中，果然暗藏不少黑道高手。

雖然他們都刮淨了腦袋，但依然是心黑手辣，殺人不眨眼的强盜。

不少被六扇門中人追緝得很緊的兇神惡煞，都悄悄的投入正安寺中。

表面上看來，他們似已壯志消沉。

但實際上，高孫伯已把他們聯成一氣，隨時都可以在江湖上幹得天翻地覆。

但高孫伯最大的敵人，却是夏侯德。

在夏侯德還未坍台，崩潰之前，高孫伯絕對不會在外面惹是生非，削弱本身的力量。

但正安寺的凶僧，却還是沒有料到，夏侯德竟會在這時候向他們展開奇襲。

看來，霸君堡已是精銳盡出，務求一口氣就把正安寺所有的人吞掉。

（五）

正安寺已在熊熊烈火中。

夏侯德親自縱火，然後在熊熊火光前縱聲狂笑。

他很愉快，因為高孫伯又再給自己重重擊中。

他決定再給予高孫伯另一次致命的襲擊。

× × ×

同日，黃昏。

小市集中，有一人搥胸頓足，放聲大哭。

這是個黑衫老人，看來已有七十歲。

這時候，家家戶戶都已關上了門，沒有人在街上走動，更沒有人理會這老人何故大哭。

黑衫老人哭了半天，一個捧着破砵子的灰髮頭陀，突然出現。

「人都死了，哭來何用？」灰髮頭陀在老人身旁坐下，喃喃自語。

黑衫老人以袖拭淚，怒道：「徒弟的意中人死了，如何能不傷心？」

灰髮頭陀嘆了口氣：「賊貴妃只是個淫娃蕩婦，連高孫伯都怕了她，還算是甚麼意中人？」

黑衫老人霍然站立起來：「你知道個屁！」

灰髮頭陀冷冷一笑：「這潑婆娘有甚麼好處？」

黑衫老人回答道：「她能令人重振雄風。」

灰髮頭陀呆住，他呆了很久很久，而且一直把視綫停留在黑衫老人的臉上。

「原來……想不到潘兄居然和她……咳咳！咳咳！」

黑衫老人直認不諱。

「老夫不錯是和她有一手，那又怎麼樣？」

灰髮頭陀訕訕一笑：「那也並不怎樣，你說的對，她確能令人重振雄風……」

說到這裏，忽然發覺出了紕漏，立刻閉嘴。

黑衫老人嘿嘿一笑：「這倒妙極，咱們師徒三人，倒是關門一家親了。」

灰髮頭陀氣得脹紅了臉，索性一言不發。

天際暮色漸濃，兩人仍然在街上，未有歸家之意。

驀地，街上忽然出現若干行人。

行人行色匆匆。

但當他們來到灰髮頭陀和黑衫老人身旁三丈開外的時候，就紛紛停下。

× × ×

暮色更濃。

殺氣也濃。

十八個神秘人，已在長街中把灰髮頭陀和黑衫老人包圍着。

灰髮頭陀不動。

黑衫老人也不動。

那十八個人，也像是變成了十八尊木像般，紋風不動。

驀地，遠處傳來一陣幽怨的歌聲。

歌聲如泣，蒼凉、肅殺。

黑衫老人突然振臂狂呼道：「卓君爾，你這個滿手血腥的魔頭，你一定不得好死！」

這不但是在罵人，也是在詛咒。

歌聲更逼近，那是一個女人的歌聲。

在蒼茫暮色中，不知何時出現了一條婀娜多姿的影子。

她在舞。

她在歌。

歌舞越近，殺氣也就越濃。

十八人中，忽有一人撲出，揮動一根長鞭。

鞭、鈎難練，練武之士人人皆知。

這人不但以鞭爲兵刄，而且一鞭揮出，便已勁力直貫鞭梢，可見功力不弱。

但這一鞭才揮出，鞭竟立斷。

這人急退，但還沒退下，一道寒光已劃在他的咽喉上。

死士

（一）

歌未停，舞依舊。

灰髮頭陀手執一柄三尺銀鏟，銀鏟上已沾滿怵目驚心的血跡。

他正是搜魂頭陀，手中銀鏟也就是搜魂鏟。

圍合他和黑衫老人的十八人，已去其一。

但餘下的十七人，又豈容漠視？

那黑衫老人，自然就是平素與搜魂頭陀形影不離的毒手飛魔潘木佛。

以二對十七，雖是衆寡懸殊，但兩人却絕未有半點慌亂。

舞者舞影翩翩，羽裳如雪。

雪般霓裳下，又有兩人無聲無息的掠出。

一支鐵狠筆，一把金骨扇，配合的天衣無縫，一出手就把潘木佛所有的退路完全封死。

這兩人本是應天府諸葛世家的乾坤雙絕。

很少人知道，他們已經投在霸君堡門下。

他們本是名家弟子，一經出手，果然與別不同。

只可惜，在潘木佛這個老魔頭的眼中看來，他們畢竟還是太嫩，太幼稚。

他們不錯已封死了潘木佛的退路。

但他們却沒有想到，以潘木佛的武功，根本就不必在他們的手下找尋退路。

你們能攻過來，老夫爲甚麼不能反攻過去。

這本是很簡單的，也很尖銳的事實。

諸葛兄弟並不愚蠢，他們當然也該想到了這一些。

但他們想不到的是，潘木佛的反擊，竟似比他們眨眼的速度還快。

鐵狠筆只攻出半路，人已中爪氣絕。

金骨扇在半空旋飛未落，一隻乾枯狠辣的手掌已揑斷揮扇者的咽喉。

× × ×

好快的身手。

好絕的殺人手法。

然而，歌舞猶在，可以在俄頃間擊殺敵人的殺手仍餘十五。

（二）

已是夜靜的時候。

黑暗中，火炬燃起，燈籠也在發出光芒。

隨時準備出手的殺人者仍然是十五人，但在這十五人的身後，又已出現了一批掌燈籠，手執火炬的人。

他們都是霸君堡的人。

潘木佛，搜魂頭陀臉罩寒霜，臉上毫無表情。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潘木佛忽然問頭陀：「她的舞怎樣？」

頭陀說：「美不勝收。」

潘木佛又問：「歌又怎樣？」

頭陀說：「斷我腸，醉我心。」

潘木佛默然半晌，再問：「與賊貴妃相比，誰更美一點？」

頭陀黯然：「以你的眼中看來，自是賊貴妃最美。」

潘木佛點頭。

頭陀又道：「但她也不錯，潘兄意下如何？」

潘木佛瞳孔驟然收縮，一字一字的說：「老夫要她爲賊貴妃墊棺。」

他說完這句話，人已撲出，一爪伸向舞者雪白的粉頰上。

他的動手極快，其速度已達到令人匪夷所思之感。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火光下一人同時閃電般掠出，也是一爪向潘木佛的右爪上迎去。

五指拚五指！

「噗！」

潘木佛臉色驟變，右手陡地縮回。

他的五顆指頭，竟俱沁出了血水。

一個衣飾煌然的人，正冷冰冰的盯着他。

「毒手飛魔，果然名不虛傳。」

潘木佛面色愕然：「你是誰？」

這人回答：「大元寶。」

（三）

風裏來站在夜風中，神色自若。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潘木佛雖然受傷，但自己也是一樣。

雪飄的舞終於停下來，歌聲也同時戛然中斷。

她在風裏來的身邊，就像隻柔順的小鴿子。

風裏來在衆目睽睽下，輕摟蠻腰。

他是護花人，他有惜花意。

他的眼神堅定而勇敢，說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誰要動她，除非先從我的屍體上踏過去。」

× × ×

潘木佛縱橫江湖數十年，還是第一次面對着敵人而不敢出手。

他極想殺了這個「大元寶」。

但他不敢再動。

他不禁暗暗自問：「自己是不是已經老了？」

在此刻之前，他從來都沒有想到這一個問題，他一直都認爲自己不老。

縱然人老，心不老。

但現在，他竟似連心都已老了，這才是最容易使人衰老的事。

忽然間，兩道寒芒，相繼從他身旁激射，直撲向「大元寶」的胸膛。

「搜魂奪魄，鏟箭雙飛。」

第一道寒芒，是搜魂頭陀袖中射出的搜魂蛇舌箭。

第二道寒芒，是搜魂頭陀的三尺搜魂鏟。

已不知多少年，頭陀沒有一下子以鏟、箭一齊出動。

這可算是破題兒第一遭，也可算是很看得起這個「大元寶」。

（四）

搜魂頭陀的右肩微幌，箭出袖。

搜魂頭陀的右足略彎，鏟飛擊。

這兩種微細的動作，都是他動手殺人的先兆，只不過世間上絕少人能够看得出來。

但這一切，却還是瞞不過風裏來一雙銳利的眼睛。

箭、鏟出擊看似是在同時，但其間已有先後之分。

一先一後，絕不能看錯。

看錯了就得死！

幸好風裏來沒有看錯，應付的方法更加沒有絲毫錯誤。

他以左手兩指挾住了蛇舌箭，兇險的程度可說是間不容髮。

指挾蛇舌箭的同時，他施展鐵板橋的功夫，避開銀光四射的搜魂鏟。

鋒利的鏟鋒，幾乎是在平胸不足一寸之上擦過。

稍差毫釐，他的胸膛就要被齊中剖開來。

險極！

風裏來的姿勢也是美妙之極。

頭陀雙飛一擊未中，心頭已經冷了一截。

搜魂鏟猛可裏急挫，橫削風裏來的小腹。

但風裏來的人已如水中魚兒，一溜即過。

搜魂鏟再擊了個空。

頭陀一凜，忽覺左右俱有勁風撲面而來。

那不是和他搏鬥中的「大元寶」，而是那十幾個殺手中的其中兩人。

這兩人俱使刀。

鬼王刀。

左邊一人刀未下，搜魂鏟已比他快一綫，削其胸，毁其心肺。

頭陀變招極快，銀光再閃，搜魂鏟又擊向右邊一人左脇下。

頭陀這一擊倒不志在傷敵，而是要把這人的鬼王刀逼退。

這人若不抽刀回顧自保，必死。

是以頭陀深信，此人必抽刀，先求保命。

誰知這人竟然不顧自己死活，鬼王刀勢仍然貫徹不變。

搜魂鏟已砍在他左脇下。

血激濺。

但這人的臉上居然猶自露出了驕傲而愉快的神色。

因爲他的刀也和對方一樣，砍在頭陀的左脇下。

他們使用不同的武器，不同的招式，但兩人所得到的結果却是完全一樣。

你死！我也活不下去！

頭陀震駭莫名，忽然嘶聲道：「你們兩人是不是來自墨家？」

這個身中一鏟，必死無疑的人搖搖頭。「我並不姓墨，和墨氏世家也沒有半點的關係。」

頭陀道：「既非墨家的死士，何以非要拚掉性命不可？」

這人茫然一笑。

「天下間豈僅墨家才有死士，霸君堡也一樣有死士。只不過你不知道而已。」

頭陀以前的確不知道。

但等到他現在知道的時候，他已再也活不下去。

死士倒下。

頭陀也相繼倒下。

死士含笑而逝，頭陀却是死不瞑目。

× × ×

在搜魂頭陀倒下去之後，潘木佛面對着風裏來。

風裏來輕嘆着，道：「頭陀去了。」

潘木佛道：「他去的不寃杜，最少，已有兩人甘願陪他一起死。」

風裏來道：「你是不是也想找個人陪你一起死？」

潘木佛搖頭。

「不必找了，頭陀一定已等到有點不耐煩。」

「叭！」

這個曾經在江湖上叱咤風雲多年的毒手飛魔，突然自拍天靈，腦肝塗地而死。

千古艱難唯一死。

難得他有這份勇氣。

只有風裏來才明白，潘木佛爲甚麼不再一拚，就自盡而去。

他是梟雄。

梟雄自有梟雄的氣質，他可以死，却不願敗。

他尤其是不願敗在風裏來的手下。

人死未必足惜。

但心死，那才是江湖人最大的悲哀。

潘木佛失去了賊貴妃，對於人生已是趣味索然。

唯一能令他「重振雄風」的女人已逝，雖然，那只不過是個淫娃蕩婦。

唯一能與他同甘共苦的老頭陀也去了，就算他在死前多殺二人，甚至連「大元寶」也一併殺掉，又是於事何補？

雖然自毀生命這種事，絕不值得恭維，但誰也不能否認，潘木佛這一去，實在是去得很勇敢也很漂亮，絕不拖泥帶水。

殺了最心愛的女人

（一）

激烈的火併，終於分出了勝負。

高孫伯已是萬刦不復，他再也休想東山復出，捲土重來。

雖然他的人仍然活着，但他埋藏在地上的每一條根都已被徹底摧毀。

即使夏侯德不再窮追猛打，他也決難有翻身之日。

「大元寶」早就已代替了高孫伯的位置。

「高城」也已被正式易名，稱為「大元寶城」。

然而，故事並未結束。

也許世間上任何的事，本來就很難有正式結束的時候。

有時候你以為事情已結束，誰知發展下來，還大有文章，甚至可能比以前更激烈，更多姿多采。

（二）

夜已深，霸君堡外星光滿天。

但風裏來看不見天上的星。

他只能看見一碗沒有餸菜的飯，和一碗清水。

他並不是在華麗的臥室裏，而是被人關進一座牢室之中。

× × ×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這十二個字永遠不錯，永遠都符合現實。

因為人類本來就是自私自利的動物。

風裏來在霸君堡裏平步青雲，似乎是運氣特別好的緣故。

但天下間絕對沒有這樣便宜的事。

他一上來就已給人利用，徹頭徹尾的給人利用。

他被利用，成為霸君堡裏一件厲害的武器。

霸君堡雖然實力雄厚，但其實早已暗藏危機。

這危機並不只是高孫伯這個人。

高孫伯只是構成危機的其中一份子。

最可怕的，是在背後暗中支持高孫伯的一股勢力。

正安寺的普心大師，毒手飛魔潘木佛，搜魂頭陀，還有山西大同府金槍鏢局的總鏢頭辛九橋，他們全都在暗中支持高孫伯。

這股力量，可說是非同小可。

卓君爾首先要對付的，是辛九橋。

他不但要殺辛九橋，而且還要找出一份名單。

這份名單上的人，全是高孫伯的支持者。

但辛九橋却在遇刺數天前，暗中把這份名單交給女兒辛紅蝶。

他似已有個預感，知道即將有慘烈的事發生。

果然，不出五天，他就已給自己的弟子暗算，最後還眞掉了性命。

夏侯德找不着那份名單，當然不會放過辛紅蝶。

黃金萬兩的賞格，足見霸君堡對這份名單是何等的重視。

但等到風裏來登門，聲言已抓住辛紅蝶的時候，其時局勢又已生變。

原來辛九橋那份名單，還另藏一份，而，已給背叛師門的劣徒金唯武找到。

所以，那時候風裏來自以為辛紅蝶「很值錢」，已是一種錯得厲害的想法。

但卓君爾却沒放棄這個「大元寶」。

因為他已看出了這個「大元寶」對誅除異己的計劃裏，將會產生極大的助力。

江湖梟雄，往往喜歡借刀殺人，能利用這個「大元寶」去對付高孫伯等人，那是最理想不過的。

以是，雪飄投懷送抱。

以是，萬兩黃金雙手奉上！

以是，「大元寶」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儼然成為霸君堡的第二號領袖人物，連夏侯德都未敢與他平起平坐。

但現在，強敵已除，這個「大元寶」自然也是要把它「熔掉」的！

（三）

在黃昏之前，風裏來還是沒有敢開罪他。

但等到他喝了一杯由雪飄親自倒給他的葡萄酒之後，一切就變了。

他已不再是甚麼二堡主。

雪飄的神態也變得比冰霜還冷。

風裏來還記得很清楚，是雪飄傳令兩個武士，把自己關進牢裏的。

風裏來的心在絞痛。

他一直都不希望雪飄是個太壞的女人，而且一直都在告訴自己，雪飄是給人所利用受人所控制，所以才來迷惑自己的。

但到了她原形畢露的時候，他的一切夢想俱已幻滅。

他靜靜的瞌上了眼睛，放軟了身子，看來就像個昏迷不醒的大混蛋。

——雪飄在葡萄酒裏下藥，風裏來早已窺破！

他照喝不虞，但其實已暗中把混着迷藥的酒換掉。

他比雪飄聰明，換酒時的手法簡直連第一流的法術師也趕不上。

而且，他憑敏銳的嗅覺，已知道雪飄用的是甚麼迷藥。這種迷藥，可以讓一個武功高強之士，昏睡兩個時辰。

風裏來在心如刀割的心境下，「昏」掉！然後，他就被送進這座牢中！

在送進牢裏之前，雪飄還親自出手，點了他七個穴道。

風裏來不在乎。

雪飄的點穴手法，雖然很不錯，但他已暗自施展奇功，把這七個穴道全都移位一寸。

所以，雪飄以為風裏來既昏掉，又已穴道被制，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是逃

不脫的。

世間上也許會有一兩座牢獄，可困得住風裏來，但却絕不是霸君堡的這一座。

當看守牢室的人發覺「大元寶」不見的時候，風裏來的人已在「大義廳」中。

× × ×

無論你認為風裏來是個遊俠也好，財迷也好，這人永遠都是屬於「有辦法」的那一種人。

他從遊山玩水的生活，捲入這場兇險的鬥爭漩渦，置身在兩個完全相反的世界裏，但却同樣活得頭頭是道，不差不錯。

這就已是屬於「很有辦法」。

他「利用」辛紅蝶的事，混入霸君堡，一則是機緣，二則是機智。

他把「財迷」這一個角色演得維妙維肖，令人看來以為他眞是個「財迷心竅」的人。

但實際上他是否眞的瞞過了卓君爾？

不！他沒有瞞過卓君爾，因為卓君爾其實早已死了。

江湖傳言，卓君爾練功走火入魔，以致容顏大變！這傳言是假的。

其實那時候，眞正的卓君爾已死，而且也不是因為練功走火入魔致命。

他的死因，是給人暗殺。

暗殺卓君爾的人，也就是卓君爾寵愛的女人。她的名字就叫雪飄！

× × ×

卓君爾既死，那麼一直以黑紗布蒙臉，冒充卓君爾的人又是誰？

風裏來已查出了答案，那人是辛九橋的叛徒小金槍金唯武。

金唯武血氣方剛，比誰都經不起誘惑。他經不起財帛的誘惑。他經不起名利的誘惑。

他更經不起雪飄甜言蜜語的誘惑。

為了自己的「前程」，他弑師。

為了自己的「將來」，他背義，數典忘宗！

可是，他忘記了世間上，還有另一種人。這種人的特點，是視錢財如糞土，視名利如浮雲，但却視不忠不信，無義無恥之徒如殺父仇人！

他做夢也沒有想到，那個叫「大元寶」的財迷，就是這種要命的人。

他更想不到，「大元寶」已把霸君堡裏的一切秘密，逐一查了出來。

只是，風裏來也沒有機會去教訓他。

因為已有一個人，殘酷地教訓了他一頓。

（四）

從雪飄手裏遞過來的葡萄酒，豈能不喝？金唯武當然喝，而且喝了一杯之後，還貪婪地向雪飄再討第二杯。

但雪飄沒有再斟第二杯。

她只是悠閒地從桌上拿起一把切生菓用的刀，給自己切開了一隻蘋菓。

金唯武還想再「撒嬌」。男人有時候也會「撒嬌」，尤其是像金唯武這種人。

但他還沒有說甚麼，人已天旋地轉昏倒過去。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才發覺那一把切蘋菓的刀，不知何時已插在自己鼻子上！

× × ×

金唯武沒死。

練功秘訣之三十五

鞭勁

靈空子・文

鞭勁為專練兩小臂下壓之力，與鐵臂膊分水功略相似，惟發勁時偏重於壓，不用摔擊橫分之勢，初練之時，可用上槓法，即以兩小臂平擱於鐵槓之上，猛力下壓。使全身凌空，漸漸上升，至鐵槓齊腰為度，更緩緩下降，如無鐵槓，以較高之桌子代之亦可，每日晨夕各行一次，每次升降數十度，度數須逐漸增加。如兩臂發現酸痛腫脹，則用藥水洗滌，若於行功前後，洗滌一次，以作預防最妙，如此約練一年。兩小臂之實力已粗具，然後更易竹架練之，竹架之設置，先以堅木樁四根，釘於地上，成平方形，略如桌之四足，左右各用粗毛竹一根，撋貫之，緊縛於樁之上端，更以毛竹四五根，橫鋪其上，略如桌面，兩端亦各用軟索緊縛之，練習者作騎馬勢，兩小臂置於橫竹之上，猛力下壓，壓一炊許，略事休息再行，起初僅能壓竹向下一二寸，入後漸加，至能壓下六七寸時，則於原來平鋪之毛竹下，各加一竹緊縛之，依法練習若干時後，更於第二竹下，再加一竹，依法再練，如此遞加，由一竹而增至十餘竹，亦能壓下六七寸至尺餘，則功成矣，前後大約須費時三四年，功成之後，用臂壓石，亦能成陷，若敵人當之，鮮有不筋斷骨折者，用以禦敵，即刀劍亦不易傷其臂，蓋兩條小臂，不啻一對鋼鞭，名曰鞭勁，想以此也，惟練成此功之人，每易無意傷人，平時舉止，切須留意，如能加以鐵皮製一袖籠，外以寸許厚絲棉纏縛，套於兩臂之上，則觸人庶不至受傷，即略有傷，亦易調治，不至有生命之憂，因柔能克剛，以至柔之絲棉禦之，可以分去不少斤兩也。

但他却寧願死，立刻就死！

死亡雖可怕，但等死的滋味更難受。

直到現在，他才從迷夢中驚醒，而當他醒過來的時候才發覺現實是如此殘酷。

江湖人也是如此的卑鄙，無恥，惡毒，簡直比洪水猛獸，毒蛇蝎子還更可怕。

雪飄美麗的臉龐和美麗的胴體，還在他眼前。

她衣薄如蟬翼，全身都在散發着一種令男人無法抗拒的魅力！

她也在喝着葡萄酒，只不過這杯葡萄酒當然是無毒的。

「小金，你拿走了我的刀子，是不是清醒了一點？」

刀子還在金唯武的鼻樑上，她居然還能說出這種風涼話。

金唯武驚怒交集，叫道：「我看錯了妳！」他想衝上去，跟這蛇蝎的女人拚命，但他却已全身被綑，而且綑得比粽子還結實。

雪飄不生氣。她吃吃一笑：「你也許是看錯了我，但我却一直都沒看錯你。」

金唯武的眼珠子已向外怒凸。

只聽得雪飄淡淡的說：「一直以來我都認爲你的外表看來很像個男人，但其實，却只是一條自以爲威風凜凜的小狗。」

小狗！只有天才知道，這兩個字對金唯武的侮辱是多大。

但現在，金唯武寧願自己眞的是一條狗，一條沒有被人綁住的狗。

那麼，他最少還有個機會，可以撲前把這個女人狠狠的咬幾口！

只可惜，他現在連這種機會都沒有。

他是比狗還更不如。

看見金唯武臉上的表情，雪飄又笑了，笑得很迷人，很愉快。

想不到在這時候，竟然有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向她迎面飛了過來！

× × ×

人頭如皮球般，在舖着名貴的地氈上滾動。

它終於停下。

那是一張充滿驚惶恐怖之意的臉孔。

「夏侯德！」金唯武失聲叫了起來。

雪飄的臉色變了，一下子變得比雪還蒼白。

她臉色大變，並不是因爲看見了夏侯德的人頭，而是因爲看見了那個絕不可能活動自如的「大元寶」！

（五）

風裏來又來了！他在不可能出現的情況下出現，臉上的表情却是像塊沒有生命，也沒有感情的木頭。他緩緩的走了過來，對金唯武說：「她說的不錯，你是一條小狗，但她却連母狗的都不如。」

在風裏來的一生中，用「母狗」兩個字來辱罵女人，這還是第一次。

他希望這也是最後一次。

金唯武目注風裏來，忽然說：「我現在只求你一件事！」

風裏來目光黯然：「你說。」

金唯武吸了口氣：「我求你馬上殺了我！」

風裏來目中倏地寒芒一閃。

「你不後悔？」

「不後悔，因爲我本來就很該死。」

「你殺了師父辛九橋，這是大錯，相信這個女人的說話，也是大錯。」

「你說得對，此刻天地雖大，却已無容我身之地，」金唯武忽然目光一亮，「你早已知道我就是金唯武？」

風裏來點頭。他說：「是一個老先生告訴我知道的。」

唯金武道：「他是誰？」

「他就是帳房裏的林四先生。」

「林四！果然是林四！」雪飄雙眉直豎，再也不像個溫柔可愛的女人。

風裏來淡淡道：「我和林四先生，早在十五年前就已平輩論交，這一點恐怕你們做夢也想不到罷？」

雪飄咬着牙，說：「虧我一直都很敬重他，還以爲霸君堡裏，他是我唯一最得信任的人！」

風裏來道：「他本來確是個值得信任的人，否則，他也不會在霸君堡的帳房裏屹立不倒！」

雪飄忽然走到他的面前，挺起了豐滿，成熟而美麗的胸膛，然後大聲說：「風裏來，我知道你就是遊俠風裏來，也知道你現在來殺我的。」

風裏來手中有刀，刀鋒晶瑩如雪。

夏侯德的頭顱就是這把刀割下來的。

現在，他與雪飄的距離只是近在咫尺，但昔日的綿綿情意，已化爲冰冷、逼人眉睫的殺氣！

風裏來最不喜歡幹的事，莫如殺人。

然而，人在江湖，却是往往要幹自己不喜歡幹的事。

風裏來畢生最鍾愛的女人只有一個，就是眼前的雪飄！他怎能忍心下手！

× × ×

然而，遺憾的是：他殺了她！

刀鋒了無聲息的，透穿過她的心房，掠走了她的生命！

她無言。他也無淚！

（六）

殘陽下，西風急勁。

荷葉漫天飛舞，落在古道上，也落在風裏來的臉龐上。

他放走了金唯武，他知道這個走錯了路的年青人，已在深切的後悔。

這人雖然死有餘辜，但風裏來還是給了他一次重生的機會。

葉在飛翔，葉在漫舞！

他彷彿又聽見那婉轉的歌聲，看見那羽裳迴雪的舞影！

驀地，他看見了一個梳着兩條大辮子的姑娘，騎着一匹快馬迎了上來。

那是辛紅蝶！

辛紅蝶曾錯怪了他，以爲他眞的把自己送到霸君堡，領取黃金萬兩的賞格！

現在，她當然已經明白，風裏來是一個怎樣的人！他非但沒有把她送到霸君堡，還把她安置在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她現在是來向他道謝的！

但等到她來到的時候，剛才在風中的風裏來却已不知所踪。

倏地，她聽見了一個人愴然的歌聲。

這本不該是男人唱的歌！但他唱了，而且還唱出了眞摯，痴迷的感情。

歌聲漸遠，終於消失在風裏……

（全文完）

武林軼事

黃飛鴻最後一戰

嚴霜・文

黃飛鴻是近代漢拳的大師傅，譽滿廣東，進入晚年，很少到外邊活動，只係偶然跟老友飲茶喝酒之後談論一些武藝，聊以自娛，更少跟別人交手，故此他到了七十大壽，仍然十分清閒，拜完大壽之後，有一日，一名三十歲左右的人登門拜訪，黃飛鴻延他入內，互通姓名，此人自稱姓宋，單名一個倫字，一向崇拜黃飛鴻的武功超卓，自己也曾苦練武藝十多年，總是苦於無法領悟，故此進來問候一聲，同時希望黃師傅指點幾句。

宋倫說：「中國功夫的門派甚廣，很難指出某一個門派的招式特別有勁，再者，許多招式係攻守兼顧的，我無法決定究竟在甚麼時候用那一種招式應付，凡此種種，蓄疑於心，希望黃師傅逐項解答！」

黃飛鴻一時興到，索性對他多講幾句，說：「中國功夫，雖然門派甚多，可是從武藝方面看，始終係有兩條路綫而已，不是攻便是守，如果敵人發拳攻來，上挑下搶或者連消帶打，步步搶攻，又或側身小跳避開，即時飛起一條腿來，各種招式都有特殊的妙用，愈熟愈好。」

宋倫很認眞地聽了這番話，稍爲想想說：「黃師傅，你所說的話，確是洪拳當中最高深的妙論，晚輩非常感謝，不過，口說不如用拳脚表現出來，我曾經多次欣賞過黃師傅單人表演或者雙人對拆，知道黃師傅的武功極深，晚輩望塵莫及，儘管如此，晚輩仍想找個機會請黃師傅指點武藝，可否賜教幾招呢？」

說了這一大番話，宋倫然後轉入正題，黃飛鴻突然發覺他來意不善，不管他以前究竟有甚麼仇恨，或者他們無怨仇，只是想跟一個老拳師過招，打贏後到處揚威耀武，這傢伙既然抱着挑戰念頭而來，當然不肯退縮，應該教訓他，使他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以後不敢太過放肆。

黃飛鴻此念一起，便即站起來，笑了笑，說：「既然宋兄有心落場玩玩，我亦很高興奉陪，我們同到天階講手吧。」

黃飛鴻家裏很少學習武藝的門徒，僅有三幾個特別可靠的人在旁服侍，有時黃飛鴻指導他們一些武藝，故此，黃飛鴻跟宋倫講手，叫那些得意的門徒出來看看，似乎操必勝之心，宋倫看了頗爲詫異，心裏暗想，自己僅有三十歲，黃飛鴻已經拜過七十大壽，年紀老邁，氣力必衰，目光無法像年輕人那麼敏捷，反應遲鈍，如何會一定打贏呢？他的信心十足只是隨意想想，順着脚步走，很快就走到天階，他脫去長衫，露出一排短打的衣裳，顯然是個經常練武之人，身形步法，相當敏捷，且又肌肉粗壯，黃飛鴻愈看愈覺他所料不差，此人並非想登門求教，而是想踼盤。

很快黃飛鴻就站在宋倫的面前，兩人相距八尺，宋倫說：「老前輩請勿留手，請發招！」照例黃飛鴻是主，宋倫是客，應該從客的一邊請招，不過，宋倫多次催促黃飛鴻發招，黃飛鴻有點討厭，便不計較，大喝一聲：「看招！」跟着連走三步，當胸一拳打出。

這是極普通的打法，只是想看看宋倫如何接招，宋倫並非弱者，右手向上擋格，跟住緊握黃飛鴻的右腕，左手橫踭由下邊撲上，這一招鐵門閂相當毒辣，如果黃飛鴻的脚步慢了一點，並非移步換形，很快就向宋倫的右邊走過，使他撲上來的一踭落空，可能第一招就折斷右臂，因此黃飛鴻勃然大怒，立刻趁着繞步，走到宋倫背後姿勢，一個搖船擺櫓，橫踭向宋倫的右脇打出，宋倫把右手壓住黃飛鴻的手踭，一壓即打，那一拳快如閃電，叫做青蛇撲面，向黃飛鴻左眼出擊，它也是很毒辣的，可以一拳打盲對方的眼，黃飛鴻早有防備，左手擋格，順勢用美人照鏡的一招出擊，如是此兩人互相發拳，攻守兼備，鬥了十多個回合，仍是難分高下。

苦鬥當中，黃飛鴻逐漸覺察得到對方並非弱者，心裏暗想，必須運用誘敵進攻的妙計，然後有把握取勝，即想即做，突然進馬發掌，這一掌實在是沒有根基的，好像露出破綻來，讓對方進攻，當時他的形狀係用弓箭步，左脚在前，右脚在後，左手握拳護腰，發出右掌來，而且那個弓箭步坐得很低，轉動不易。

向來用弓箭步出擊，俱是如此，坐低左馬就用左手出擊，坐低右馬必用右手發招，或拳或掌，俱屬如此，因爲這樣出擊，能够打出腰勁來，黃飛鴻却剛剛相反，坐低左馬，却用右手發掌，那一掌如何能够擊中宋倫呢？反過來說，他的左邊僅有單拳護腰，如果宋倫向他左方出擊，一手壓住他的左手，跟住用另外一手打出，那就穩操勝劵，從外邊看來，確實如此。

宋倫不知道這是黃飛鴻生平十大絕招之一，叫做：「八分低莊弓箭拳」，故意坐低馬步，使敵人向他左邊出擊，事實上黃飛鴻的右掌，打到盡，況且係用左邊的弓箭馬，對方想向右邊出擊，沒有空位，故此必須從左邊着想，宋倫當然是如此發招的，殊不料他剛用左手握黃飛鴻的左拳，右手握拳向黃飛鴻臉上打去，突然之間，黃飛鴻左方的前鋒馬忽然退後，變成右邊的前鋒馬了，一退一轉，身形發生變化，對方打來的一拳固然落空，又因對方兩手齊出，左邊的腰脇落空，黃飛鴻很迅速的收回右掌，一個鬼王撥扇，向他的臉上打去，這一個耳光打得十分沉重，宋倫倒退三步，搖搖幌幌，然後勉強站穩。

黃飛鴻趨前，冷然說：「宋倫，你欺負我年老，我手上的功夫並不老呢。」

如果他進馬發招，一拳就使宋倫受傷，不過，他這樣做只係想懲戒宋倫而已，宋倫亦心知肚明，不敢多嘴，趕快握手稱謝，轉身走出戶外，此後宋倫沒有再登門打架，經此一戰，黃飛鴻就絕口不談武藝功夫，活到七十五歲，壽終正寢。（完）

實用柔道學

九　地面按倒法

混沌書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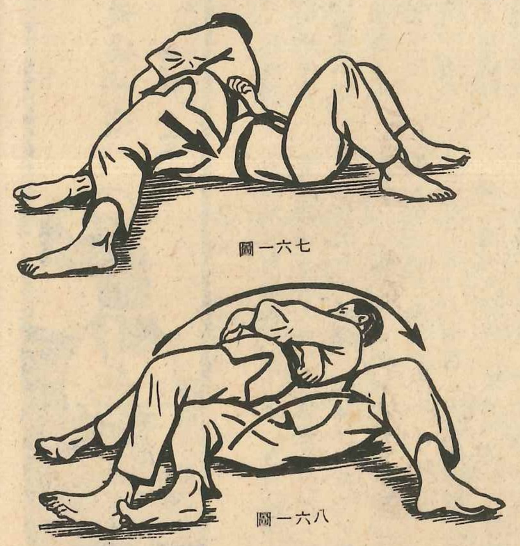
在柔道比賽中，如果一方能把對方的背部按了在地上廿秒鐘之久，同時對他的一手或是一足加以控制了，那麽他便可以得到一分。他不須把對方的兩肩壓在地上——在一些摔交比賽中則有此規定——甚至不必一定要把對方的背部正壓在地上。只要他把對方定了在地上，同時對他的任何一手或是一足控制了，如此已足夠了。

在使用地面按倒法時，你應小心注意以下各點：

1.像柔道的其他所有動作那樣，你的身體各部份應該始終保持着放鬆。

2.進攻者的體重應該是壓在地上，而非如一般所想像的那樣壓了在對方身上的。圖一六六表示他的體重壓在他自己的右股上，即箭頭所指處。這樣他便可以完全保持身體的平衡，不致因爲對方的左右掙扎而變得不平穩了。圖一六七表示不正確的姿勢，此時進攻者壓了在對方身上，對方的每一個動作都給傳到他的身上，如此一來對方只要一向側滾動，便可以很容易地把進攻者擺脫了，參看圖一六八


圖一六六


圖一六七

圖一六八

3.一當進攻者把對方按緊了在地上之後，他一定得盡力保持他與對方之間的相對位置，這便是說，他必須緊隨着對方的移動而移動，以確保他對他的完全控制，並使自己的平衡不受到被破壞的危險。

4.爲了要做到第三點，進攻者的身體的姿勢一定是要平穩和靈活可變的。你可以摹仿相機的三脚架．如圖一六九。在三角架的每一脚間互成直角之時，架了在上面的相機便最平穩了。要是其間的角度是太大了，三脚架便會在相機的壓力下滑垮了；假如是太小呢，則整件物體便不穩，相機很容易跌下了。


圖一六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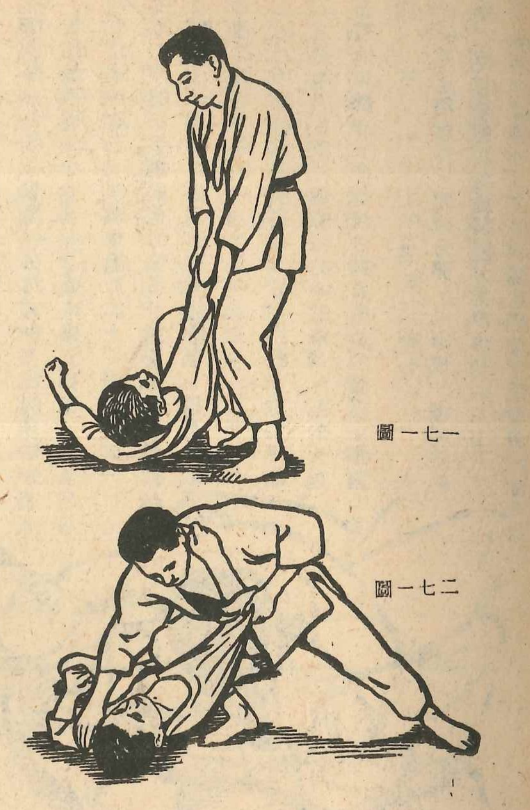
圖一七〇

在地面按倒法中，這些原理也一樣可以應用得着。三脚架的三條脚是進攻者的左右兩足和臀部，如圖一七〇。如果他把兩足舒適地儘量分開，他便取得了最有利的位置了。此時他可以控制以及破壞對方的任何動作。

請注意「舒適」是此式和別的柔道中的動作的標尺。如果你的任何動作做起來令自己感到不舒適，你可以知道此時你正犯了柔道中之一大忌——你的某一塊或是某一部份的肌肉正是緊張着，以致你整個身體未能鬆弛着。

5.如果你的某一地面按倒式只成功了一部份，那麽不要死硬到底、一定堅持着要把它做到。你應該改換另一式，或者是乾脆站起身來，假如你是看到你不能把對手置於完全控制之下的話。倘若你不知進退，一定要死纒的話，到頭來主客形勢會突然改變，這回你便成爲了俎上之肉了。

6.當你把對手按倒了之後，你一定要找機會以使出以下我會介紹的臂鎖法，或者是交叉手窒息法此類殺手。因爲在對方竭力掙扎之時，他會露出很多破綻出來，你便可以乘虛而入，以取得全勝了。


圖一七一

圖一七二




圖一七三

圖一七四

一、箍頸按倒法

此式可能是柔道的按倒法中最通常的了，它也是最有效的之一，同時常常是初學者最先學到的手法。

在你把對手摔倒之後，你仍把他的右袖抓住，如圖一七一。以左手拉他的右手向着你，右足抵着他的背部，以阻止他翻向右方，用掙扎了出來的右手對你攻擊，如圖一七二。你以右股觸地，坐了下來，兩足前後張開，以給你一個寬闊的基礎。同時你把他的右手夾了在左臂和左胸側之間，如圖一七三。

圖一七四表示進攻者的另一個可能的姿勢。他向前彎曲，頭部幾乎貼着對方的臉部。右手的位置有四，你可以隨意選擇，雖然我本人擁護第一個：

1.右手緊箍着他的頸，手掌扣着你的右膝，如圖一七五，以防止右手滑脫了。其好處就是不論對方如何猛烈地掙扎，他也擺脫不了你的控制。而且萬一情形突然產生了變化，你還可以把右手改放在其他的位置。

2.如上法那樣把右手箍着他的頸，不過右掌緊抓着他的右肩下方的衣袍，如圖一七六。這位置也十分不錯，因爲你的右手有很寬動的空間，以控制對方的所有掙扎動作，使他無從脫身。

3.把右手手掌壓在對方的頭的左側，右前臂及掌緊貼地面，如圖一七七；或者你可以把右手放在與右肩相平的位置，如圖一七八。此位置的優點就是令得對方幾乎完全沒有可能向左滾動，或者是把你在上面滾了下來，以脫身開來。

4.抓着對方左臂臂窩處的袍，如圖一七九。在美國，此一位置十分流行，但是在別處則相當少見。如果有須要之時，它可以很容易地轉爲上一個位置。

不論你的右手所放的位置是哪裏，只要情形有改變之必要時，則千萬不要遲疑，應該立刻改放在別的位置。在對方掙扎或是反攻之時，你只要用足夠的壓力和力量來對付即可。要是他在地上移來移去地企圖擺脫你的話，你跟着他移動，並保持原來的姿勢，而且把右膝移近他的右耳，此點至爲重要。


圖一七五

二、十字上壓按倒法

顧名思義，你可以想像到在此式中，你的身體和對方的是成十字形的，圖一八〇是其樣子。

對手仰臥在地上，你則橫壓於其上；兩人形成一個十字形。你的左手繞過他的頸後，抓着他左肩處的袍，如圖一八一。你的右手伸過他的胯下，扳了上來，握着他的腰節，如圖一八一及一八二。

你的右手應該儘量繞過對方的大腿的上方；不然的話，如果你的右手在他的腿的中部繞過，他的大腿可以猛烈地移動着，使你無法握得到他的腰帶，如圖一八四。

你的兩足應直伸，同時分開，以形成一個穩定的三脚架。倘若你要對他施以壓力，不讓他的右方升了起來，你可以如圖一八三樣，以足趾用力蹬着，把身

圖一七六

圖一七七

圖一七八

圖一七九

圖一八〇

圖一八一

圖一八二

圖一八三

圖一八四

圖一八五

體微彎着地離開地面。不論對方的動作是怎樣，你無論如何得保持着圖一八〇的原來姿勢。

三、十字上壓按倒法變式之一

此一變式是很常見的，不過我認爲它過程軟弱，因而效果不如上法那樣好的。

在此式中，進攻者與其對手間之位置大約和上式中者相同，所差異者就是進攻者屈起兩足，以頂着對方，而不是兩足均直伸。至於兩足的落地點，都是分隔開來，以成一平穩三脚架，同時足趾用力蹬着地面，控制着對方的一切動作，如圖一八五。

此式雖然違反了按倒法中之一個大原則，乃是臀部不應離地，所以它不夠威力，不過祇要你在用時，儘量將臀部降低，則亦不致完全無效。

四、十字上壓按倒法變式之二

這與上一變式十分相近，所不同者只是此時你只屈起一足——隨便是左足或是右足——用以頂着對手，另一足則直伸，如圖一八六。如果左足伸直的話，這姿勢可以讓你更好地控制着對手的肩部；如果是右足伸直，則你能加強對他的臀部的控制，如圖一八七。

根據經驗而說，我認爲此第一及第二變式，均不及原來之式那樣夠威力。

五、上壓按倒法

這是一個十分強有力的按倒式，這就是爲什麼你切忌讓對手繞到了去你的背後的很明顯的原因。因爲一旦他在你的後方，只要他使出上壓按倒法來，則你便會給他牢牢地按在地上，無法脫身也。

圖一八六

圖一八七

在圖一八八中，你的對手仰臥在地上，你在他後方，身體伸直，胸部壓着他的胸部，兩肘壓在地上，緊緊地頂着他的臂窩，兩手在側面抓着他的腰帶。你的頭轉向一邊，壓在他的身上。兩足足趾蹬着地面，平分開來，與對方的身體成一個正Y字。其原因是萬一他成功地把身體移到與你其中一足成一直線時，如圖一八九，你將無法阻止他向右一滾，而擺脫開你的，如圖一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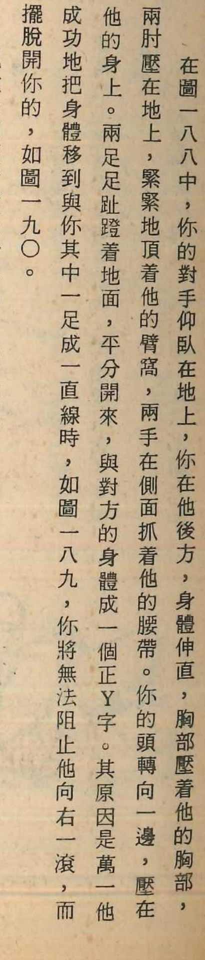
現在再回頭看看圖一八八。很明顯地，要是進攻者把身體壓在對方的頭部時，則此按倒式的威力便增大得很多了。可是這時對其對手來說，會很辛苦的，因在此練習時還是不這樣做爲好，留待正式比賽，或是眞個與人打鬪之時，然後才施展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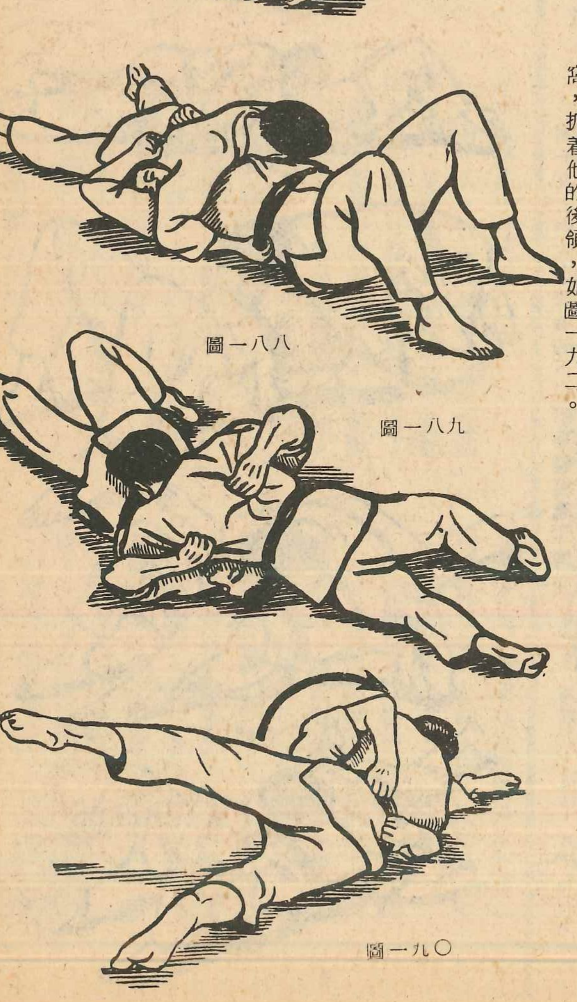
六、手部的別的位置

1 你的雙肘並不壓在他的臂窩處，而改爲以兩手緊箍着他的雙臂，抓着他的腰帶，如圖一九一。

有些人認爲這樣可以加強對手的雙臂的控制，不過我始終不甚相信。

2. 把右手放在上兩法中之任何一種位置，抓着對方的腰帶，其右手則繞過對方的左臂窩，抓着他的後領，如圖一九二。





圖一八八

圖一八九

圖一九〇

注意在這時，你的兩足和對手的身體並沒有成爲一個正Y字；你的身體在對手的右邊斜出了。如果你改爲以右手抓着他的衣領時；則你的身體便擺過他的左方。

七、足部的別的位置

你的兩足可以像十字上壓按倒法的兩變式那樣做。或是兩足都曲起，你就像是跪下那樣，把兩膝夾住對方的頭，頂着他的兩肩；或是只屈起單足，另一足伸直。請各看圖一九三及一九四。

如果你斜壓在對手的左方，如圖一九四，則你應以左手繞過他的臂窩，抓着他的衣領，把左足縮起，將腿內側，部份壓在地上；你不能把右足縮起，因爲對方的頭部會阻着也。

在我自己來說，我覺得把一足縮起來是要舒服得多。如果你壓在他的右方，則用相反的動作便可。

八、側上壓按倒法

此是柔道的按倒式中最夠威力的式中之一。

在動作上，它與上壓按倒法之手的變化位置之二相近。圖一九五表示雙方的互相位置。進攻者的左手繞過了其對手的臂窩，深入地抓着他的衣領，如圖一九七所示；他的右手則如圖一九五那樣做，抓着對手的腰帶。兩臂均應緊向對手的臂窩，以使他雙臂發不出力來。

兩足直伸，如上壓按倒法中之手的變化位置之二的那樣放着。你的身體與他的成了一個角度，但在此時，此角度是要大得多。

在圖一九六中，進攻者的身體與對方的成了一個四十五度角，而且是在其左方——即他以手抓着對方衣領的那一邊。他的兩足分開，足趾蹬着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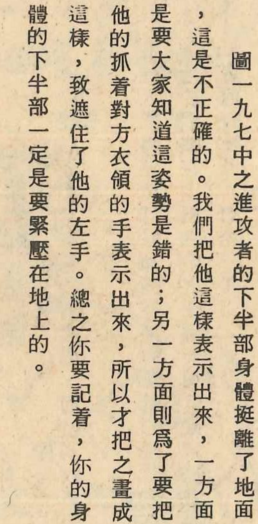


圖一九一

圖一九二



圖一九三



圖一九四

圖一九五



圖一九六

圖一九七中之進攻者的下半部身體挺離了地面，這是不正確的。我們把他這樣表示出來，一方面是要大家知道這姿勢是錯的；另一方面則爲了要把他的抓着對方衣領的手表示出來，所以才把之畫成這樣，致遮住了他的左手。總之你要記着，你的身體的下半部一定是要緊壓在地上的。

九、反箍頸按倒法

此式是不易學會的，可是當你一掌握了它之後，它便是你的一件最有力的武器，它也是我所喜愛的一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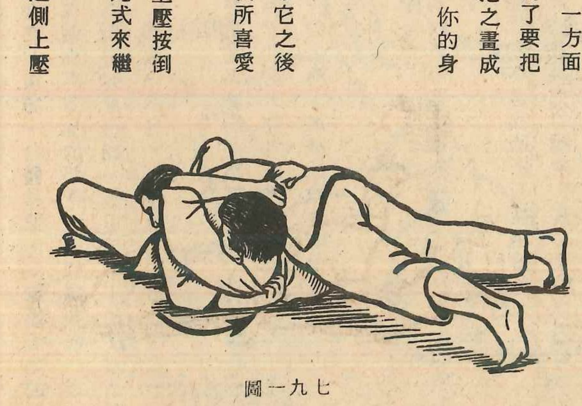
它可以給直接運用，但是也可以在用上壓按倒法或是側上壓按倒法失敗之後，緊接着以此式來繼續進攻。

你的對手仰臥在地上，你以圖一九六之側上壓按倒法來按着他。你的右手握着他的腰帶，左手繞在他的頸後，抓着他的衣領。

現在你以右臂貼着地，把右足向前伸，放在他的身體左側，如圖一九八。他的左手現在全給你拑制着，動彈不得。你的兩足張得很開。

對手在此情形之下，可謂無從反抗。他的唯一可以擺脫你的方法就是把雙足收起，收縮腹部地來一個後翻。但是只要你把頭按在他的腹部，如圖一九九，則他連最後這一條生路也給你破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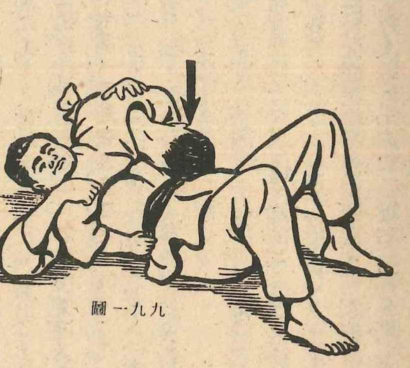
我自己則非在對手迫我之時，我不會把頭按在他的腹部的，我會把上身保持向上，如圖二〇〇。此姿勢有時給稱爲坐椅式，因爲你的右前臂按在地上，就像放了在椅的扶手上，你的上身則像靠着椅背也。不過如果你想用此變式時，你得提高警覺，不要讓對方突然來一個後翻，把你扔了開來。一看見他有收足縮腹的企圖，你便立刻把頭頂着按他的腹部。如果你一分神，對手把膝一收，要來一個後翻，你的臉部便正正吃了他的膝的一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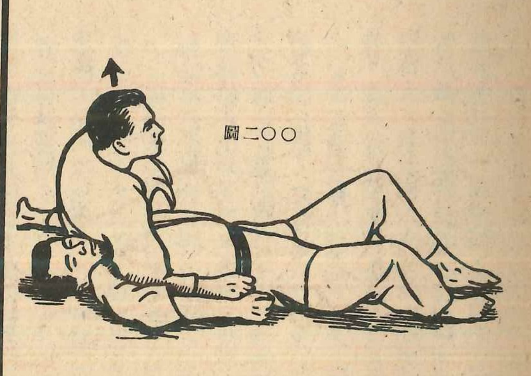
圖一九七



圖一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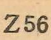


圖一九九



圖二〇〇

下期繼續刊出「窒息法和壓喉法」



玄機妙算

玄機子

鄭袖陷害美人

戰國時代，魏王爲了討好强國，便特別選了一位美女，送給楚懷王。懷王對這位魏國美人，十分寵愛。

懷王的夫人鄭袖，知道懷王很喜歡這位美人，外表也表示十分喜悅，在衣服方面，選擇她喜愛的才做；在玩樂方面，也依他所好而行；宮室寢具，無一不是她所欣賞鍾愛的。鄭袖對這位美人喜愛的程度，比起懷王，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懷王很受感動的說：「女人以姿色博取丈夫的歡心，而妬忌自己的丈夫與其他女子親近，這也是人之常情。現在鄭袖明白我愛魏國美人，她也因此而喜歡她，而且更超過我，這就和孝子孝順雙親；忠臣侍奉君主一樣的，而忠臣孝子，只求君主雙親高興而不把自己的痛苦放在心上的，世上是很少的啊！」

鄭袖知道自己的計劃已達成，懷王已經認爲自己不是一個善妬忌的人了，於是對那位美人說：「國王非常喜歡妳的美麗，但是却獨對妳的鼻子無好感，爲了使國王高興，妳以後見到國王，最好把鼻子遮起來吧。」

魏國美人認爲鄭袖對自己一向很好，也未作考慮，從那時起，見了懷王，就將鼻子遮起來。

有一天，懷王問鄭袖：「怎麼回事，她一見到我，就立刻把鼻子遮起來，這到底爲什麼？」鄭袖回答道：「這個秘密我很清楚，只是不方便說。」懷王說：「就是再怎麼不好聽，我也要聽，你說吧！」鄭袖答道：「她好像是討厭聞到你的口臭啊！」懷王生氣的罵道：「賤毒的女人啊！」懷王一氣之下，便下令立即將那美人拖去處死，不得稍有延誤。

魏國美人於是枉死，懷王也無故的殺了自己心愛的美人。

武侯觀人於微

曹丕篡漢後，魏、蜀、吳三國分立。有一天，蜀漢昭烈帝劉備處來了一位客人，和昭烈帝談得非常投機，諸葛武侯突然來到，那一位客人就馬上起身往厠所走去。

昭烈帝爲武侯描述這一個客人時，不停的說他的好話，武侯說：「我看那個人，神色之間不穩定，眼光向下，不停的左顧右盼，一個人如外表露出奸惡之貌，必定內心有着不軌的企圖，我說他必定是曹氏派來的刺客。」於是派人加緊追去，可是那人一見諸葛武侯，早已越牆逃跑了。

由於諸葛武侯的機警，一下子就識出破綻，否則照這情勢發展下去，昭烈帝劉備是否能倖免於禍，實在是大有疑問的。



天下有雪

神州奇俠故事之八結局篇

溫涼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燕狂徒與卓非凡比鬥武功，後者只有逃避，前者則連連進擊，兩人一追一逃，追到一處院子，有五個老和尚異口同聲對燕狂徒譏諷，燕狂徒便問他們誰是抱殘？那五個老和尚隨即各自說出法號，原來是抱風、抱花、抱雪、抱月、抱殘。於是燕狂徒苦口婆心的勸說少林、武當兩派要互相參研彼此的絕技，以增强正義力量，對抗武林敗類。無如五老僧反唇相識，隨而聯手施展一招「懷抱天下」禪功，攻向燕狂徒，燕狂徒則以武當絕技「弱水柔易九轉功」與少林秘傳「阿難陀指」還擊，破解「懷抱天下」的攻勢……

施展水逝訣　救起燕狂徒

劍若游龍

亙久。

抱殘終於歎道：「人稱燕先生是武林第一奇人，此言確實不虛。」

燕狂徒却沉着聲道：「我沒什麼。少林的功夫，確實很了不起，好像還有幾種秘技，迄今還未有人學會，正該有人好好精練。」

這句話無疑等於承認了，只要精研少林武功，足可無懼天下，得燕狂徒讚譽，連忘塵物外的老僧，也不禁微動喜容。

抱月道：「少林武功，確實該好好練習，每一種武功，都可以無止境。」

在一旁的少林天象，心中暗忖：這番得以大開眼界，但自己所練的「大般若禪功」，不是據說有十八層境界可以修習嗎？而自己只達第三層界限而巳，何不繼續苦習上去，據說「大般若禪功」練到巔峯時，可以練成「龍象般若神功」，每一掌出擊，皆合一象一龍之功力哩……

這一番思索，以及數十年汗血苦練，使得他終於成爲一代少林武學宗師。

但就在他如此尋思着時，武當派的大風道人也在沉思：武學境界如此艱博，若不尋捷徑，如何能成爲第一流的高手呢？確是要在這荊棘漫漫長途中，想些捷徑是好。……這一般想法，使得這出身名門正派的人物，心思逐漸傾向邪惡……

就在這時，一人大聲道：「五位大師，神功卓絕，但朱大天王却另有破法！」

×　×　×

說話的人當然是蕭秋水。

這次不但「懷抱五老」大爲光火，連燕狂徒也生氣了。「老夫以少林、武當的武功尚非五老之敵，小小一個朱舜水，能有什麼作爲！」

蕭秋水即答：他遇到需要堅持的原則時，絕不作任何退讓，這與他平時謙遜有禮待人，判若兩人：「朱大天王的武功，當然難及前輩背項，只是前輩您是以己身功力，發揮一般少林、武當之武技，而朱

大天王却精研少林、武當二派武功已久，他的武功遠不如前輩是一回事，但深諳少林或武當的功力，再將補不足之武功加以發揮，要破少林、武當，實非難事……」

地眼大喝了一聲：「黃口小兒，目無尊長！」

燕狂徒生平最護短，本來聽蕭秋水的話，已覺有理：朱舜水的武功，雖遠不及自己，但若此人精研兩派武功，再用來打擊兩派，實比自己以精深內功來使兩派粗淺武技來得强大，未嘗不可能殲毀武當、少林二派，實在不可不防！

他念及此，便向地眼喝道：「黃口小兒，目無尊長！」

他的年紀比地眼大，而且武林中的輩份更比地眼長，地眼大師向蕭秋水吆喝，他則向地眼吆喝，實在十分諷刺，而且這一聲喝，同樣八個字，兩人功力，可大大不同，只震得地眼大師如同雷殛，雙眼發直，若是燕狂徒當年以三聲斷喝震斃大水老人的功力，這一聲巨喝，至少可以震暈地眼。

五老互相望望。卓非凡畢竟是現場中武當之代表，他覺得自己實非說話不可了，便道：「蕭少俠認爲以武當可破少林，以少林亦可破武當？」

蕭秋水點頭道：「卓大俠，一個人若兼得兩派所長，以博擊約，知敵長短，確能取勝輕易的。」

卓非凡淡淡道：「蕭少俠是說，朱大天王朱舜水，他能做到這點？」

蕭秋水却道：「是。」

卓非凡冷笑道：「那蕭少俠又從何證實此事？」

一時衆皆以爲然，蕭秋水在江湖上跟朱大天王敵對的事，人人有所風聞，——然而蕭秋水又從何得知朱大天王諳武當、少林二派武功？

蕭秋水平靜地道：「因爲我學了朱舜水的武功。」

此語一出，衆皆譁然，朱舜水是黑道上第一險惡之人，然而著有俠名的蕭秋水竟隨之學藝，這連燕狂徒都微感詫異。

卓非凡問道：「那你是朱舜水的徒弟囉？」

蕭秋水答：「不是，但我確學過他的武功。」他所學的朱舜水武功，便是從「少武眞經」上所得，是當日朱大天王要以此書來套住少林天正，並誘其練功入岔，走火入魔的秘笈，却給蕭秋水因諳朱大天王的運功方式，而免於眞氣誤道，反學得兩家之長。

只是這一衆人，又怎知其中曲折，紛紛交頭接耳，議論不已，連燕狂徒也斜睨蕭秋水，看他究竟要幹什麼。

這時卓非凡又道：「難怪蕭少俠一直爭執少林可取武當，武當可殲少林之論了，少俠言朱舜水有二派之能，而少俠又得朱大天王眞傳，那少俠武功，自也博學精廣，無怪乎瞧不起少林、武當了。」

這時羣情沸動，有些人大呼道：「奸細，蕭秋水原來是奸細！」

有些人大嚷道：「小子不知厲害，叫他瞧瞧少林武功！」

「卓師叔，給他些武當派高招，好教他心服口服！」

嚷着要蕭秋水領教少林功夫的，自是少林僧衆，要蕭秋水敗在卓非凡劍下的，當然便是武當道士。

蕭秋水神色不變，誠懇地道：「卓大俠、衆位大師，在下實無此意……」

抱月忽道：「不管有意無意，既說少林、武當二派可以被對方招數取勝，就要拿些眞本領讓人瞧瞧，否則空口講白話，眞當少林、武當無人麼？」

燕狂徒看蕭秋水居然比自己更加堅持此事，很覺有趣，倒是要看看蕭秋水怎樣應付，當下隔空以「阿難陀指」，解開了蕭秋水身上被封的穴道，道：「小子，話既巳說出去了，是亮武功讓人不瞧扁了的時候了。」

蕭秋水極不願動武：戰釁一啓，怨怨相報，却又何苦？這時卓非凡巳飄然而至，笑道：「聞說蕭少俠出身於浣花，劍術想必要得，恰巧我也喜歡劍術，適才未敢就教於燕前輩，却要向蕭少俠獻醜了。」

蕭秋水正要推拒，但轉念一想，這樣也好，若能戰勝這武當派一流高手，自己的話，或者就有人肯聽了。

當下心中計議巳定，居於下首，向卓非凡長揖道：「那在下就要斗胆懇請大俠賜教了。」

卓非凡一劃劍花，長髯自飄，道：「別客氣。」

挺劍刺了過去。

卓非凡出劍的時候，蕭秋水便退身。在半途卓非凡的劍猝然加快，蕭秋水也退得更快。然後卓非凡的劍在疾急的挺刺中驟然而停，蕭秋水飛退的身形，也霍然而止；卓非凡道：「你要讓我三招，還是客氣？」

蕭秋水道：「都不是。」

卓非凡問：「那爲什麼只退不攻？」

蕭秋水立即搖首道：「不是。而是大俠這一劍刺來看似平凡，實無瑕可襲，我想不出對策，只有身退以避其鋒一途。」

卓非凡皺眉道：「我這一劍中不是有三處險鋒嗎？你何不冒險一搏？還有七個破綻，難道你沒看出來麼？」

蕭秋水笑道：「那不是破綻，而是虛招，引動敵手搶攻的招數；若我剛才眞的不知死活，莽然出手，早巳不能站在這裏和卓大俠說話了。」

卓非凡嘆道：「蕭少俠好眼力，好定力！」

蕭秋水道：「卓大俠的劍法，才是眞好！」

卓非凡道：「你以不攻破我之攻，我長期追擊下去，敗著自顯，那時你再反擊，我就無法抵擋了。」

蕭秋水道：「所以卓大俠也立時收了招。」

卓非凡道：「若論比武，我手持劍，傷不了你，便可以算輸了；」他說着，頭一仰，眸中神光湛然，道：「只是今天比的是少林、武當的武功，你尚未出招，算不得贏我！」

蕭秋水恭然道：「這個當然，卓大俠請出招。」

卓非凡抱劍而立，似人與劍，巳聯成一體，而聲音猶似天外傳來：「剛才是我武當『淡然一劍』，而今是『龍遊劍法』

，你小心了。」

× × ×

「龍遊劍法」是一種馭劍之術。人說「馭劍之術」乃劍術巔峯，能入劍合一，殺人於千里。

卓非凡外號「劍若遊龍」，便是靠這一套「遊龍劍氣」，名震江湖。

而當卓非凡使出「遊龍劍法」時，也眞箇龍遊於天，迅若遊龍，煞是好看。

× × ×

卓非凡的樣子，本就神采飛逸，而今又是神龍遨遊於天，更如天龍皓首一般，但好看不止是他的人，而且是他的劍法。

昔日「千手劍猿」藺俊龍曾與卓非凡一戰，大敗於其人之劍下，嘗言：「學劍者若死於武當卓非凡劍下，可謂不枉此生矣。」

× × ×

蕭秋水緩緩出指。

他出指雖緩，但指勁一出指端，即如劍氣，急如厲電，割體而去！

他的指法又在凌厲中含極大的寂意，竟是少林「阿難陀指」。

「阿難陀指」是佛門中一種極高深的指法，連少林南宗高手地眼和天目，拚盡數十年功夫苦練，也不過得其皮毛，能如此運用自如？昔日天目與地眼二僧，若能靈活應用，早已除柳五矣。所以後來地眼親覩燕狂徒能隨意施用「阿難陀指」，已驚爲神人，而今居然連年不過卅的蕭秋水也諳使用，眞是呆如木鷄，作聲不得。

殊不知蕭秋水的內息，其實比燕狂徒還要渾厚，他既得「無極先丹」之助，增强了數甲子的功力，又得八大高手傾力灌注，悉心相授，體魄之强，猶有過之，自朱大天王所留的「少武眞經」內學得「阿難陀指」等技，又參照燕狂徒的運用在先，使起來自然更得心應手。

蕭秋水凌空發指，使得卓非凡凌空的劍氣無法下擊。蕭秋水每發一指，卓非凡便逼得廻劍一架，「錚」，劍身俱爆起了一道綠色的光芒，只震得卓非凡手腕長劍，脫手若飛。

蕭秋水手中雖無劍，但有「阿難陀指」的至剛至寂的指劍，將距離隔開，凌空出指，大佔上風。「懷抱五老」互覷一眼，臉呈難以置信的神情。

燕狂徒是蓋世狂豪，能使「阿難陀指」，尚不足爲奇，但連蕭秋水也識施「阿難陀指」，就無怪乎他們震訝不已了。

這時五老的眉毛同時一揚。

局勢突變。

卓非凡已無法招架得住那至剛至絕的指勁，便連人帶劍，人劍合一，化成一道劍氣，直射蕭秋水！

× × ×

全力一擊，且不留後着，自然勢不可當。

但剛極易折。

蕭秋水雙掌推出一道狂飈，旣純且柔，正是武當派「先天無上罡氣」。

這一股柔而無匹的罡氣，便將卓非凡無可奪銳的劍氣，借力乘力，吹至偏鋒。

卓非凡擊空！

高手過招，是絕對不允許有擊空二字的。

卓非凡畢竟非同凡响，別人這馭劍之術，一擊不中，少說也元氣大傷，吐血踣地，但他卻立時舞起劍花，護着自己，再返身回首。

蕭秋水沒有攻擊。

只見他手裏挽着一件衣袍，卓非凡一震，原來自己身上長袍，已落在蕭秋水手裏。

自己的劍法正舞得滴水不透，蕭秋水卻是怎樣奪得了他的貼身長袍呢？

蕭秋水說：「卓大俠是武當高手，當然知道『滴水不透，拿了就走』。」

卓非凡聽過。

那正是武當派的武功。

但這種武功近乎小手所爲——武當派眞正一流高手是不去學的。

只是卻給蕭秋水學會了。不但學會，而且還用這「滴水不透、拿了就走」的小巧功夫，在他施展正宗高級「滴水不透」劍法時，奪下了他的衣袍，他兀自未覺。

卓非凡垂劍而立，淡淡地道：「我敗了。」

× × ×

燕狂徒却突然鼓起掌來。

卓非凡敗北，燕狂徒居然鼓掌，這是情以何堪的事！

不但五僧怫然色變，連蕭秋水也大感不滿。

他雖擊敗卓非凡，但對卓非凡仍心存景仰。

却聞燕狂徒茫然道：「我是爲卓非凡鼓掌。」

「一個人勝敗都不重要，難得的是以他的身份，敗了居然就敗了，半句怨言都沒有，坦然直承，是了不起！」

「武當派有這種人，武當派果然是武當派！」

衆人這才明白他拍手的用意。

× × ×

抱雪道：「我們都看走了眼。」

抱月道：「以蕭少俠的武功，確實可以睥睨武林的。」

抱殘道：「不過這仍不足以證實，少林、武當的武功，仍非交流不可。」

抱風接口道：「除非你能接下我們三招。」

抱花道：「請進招罷。」

× × ×

蕭秋水一直在搖頭。

他急道：「五位大師，晚輩實不敢證實什麼，而這武功，的確是……」

他說到這裏，五僧已遊走散開，低眉合十，與在這之前合襲燕狂徒的情形完全一樣。

只聽燕狂徒打斷道：「秋水，又何必多言，如你眞的有心，就要讓他們知道，你說的確實是眞話。」

蕭秋水向燕狂徒苦着臉道：「難道眞話都一定要經過血與汗的代價。」

燕狂徒笑了：「那也許是因爲獲得眞相必須要付出代價吧！」燕狂徒又有趣地反問道：「難道你不知道天下有許多眞理都是用拳頭打出來的嗎？」

蕭秋水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終於還是歎了一聲，站了出去，向五老拱手一揖道：「請五位前輩手下留情。」

五老微微一笑道：「少俠武藝過人，又何必客氣。」

× × ×

抱殘大師身形一展，當胸就是一記「黑虎偷心」。

抱風大師身形一閃，一足踢出，便是「魁星踢斗」。

抱花大師身形一飄，一掌削前，便是「六丁開山」。

抱雪大師身形一晃，一掌伸出，便是「單龍出海」。

抱月大師身形一長，一掌劈下，便是「獨劈華山」。

這五人一齊展出這五招極平凡的招數，却使一直鮮有動容的燕狂徒，發出了連他見五僧使出「懷抱天下」的招式也無如此激動的大喝：「好！」

× × ×

天下武學，雜源紊派，多如恆河沙流，數也數不清，各家各派的絕招奇功，也各有所長，互有優劣。

但一般門派的入門功夫，來來去去，不外乎那幾招幾式。少林是天下第一源遠流長的派別，但入門的武功，便是多爲一般武林人所採用的幾下招式和練功法門。

諸如「黑虎偷心」、「獨劈華山」、「魁星踢斗」等，就算跟少林派的人素無瓜葛，即或是市井之徒，對這幾下粗淺武功，也鮮有不識的。

似少林派高僧地眼等人，對這入門的粗淺武功，早已在三、四十年前，已棄置不用了——這一類武功，用來對付不諳武功之徒，那是差不多，一流高手用起來，則如錦衣披身，布鞋穿洞一般可笑。

但是如今這少林派現存武功最高的五個神僧，在言明的出手三招中，第一招就用了這般粗淺武功。

旁人不知，還以爲五僧故意容讓，但如燕狂徒這等一流的尖鋒高手，不禁爲蕭秋水捏了一把汗！

同樣的「黑虎偷心」，有誰使得比抱殘更正確，更有力，更威勢無匹？

簡簡單單的一招「單龍出海」，有誰使得比抱雪更變化千幻，內含精微扣殺？

普普通通的一招「獨劈華山」，有誰使得比抱月更殺無赦、更無可抵禦？

何況這五人五招使來，看似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簡簡單單，但有誰知道，這五招配在一起，竟是其可怕的陣勢，一擊必勝，根本就沛莫能禦！

蕭秋水，怎抵擋得住？

五指聯心

燕狂徒不知蕭秋水能如何招架。

若換着他自己，只有憑着「玄天烏金掌」硬闖。

他有信心可傷去三人，但自己也難保不受點傷。——連他自己也難免受傷，蕭秋水又怎會接得住？

這就是他看錯蕭秋水的地方。

若換作李沉舟，就一定不會如此想。

李沉舟從不會低估一個人的能力，他甚至把柳隨風估計得太高了，結果反而成了他的錯失。

——他的錯失是換來柳五之死。

× × ×

燕狂徒萬未料到蕭秋水能破解五老合擊。

五老也沒想到。

他們一擊出手，就後悔自己爲何下手太重。

他們內心裏，還相當喜歡這年輕人的，當然不想出手毀了他。

但這一戰，又關係到少林派榮辱，故此下手不得不重。

可是他們此刻，又懷疑自己出手是不是太輕？

蕭秋水破了他們的招式。

蕭秋水總共只用了五招。

「仙人指路」、「如封似閉」、「玉女穿梭」、「龜蛇吐珠」、「純陽開路」等。

這五招，俱是武當派入門最等閒的招式。

但蕭秋水却用這平凡的五招，破了少林五老的「看似無奇實乃最奇」的五招。

× × ×

這一招大多數都看不懂，以爲兩方相讓，不知奧妙在那裏。

但接下來的一招，就算看的人不懂，也知道是非同小可。

因爲五老所發出的，正是五僧適才用來對付武林第一人燕狂徒的「懷抱天下」禪功。

五人手臂張開，向蕭秋水合攏過來。

蕭秋水怎麼閃躲？

他本來可以用「忘情天書」裏的十四法門，諸如：「地勢」、「風流」等訣，都能有把握躲過。

——只是規定的是，要用武當或少林的武藝！

——否則的話，就算不敗，五老等也不會聽信自己的話。

他的武功雖猶遜燕狂徒一籌，但燕狂徒對少林、武當的招式，是僅僅稍有涉獵而已，不似蕭秋水對武當和少林的武功，因「少武眞經」精研之故，所知甚詳，所以在千鈞一髮中，仍能想出對策。

——或者是朱大天王在「少武眞經」中，本就擬好了有一日要滅少林、武當的武功絕招。

——想到這裏，蕭秋水就越發不肯退讓，若他敗了，不能使五老信服，朱大天王憑當年就已創「少武眞經」的功力，要滅武當殲少林，在二派全無防備、輕敵之下，實非難事。

蕭秋水越是瞭解「少武眞經」的威力，對此事越是鍥而不捨。

× × ×

「懷抱天下」，確有一種懷抱天下的威力，這力量不單是無形的，甚至可以說是無意的，而且也是接近無敵的。

這是少林中潛力無可限量的武功。

但是蕭秋水所使出與之對抗，却正是少林最凌厲的有形有意的神功。

「龍象般若神功」！

× × ×

這被譽爲每一掌使出來，都如同一龍一象功力的神功，與猶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的「懷抱天下」奇功相互一抵，「轟隆」一聲，五僧身形，各自一晃，蕭秋水退了五步，居然無事。

少林的「懷抱天下」，被少林自己的「龍象般若神功」擋住了。

第二招了。

再一招少林五老擊不倒蕭秋水，便要算輸了。

五老僧互望一眼，那份閒淡的表情，至此際已完全隱去。

五人低聲呼吼，類似獸物在喉嚨裏咆哮一般，忽然身形交挫起來。

蕭秋水凝神以對，他對少林武功的認識，只從「少武眞經」中所得，畢竟仍相當膚淺，瞧五僧交換的身形，無法辨到他們用的是那一種武功，那一種心法！

就在這時，五老陡然站定。

五老的雙手，忽然張開，然後慢慢屈起第一節手指，逐而又屈起了第二節手指，再一起屈起了第三節的手指，這時手掌已變成了：拳頭！

只聽五老一齊叱喝道：「五指連心，衆志成城！」

× × ×

然後五老就發動了這「五指聯心」！

「五指聯手」的壓力，尤甚於前二次的攻襲！

蕭秋水縱傾盡所學的武當、少林絕技，也接不下這一招。

他只好發動了「忘情天書」十四訣中，最大無畏也最完美的法門！

第一訣：「天意！」

天意一出，人如天意，天意不可奪。

「五指聯手」，沒有將之奪下，五老大震道：「這是什麼武功？」

縱連燕狂徒也激動得聲音發顫，急急地問：「天下竟有這等武功？」

然後五老和燕狂徒，一齊頓啎，齊聲叫道：「『忘情天書』？」

× × ×

只有「忘情天書」的武功才有這種威力。

只有「忘情天書」上的武功才能接得下「五指聯心」。

蕭秋水沒有立時回答。

他使「天意」一訣時，他的人已彷彿與天，融合在一起，他在那剎間便是蒼蒼天穹，永無底止，也沒有感情。

但他隨即恢復過來了，垂首道：「我敗了。」

——蕭秋水以「天意」接下了「少林五僧」的「五指聯心」，當然沒有敗，但規定上是蕭秋水以三招「少林、武當」的武功相接五老的攻襲，蕭秋水既然被逼得用「忘情天書」上的武功，便只能算是敗了。

「你沒有敗。」抱殘道。

「敗的是我們。」抱風道。

「我們使的是『五指聯心』。」抱花道。

「『五指聯心』只是少林的武功。」抱雪道。

「也是武當的武功。」抱月道。

「『五指聯心』是少林武當合創的武功，我們見戰你不下，便逼得用上了，」抱殘總結道。「所以你沒有敗，是我們敗了。」

× × ×

蕭秋水的眼睛立時亮了。

原來少林高僧早已悉心苦研少林、武當二大派武功合併運用的法門，所以才在迫不得已，使出「五指聯心」來。

少林既一早已有防備，這一戰只是武林中所謂爲顧顏面之戰，就算朱大天王親至，他們也早有提防，還有什麼可慮的！所以自己和燕狂徒所担心的，簡直就成了多慮了。

蕭秋水當下一拱手揖道：「五位前輩，明見萬里，在下斗胆冒犯，尚請五位前輩，和各位高僧恕罪！」

抱殘臉容又回復到那一種懶懶散散的神情，道：「何罪之有？少俠仁心俠骨，心繫天下，正是英雄出少年，何罪之有，阿彌陀佛！」

× × ×

這幾段對話間，有一人心裏，却大不是味道。

那人便是「劍若遊龍」卓非凡。

卓非凡的不但雍容自若，胸襟也有過人之處，但從對話中知道，「懷抱五僧」，早已偸研少林、武當不知幾年，心裏大不是味道，只盼能早日回返武當，趕緊把現存武當的長輩找出來，禀告此事，再行定奪。

——大不了也跟少林來過「互相學習」，看誰學得快、學得多、學得好、學得忘過對方。

× × ×

蕭秋水、燕狂徒這時告辭了少林寺，走了出來，在嵩山下，忽遇到了一塲雪。

蕭秋水喃喃自語道：「這是第一塲雪罷？」

燕狂徒自言自語道：「不知最後一塲雪何時下？」

高山山勢雄奇，這雪落紛紛，在山巒間奇寂一片，兩人只覺得一股恢宏的大志，又悲涼得沒有着落。

蕭秋水忽道：「前輩，還是把我底穴道封了吧。」

這時燕狂徒仍在蕭秋水背負上，問道：「爲什麼？」

蕭秋水道：「前輩要去的地方，要做的事，都不宜我來插手，但我又偏偏鬢不住，少林一役，就沒遵守前輩的話，只是動了手……這樣不好，還是請前輩將我手臂的穴道封了吧。」

燕狂徒道：「嵩山上你的出手，是得我同意的，不算背約。」

蕭秋水道：「可是那也不好，前輩不讓我出手，必自有深意……我怕我出手反而弄塌了前輩的事兒……」

燕狂徒笑呵呵地道：「那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只是，我的心願而已……其實你若不給我點穴，而今我又雙腿痲痺，未必能再封得住你穴道……難得你還有這份誠懇。」

蕭秋水道：「大丈夫一諾千金，本就是應該的事。」

燕狂徒大笑道：「天下不誠、不信、不忠、不義，而又揑生道理的人何其多！……你能做到這樣，已是了不得的了，難怪有人服你。」

蕭秋水淡淡地道：「其實晚輩也沒值得什麼服人的……心底裏自私的一面，還多着呢，而且某些引誘，確也把持不住，

又好殺喜鬥……」

燕狂徒截道：「那有什麼！男子漢，大丈夫，好點色，喜歡打殺，才是英雄本色！」

蕭秋水笑了一笑，若有所思，不再答腔。燕狂徒却問：「你剛才使的眞的『忘情天書』的招式？」

蕭秋水道：「是。」

燕狂徒大笑道：「別人以爲『忘情天書』爲我燕某人所寫的，眞是胡說八道！其實『忘情天書』上的武功，連我都尚且覬覦呢——還是你這小子造化好。」

蕭秋水道：「不過『忘情天書』不是書，而是人。」

燕狂徒楞了楞，道：「這倒奇怪了。是個什麼人？」

蕭秋水答：「不是一個人，而是三位，他們三人，一人代號『天』，一人代號『情』，一人代號『忘』。」

燕狂徒笑道：「眞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却還不知！」

這時雪似鵝毛一般飛飄着。

這時遠處忽傳來叱喝聲，以及兵刄交碰聲。

燕狂徒道：「過去看看。」

蕭秋水點了點頭，揹起燕狂徒，施展輕功，直向呼喝正酣的地方疾奔而去。

只見幽寂山谷裏，正有一羣人，打得好不燦爛。

蕭秋水人未到，便聽到一人破口大罵的聲音：「媽那個巴子！媽那個巴子！你這個漢不漢、金不金的狗腿子，看我不把你們打得爸爸當爺爺叫？好教你識得，下井落石的事少做點！」

一粗聲粗氣的女音沒耐煩的更正道：「是落井下石！」

那原先的男音叱道：「還不是一樣！反正有井有石，何必斤斤計較，眞是吃化不古！」

這時又响起了另一個歪裏歪氣的聲音更正道：「是吃古不化！」

「化！化！化！」那原先的人光火了：「化你個死人頭！」

蕭秋水一聽，便忍俊不住，根本不必先瞧一眼，便知道那亂用詞句的便是好兄弟「屁王」鐵星月，至於那破嗓子的女音，必是「閻王伸手」陳見鬼，男的怪聲怪氣者，便是「一對寶兒」邱南顧了。

蕭秋水一見他們，心頭便一陣溫暖。

鐵星月邊罵邊打，手底下可沒絲毫怠慢，他的爲人是罵得越凶，打得越是痛快，不痛快的唯有是陳見鬼和邱南顧，常常專拆他的後台。

這時又一人忽然打了一個呵欠，這人雖打呵欠，但伸手舒腰間，擊飛了兩個敵人。這人越戰越累，久戰必睡，而且無處不睡，如果他要睡起來，就算有人用刀架在他脖子上也照睡不誤。蕭秋水笑了。他記得當日丹霞山之役，他幾乎被朱大王座下五劍所殺，而那人是在樹椏上做他的春秋大夢。

那人當然就是大肚和尚。

大肚和尚就是廣西五龍亭之役，僅剩下最後一人，明知必死仍站在蕭秋水身邊死守不移的大渡和尚。

除了大肚，還有肥頭大耳長下巴的「金刀」胡福，黑不溜掉的一雙賊眼的「鐵釘」李黑，三年不說話，說話嚇死人的「鐵頭」洪華，高如椰樹、說話如連珠炮响的「雜鶴」施月，以及三把劍闖蕩江湖、由小到老雄心未失的「千手劍猿」藺俊龍等人……。

——他們都來了！

蕭秋水心裏發出這一聲狂喜的歡呼！

× × ×

衆俠也見到蕭秋水，如雷動般歡呼起來！

他們素來歡樂的臉上，縱然在此際最歡欣的剎那，却仍臉帶憂憤之色——這是從來所未有的。

鐵星月第一句就道：「蕭大哥，你怎麼那末大了還玩『騎膊馬』，那老頭兒——」說到一半，才看清楚蕭秋水背上揹負的竟然是當陽之役威震全塲的楚人燕狂徒，他再胆大，也張口結舌，一時很難接得下去。

燕狂徒笑笑道：「怎樣啊？我老人家在此，你就變啞巴狗了麼？」

鐵星月本來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被燕狂徒這麼一激，就算對方是天王老子，他也容讓不得，當下罵道：「死老而不！罵你又怎樣？你又不是沒有腿，還要蕭大哥來揹……」

少林洪却突然爆出一句話來：「大哥，岳元帥被下牢了！」說罷語不成音。

蕭秋水腦中頓時亂哄哄一片，盡是：岳元帥下牢，岳元帥下牢……當時只來得及追問了一句：「爲……爲什麼？」

李黑沉痛地答：「秦檜那狗賊要陷害忠良，幾曾需要理由了！」

蕭秋水的心裏亂糟糟的。腦裏只想着一句話：我去救他，我要去救他……我要去救岳元帥！

這時忽有一枚亮日似的烈芒，迎面罩來。

烈日如炎，眼睛無法睜展。

若換着平時，這一劍就算蕭秋水閉着眼睛，也可以接得下去。

但是蕭秋水這時心神全被分散，這一劍迎臉刺到，竟不知閃避；却在這時，旭日忽去。

那金芒就挾在兩根手指裏。

這二指一挾，竟令烈日也爲之黯淡！

劍是康出漁的劍。

手指是燕狂徒的手指。

× × ×

蕭秋水如夢初醒，這才知道燕狂徒救了他一命，也才弄清楚，原來跟鐵星月、大肚和尚、邱南顧一羣人打得紅了眼的，正是「權力帮」的人，其中兩大高手便是「刀王」兆秋息和「觀日神劍」康出漁！

少林洪大怒，一撫光頭，沉頸挺頭，直向康出漁撞了過去！

兆秋息冷笑一聲，刀光一閃，往洪華的脖子一刀斫去！

猝然刀頓住，被人雙掌一拍，硬生生挾住。

出手的人是大肚和尚，這一千人，因在戰塲上隨蕭秋水已久，都學會了不少武功，早已非昔日吳下阿蒙。

蕭秋水奇道：「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金刀胡福道：「岳元帥在朝被奸相不由分說捕去，秦檜恐有人刦獄，便飛騎令朱舜水來監護，唐方姊姊知曉此事，便遣我們來通知你，因爲只有你出手才能穩住朱舜水！」

蕭秋水心亂如麻，聽得唐方名字，猶似心頭抹過一陣光明，當下問：「唐方……唐方……呢？」

雜鶴施月道：「唐姊姊沒有來。她趕返蜀中，要求唐老太太出手拯救岳元帥出獄，一路上護岳家老少，前往梅花縣。」

蕭秋水雖然失神，但心思敏銳，便問：「李帮主也在京師，爲何不請他和趙姊出手？」

鐵釘李黑嘆了一聲道：「這件事的看法，可大大不同。」欲言又止。

蕭秋水急問：「有何不同？」

邱南顧將嘴一撇道：「李沉舟跟朱大天王不是一路的，朱舜水站在秦檜一面，勾結金人，迫害忠良，李沉舟却認爲時機已到，岳飛若被殺，必引起天下英雄之不服，他正好可以領先造反，自立爲王，再起兵抗金，做他的淸秋皇帝大夢！」

蕭秋水一震，道：「那李帮主打算袖手不理了？」

李黑搖頭嘆息道：「權力帮還是一個『權』字闖不過；像李沉舟這種人，一旦遇着時機，怎肯放過？何況柳五死後，他也人心大變……」

這時兆秋息的刀光發出凌厲的攻勢，大肚和尚漸已不支，邱南顧趕去相助，合戰兆秋息，登時穩住了局面。

蕭秋水更爲詫異：「柳五死了……」

燕狂徒也急問道：「慕容、墨、朱大天王、唐門數家合攻權力帮一役，究竟怎麼了？」

胡福道：「墨夜雨死了，唐絕、唐宋、唐燈枝、唐君秋等皆喪命當堂。慕容世情也被殺。權力帮除失了個柳隨風外，倒沒什麼損失。」

燕狂徒頷首，似十分欣慰，蕭秋水從未見過他有過這種慈藹的表情，只聽他道：「李沉舟果然雄才大略，厲害非凡。」

這點蕭秋水也頗有同感，道：「世上有些人，確不是其他的人努力就能取代得了的。」

李黑道：「現下的情形變成了：朱大天王掩護金兵，支持秦檜，要殺害岳元帥；李沉舟有心讓時勢造成動亂，他才有機可趁，所以也阻止別人營救岳爺。我們一路上來通知你，權力帮就三次警告，我們仍舊不理，這『刀王』便率衆跟我們拚了起來。」

蕭秋水訝道：「趙姊姊知道此事，也不設法阻止嗎？」

藺俊龍憑着三柄劍，往「權力帮」陣中衝殺了一會，返來後恰好聽到這句問話，他臉不紅、氣不喘，年紀雖大，但旣好奇又多事，便答：「那叫唐方的美麗小姑娘，曾將情形告訴那趙師容，趙師容也曾勸過李沉舟，我聽得那李沉舟的小子却答：『妳是在求我？妳不是向不求人的嗎？爲了蕭秋水，值得嗎？』趙師容便氣得臉色發白，走了。唐方勸她，她說：『我人要避了一避，但若他出了事，我還是站在他那一邊的。』趙師容便叫唐方把這話告訴你，唐方要趕赴蜀中，便囑我轉告你知道。」

蕭秋水呆了一呆，想到那莫愁湖畔的金陽和哭泣中的稻草人，不禁一陣黯然。

「蕭大哥；」陳見鬼這時走近來一步，正色道：「唐方姐要我告訴你一句話。」

「她這次回去川中，已破了唐門家規，唐君傷定必告她，若她出不了來，叫你不必等她，也不要去找她：唐門是找不得的。」

蕭秋水腦袋轟然一聲，大聲嚷道：「我不能答應，若她出不了來，我便要去找她！刀山火海，油鍋地獄，我都要去找她！我不能答應！」

聲音滾滾地傳了開去。

瞿塘峽

康出漁見一劍暗算蕭秋水不成，早已嚇得心驚胆顫，他與蕭秋水交手數次，蕭秋水初時沒什麼，但武功一次比一次厲害，後來又聽說過蕭秋水殲滅「南宮世家」和「上官家」的威名，還有長板坡之會的轟動一時，今見蕭秋水出現，心中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

康出漁不敢戀戰，兆秋息也自知武功不如蕭秋水，打下去也無益處，旣然蕭秋水出了面，在帮主那兒也有個交代。當下虛斫幾刀，逼退大肚和尚、邱南顧二人，返身退走。兆秋息一走，康出漁那有不跟上之理，鐵星月等待要追去，蕭秋水巳「呼」地躍出，攔住康出漁。

康出漁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又由紅轉黃，只嚇得上下唇打着顫，蕭秋水道：「當日你率人攻打我家的不可一世，威風去了那裏？」

康出漁强笑道：「蕭……蕭大俠，你雙親可不是……可不是我殺的。」

蕭秋水道：「可是我的家却是你毀的。」說到這裏，蕭秋水不覺憶起了蕭家劍廬，本來一片寧靜安詳，却在這江湖詭譎陰險風波中犧牲了，燬於一旦。又想起了雙親的音容，幾潸然淚下，痴然而立。

康出漁猶自分辯道：「那都是李帮主和五公子要我們作的呀……」忽瞥見蕭秋水正楞楞發呆，心中便有了計議：又見蕭秋水背負一個雙腿不能走動的老頭，心忖：這人跟蕭秋水關係定必非同泛泛，若一出手先傷了老頭，定能分了蕭秋水的心，如此便能逃之夭夭……

他自己心裏還爲自己在這危急狀況下，居然能想出如此妙計，而喝了一聲采。

——他却不料自己好像拿着一柄刀，刀尖調錯了頭，正往自己心窩裏刺去。

——又像是抓了一把鍫鎬，一鏟一鏟的，都是替自己掘好了墳墓。

× × ×

康出漁出手了。

劍如烈日。

那「老頭子」也出手了。

「玄天烏金掌」。

× × ×

這是「觀日神劍」康出漁最後一次出手。他自己掘的墳墓，他自己跳下去。

他萬未料到自己爲了不敢正面碰蕭秋水，結果却正面惹上了燕狂徒。

燕狂徒出手不暗算人。

他嗜殺、喜鬥，但却堅持要光明正大的打。

他最恨的就是暗算別人的人。

所以康出漁只好死了。

× × ×

康出漁死了，兆秋息率衆離去。「權力帮」的人，本就因利害關係、職分關係而在一起，彼此死活，本就不怎麼關心，如果沒有李沉舟、柳五、趙師容，這些人早就自己打箇翻天覆地了。

這時天氣巳轉寒，雪愈下愈大，漸漸鐵星月等人，眉、鬚、髮、衣襟上，都沾有白雪，活像小老人一般，他們都以期切的眼神望着蕭秋水。

蕭秋水心裏一直在起伏掙扎着、盤算着，亂鬧鬧的儘只是幾個問題：——走，去找唐……不，先救岳元帥……應該先找李沉舟，要他協助拯救抗金……然而李帮主的做法，究竟對不對？他，究竟要先去那一處？

他想着想着，雪愈飄愈密，他自己愈是得不到解決，不禁低聲反覆自語了起來：「……先找唐方？還是先救岳元帥？先圖說服李帮主？還是……」

忽聽一個聲音道：「都錯了，還是先跟我走罷。」

這聲音來自頭上，蕭秋水這才記得還揹負着燕狂徒。這時康出漁巳被燕狂徒所殺，倒在他脚旁，他這才覺察，只聽燕狂徒笑道：「看你，想得眉鬢皆白，像個小老人似的，不如跟我走罷。」

蕭秋水怔了怔，道：「跟你走？」

燕狂徒笑道：「正是，第一，你答應過我要陪我去三個地方，而今只去了兩處，第二，我第三處地方，正是你要去的，我在第三處地方所作的事，也正是你現在要做的第一件事。」

蕭秋水動容問道：「什麼地方？什麼事？」

「到長江七十二水道，三十六路總瓢把子去，殺朱大天王！」

× × ×

「想救岳元帥，得先殺朱大天王！」

「想見唐方，至少要待身邊事了，不殺朱舜水，禍事層出不窮，何時方了？」

聽了這些話，蕭秋水便毫不猶疑的答應了。

長江有七十二水道，三十六路綠林豪傑，而今全在一人統治之下。

這人便是朱大天王。

燕狂徒和蕭秋水，便要去殺了此人。

× × ×

待到得了瞿塘峽，已經是臘月的時分了。

新的一年未到前，雪，總是下得更大的。

長江水道上的雪，封不住滔滔的長江流水。

這一天，一老一少，在船上。

× × ×

蕭秋水和燕狂徒都知道，旣到了這裏，自己的一舉一動，莫不在朱大天王手下黨羽的監視之內。

只是這老少兩人，老的狂傲不羈，少的胆大心細，又豈懼于這些小小陣勢？

蕭秋水想着他跟兄弟們在嵩山脚下分手前，曾再三叮嚀，自己和燕狂徒先去制住朱大天王，兄弟們必須留意岳元帥的安危，但切忌輕舉妄動，反而觸怒秦檜，而起殺心……。

——不知兄弟們有沒有依計行事呢？想到一干弟兄們的火爆脾氣，蕭秋水不禁有些担心起來。

× × ×

長江三峽位於川楚，瞿塘、巫峽、西陵合稱三峽。又分上、中、下三峽，上峽即瞿塘、巫山二峽、中峽是朱倉、崆岑二峽，下峽就是燈影、黃貓兩峽、每一峽中，又包括了兩小峽。

蕭秋水和燕狂徒在岷江租得了五板船，放棹數日，只見日巡江干，渺渺愁緒，一直到了豔預（水旁。以下同）堆前。

這五板船租借時，價錢上未多爭執，舟子兩人，都沒有計較，兩下心裏雪亮，就算不給錢，這舟子也非載不可，這艘船根本就是朱大天王派出來接他們而去的。

——你旣有備，我們就衝着你來，看你能攪什麼鬼？

這兩人都是絕世武功，胆大包天，燕狂徒笑問蕭秋水道：「你會不會游泳？」

蕭秋水笑道：「我不會，上次差一些點就淹死在漓江中，你呢？」

燕狂徒道：「我連洗澡也不會。」

兩人大笑，絲毫沒把喬裝掉舟的人放在眼裏。

× × ×

這時船巳到了一地，兩山峽峙，北岸如刀削，南岸如斧劈，望之若門，是爲夔門，萬仞摩天，奇險可怖。只聽舟子停下後，兩個簑衣船夫，遙遙和人喊話的聲音傳來，他們喊的都是當地土話，燕狂徒和蕭秋水都聽不太懂。燕狂徒冷笑道：「看他們攪什麼鬼？」

只見有五六艘快舟，船身漆黑，靠近這舟，嘰哩咕嚕地說了一陣，又握手道別，似朋友寒暄一般；儘管江流甚急，舟子顚簸，這些人都笑談如故，足可見馬步之穩，燕狂徒低聲說道：「瞧！有個疤臉傢伙正塞了件東西到船夫手裏去：大概這就是朱大天王決定下來『處置』我們的東西罷。」

蕭秋水一笑，燕狂徒也沒去理會，逕自觀察山勢，道：「你可見到那大山？」蕭秋水抬目望去，只見那大山不生草木，土石皆赤，對面的山崖高峻，色如白鹽，兩者比較下，令人怵目心驚，又覺造化之鬼斧神工。

燕狂徒道：「那紅土峭壁，叫做『赤甲山』，對面就是『白鹽崖』，這山上有座白帝城，城內有座白帝廟，氣象肅森，有越公堂，隋時楊素曾在此大破陳人海上之師。……如果要守這險地……」燕狂徒閒閒說史，只見江流滔滔，蕭秋水悠悠入神。

這時兩個船家回艙，見燕狂徒與蕭秋水閒話青史，以爲計策得逞，而這兩個扎手的點子並未發覺，心裏甚爲得意。

又過一段急灘，到了瞿塘峽口，巨石蹲踞，形狀古怪，燕狂徒指着那堆奇形怪狀的險石道：「若據此抗敵，置身橫江，能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燕狂徒一生在殺陣中渡過，至此所見，不過是一陣感嘆

而已，不知蕭秋水聽來，却有一陣惻然。而百十年後，這兒便是宋大將徐宗武置鐵柱三百七十七丈五尺以抗敵的地方，也是南宋抗元的最後鏖戰之場。

燕狂徒等緬懷昔時，臆度將來，而生興嘆，也是正常不過的事。燕狂徒以前叱咤風雲年輕時，曾來過此地，故指指點點，說與蕭秋水聽：

「……這兒叫做豔預堆，因石形奇詭，又叫做『燕寓石』，是兵家必爭之地。這兒每年三至十月水深江漲，水淹大石，沒石之頂，水盛勢猛，縱然水性好的人也深畏懼。有一歌謠是『豔預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燕狂徒說着說着，便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竟唱哼了起來，面對大江，意興風發。

却一陣菜香傳來，燕狂徒止住了聲音，笑道：「原來是在飯菜裏做古怪。」

蕭秋水一聽，心中好生敬佩，燕狂徒能在子一聞當中，便分辨出菜香有毒，單是這一份江湖經驗，便遠是自己望塵未及。

燕狂徒一面對着大江急流，張開喉嚨，放聲大唱，一點也沒把危急的情況放在眼裏，這時大浪奔滔，觸石而下，直指豔預，只見摩崖上書有三個粉白大字：「對我來」！

蕭秋水脫口讚道：「好氣勢！」

這時大江急湍，盪盪滔天，非同小可，燕狂徒解釋道：「這石叫『披緊』，濆漩洶湧，波浪曲折，船隻絕于行。……」說到這裏，忽想起一事，道：「若賊子在這裏弄翻船隻，我們又不諳水性，豈不糟糕？」但如此說着時，臉上仍毫不在意的樣子，他天性豁達，就算生死攸關的事情，也未必放在心上，但是，揮手解開了蕭秋水上身的穴道。

蕭秋水笑道：「這裏氣象深秀，就算死在此地，却又何妨？」

燕狂徒翹起姆指頭，喝了一聲道：「好！」

這時那兩個船夫，已將熱騰騰的菜捧上來。蕭秋水側首望去，只見江水上船尾仍緊躡着幾艘小舟，顯然是釘梢的。蕭秋水便向燕狂徒笑了一笑，向船家道：「難為你們在急浪中能弄出這般的好飯菜來，眞不簡單啊！」

那黑黝船夫笑道：「沒什麼，多年來在船上，也習慣了。」

另一個一口黃牙的船夫笑道：「你倆爺們慢慢用，我們自己掌舵去。」說着便轉身要走。

燕狂徒忽然用一種平和、端然的聲音道：「你們也餓了，何不一齊來吃？」

只見兩個人的背影稍稍猶疑了一下，一人笑道：「大爺客氣了，兄弟倆還要幹活去呢，否浪急風大，易翻船哪。」

燕狂徒呷了一口酒，說了一句話：「酒裏沒有毒，可以喝。」他是對蕭秋水說的，只見那兩人的背影，同時都震了震。

燕狂徒淡淡地道：「什麼兄弟倆？『海底蛟』榮鵬和『城隍水鬼』靳海，連上香結義都沒有的事，那是什麼親兄弟！」

兩人完全怔住。燕狂徒一比手又道：「來啊，來吃飯菜呀。」

那兩人忽同時唿哨一聲，往船沿奔去，看樣子是想躍入江中去。

燕狂徒道：「要作水中餓鬼麼？」一伸手，那兩人奮力前衝，却反而後退，竟給燕狂徒隔空硬生生吸了回來！

那兩人嚇得魂不附體，兩人拚命掙身，拔出兵器，就向燕狂徒身上招呼過去。

燕狂徒輕描淡寫般地一伸手，就握住兩人脈門，兩人登時渾身沒了氣力，燕狂徒道：「你們自己動筷吧！」兩人那敢吃，還待掙扎，燕狂徒忽然一沉臉色，一肘撞在几上，喝道：「那你們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燕狂徒在几面上這一擊，只激在几上的菜餚，盡向一人臉上噴去！燕狂徒雙手稍為用力，兩人俱痛得哇呀亂叫，恰好那些菜餚，有不少都濺入兩人口裏去！

兩人嚇得臉無人色，忙不迭拚命想吐出來，燕狂徒冷笑道：「你們平日不是吃人不吐骨頭的麼？」雙手透過一股陰寒之氣，兩人頓時為之癱瘓，又放手，閃電般在二人喉頭上一捏，好一些菜餚，都吞入了兩人的胃裏去，再也掏挖不出來。

燕狂徒便笑嘻嘻的放了手，那兩人全身顫抖，蹲下身去，又嘔又吐，但都咯不出來，嘔了一陣，胃水漸漸變成紫色，又轉黑色，兩人手足搐動，口吐白沫，五官溢血，在地上哀吟打滾。

蕭秋水看得觸目驚心，心忖：燕狂徒迫兩人吃下菜餚，雖是以毒 毒，但仍未免太毒，若換着他便做不出來。只聽燕狂徒淡淡道：「以牙還牙，以血償血，你毒死我，我便毒死你，這便是武林中，江湖上千古不易的道理，你不必乾瞪着我。」

這些話像是針對蕭秋水說的，又似是衝着那兩人瞪凸死魚般的眼睛說的。原來就在蕭秋水沉思的才一會兒功夫，那兩人便已毒發身亡，死狀極慘。

蕭秋水暗嘆了一聲。這時船身突然一陣急幌。

這時浪水愈來愈大，只見這處石寬一丈，長約四丈，屹立江心，左右漕口二道，波浪滔天，小小舟子怎能經受得住？蕭秋水心裏暗忖：原來朱大天王算好了遣人在這裏出手，是仗着天險，縱不成功，也難逃出滅頂之凶！

只聽燕狂徒失聲道：「糟糕！死了船夫，我們都不諳水性，由誰來掌舵呢？」

燕狂徒一面說，一面飛身過去，努力把住舵棹，但是江水乃天地自然之力，非燕狂徒的功力所能應付的。燕狂徒越是想穩住船身，越是難以控制，而且足下已不能站立，更難發力，眼見小舟便往「對我來」的巨巖上撞去，這一下，想不粉身碎骨幾難矣，饒是藝高胆大的燕狂徒，在這自然威力的滔天江水上，也不禁手忙脚亂起來。

蕭秋水急忙趕上去，見「對我來」三字，忽生一念，他所學的「忘情天書」，便是忘記一切有情物有欲念，達到了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情境，尤其是「天意」一訣，更得其神。蕭秋水在這「豔預大如牛，瞿塘不可留」的天險間，忽然悟了些什麼。

他立即把舵，隨水傍流，任其往巨巖流去。其實此處江水上游南岸的青龍嘴，自嘴上游北岸臭鹽磧而下，通北岸石梁，

獨峙中流，東北而下，大浪奔騰，如先避石反而有碍石之虞，乃至粉身碎骨，蕭秋水任流面石而行，只掌穩舵柄，而不强去改變方向，及而輕舟過急浪，竟能安然無事渡過了這險灘。

燕狂徒跳起來叫道：「原來你會這一手，怎麼不先告訴我？」

蕭秋水道：「我不會。係形勢所迫，悟出來的罷了。」

燕狂徒側首想了一下，喃喃道：「怎麼我却想不出來？」又自我解嘲道：「我老了，還是你行！」其實燕狂徒天質穎悟，智慧過人，所以才能練就蓋世神功，便逆天行事，不受拘束，比起蕭秋水，却正好在某些情形下少了一份順天行事、福至心靈的氣質。

這時舟子已過險境，又穩行了一段水路，燕狂徒道：「該快到朱大天王的老巢罷。」忽噤聲不語，臉容一整，畢恭畢敬，對外面拜了三拜。

蕭秋水鮮少見過這楚人燕狂徒如此莊重，隨而望去，只見平磚上約四百多丈地，衆細石各高五丈廣十圍，歷然碁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餘，正中開南北巷，廣約五尺，蕭秋水仔細一數，凡三十四衆，不但為這奇陣和天然壯闊沉寂的氣勢所震住，更想起一事，顫聲道：「是…」

燕狂徒沉重地道：「正是諸葛武侯的『八陣圖』。」蕭秋水聞言後，也端正拜了九拜。

原來這裏便是劉備伐吳，連營八百里，退入三峽，以奉節為庇，吳將全琮率軍數萬，溯峽翻擊而上，但縱投鞭斷流之衆、終為諸葛武侯的「八圖」所阻。杜甫有詩云：「功蓋之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此後每歲入秋，夔府紅男綠女，傾城出遊，去欣賞八陣圖，便叫做「踢蹟」。只是當時風雲人物，却只成了悠悠青史上的話題而已！

這是冬水退，石顯水上，蕭秋水和燕狂徒見此巍峨遺跡，心中一段高大仰止的感覺，連大氣磅礴都不能形言，只覺人在幽深世界裏，只不過偶有感觸於天地浩渺而已！

就在這時，石柱旁閃出數十艘快艇，艇上却有一個鮮紅的「朱」字。

燕狂徒最不可忍耐，罵道：「他奶奶個熊，居然敢在諸葛武侯陣上佈陣，好不自量！」

那些艇上的人正待喊話，只見一頭大鳥般的人影，飛掠了過來，一躍數十丈，已然撲到！那艇上，却有三人，一人在船首，一人在船尾，另一人在中央！

燕狂徒撲上當先的一艘舟子，一把揪住那人，那人武功本是不弱，但燕狂徒的出手，他焉封鎖得住？燕狂徒一把執住他，問：「你想幹什麼？」

那人一見燕狂徒撲來，巳三魂飛了七魄，現又被燕狂徒所制，更嚇得上下唇打結，說不出 來，他兩個同伴要來救，燕狂徒一揮手，便將兩人打落水中，又問了一次：「你想作什麼？」

那人心慌意亂之下，倒也老實：「我……我們鑿船？」燕狂徒一皺火眉，問：「鑿船？」那人不知如何解釋，只用手指了一指，指的正是蕭秋水的那船。

燕狂徒這才會意，向蕭秋水遙相喊道：「有人鑿船！」一面說着，一面用手指着水面下。這時他另一手抓住那人肩膀，藉以穩住身子。

原來這數十舟子，早巳派人潛下水去鑿穿蕭秋水、燕狂徒所乘的舟子，然後待二人在水裏掙扎時，才發暗器打殺他倆，可惜這些人尚未來得及喊話，燕狂徒居然能一掠數十丈，制住一艘舟子，是這些人始料未及的。

蕭秋水見了燕狂徒的手勢，立時醒悟過來，可是就在此時，舟子猛地一偏，震盪不巳，又聞沉濁「咚咚」之聲，便知巳有人巳潛在水中，正在鑿船底。

這時水流較緩，只是蕭秋水不識水性，麻煩可大了，百忙中抬目一看，只見燕狂徒也是左搖右擺，船上汩汩進水，雙足都浸在水中，舟子也漸漸下沉！

原來在燕狂徒掠上那舟子時，早巳有人偷偷潛水過去，鑿穿船底。

燕狂徒最怕落水，當下一手捏死了所擒之人，又一連幾掌，打在水上，只見水柱捲起丈來高，船底下四五個人，都被水力震死。

只有兩人，急游水遁走。燕狂徒那背放過，遙劈兩掌，震死二人，但水柱潑入船內，更加速下沉。

燕狂徒正要設法冒險，躍過二十丈外的舟子上去，但適才他能一掠十餘丈，顯了本領，舟子却拉遠了距離，他正急切間，驟然「花啦」一聲，整隻船都翻了。

原來還有一人，見同伴被掌力震死，自己若冒險出去，難免也同一命運，便藏在船底下，燕狂徒果未注意，只是那人在水裏久了，蹩不住了，要出來透氣，又怕給燕狂徒發現一掌打死，便索性豁了出去，先扯翻了燕狂徒的船。

燕狂徒「嘩吔」一聲，落入水中，因不識水性，便吞了幾口水，在水花中一時睜不開眼來，這一代武林宗主，落入水中，可謂狼狽至極，而那人却趁機潛至，偷偷一刀搠來。

這一刀刺到一半，忽然給人拑住了手腕，便沒了氣力，這人便是蕭秋水，他當然也不識泳技，但在危急中想起「忘情天書」十二法門中有「水逝」一技，當下深吸一口氣，潛入水中，並不掙扎，只凝注目標，緩緩順水勢流去。

這一下子，反而能半身浮在水面上，而且能往目標潛游過去，因此能及時解了燕狂徒之危。

只是蕭秋水剛扣拿住那人的脈門，各小舟上，便暗器驟發，燕狂徒這時，除了不識水性外，雙腿又動彈不得，十分狼狽，這些暗器密如驟雨，確是不好應付。

蕭秋水情急之下，將那人推開，一手扶持燕狂徒，設法讓他口鼻露出水面，另外一手兩足，忽然拍打起來。

他本來可用那被他所制的人來作盾牌，擋去暗器，只是這幾日在江上的深思，使蕭秋水的思想更進一步，在大江明月間體悟了生命之短暫，因此更留戀處，他此刻擊打水花，發出了「水逝」的力量。

只見在他周遭激起了無數串水柱，那些暗器射在水牆上，都無法透過，紛紛被擊落了下來！

（未完）



精選中篇俠情故事

御用殺手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常護花力戰曹昊，且戰且走。又遇無情僧率衆和尚在前截擊，常護花前有強敵，後有追兵，情況危殆之際，曹昊竟反戈攔阻衆僧，常護花始得安然脫險，無情僧一見曹昊陣前叛變，怒不可遏，於是轉移攻擊目標，指命衆僧包圍曹昊，但因對手霹靂子殺傷力甚強，爲避免傷亡，乃想說服曹昊投案認罪，蓋曹昊之子仍在總壇，若不就範，勢必遭殃。但曹昊不爲所動，雙方一言不合，便打起上來，曹昊頻頻擲出霹靂子，均被無情僧掃蕩開去，曹昊見暗器無法傷敵，改用雷神鞭攻擊，無情僧一抓鞭梢，登時爆炸，衆僧立將曹昊包圍……

剛脫出虎口

龍虎豹象是反應最快的四個，立即追在曹昊的身後，他們的輕功雖然沒有無情高明，却是衆僧中最好的四個！

距離較近的兩個紅衣僧人亦射出了兩枚飛鈸，緊追着曹昊！

飛鈸「嗚嗚」聲響，迅速追近，曹昊如背後長着眼睛，身形陡矮，飛鈸從頭上飛過，射進了地面！

曹昊接洒出一把霹靂子！

那把霹靂子在龍虎豹象身前半丈爆炸開來，化成一蓬烈焰，迎面撲向四僧。

四僧身形方落下，一口氣未回，要再拔起身子，從火焰上掠過已不成，忙倒退三步！

曹昊第二把霹靂子接洒出，正落在那一蓬火焰中，立時形成了一道火牆！

風助火勢，迎面湧向龍虎豹象四僧！

四僧面色一變，暴喝聲中，一齊發出了一拳，攻向那道火牆！

火焰一陣激盪，更加猛烈，四僧一頓足，左右分開，掠上兩面高牆。

將又遭狠吻

曹昊趁這個機會，已然幾個起落，掠至長街的盡頭，一匹健馬正徘徊牆下！

「好馬！」曹昊身形再起，落在鞍上，一聲叱喝，策馬疾奔了出去！那匹馬雖非神駿，但四蹄洒開，去勢亦有如閃電，曹昊人在馬上，不由打了一個哈哈。

笑聲未絕，一條人影陡然從旁邊高牆上撲落，正向那匹馬撞過來！

曹昊一眼瞥見，兩把霹靂子擲出，身形同時離鞍而起，倒翻出去！

那刹那，人影與奔馬已然撞在一起，霹靂一聲暴喝，那人猛擊出一拳，正擊在馬鼻上！

「砉」的骨碎聲暴响，馬鼻骨塌下，整匹馬竟然被那一拳擊得飛起來，向那些霹靂子迎去！

霹靂子已經爆炸，那匹馬立時被裹在火焰中，却沒有悲嘶掙扎，「叭」的凌空摔落在地上！

那麼壯大的一匹馬，竟然被那個人一拳生生擊斃！

曹昊看在眼內，心頭大震。

那個人同時着地，雙腳一分，穩如泰山，不是別人，竟就是無情惡僧！

無情面目猙獰，左手拳鬆開，五指屈伸，「格格」有聲。

他右手血肉淋漓，袈裟破爛，露出來的肌肉被火烤得發紅，現在看來却一點狠狽之態也沒有，反而有一種悍不可當，萬人莫敵的氣勢！

曹昊有這種感覺，竟不由一步倒退。

龍虎豹象迅速在他的身後落下，衣袂聲紛响，其餘那些紅衣僧人亦紛紛追來。

曹昊知道再也走不了，沒有再動，却迅速將身上剩下的火器迅速檢視了一遍。

龍虎豹象腳步不停，繼續迫前，雙拳緊握，已隨時準備出手。

無情突然沉喝一聲：「給我退下！」

龍虎豹象脫口一聲：「師父——」

無情冷冷道：「師父死不了，這個人若不親自將他擊殺，亦難消心頭大恨！」

龍虎豹象聽得說，不敢不同意，四面散開，遙遙將曹昊包圍起來。

從後趕來那些僧人看在眼內，亦不敢再前，在龍虎豹象之後各自把守住不同的方位。

無情沒有理會他們，目光落在曹昊面上。「好，火霹靂果然名不虛傳。」

曹昊笑笑道：「只是佛爺太目中無人了。」

無情不怒反笑。「經過這個教訓，老衲自會小心的了。」

曹昊道：「若是再大意，連左手也沒了，佛爺的地位只怕亦難穩定。」

「多謝關心。」

「佛爺現在當然恨不得將我煎皮拆骨，但能夠弄斷佛爺一隻右手，曹某人亦已心滿意足，縱死亦無憾。」

無情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老衲今天不將你碎屍萬段，這口氣反倒是嚥不下的了。」

曹昊淡然道：「萬段是屍體，一段也是屍體，曹某人只得一條命，人既死了，反正沒有感覺，佛爺喜歡怎樣便怎樣。」

無情冷冷的一笑。「那老衲便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曹昊居然還笑得出來。「佛爺要殺我，易如反掌，要將生擒，只怕沒有這麼容易。」

「你放心，老衲一定會盡力而爲！」

無情反手又撕下一角袈裟，束住了右掌。

曹昊一臉笑容的看着無情，一雙手有意無意的在身上遊竄。

無情接伸出他那隻左手，深深的又吸了一口氣，那隻本來枯瘦的左掌突然緩緩脹大起來。

曹昊目光一落，道：「這大概是有名的密宗大手印了。」

「不錯！」無情虛空幾抓，「霍霍」有聲。

曹昊雙掌一抹一探，掌中已各多了五枚霹靂子，不停的轉動。

無情一聲冷笑，終於舉步走前，走得很慢，但每跨出一步，都令人魄動心驚。

因爲他每跨出一步，地面上就出現了一個腳印，那都是堅硬的青麻石，要在石上踩出一個腳印，絕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曹昊看在眼內，反而笑起來。「佛爺怎麼拿地上的石板出氣？」

無情悶吼一聲，道：「姓曹的，你是吃了獅子腿，豹子肝，胆包着身。」

曹昊道：「曹某人只是覺得有這許多氣力，不拿去教訓敵人，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無情沒有作聲，腳步一頓，身形陡然往上拔起來，凌空向曹昊撲去。

曹昊同時拔起身子，却不是撲向無情，猛一個倒翻，撲向龍虎二尊，霹靂子搶先射出。

霹靂聲响，幾蓬火焰當頭罩下，天龍天虎冷不提防，但反應也不慢，倒掠了出去。

他們快，曹昊更快，兩股火焰，在霹靂子擲出後已緊接射出。

那兩股火焰正射在天龍天虎的身上，一襲袈裟立時着火燃燒起來。

天龍天虎大驚，不約而同貼地一滾，企圖將火焰壓滅，那知道身形才着地，幾顆霹靂子已然在地上炸開，他們那一滾反變了向火焰滾去。

兩人的反應不算慢的了，身形立即一凝，倒躍而起。

天虎半身才轉，又是幾顆霹靂子在眼前炸開，火光一閃，一張臉立時血肉模糊，雙睛亦在霹靂中碎瞎，慘嚎一聲，倒地亂滾。

天龍的反應較快一籌，總算避過了此刦，曹昊却即時凌空而下，雙掌一印，天龍的天靈蓋立時被震碎，一個盤旋，倒地不起，喪命當場。

曹昊這一着大出無情意料之外，他雖然輕功在曹昊之上，却被曹昊反手一把霹靂子截下。

若是他右手沒有被炸斷，曹昊那些霹靂子絕對對他構不成威脅。

「姓曹的，你這是作甚？」無情不由吼起來。

曹昊大笑應道：「一個夠本，兩個有賺，姓曹的是拚得幾個便幾個。」

語聲一落，曹昊轉撲向天豹天象，又是霹靂子先攻到。

天豹天象不等他撲到，雙拳已擊出，曹昊霹靂子才化爲火焰，已經被震開。

四面飛鈸旋即向曹昊飛至，破空聲响摧人心魄。

那四面飛鈸本是在十八羅漢手中，現在却是由無情手中飛出來。

無情旋風般往左一掠，將四個羅漢手中的飛鈸劈手奪過，一一飛向曹昊，擲出時雖有先後，力道却不一，所以竟變了同時飛到。

曹昊身形凌空，連閃三面飛鈸，第四面再也閃避不開，「砉」一聲，飛鈸過處，一條右腿被斬了下來。

曹昊悶哼一聲，凌空墮下，無情身形接撲至，人在半空，左拳已擊出三拳！

每一拳都足以開碑裂石，曹昊兩把霹靂子出手，都被拳風震回來，霹靂聲响處，反陷入一片火焰之中，半身衣衫亦被燃燒起來。

他繫在那附近的兩種火器立時被引發一齊燃燒起來，半邊身子立時火焰飛揚。

無情身形落下，大笑道：「姓曹的，

這就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曹昊怪叫一聲，狂撲向無情，無數股火焰從袖中射出，射向無情眼目。

無情雙腳一分，突然暴喝一聲，一拳疾擊了出去。

這一拳遠比任何一拳都凌厲，竟然亦發出霹靂一聲巨响，周圍的空氣，亦似被這一拳完全擊碎。

曹昊人在半空，距離無情還有一丈，已經被這一拳擊中，「蓬」然一聲，張口一口鮮血噴出，倒飛回去。

他也知道近不了無情的身，而身上又兩種火器被引發，悶哼聲中，轉撲向天豹天象。

天豹天象雙拳並出，那刹那曹昊的身子突然凌空一提，正好避開拳風，又向二人撲下。

他混身已經裹在火焰中，鬚髮俱張，神態猙獰，天豹天象幾曾見過這般可怕之人，不約而同，左右閃開。

曹昊的身形凌空一折，急撲向左竄的天象。

天象耳聽風聲，急一拳擊出，正擊在曹昊胸膛之上，曹昊的胸膛立時陷了下去，兩手已將天象的雙拳抓住。

天象不由心胆俱喪，方待將曹昊甩開，曹昊身上的霹靂子已一一着火爆炸開來，兩人刹那陷身一蓬猛烈的火焰中。

天象慘叫連聲，曹昊却一聲不發，兩人貼地接連幾個翻滾，終於雙雙喪命火焰之中。

所有人看在眼內，無不由心寒出來，連無情也不例外。

風吹過，烈焰飛揚，無情緩緩走前幾步，看着那燃燒的烈焰。眼瞳忽然亦好像有火焰燃燒起來。

對於曹昊，他實在痛恨之極，龍虎豹象都是他心愛的弟子，現在竟然被曹昊弄倒了三個，還有他那隻右手，亦毀在曹昊的雷神鞭下。

但曹昊現在已變成一團火焰，他縱然再憤恨，也不能够再將曹昊怎樣的了。

看見他那樣子，還有誰敢作聲。

好一會，無情的心情才平靜下來，霍地一揮手。「收拾好這裏！」

天豹與那些僧人這才鬆過口氣，各自散開。

無情目光一轉，突又道：「天豹！」

「師父有何吩咐？」天豹急忙上前。

無情冷然道：「到這兒分壇看看，有沒有八駿的消息。」

天豹應聲方待退下，兩騎快馬突然自那邊奔來，鞍上各有一個黑衣人，一身衣衫俱都濕透。

天豹目光及處，皺眉道：「那不是分舵的弟子，怎麼趕得這樣急？難道分舵亦發生了事？」

無情冷笑道：「果眞如此，那就應了一句老話，福無重至，禍不單行。」

語聲甫落，兩騎已奔至，黑衣人翻身下馬，一齊拜倒在無情面前。

看見無情那個狠狽樣子，他們那露出詫異之色，却不敢多口問，只是道：「分舵弟子趙正張松……」

無情不耐的拂袖。「到底分舵出了什麼事？」

趙正道：「分舵沒有事發生，只是總壇有消息飛鴿帶至，要我們趕快送來！」

張松隨即將一個銅管奉上，天豹一旁接過，從銅管中抽出一張白紙，送到無情面前。

無情左手接過，一抖，目光落下，面色大變。

天豹奇怪的探問：「師父，是什麼事情？」

無情握拳，沉聲道：「那輛八駿飛車是假的！」

天豹面色一變，問道：「什麼人這樣大胆？」

「蠢材！」無情斷喝。

天豹這刹那顯然亦已想到，臉一紅，垂下頭。

「好，龍飛，有你的！」無情拳放開，握在拳中那張白紙已變成粉屑落下，給風一吹，飄飛開去。

看他那樣子，對於那龍飛亦是恨之切骨。

龍飛又是怎樣的一個人？

龍飛相公

銅鈸上果然淬有毒藥，曹昊那些金創藥雖非凡品，却只能止血，不能制毒。

常護花奔走了一程，毒性已開始發作，無情並沒有誇口，那種毒藥未發作之前，不易發覺，一發作，很快就會倒下來。

一路奔來，常護花的確都沒有發覺不妥，敷上金創藥的傷口，反而清凉舒適，不覺痛楚。

那種清凉的感覺，現在已逐漸被麻痹的感覺取代。

常護花終於發覺，一皺眉，暗提了一口眞氣，那一口眞氣竟然提不起來。

「那面銅鈸上難道竟然淬上了毒藥？」常護花突然生出此念，目光落在胸膛的傷口上，傷口附近的肌肉赫然已泛出一種奇異的青藍色。

常護花心頭一凜，旋即感覺一陣昏眩，知道中毒已深，連眞氣也提不起來，更就休想將中的毒迫出來了。

這一陣躭擱，那四個錦衣蒙面少女已然追了上來。

常護花索性停下脚步，轉過身子，一劍橫護在胸前。

他知道是擺脫不了，而毒性已發，更未必可能是那四個少女的對手。

有關八駿飛車的傳說，他聽過不少，車主人的武功固然高深莫測，就是八個隨從，亦不是尋常可比。

她們的武功到底怎樣，常護花雖然不清楚，但見她們四人的輕功，亦推測得到不會差到那裏去。

那種麻痹的感覺這時候更強烈，常護花一個身子亦開始搖搖欲墮，連提三遍眞氣，才將身形穩下來。

這種情形下，要擊倒他已不是一件難事，他也只是準備拚一個就一個，不存活命之心。

奇怪的是那四個錦衣少女到現在仍然沒有拔劍，她們看見常護花回轉身子，亦停下身形。

常護花目光一掃，沉聲道：「八駿飛車，名震江湖，常某人今日總算有機會見

識一下。」

四個錦衣少女沒有回答，常護花這種情形之下，竟然仍不肯佔便宜，道：「四位請拔劍！」

其中兩個錦衣少女應聲搶前了一步，開口竟是：「爺，是我們！」

常護花一怔，那兩個少女已將蒙面的錦紗拉下，都長得非常漂亮，一面嬌憨之色。

「牡丹，雁來紅，怎會是你們？」常護花目光及處，不由失聲叫起來。

他神智仍然清醒，當然認得這兩個少女其實是萬花山莊的兩個侍女。

牡丹雁來紅左右上前，扶住了常護花。「爺，你傷得怎樣？」

常護花喘着氣，忽然一笑。「你們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冒充八駿飛車的人，是誰替你們出的主意？」

牡丹道：「龍飛相公。」

「龍飛相公？」常護花不由一怔，點點頭。

雁來紅接道：「這兩位都是龍飛相公的人。」

那兩個少女中的一個忙道：「這不是說話的地方，我們快走。」

常護花一聲：「好——」半身一栽，突然昏迷過去。

毒性本已發作，他看見來的不是敵人，眞氣不覺一鬆，毒氣上湧，那能不昏過去。

牡丹脫口驚呼：「爺，你怎了？」

雁來紅心細，立時道：「看情形，爺是中毒昏迷過去的了。」

「中毒？」牡丹又是一驚。

「你看，這傷口附近，不是已變成青紫色？」

「這怎樣是好？」牡丹花容失色。

雁來紅亦不知失措，轉向那兩個蒙面少女。

其中一個少女當機立斷，道：「馬車在那邊街口接應，我們先將常公子送上馬車再作打算。」

「可是……」牧丹欲言又止。

那個少女接道：「你們放心，我們姑娘精通醫道，一定有辦法的。」

牡丹只有同意，與雁來紅一齊扶起常護花，往那邊街口掠去，那兩個少女斷後，看清楚沒有人追來，才趕上前去。

× × ×

那輛八匹駿馬拉着的馬車果然就等在街口，牡丹她們那四匹坐騎亦在一旁，而那邊蹄聲响處，另四個蒙面錦衣少女亦策騎奔來。

她們倘若眞的是天地會的人，的確可以將常護花截個正着。

牡丹雁來紅扶着常護花才躍下，車廂的窗戶已打開，珠簾開處，露出一張非常漂亮的臉龐來。

非獨漂亮，而且年輕，披散雙肩的秀髮，配着一身淡紫色的衣裳，更覺脫俗。

「常公子怎樣了？」紫衣少女急問。

牡丹應聲道：「毒發昏迷了過去。」

紫衣少女當機立斷。「快送進車廂，讓我看看。」

牡丹雁來紅那敢怠慢，急急將常護花扶過去。

車門旋即打開，紫衣少女探身出來，也不避嫌，雙手將常護花抱上了車子，接分開他的胸襟。

牡丹急不及待的問：「我家公子到底怎樣了？」

紫衣少女淡然一笑。「放心。」

牡丹鬆過口氣，雁來紅仍然不放心地接問：「公子眞的沒有生命危險？」

紫衣少女道：「再遲一盞茶時候，就是大羅神仙，也無藥可救的了。」

雁來紅懇求着道：「姑娘，請你千萬費心……」

紫衣少女搖頭。「這個時候還說這些客氣話？」

她一面說一面取來一個錦盒，打開取出一顆碧玉也似的藥丸，揑開常護花的嘴巴，放了進去，接將常護花的頭抱起來，再探手一揑，看着常護花的咽喉一動，將那顆藥丸嚥了下去，才放下。

雁來紅還待再問什麼，那邊牡丹已催促。「我們要趕快離開這裏。」

雁來紅仍然問一句：「我們眞的能够放心？」

紫衣少女點頭，雁來紅這才眞的放下心，替紫衣少女將車門掩上。

其餘人這時候已紛紛上了坐騎，雁來紅也不敢怠慢，忙亦翻身上鞍。

轔轔聲接起，馬車當先駛出，牡丹八騎緊護着馬車，亦紛紛奔前。

× × ×

車廂非常寬敞，沒有太多的陳設，舖着厚厚的氈子，紫衣少女扶着常護花一旁躺下，將後面一道珠簾掀開。

那之後，七排七七四十九個小匣子，垂着珠簾倒不覺怎樣，這下掀開來，給人一種感覺，那就像是一個小小的藥舖子。

那之內放着的事實也是各種藥物，縱然不是珍貴，也是最佳的一種。

紫衣少女却是先取出一個玉匣子。

匣子內放着長短不同的金針，紫衣少女先後拈起了三十六枚，先後扎在常護花的穴道上。

她的動作非常迅速，認穴的準確實在罕見，而每一針扎下，顯然都恰到好處。

針雖然長短不同，扎下之後，露出的一截長短却都是一樣，而她看來却是隨隨便便的一針扎下。

常護花的呼吸本來已很緩慢，這三十六枚金針扎下，又恢復正常。

紫衣少女這才鬆過一口氣，隨即拉開那些小匣子，將種種藥物拿出來。

她也是隨手拈來，放在一個玉砵內，以玉杵擂成粉碎，和水混好。

然後她拿出一柄玉刀，將常護花胸腔上的金創藥刮去，再將混好的藥粉敷上。

這些工作每一件看來簡單，其實都非常複雜，一些也大意不得，紫衣少女做來，却是那麼迅捷，那個錦衣少女說她精通醫道，倒不是過譽。

這時候，馬車已馳出了鎮外，奔馳在一條靜寂的山路上。

再前半里，是一個雜木林子，兩個錦衣少女當先奔前，其中一個從懷中取出一個竹哨子，撮唇吹起來。

吹出來的却是悅耳的雀鳥聲。

馬車同時停下。

雀鳥聲吹過，並沒有反應，錦衣少女方自奇怪，紫衣少女的語聲已然在車廂內傳出來。一聲：「小心！」

那些錦衣少女立時拔劍出鞘。

幾乎同時，一個個白衣人從林子內飛出來，硬挺挺的摔落在地上，每一個的眉心都有赤紅一點，細看之下，竟然是一個小小的劍口。

從傷口看來，劍入肉最多半寸，這若是致命的傷口，這用劍的人必然是一個劍的高手。

那些錦衣少女劍緊握，每一個的眼神都是那麼堅定，牡丹雁來紅也沒有例外。

紫衣少女即時問：「都死了？」

駕車的一個少女應道：「十二個人，沒有一個倖免。」

「傷口在那兒？」

「眉心。」

「是不是只有赤紅一點？」

「小姐，你知道是誰下的手？」

紫衣少女還沒有回答，一個背負長劍，面容清癯、鬚髮俱白的全真羽士已然從林內走出來。

他相貌出塵脫俗，不帶人間烟火，腳步移動，亦是輕盈飄逸，彷似行雲。

錦衣少女的目光都集中在這個全真羽士身上。

全真羽士即時一聲：「無量壽佛，善哉！」

紫衣少女同時推門走了下來，她的行動看來也很輕盈，却像是九天仙女，飄降人間。

盈盈走到馬車之前，紫衣少女一福，道：「晚輩香芸代父問候老人家仙安。」

全真羽士微微一怔。「香九齡是你的父親？」

「正是！」

「聽說他有一個女兒聰明可愛，今日一見，果然不差。」全真羽士輕捋三綹長鬚。

「老人家過譽。」

「你知道貧道是那一個？」

「一劍縱橫，天外飛仙。」

全真羽士一笑。「你可以直呼貧道抱一。」

「晚輩不敢。」

抱一笑了笑，道：「不敢卽敢，敢即不敢。」

「老人家抱一，一是什麼？」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恭喜老人家。」

抱一歎了一口氣。「何喜之有？」

「在抱一。」

抱一又笑笑。「聽來你已懂，原來還是不懂。」

香芸亦自笑笑。「家父十年前承老人家賜了一劍，受用不盡。」

抱一仰首道：「是十年前的事了。」

「家父有話吩咐，見到老人家，不可無禮……」

「你現在不還是有禮得很？」

香芸盈盈又一福，抱一偏身讓開。「不敢當。」

「禮下於人，必有所求。」

「你求我放你一條生路？」

「老人家十年前劍術已登峯造極，十年之後相信更無人能敵。」

「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晚輩幾個却絕非老人家的對手。」

「你們不像是如此軟弱。」

「晚輩只是接受事實。」

抱一淡淡的一笑。「香九齡到底也曾是貧道的好友，對你這個晚輩，貧道總不能太過份。」

「多謝老人家。」

抱一仰首天望。「留下常護花，你們離開。」

香芸歎了一口氣。「老人家，晚輩恕難從命。」

抱一搖頭。「那麼貧道亦無話說。」

「你老人家縱橫天下，又何必受命於人？」

「人各有志。」

香芸又歎了一口氣。「晚輩也無話可說了。」

抱一背轉身子。「你們一路趕來，現在無妨休息一下，然後一齊出手。」

「多謝老人家。」香芸始終是那麼有禮。

抱一沒有回頭，也沒有作聲，雁來紅的性子一向急激，一旁呆到現在，再也忍不住，身形陡長，凌空一劍飛刺過去。

香芸冷不提防，脫口叱喝一聲：「不可——」

語聲未落，雁來紅劍已刺至，抱一本來背着身子，那一劍看看便要刺進他的後心，那剎那他突然回轉身來，雁來紅的劍便變了刺向他的前胸。

也就在那剎那，雁來紅的劍突然「錚錚」的一寸寸斷落，只剩劍柄，人也倒飛回來。

香芸身形一動，接在手中。

雁來紅的身子已僵直，眉心殷紅一點却不是傷口，彷彿被人以手指捺了一下。

那是事實，香芸也清楚看到，那剎那抱一食指連點，硬硬將雁來紅的劍點斷，再一點，點在雁來紅的眉心上。

連劍都點斷，雁來紅那有生望？

除了香芸，其他的女孩子都沒有看清楚，那出手也實在太快。

香芸的心不由沉下去。

抱一的身子又已背轉，淡然道：「背後偷襲不是光明的手段。」

沒有人作聲，牡丹與雁來紅情同姊妹，一陣驚駭過後，腳步便移前，香芸已經在留意着她，伸手忙按住。

牡丹語聲激動，說道：「姑娘，不要阻止我。」

香芸搖頭。「要死，也要死得有價值，他既然讓我們歇息，我們爲什麼不全歇息一下，然後全力一擊，捨命一搏？」

牡丹沒有退後，香芸接道：「你難過，我們一樣難過。」

語聲一落，她目光一轉，一揮衣袖，那些錦衣少女一個個盤膝坐下，牡丹看見這樣，亦坐了下來。

香芸却悠然踱了開去，神態已恢復平靜，却不知在打什麼主意。

抱一並沒有理會，仰首天望，一直背向着她們。

香芸離開馬車，踱出了差不多十丈，才停下，拾手一掠散亂了的秀髮。

風很急，她那把秀髮隨又給吹散，也就在這時候，她忽然一笑，緩步踱回去。

那些錦衣少女仍然盤膝坐在地上，閉着眼睛，抱一也仍然背轉身子。

香芸腳步一頓，忽然道：「人家雖然讓我們歇息，却也不能太久。」

那些錦衣少女聞言張開了眼睛。

抱一笑接道：「貧道可以讓你們歇息半個時辰。」

香芸笑笑，道：「那晚輩去拿銅壺滴漏。」

抱一搖頭：「不必。」

香芸道：「老人家如何計算？」

抱一甚得意的道：「脈搏的跳動，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計時器具。」

香芸微露錯愕之色。「老人家學究天人，晚輩佩服。」

「這是貧道近年來的一些心得，屢試不爽。」

香芸淡淡的接道：「好像老人家心情這麼平靜的人實在不多。」

「心平氣靜，腦筋清醒，所以貧道才能够悟出這一個計時妙方。」

「老人家平日接觸的人大概不多。」

抱一笑問：「什麼意思？」

「晚輩的印象中，每一個人的脈搏跳動好像都不一樣，身體强壯的與衰弱的分別甚大，而且情緒激動的與平靜的相距更遠。」

抱一沒有作聲，也沒有回頭，香芸接道：「現在既然由老人家作主，是否一樣，當然無關要緊。」

抱一忽一聲歎息，道：「貧道自以爲平生最得意的成就，想不到原來只是才到門前。」

香芸有些歉疚道：「晚輩心直口快，老人家萬勿見怪。」

抱一道：「貧道反應多謝你。」

香芸道：「老人家言重。」

抱一微喟一聲。「好像你這樣聰明的女孩子，貧道實在有些不忍下手，你既然是一個聰明人，爲什麼要做這種愚蠢的決定？」

香芸淡然一笑。「立場不同，易地而處，老人家想必也一樣固執。」

抱一無言頷首，香芸接道：「人生數十寒暑，能够做幾件有意義的事情，雖死又何憾？」

「這是老說話。」

「老說話通常都是很有道理的。」

抱一搖頭。「你雖然很聰明，可惜記性不好。」

「不是不好，只是要盡最後一分努力。」香芸說得很坦白，也不難聽出是心裏話。

抱一柔聲道：「你還是好好歇息一下吧。」

香芸沒有再說下去，轉過身子，走向車廂，拉開車門，走了進去。

抱一一動也都不一動，面容冷漠，即使面對面，也不容易看得他心中到底在想什麼。

車門並沒有掩上，羽翼聲忽响，一隻鴿子忽然從車廂內飛出來。

所有錦衣少女齊皆一怔，抱一奇怪的毫不在乎，仍然立在原地。

鴿子迅速飛遠，羽翼拍擊聲迅速消失，抱一這才道：「有用麼？」

香芸在車廂內回答：「晚輩只是要傳出一個消息，好使其他人小心防範。」

「好使他們知道貧道其實是怎樣一個人。」

「老人家並不在乎。」

「只要你們留下常護花，你們本就可以將這個秘密公諸天下。」

「老人家數十年來清譽，不是容易得來。」

「到貧道這個年紀，還有什麼參不透的。」

「老人家如此又何以捨名逐利？」

「錯了——」抱一冷冷的回答：

「晚輩是錯了。」香芸好像突然省起了什麼。「老人家若是好利愛名，又怎會出家入道？」

抱一冷冷的道：「你這個女娃子很麻煩。」

香芸道：「看來晚輩還是住口的好，否則老人家現在就要出手的了。」

抱一道：「你放心，貧道一向言出必行，縱然是巴不得立即要殺你，也必會待到半個時辰之後，不過有一點你得小心，貧道的脈搏若是跳動快了，只是你們的不幸。」

香芸輕嘆道：「我險些忘了。」

抱一忽又道：「這周圍百里已經在我們的控制之內，那隻鴿子，是絕不會替你帶來任何援助。」

語聲未已，香芸已然又從車廂走下來，雙手捧着一雙金猊。

那之內也不知燒着什麼，淡淡的噴着一種紫色的烟，順風向抱一那邊飄去。

那些錦衣少女看在眼內，都露出詫異之色，香芸並沒有多說，只是往前走去。

她在那些少女之前停下，雙手輕托着那兩隻金猊，悠然坐下來。

抱一一些反應也沒有。

香芸也沒有理會，自顧將香猊放下，探袖取出了一個小小的玉瓶，倒出了十顆碧綠色、綠豆大小的藥丸，將其中九顆交給坐得最近的那個錦衣少女，然後將剩餘一顆放進口內。

那個錦衣少女，接將藥丸傳開，她們都毫不猶疑的將藥丸吞下，連牡丹也不例外。

抱一仍然沒有事一樣，但終於問道：「你們在幹什麼？」

香芸道：「服藥。」

這句話一出口，所有錦衣少女齊皆一怔，香芸跟着的說話更令他們意外。「我在施放一種毒烟，當然要先給解藥她們服下。」

抱一「哦」一聲。

香芸笑接道：「這也是暗算，但我既然說出來，就不是的了。」

抱一道：「你已經施放了。」

香芸道：「老人家當心。」

「你是叫貧道運功抵禦？」

「正是。」香芸鄭重的道：「老人家大概已看到一絲絲紫色的毒烟了。」

那些紫色的烟一絲絲順風飄前，有些從抱一的身旁飄過，越遠便越淡。

抱一淡淡道：「看到了。」（未完）

風雷鬼王（續完）

毒龍妖燕續篇

文·高皐
圖·盧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罕特王召見易敏時，哈密達在旁處處表現蠻悍無理，顯然罕特王年紀老邁，權力已旁落，哈密達命痴虎鬥易敏，易敏輕易地擊斃了他，接着吉妲也敗在易敏手下，而哈密達出示本命神牌，更被易敏一掌擊碎而狼狽逃竄，經此一役之後，易敏等人又北上去托托山尋找兪姐孃，途中他們遇上巴博王子、細娃及蠱王竺法等人，大夥兒一同上托托山，在巫教總壇發生一場激烈的拚鬥，蠱王獨鬥羣邪，獲得空前勝利，巫教總壇徹底被摧毀，門下全部喪生，而細娃的母親幸免以死，這是蠱王竺法對她手下留情。

神槍門重現

細娃、雅足等人是在閒聊，由於他們之間都有親密的關係，因而言詞之間不必作太多的保留。

不過也要看是甚麼事，甚麼話，如果涉及到名利與權勢，說話就不得不小心一二。

因爲「人」是世界上貪得無厭的動物，首先是追求名利，在名利既得之後，他決不會就此滿足，念頭一轉，他又去追逐權勢了。

現在易敏要談的，正是名利與權勢的問題，這些問題又與魯魯巴博有關，在措詞方面也自然要小心謹愼了。

「巴博……」

「什麼事？姐夫。」

「你可曾聽過風塵三俠的故事？」

「聽過，他們就是虬髯客，李靖，紅拂。」

「你認爲虬髯客是個怎樣的人物？」

「當然是一個英雄人物了，他有計劃，有魄力，是個不可多得的傑出人士。」

鬼王化飛灰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你沒有說它出來。」

「那是甚麼？姐夫。」

「當時煬帝無道，導致羣雄並起，逐鹿江湖，虬髯客也是逐鹿者之一，結果他却將所聚集的部份財富贈與李靖，自己遠颺海外，另求發展，你知道，他這是爲了甚麼？」

「聽說他是見到李世民，自己知道爭他不過，所以才另謀發展的。」

「對。這就是最重要的一點，虬髯客懂得一個忍字。」

「姐夫好像話中有話，咱們份屬至親，有話不妨明示。」

「這個……」

話說到這個節骨眼裏，易敏倒有些顧忌了，禍從口出，也不得不謹愼一些。

他不便說，兪姐孃却接上了去，姐弟之間說話到底方便一點。

「巴博，你姐夫是爲你好。」

「這個當然，只是我不明白……」

「那我就明白的說吧，你是不是有窺伺中原的打算？」

「這……」

「巴博，咱們是骨肉至親，對姐姐、姐夫還有甚麼好隱瞞的。」

「是的，姐姐，小弟的確有躍馬中原之意，一鹿在野，羣雄相逐，這似乎沒有甚麼不對。」

易敏吁了一口氣，道：「你說的不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但，如果沒有人失鹿，你逐甚麼？」

魯魯巴博一怔道：「這個……」

易敏道：「當今中原，主明臣忠，朝中不乏忠耿才智之士，而且政治修明，人民安居樂業，你如果進窺中原，絕對不會成功的，『所謂英雄造時勢』，其實必須先有時勢，因勢導利，才能創出一個有利的局面，古往今來，任何一個朝代的變遷，沒有一個不是這樣，沒有有利的時勢，就變作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所以應該說先有時勢造英雄，才有英雄造時勢。」

魯魯巴博雙拳一抱道：「多謝姐夫金玉良言，小弟明白了。」

兪姐孃道：「好好治理蒙疆吧，巴博，時間已晚，咱們該告辭了，哦，還有一件事我差點忘了。」

魯魯巴博道：「什麼事？姐姐！」

兪姐孃道：「托托山巫教已經毀滅，細娃也不願再當巫師，我想帶她去中原，希望你不要反對。」

魯魯巴博道：「細娃是一個好幫手，我本來捨不得的，姐姐既然要她，我只好忍痛割愛。」

兪姐孃道：「多謝你，咱們告辭。」

回到住處之後，易敏忽然眉峯一皺，顯出一副悶悶不樂的神色。

兪姐孃知道他是爲了荷花，因而勸慰道：「相公，這是荷花妹子太任性了，好在他沒有白死，帮助咱們達成了任務。」

易敏一嘆道：「是的，她炸死了哈密達父女，省去咱們不少氣力，但，但……唉……」

兪姐孃道：「不要傷心，相公，人死不能復生，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好在你又獲得一個十分可人的細娃，應該是收穫多於損失。」

易敏道：「咱們不談這些了，我想明天就回中原，你看怎樣？」

兪姐孃道：「好吧，明天一早咱們就向師父及我爹辭行，趕緊一點，當晚就可以趕到多倫投宿了。」

易敏說道：「有件事我忘了問你，妳不是鬼王門下麼，怎麼你的師父又是蠱王呢？」

兪姐孃道：「這有甚麼稀罕，你原是少林門下怎麼又變作天羅門了，何況我跟巴博拜蠱王爲師，只是學習使毒而已。」

易敏道：「原來如此。」

兪姐孃道：「咱們明天還得趕路，早點歇息吧。」

易敏道：「好，你先睡，待我向洪大哥關照一聲，馬上就來。」

兪姐孃道：「何必自己去找，細娃，妳去請洪大哥來吧。」

細娃道：「是，公主。」

她將洪雁找來，易敏告訴他明早返回中原，叫他事先作一下準備，待洪雁辭退之後，易敏微微一笑道：「妳也該去睡了，細娃，咱們明天還要起個早呢。」

細娃走了，但她神色上却有點不情不願。

兪姐孃瞅着她的背影笑笑，道：「這丫頭的確令人憐愛，只是貪了一點，好像一時一刻都離不開你似的。」

易敏回答道：「別瞎扯了，咱們也睡吧！」

翌晨他們向罕特王父子及蠱王竺法告辭，然後由庫倫南下，向山西省境急馳。

這天到達涼城，是綏遠最接近山西的一個縣城，易敏向剛剛偏西的日色瞥了一眼道：「洪大哥，這些日子大夥也有點累了，咱們今天早點投宿吧。」

洪雁道：「好的，學禮，不黠，快走一步，到前面的客棧瞧瞧。」

飽學禮文不黠應了一聲，雙雙一磕馬腹，奔向一家龍城客棧。

也許還不到投宿的時辰，整個客棧都在空着，於是他們包下了客棧的後院。

午餐之後，易敏向洪雁告了一個罪，帶着兪姐孃回房歇息，洪雁向他們的背影瞥了一眼道：「洪辯……」

洪辯道：「孩兒在。」

洪雁道：「你師娘懷有身孕，這一路之上够勞累的，晚上輪流派一個人在院子裏，不要讓人打擾他們。」

洪辯道：「是。」

文不黠道：「師父，派一個人只怕不行。」

洪雁說道：「怎麼，你看出有甚麼不對？」

文不黠道：「昨天晌午咱們遇到兩個人，師父有沒有注意？」

洪雁道：「我沒有注意，那兩個人怎樣？」

文不黠說道：「咱們到樹林歇息之際，那兒先有兩人兩騎，咱們一到他們就走了。」

洪雁道：「此事平常得很，有甚麼值得懷疑的？」

文不黠道：「弟子是懷疑他們的神色，他們對易師父特別注意，目光之中含有很深的敵意。」

洪雁道：「他們是入關？」

文不黠道：「是的，他們好像進了殺虎口。」

洪雁道：「這樣吧，日間不會有事的，派一個就够了，到晚上再加派一個。」

洪辯與文不黠應聲退下，洪雁跟桃花也回房安歇去了。

這一晚平靜得很，莫非文不黠是杞人憂天？

不，文不黠江湖經驗十分豐富，尤其長於察言觀色，一般人深藏心底的隱秘，他都有能耐發掘出來，因而他在神槍門中頗能獲師長及同門的信任。

再說此次塞外之行，他原已瞧出荷花有點不妥，就因爲他不敢說，以致兇終末隙，落得一個悲慘的結局。

此後他們入殺虎口，經右玉縣，待到達平魯縣城，事態的嚴重連細娃都有了感覺。

「公主，情形有點不對，好像一直有

人在盯着咱們。」

「別瞎猜，人家只不過多瞧了咱們兩眼，妳就疑神疑鬼的。」

的確，這是客棧裏的食堂，龍蛇混雜，甚麼樣的人都有，而且大家都在這兒進食，你怎能禁止別人不看？

跟易敏夫婦同桌進食的，除了細娃，還有洪雁夫婦兩個。

洪雁微微一笑道：「細娃姑娘沒有說錯，這幾天的確有人在盯着咱們。」

俞妲孃目光流轉，向食堂瞥了一眼，最後目光落在右側一張食桌之上，道：「是他們？」

桃花點點頭道：「是，要不要摸摸他們的底？」

俞妲孃道：「不必，咱們注意一點就是。」

他們在縣城歇了一晚，次日一早便束裝上道。

待出城二十多里，在前面開道的郝奔羊羣忽然面色一變，猛的一收韁繩，將坐騎勒得停了下來。

敢情前面山坡之上有四個人攔住去路，其中三個昨天在客棧的食堂裏曾經打過照面。

郝奔道：「羊師兄，咱們要不要先掂掂他們的斤兩？」

羊羣道：「不，咱們不可妄動，還是等師父來了再說。」

郝奔道：「怕甚麼，就憑這四塊料，咱們兄弟還收拾不了？」

羊羣面色一整道：「你還是這副火爆脾氣，不稟明師父怎能動手？」

郝奔道：「好，瞧你婆婆媽媽的。」

他們言談之間，後隊已經到達，羊羣帶轉馬頭，向易敏雙拳一抱道：「稟師父，這四個人好像是來找碴的，弟子要不要掂掂他們？」

易敏道：「好，你跟郝奔先去問問他們。」

羊羣應了一聲，雙腿一磕馬腹，便與郝奔馳上山坡。

當面的四人有三個是曾經照過面的，這三人的年齡約莫三旬上下，分明長得一臉橫肉，却偏偏身着長衫，打扮得一派斯文的模樣。

另一人的年歲也不太大，最多不過四旬出頭，只是此人的裝扮及長相却大異常人。

白帽白衣，白襪白鞋，他像一個身戴重孝的人，全身上下沒有一件不是白的。

這身裝扮已經夠惹眼了，但最惹眼的還是他們的皮膚。

他好像一個失血的人，全身的肌膚一片慘白，其實說他失血，倒不如說他是死人來得恰當，活人的皮膚絕對沒有如此可怕。

但他却活生生的站在那裏，雙目碧光如電，遙遙向易敏凝視着。

細娃向白衣人瞧了一眼，忍不住連打兩個寒噤，道：「公主，那白衣人……好可怕！」

俞妲孃道：「相公，此人可能身負奇異武功，你不能讓羊羣郝奔前去冒險。」

易敏道：「不錯……」

他來不及再說甚麼，口中猛吸一口眞氣，雙腿輕輕一彈，身形已經拔了起來，同時以天馬行空之勢，急如飄風般的向白衣人撲去。

他的行動並不太慢，但終於還是遲了一點。

因爲羊羣郝奔已經到達白衣人身前五尺之外，而且正在詢問對方。

「朋友，咱們素昧平生，爲甚麼攔住咱們的去路？」

是郝奔問的，他雖是個性火爆，這幾句話並沒有失禮。

但對方四人並沒有回答，甚至連瞧都沒有瞧他們一眼。

沒有瞧不打緊，白衣人却向他們揮了一掌。

掌帶銳嘯，勁風迫人，白衣人功力之高，使羊、郝二人大爲駭異。

不過羊郝二人並非弱者，白衣人掌力雖强，他們以二敵一相信不會差到那裏。

只不過白衣人的掌力好像一股淡淡的白烟，與一般人的掌力大爲不同，羊羣心念一轉，道：「此人的掌力怪異，咱們不能硬接，快藏身馬腹之下……」

他們都有一身極爲高明的騎術，身形一滾，便已貼身馬腹，動作乾净俐落，値得令人激賞。

但一股奇寒襲身，他們緊貼馬腹的身軀，忍不住一陣顫抖，馬兒同時一聲哀鳴，帶着他們一起摔倒下去。

此時易敏剛剛趕到，他也感到奇寒難忍，右手猛的一吐，磨盤神功已隨手吐出。轟的一聲巨響，白衣人的掌力被他封回，去勢的强勁，比來勢還要凌厲幾分。

這是一個意外，白衣人絕未想到易敏的功力如此之高，他一連後退三步，嘴角已然溢出血絲。

他這一退不打緊，他身旁的三位同伴可就遭到魚池之殃了，三聲悽厲的慘呼，他們一起飛了起來，落地之時已經不成人形了。

白衣人用衣袖抹了一下嘴角，冷冷道：「好功夫，再接白某一掌試試。」

易敏搖搖頭道：「慢點，朋友，你姓白？咱們似乎並不相識，易某幾時開罪朋友你了？」

白衣人冷冷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咱們有沒有樑子都是一樣。」

易敏道：「既是這樣在下倒是無話可說了，朋友是那一個門派的高人，總可以告訴在下吧？」

白衣人道：「咱們不是朋友，何必稱名道姓。」

此時俞妲孃等人已經趕到，除了兩個人在救治羊羣郝奔，其餘的全都立在易敏的身後。

對於白衣人的狂傲，細娃第一個忍受不住，櫻唇一撇，哼了一聲道：「姓白的，別給臉不要臉，我敢担保你見不到明天的日出，你信是不信？」

白衣人道：「在下原就沒有活着回去的打算，只要能够傷到你們幾個，我的任務就算達成了。」

此人面色青白，冷如寒冰，他說出來的話，跟他的臉色一樣會使人寒到心裏。

易敏也感到心裏一寒，原因是白衣人話中有話，它的含義使得易敏心頭大震。

如果有人派出很多批高手，每一批高手都沒有存着活命的打算，只要能够傷到他們幾個，就算達成任務了。

好毒惡的計劃，好可怕的手段！

他想到這裏，立刻回頭對洪雁道：「洪大哥，羊羣郝奔的傷勢怎樣？」

洪雁道：「虧得他們機警，讓馬兒代他們擋了一下，馬匹已經喪命，他們只是受了一點輕傷，只不過白衣人的掌力極端惡毒，他們的傷勢好像是中了寒毒。」

易敏道：「好，待我收拾了白衣人再說，你們全部退到兩丈以外去。」

待俞妲孃及洪雁等退開之後，易敏雙拳一抱道：「白兄……」

白衣人道：「甚麼事？」

易敏道：「閣下正當壯年，春秋鼎盛，如果就這麼死了，豈不十分可惜！」

白衣人冷冷道：「人生百年終有一死，這有什麼可惜的。」

易敏道：「那你爲甚麼要生？既然終有一死，你爲甚麼不早點去死？」

白衣人道：「閣下管的太多了，接招吧。」

他不想作無謂之爭，也不願意跟易敏講理，因而再度以全力拍出一掌。

此時他們相距不足八尺，白衣人突然出招，以他那種怪異的武功，很少人能够逃過他的傷害。

他的確是有這般想法，所以才冀圖一逞。

可惜他碰到的是易敏，一個百年罕見的武林奇葩。

磨盤神功具有强悍無比的攻擊之力，培元寶訣將他防衞得像一座鐵山，巫術蠱毒都對他無可奈何，白衣人又能將他怎樣？果然，白衣人的奇功無法攻破易敏的護身罡氣，他只是隨手揮出一掌，白衣人就一連倒退五步。

這是他手下留情，他不想將白衣人一掌擊斃。

殺人並不好玩，他只是希望由白衣人的口中探出一點什麼。

譬如，是誰派他來的？敵人還有一些什麼詭計？

要知道這些消息並不太難，只要折服了白衣人，就不怕他不源源本本的說它出來。

白衣人的確折服了，適才一掌互拚，此人已經失去再戰的勇氣，因爲他技不如人，內腑受到嚴重的創傷，再鬥下去只不過自取其辱。

他的形像也更難看了，面目扭曲，咬牙切齒，衣袖及胸衣之上洒着觸目驚心的斑斑血跡。

易敏輕輕的咳了一聲道：「朋友，請恕在下失手，你可以坐下來療傷，我不會傷害你的。」

白衣人兩眼一翻冷冷道：「多謝。」語音甫落，右掌一翻，這一掌竟是拍向他自己的前額。

易敏大吃一驚，他却來不及阻止，克喇一聲脆響，但見紅白齊飛，白衣人的屍體業已栽倒下去。

敵人全部死亡，易敏却發出一聲長嘆，他折服白衣人，却任什麼都沒有得到。

此時俞妲孃已經奔到易敏的身側，輕聲相勸道：「別發呆了，相公，就算他不死，他也不會告訴咱們什麼的。」

易敏道：「可是……好啦，洪胖！」

洪胖道：「弟子在。」

易敏道：「查查白衣人身上有沒有解藥，然後將他們埋掉。」

洪胖道：「是。」

經過洪胖仔細檢查，白衣人的身上除了一些銀兩，任什麼都沒有，好在羊羣郝奔的傷勢不重，只好待趕到宿處再幫他們以內力逼出寒毒。

當落日含山之際，他們趕到了「井坪鎭」，此地位於平魯及朔縣之間，是經殺虎口出塞的必經之路，因而市面上頗爲繁榮。

落店之後，易敏來不及歇息及進食，立即與俞妲孃分別爲羊羣郝奔運功療傷，他們功力深厚，不足一個時辰就已將寒毒逼出體外，再服食俞妲孃的獨門靈藥，有如立竿見影，毒傷霍然而癒。

當晚易敏召集洪雁夫婦，洪胖，蕭蕭，及文不點等在客房開了一個臨時會議。

易敏首先提出道：「日間白衣人向咱們攔路找碴，各位有沒有甚麼發現？」

洪雁道：「此人武功怪異，掌帶寒毒，可惜咱們沒有摸清他的來路。」

文不點說道：「師父，弟子有一點淺見。」

易敏道：「你說。」

文不點道：「聽白衣人的口吻，好像他們是受命出來專門對付咱們的。」

易敏道：「不錯。」

文不點道：「他似乎知道逃不出師父的掌握，但却不顧生死，只要能傷到咱們幾個，他就達成任務了，像這樣的人如果多來幾批，豈不十分可怕！」

易敏點點頭道：「你說的對，此後咱們將是步步荊棘，死亡可能隨時在等待咱們。」

細娃道：「那不行，咱們總得想個法子。」

易敏一嘆道：「要除去咱們的是誰？他安排了多少陷阱在等待咱們？咱們一點都不明白，這個法子如何想法？」

俞妲孃道：「相公，咱們除了龍門燕窩宮及華山派，別無仇家，你看是不是他們在搗鬼？」

易敏道：「華山沒有這個能力，龍門燕窩倒有此可能。」

俞妲孃道：「由白衣人攔截咱們的情形推想，敵人佈下的陷阱都是超乎常情的，一肩担日月焦鼎及燕窩宮主楊霖兒，只怕還沒有這等能耐。」

易敏道：「不錯，像白衣人那等功力之人，能够支使他的人必然不多，叫他甘心去送死那就更難了，但除了焦鼎楊霖兒還能有誰？」

細娃道：「先不必管他是誰，只要他的陷阱罩不住咱們，他的狐狸尾巴總會露出來的。」

俞妲孃道：「細娃說的不錯，今後咱們要對付那些可怕的陷阱，必須採取非常的手段。」

易敏道：「非常的手段怎樣採法？妳說說看。」

俞妲孃道：「單獨對敵由咱們夫婦出

手，如是羣毆，由洪大哥夫婦率領神槍十二傑應戰，我想這樣會減少一些傷亡。」

易敏點點道：「好，就這麼辦。」

細娃道：「那我呢?」

易敏一怔道：「這個……」

細娃只會一點武功，全是一些花拳綉腿，在高手搏殺之際根本派不上用場，如果遇到緊急情況，她只是一個累贅，像這樣的一個人，易敏一時之間實在很難作出決定。

愈妲孃微微一笑道：「妳當然跟着我與相公了，如果咱們全需出手搏殺，妳就跟着洪夫人吧。」

細娃噘着嘴道：「公主就是瞧不起人，我的武功雖然不濟，還不致依賴別人的保護。」

愈妲孃啊了一聲道：「不錯，我幾乎忘記妳曾經習過巫術，好，那妳就跟着咱們吧。」

他們決定了今後應敵的原則，然後分別就寢，翌晨出井坪鎭逕向朔縣奔去。

兩個時辰之後，經過一截險道，左倚山壁，右陷絕壑，中間只能單騎通行，稍一不愼，就有翻落絕壑的可能。

此時易敏一馬當先，細娃緊緊的追隨着，愈妲孃一騎殿後，這是一個堅强的三人小組。

與他們相隔三丈的是洪雁夫婦，神槍十二傑魚貫而行，殿後的是蕭蕭與洪烊，這是另一個戰鬥組合。

待行至險道中途，細娃忽然大叫道：「易敏，左面山上有埋伏，咱們快逃。」

左面山壁能够藏人之處，至少在百丈以上，無論武功如何高明，也不可能查覺出來。

這就要感謝細娃了，只有巫門的感應之術才能有此能耐。

這一發現使得易敏大吃一驚，因為處境十分不利，他們完全沒有反擊之力。

不過他並沒有逃，健腕一挫，反而將馬匹勒得停了下來。

愈妲孃一怔，道：「相公，你想怎麼辦?」

易敏道：「賊人藏身山上，必然會以弩箭或巨石攻擊咱們，但山嶺距離路面不能太高，否則就失去準頭了。」

愈妲孃道：「你是說賊人不會在這兒攻擊咱們?」

易敏道：「是的，這兒不只是山嶺太高，而且路面凹進山壁，是一個頗為安全的所在。」

細娃道：「安全有甚麼用?咱們總不能永遠躲在這裏?」

易敏一笑道：「當然不會，不過咱們可以想想別的法子。」

此時洪雁夫婦與神槍十二傑已經到達，易敏立即將山上有人埋伏告訴了他們。

洪雁道：「兄弟，我有一個法子。」

易敏道：「洪大哥請說。」

洪雁道：「咱們兩人或三人為一組，分批儘快的衝過去。」

愈妲孃道：「不行，如果前面險要之處被堵塞，咱們如何衝得過去?」

易敏說道：「這樣吧，你們暫時待在這裏，我去找能够攀登之處，摸上山去瞧瞧。」

愈妲孃道：「我跟你去。」

易敏道：「為了不使賊人發現，一個人倒是方便一點。」

愈妲孃道：「我不放心你一個人去，如果必須動手，多一個人也好幫幫你。」

易敏道：「不必担心，我一個人能够應付的。」

他將馬匹交給洪烊，跟着彈身而起，貼着山壁向前面急馳，待奔出三十餘丈，路面更是狹窄，按當前的形勢估計，此地必須牽着馬匹，小心翼翼的才能通過。

再仰頭向山壁一瞧，高度只有二十丈上下，賊人如果在此地用弩箭及石塊攻擊他們，必然難以倖免。

他是藏身在一棵矮樹之下，所幸沒有被山上的賊人發覺，但由此往上幾乎寸草皆無，只要動一動行跡必然暴露。

雖然如此，這個險他却非冒不可，因為他一眼瞧去，前面全是這樣，甚至連一棵矮樹都找不到了。

於是他吸進一口眞氣，將功力提到十足，右手握着九星寶劍，左手抓着三粒天羅珠，足下一點山石，身形冲霄而起，逕向山頂全力撲去。

待撲上約莫十丈，終於被山上的賊人瞧到，弩箭石塊立即向他集中攻擊，來勢兇猛無比。

這些早在意料之中，易敏並不慌亂，他走着「之」字形閃避攻擊，速度之快宛如雷電交馳。

沒有人能够傷到他，只不過眨眼之間他已撲上山頭，及擧目一瞧，禁不住心頭一懍。

山上賊人已像潮水一般的湧了過來。

在這等形勢之下，自是慈悲不得，我不殺人，人就殺我，於是他發出一聲狂笑，揮劍向人羣之中衝了進去。

他以神功護體，劍芒伸縮有如長虹經天，但見血雨四濺，肢體橫飛，賊人一片片的仆倒下去。

只是賊人實在太多，而且悍不畏死，他們像一羣失去心智的瘋子，不停的向前衝殺。

易敏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拔起身形，躍到三丈外的一棵樹幹之上，左手一抖，三粒天羅珠以品字形向人羣擲去。

在一陣震天巨响，及烟硝四飛之後，他的困境解除了，但山頭之上却呈現一片慘不忍覩的景象。

「這眞是一場可怕的惡夢，唉……」

易敏撤去護身罡氣，發出一聲嘆息，誰知這一口長氣還沒有嘆完，脅下忽然一麻，他竟然着了別人的道兒。

這一驚非同小可，他絕未想到這棵大樹之上竟然藏有賊人。

「朋友好高明的手段……」

「易敏，是我。」

「啊，妳是齊齊?」

「是的，易敏。」

「妳為甚麼制住我的穴道?」

「我太想你啊。」

「想我就不該這樣對我，快解開我的穴道。」

「對不起，易敏，我只會點穴不會解穴。」

「這……好吧，找個地方讓我坐下以

便運功衝穴。」

「有一個好地方，我帶你去。」

他被蓋齊齊揹着，躍下大樹，放步急馳。

「咳，齊齊，不要走得太遠，山下我還有友人。」

「我知道。」

「那就放我下來，齊齊。」

「不……」

蓋齊齊不願意放他下來，並且以風馳電掣一般的速度飛馳，在馳過幾重山頭之後，她鑽進了一片叢林，這兒有一個十分隱秘的山洞，好像是她的臨時閨房。

裏面有被褥，有食物，有飲水，甚至還有簡單的傢俱，這不是臨時所能辦到的，可見蓋齊齊必有預謀。

她將易敏放了下來，親切的扶着他坐下，然後取來一碗水，道：「渴了吧?先潤潤嗓子。」

易敏的確渴了，接過水就仰着脖子喝了下去。

「齊齊，我可以運功衝穴麼?」

「不行，我要跟你聊聊。」

「好吧，聊甚麼?」

「聊你的妻子……」

「這有甚麼好聊的?」

「怎麼沒有，我認為你的妻子太多了，我不願意。」

「這關妳甚麼事?別忘了妳是人家的九夫人。」

「我已經離開他，不是九夫人了。」

「這不關我的事。」

「怎麼不關你的事?我原本就是你的妻子。」

「不錯，你原是我的妻子，但妳已經失節，覆水難收，所以我不能要妳。」

「你不要我?哼，我得不到的東西，別人也休想得到，不信你就試試!」

易敏估不到蓋齊齊會如此不講道理，心中實在惱怒已極，但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要是當眞惹火她，吃虧的還是自己。於是冷冷一哼，說道：「齊齊，我眞不懂，妳不是有很多男人麼?何必還來找我。」

蓋齊齊噘着嘴道：「我原先以為那樣很好，後來我才知道一點也不好。」

易敏嘆息一聲道：「夷狄之民，不堪敎化，我的心血白費了。」

蓋齊齊道：「我錯了嘛，易敏，原諒我，以後我會聽你的。」

一個拋棄丈夫，跟別人當第九妾侍的女人，還可以原諒麼?

更何況她生張熟魏，人盡可夫，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羞恥，這種女人如何能要?

只是易敏不能說出他的心意，還得强忍怒火，勉力週旋，以便爭取時間來衝開穴道。

蓋齊齊似乎沒有想到這些，並未對他作任何防範，只是噓寒問暖的照顧他，很像一個賢淑的妻子。

從午間到日落，易敏曾經暗中運功兩次，以他那身超凡的功力，竟然無法衝開穴道。

這是不可能的，除非蓋齊齊另有奇遇，如若當眞是這樣，那就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了。

蓋齊齊當過某一神秘帮主的九夫人，她的奇遇必是來自那位神秘帮主，易敏身具數家之長，竟無力衝開被制的穴道，神秘帮主功力之高豈不駭人聽聞?

「唉……」

這一聲嘆息，易敏是在無意中發出，但這無意的一嘆却引起了蓋齊齊的注意。

「怎麼啦?易敏，你那兒不舒服?」

「我全身都不舒服。」

「我跟你搥搥背，好麼?」

「不必，妳只要替我解開被制的穴道就行。」

「很抱歉，這個忙我帮不上你。」

「妳適才不是說過聽我的?」

「是的，但是我沒有能力使你恢復功力。」

「為甚麼?莫非妳只會點穴?」

「不，易敏，就算我替你解開穴道也沒有用，因為你已經喝下一碗毒藥。」

「甚麼，就是適才妳要我喝的那一碗嗎?」

「原諒我，易敏，因為我太愛你。」

「愛我?哈哈……愛我却讓我喝毒藥，如果不愛我必然將我五馬分屍了!」

「別生氣，易敏，那碗毒藥只是使你失去武功，不會有害你的生命的。」

「妳好像受過高人的指點，是誰叫妳這樣對付我的?」

「是神秘帮主，這是他容許我離開他惟一的條件。」

「妳錯了，齊齊，江湖之上人心險惡，神秘帮主不會放過咱們的!」

「不必担憂，這個山洞十分隱秘，除了我沒有第二個人知道。」

「那妳是小看神秘帮主了，如果我猜的不錯，這方圓百里之內，可能已被封死，咱們只要稍露行跡，就會招來可怕的攻擊。」

「啊，易敏，你不要嚇我嘛。」

「妳不相信?」

「這個……也許你說的對，不過你為甚麼一定要跟神秘帮主作對呢?他原是很喜歡你的。」

「這話是神秘帮主告訴妳的?」

「是啊，他說你是個可造之材，原是要收服你的，後來你不知好歹，而且對他的威脅越來越大，就不得不除去你了。」

「這就怪了，我對這個神秘帮派毫無所知，幾時威脅過他了?哼，他以鄙卑手段將妳奪去，還要陸公佑來暗算我，此人心地之陰險當得是人間少見。」

「你沒有說錯，他陰險狠毒沒有人比得過他，這是我離開他的原因之一，不過你的確在威脅他，這一點你不能否認!」

「哦，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

「你要毀掉龍門品題，揭發燕窩配對，這些都沒有錯吧?」

易敏呆了一呆，忽然面色一整道：「原來龍門燕窩都是神秘帮的部屬，我明白了。」

蓋齊齊道：「所以你鬥他們不過的，聽我的話，易敏，咱們回塞外去。」

易敏道：「妳的想法太天眞了，我適才跟妳說過，不要說遠去塞外，連這座山咱們都會走不出去。」

蓋齊齊一驚，忙問道：「那怎麼辦呢

?易敏。」

易敏道：「妳給我吃的到底是甚麼毒藥?」

蓋齊齊道：「散功散。」

易敏道：「此話當眞?」

蓋齊齊說道：「神秘帮主是這麼說的嘛。」

易敏哼了一聲道：「散功散可以毀去一個人的功力，但它是逐步加强的，我如何會一點眞力都提不起來?」

蓋齊齊道：「那當然是制住穴道的原因。」

易敏搖搖頭道：「絕對不是，不過妳快解開穴道讓我試試。」

蓋齊齊道：「我不敢……」

易敏道：「妳爲甚麼不敢?」

蓋齊齊道：「神秘帮主說，不解開穴道，你雖是失去武功，但可以跟常人一樣再活幾十年，一旦解開穴道，必然毒力襲心，你就活不成了，我不要你死，所以我不敢替你解穴。」

易敏冷哼一聲道：「他胡說，我絕不相信。」

蓋齊齊道：「事關生死，易敏，咱們不能不信。」

易敏一嘆道：「不要傻，齊齊，不用說像這樣生不如死的景況我不能忍受，就算我願意忍受，他也不會讓我活下去的，咱們只有冒冒險，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快替我解開穴道吧。」

蓋齊齊說道：「易敏，你不再考慮一下?」

易敏道：「不必。」

蓋齊齊咳了一聲道：「好吧，你如果死了我會陪你死的。」

她神色平靜，這句話說得十分自然，如果易敏當眞毒發身死，她必然會毫不考慮的以死殉情。

這就有點令人難以理解了，像蓋齊齊這等人盡可夫的女人，她也會爲情而死?

不過心地敦厚的易敏絕對相信，甚至他幾乎要落下淚來。

「別說喪氣的話，齊齊，咱們不會死的。」

「好，我現在就替你解開穴道。」

她連續拍出三掌，易敏的穴道果然被她解開，然後她睜着一雙水汪汪的妙目，神色緊張的瞧着易敏。

× × ×

一絲微弱的陽光，由洞口縫隙中透了進來，天亮了，易敏却還在入定未醒。

在蓋齊齊來說，這是一個十分難過的夜晚，她整夜都在守着易敏，幾乎沒有闔過一下眼皮。

現在她終於挨過去了，美麗的嬌靨之上，也綻出了一片笑意。

因爲易敏已經渡過危機，由灰敗的面色轉爲紅潤，她自然瞧得出來。

最後功行圓滿，易敏睜開雙目，兩縷湛然神光向蓋齊齊一瞥，道：「多謝妳，齊齊。」

蓋齊齊嫣然一笑道：「咱們之間還用得着客氣?餓了吧，先吃一點東西。」

易敏道：「不，我將劇毒排出體外，必須先洗一個澡，洞裏有沒有水?」

蓋齊齊道：「有，請跟我來。」

後洞有一股泉水由石隙中流出，地上經過若千年的冲激，形成一個淺池。

蓋齊齊將易敏引到後洞，指着那個淺池道：「你就在裏面洗吧，我替你找乾凈衣服去。」

易敏道：「好的。」

池水清澈，甘芳可口，他先喝了幾口，然後躍到裏面洗濯。

片刻之後蓋齊齊來了，她抱着幾件衣衫，斜着眼微笑的瞧着他，嫣紅的嬌靨之上，含着一片動人的春意。

易敏面色一紅道：「齊齊，把衣服給我。」

蓋齊齊道：「別忙，我也要洗。」

她將易敏的衣衫抛在地上，三把兩把就將自己的衣服脫光，足尖輕輕一點，騰身就向易敏的懷裏撲去。

荒山野洞，竟然春色無邊，好在他們原本是夫婦，倒也沒有甚麼。

洗過澡他們再來進食，易敏一面吃着乾糧，一面撫着蓋齊齊那隻隱形的玉臂道：「齊齊，我有法子能使妳這條臂膀瞧得見，以後妳就不必再作獨臂美人了。」

蓋齊齊忙問道：「當眞麼?是什麼法子呢?」

易敏道：「只要用豆漿一洗，就可將隱形水洗去，我是無意中發現的。」

蓋齊齊道：「會有這種事，如果用它洗隱形衣呢?是不是也有用處?」

易敏道：「當然有用，我那件隱形衣就是被豆漿毀掉的。」

蓋齊齊大喜道：「好得很，這樣咱們就不必怕他了。」

易敏道：「妳在說甚麼?齊齊。」

蓋齊齊說道：「我那件隱形衣被神機帮主留下，我正在爲這件事發愁，今後咱們只要帶一些豆漿在身邊，就不怕他作怪了。」

易敏道：「原來如此，哦，齊齊，妳還沒有告訴我，神機帮主究竟是誰?」

蓋齊齊道：「不知道。」

易敏一怔道：「齊齊，這是眞的?」

蓋齊齊道：「自然是眞的了，我還會騙你，說來只怕你不會相信，連他的長相怎樣我都毫無所知。」

易敏聽得愕然，忙道：「怎麼會呢?妳跟他……」

蓋齊齊道：「他每次都戴着人皮面具，沒有人瞧過他的眞面目，或許……」

易敏道：「或許怎樣?」

蓋齊齊道：「或許楊霖兒知道，因爲她是神機帮主的妻子。」

易敏道：「楊霖兒會是神機帮主的妻子?這實在太過意外了，據我所知，楊霖兒的丈夫是風雷鬼王。」

蓋齊齊道：「這有什麼稀罕，楊霖兒難道就不能另嫁一個丈夫?」

易敏道：「是的，風雷鬼王已經死了，她當然可以另嫁，只不過這件事却愈來愈複雜了。」

蓋齊齊道：「楊霖兒死了丈夫再嫁，這關你什麼事?」

易敏道：「咱們不談這些了，天色已經不早，咱們走吧。」

蓋齊齊道：「好的。」

他們略作拾奪，立即相偕出洞，蓋齊

齊撥開堵住洞口的石塊第一個鑽出洞外。

她只不過剛剛立定身形，一柄長刀忽然由草叢中悄悄伸出，噗的一聲扎進她的肚腹之內。

這是她做夢也沒有想到的，笑容還停留在嬌靨之上，她已經痛得哀嚎出聲了。

跟在她身後出洞的易敏大吃一驚，彈身一躍，匆匆向蓋齊齊倒地之處撲去。

他這彈身一躍，意外的避過了一槍一劍的攻擊，危險之處，當眞間不容髮。

此時人影幢幢，由四面八方向洞口迫近，他沒有猜錯，蓋齊齊自認爲極端隱秘的藏身之處，仍未逃過神機帮主的掌握。

現在他陷身在重圍中，但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究竟有多少敵人都不知道。

這是一個不可知的危機，隨時有身遭慘死的可能，但他不管這些，一俯身就將蓋齊齊抱了起來。

「齊齊，齊齊……」

「易敏……好疼……」

「忍住一點，齊齊，我帶妳到城裏去找醫生。」

「來不……及了，我……好睏……」

的確來不及了，這一刀刺中要害，那能等到他去找醫生?

這位赤狄姑娘，終於將生命擺在這兒，不過她的神色是安詳的，雖然她已失去一切，嬌靨上却留着一片滿足的笑意。

易敏哀傷的嘆息一聲，將齊齊的屍體放了下來，同時解下天羅棍，身形霍的一轉，一棍揮了出去。

敵人像一羣螞蟻，已逼近他四週八尺之處，他這轉身一棍，使得恰到好處。

轟的一聲巨响，哀嚎驟起，血肉橫飛，首當其衝的三名大漢，登時被天羅棍砸得不成人形。

這一棍之威，當得是無與倫比，但却無法阻止敵人的攻撲。

易敏的本性原是敦厚的，除非生死交關他絕對不想殺人。

現在我不殺人，人就殺我，蓋齊齊已經遭到毒手，他只好收起慈悲心腸了。

他用神功護體，再以棍劍交輝，只向人多之處衝殺，經過幾乎一個時辰的苦戰，除了自己再也找不到一個活人了。

山風如訴，草木含悲，這片荒山野嶺，已經變做人間地獄。

易敏不願意瞧到這等慘烈的景象，但這等景象却是他一手造成的，不過他絕不後悔，因爲他是爲了自衞而被迫殺人。

他抱起蓋齊齊的屍體，將她封閉在山洞之中，再換掉染滿鮮血的衣衫，逕向朔縣急馳而去。

當晚他趕到朔縣縣城，但找遍了所有客棧，並沒有發現俞妲孃一行人的踪跡。

正當他灰心失望之際，一聲親密的呼喚忽然由身後傳來。

「易敏……」

「誰?」

他猛一旋身，只見兩丈之外立着一位黑衣姑娘，强勁的晚風偶爾掀起她蒙面的黑紗，使易敏覺得有一種似曾相識感覺。

此時黑衣姑娘正在向他招手，也許是他鄉遇故知吧，他身不由己的走了過去。

黑衣姑娘沒有等他，一轉身逕向城外奔去。

出城之後黑衣姑娘的脚下加快了，她的輕功頗高，像行雲流水一般，逕行馳入一片山區。

易敏以不疾不徐的步伐跟在她的身後，在一座破敗的山神廟前，黑衣姑娘終於停了下來。

「姑娘，請教……」

易敏抱拳請教，黑衣姑娘並未轉過身來，只是冷冷一哼說道：「不敢當，駙馬爺。」

易敏一怔道：「姑娘，妳是……」

黑衣姑娘猛一旋身，一把抓下蒙面紗巾道：「不認識我了，是麼?」

易敏一喜道：「啊，梅花，是妳?妳教我找得好苦!」

她果然是梅花，這位十分任性的姑娘，似乎清瘦了許多。

易敏牽着她的玉手，在廟前一塊長石坐了下來，道：「梅花，妳究竟去了那裏?我爲甚麼找不到妳?」

梅花撇撇嘴道：「找我幹甚麼?駙馬爺我可高攀不上!」

易敏道：「相信我，梅花，易敏不是無情寡義的人，我與俞妲孃的結合實在是情非得已。」

梅花面色一整道：「好，我相信你，不過咱們比武配對，人人皆知，今後怎麼安置我?你說。」

易敏一嘆道：「梅花，我……對不起妳……」

梅花道：「就這麼一句話?」

易敏道：「俞妲孃是妳娘的師妹，妳想想，我對妳能够怎樣安置?」

梅花呼的一聲跳了起來，面凝寒霜的冷冷道：「易敏，適才你怎麼說的?你不是一個無情寡義的人?」

易敏道：「冷靜一點，梅花，咱們都無力挽回事實，妳說是嗎?」

語音一落，彈身急起，逕向山下狂馳而去。

易敏瞅着梅花的背影，忽然心頭一動，立即彈身而起，在後面跟踪急追。

因爲梅花曾經以言語威脅，叫他不要後悔，莫非俞妲孃他們落在梅花的手裏。

不管這項猜忖如何，他必須跟着梅花瞧看一個究竟。

他比梅花的功力高出很多，跟起來自然毫無困難，只不過梅花並不是馳返城裏，這就叫他大爲詫異了。

莫非俞妲孃他們沒有來到朔縣?還是被人騙往別處去了?

不管怎樣他必須跟着梅花，因爲這是尋找俞妲孃惟一的綫索。

奔走約莫半個時辰，一片森林擋住去路，梅花剛剛在林緣停下脚步，五名彪形大漢忽然由林中奔出。

他們迅速湊在一起，並且在交頭接耳的商議着，敢情他們是一夥的，梅花竟然還有伏兵!

只是易敏有點想不明白，梅花的伏兵爲什麼藏得這麼遠?遠水不能救近火，藏在這裏能有什麼作用?

除非這些伏兵另有目的。

想到此處，他感到心頭一懍，立即長身而起，仰天發出一聲長嘯。

這一回他又猜對了，樹林中果然還有

大批伏兵，這些伏兵全被他的嘯聲引出。

其實易敏的目的並不是想引出這些伏兵，他是担心俞姐孃一行被困，嘯聲只是通知他們，要他們乘機突圍。

他沒有猜錯，一股琅琅嬌音果然由樹林的另一邊遙遙傳來。

這表示俞姐孃他們還是安全的，他不由緩緩吁出一口長氣。

只不過當他向那些伏兵一瞥，他那敦厚的面頰竟然湧起一片殺機。

敢情這般人是來自龍門，鐵衫隊的服色他一望而知，而且他們一半持有火箭，一半抱着諸葛連珠弩，火箭可以攻擊隱藏在房屋或叢林之內的敵人，連珠弩則用以截殺逃亡者。

好歹毒的佈置，易敏如非跟來，後果豈不難以設想？

此時他不敢心存慈悲了，足尖一點，一掠數丈，同時雙手齊揚，六粒天羅珠以扇形擲出。

在轟天巨响肢體橫飛之際，他毫不遲疑的再度擲出六粒。

這十二粒天羅珠構成一個廣大的火網，龍門部屬整個崩潰了，不必再費什麼事，他已經獲得全面勝利。

「相公……」

俞姐孃當先由林中穿出，她身後緊跟着細娃，刦後重逢的感情是脆弱的，如非碍於隨後跟出來的洪雁夫婦，她們幾乎要撲進易敏的懷裏。

易敏分別握着她們的玉手，迎着洪雁夫婦道：「洪大哥，你們都好吧？」

洪雁道：「我們都很好，兄弟必然遇到困難了？」

易敏說道：「是的，不過收獲也不算少。」

細娃道：「你只怕累了，咱們到屋裏再聊吧。」

易敏道：「好的，哦，姐兒，梅花跟這般人是一夥的，咱們找找，看她是否也被天羅珠所傷。」

俞姐孃道：「咱們就是被她騙來的，她說你負了傷，就在林後一幢獵戶之中療傷，結果咱們就落入陷阱之中了，他們持有連珠弩，咱們想不出突圍之策。」

易敏道：「妳爲甚麼不用天羅珠？」

俞姐孃道：「用完了嘛，要是有我還會客氣？」

易敏掏出一把天羅珠交給她道：「咱們的敵人太多 沒有它就很難應付，細娃，妳要不要？」

細娃道：「給我兩粒吧，跟你在一起，多了也用不着。」

他們說話之間業已找遍全場，沒有找到梅花，也沒有瞧到一個活人。

俞姐孃眉峯一皺道：「一個活的都沒有，相公，你不覺得奇怪？」

易敏道：「的確是奇怪，無論天羅珠威力多大，總該有些負傷的，難道……」

此時俞姐孃在檢查一個死者，此人只炸掉了一條腿，但却死了，而且嘴角流出黑色的血絲。

俞姐孃長於使毒，這些自然瞞她不過，她查出了原因，臉色却顯得十分難過。

易敏瞧出她神色有異，因而詢問道：

「姐兒：妳瞧出什麼來了？」

俞姐孃道：「傷者全是服毒而死，所以咱們無法找到活口。」

易敏錯愕半晌道：「好狠。」

語音一頓，揚聲向洪雁招呼道：「洪大哥，派人在森林四週戒備，咱們到屋裏聊聊。」

穿過森林約莫二十餘丈就是一幢草房，獵戶姓張，除了夫婦二人還有一個三歲的兒子。

進入草堂之後，細娃立即奔進厨房，捧來一盤饅頭，一碗醬菜，一壺開水，道：「易敏，餓了吧？就只有這些，將就一點。」

易敏說道：「很好，能够塡飽肚子就行。」

接着洪雁夫婦也進來了，他們邊吃邊聊。

易敏嘆息道：「現在我總算想通了，攪起滿天風雲的全是那位神機帮主。」

俞姐孃道：「神機帮主是誰？」

易敏道：「他是楊霖兒的現任丈夫，妳不知道他是誰？」

俞姐孃道：「甚麼，他會是神機帮主？這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易敏說道：「說了大半天，他究竟是誰？」

俞姐孃道：「這人你應該認識的，他就是龍門門主焦鼎啊。」

易敏愕然道：「會是他？」

俞姐孃道：「楊霖兒時常暗中接待一個外來的男人，我無意中瞧到過，他就是一肩担日月焦鼎。」

易敏點點頭說道：「沒有錯，一定是他。」

洪雁道：「龍門品題，在武林中造成矛盾，在江湖上掀起殺伐，燕窩宮再以比武配對，用美色控制武林各派，並勾結外族，意圖不軌，此人的陰險狠毒，實在叫人不寒而慄。」

俞姐孃道：「洪大哥說的不錯，龍門燕窩狼狽爲奸，實在叫人害怕，好在咱們已經說服了巴博不再作窺伺中原的打算，他們外援斷絕，野心應該收斂一些了。」

易敏道：「這倒不見得，如若蒙騎進窺中原成功，他們可以封疆裂土，縱然蒙騎不來，他們也想要稱霸江湖，咱們是他惟一的障碍，他不會放過咱們的。」

俞姐孃道：「這話倒是不錯，哦，楊霖兒的丈夫是神機帮主，這話從那兒聽來的？」

易敏當即將落入蓋齊齊手中，以及脫險的經過說出，蓋齊齊曾經是神機帮主的九夫人，這話當然可信。

只不過如若焦鼎是神機帮主，蓋齊齊又跟楊霖兒頗爲熟習，俞姐孃是燕窩宮的總管，跟楊霖兒的關係也很深厚，她竟然不知道焦鼎的眞正身份，這豈不令人難以理解。

易敏當然不會懷疑俞姐孃，但不能不提出他的疑問。

「姐兒，蓋齊齊以九夫人的身份來到燕窩宮，妳身爲總管，竟然不知道她的底細？」

「她是焦鼎介紹來的，楊霖兒只說她是九夫人，宮主對她十分放縱，我又何必多管閒事？」

「這就是了。」

「你還有什麼疑問？」

「還有一點，蓋齊齊的隱形衣被神機帮主强行留下，隱形衣只有豆漿可以使它現出原形，所以咱們要準備一點豆漿。」

「豆漿要在市鎮才有，這兒可沒有法子。」

「去問問屋主，只要有黃豆石膏就成了。」

「豆漿裏面要放石膏？」

「是的。」

「那不是變做豆腐了？」

「不，只要不去掉水份，它就不會變做豆腐。」

「那好吧，洪夫人，請妳去向屋主問問。」

桃花應了一聲，起身奔了出去，片刻之後她回來報告道：「易兄弟，當眞巧得很，屋主喜歡吃豆腐，有磨好的現成豆漿，我已經跟他買下來了。」

易敏道：「太好了，咱們只要一水壺，多了也是浪費。」

他們談話之間，洪胖忽然匆匆奔進來道：「稟師父，有大批賊人向咱們這裏逼近。」

易敏一怔道：「來得好快，細娃，妳就在屋裏保護屋主夫婦，洪大哥，咱們出去瞧瞧。」

他隨手抓起盛着豆漿的水壺，將它繫在腰際，身形一轉，領先向屋外奔去。

奔出茅屋，迎面遇到負責瞭望的梅稜，易敏道：「梅稜，來人還有多遠？」

梅稜回答道：「稟師父，約莫兩箭遠近。」

易敏道：「此地不够廣闊，咱們到樹林外面去。」

在林外他們迎上了敵人，易敏舉目一瞥，禁不住心頭一震。

他自闖蕩江湖以來，曾經參與過不少搏殺的陣仗，但像來敵的聲勢如此之衆，可以說前所未見。

當面的敵人分作三隊，左隊是龍門的部屬，由門主焦鼎率領，右隊是燕窩宮的，但沒瞧到楊霖兒，由小宮主梅花領隊。

最令人矚目的是中間的一隊。

這一隊的人數最多，沒有一百也不會少於八十。

他們一律黑衣紅帶，懷抱鬼頭大刀，以極爲整齊的四方隊形緩緩的向前推進。

四方隊形的後面是一頂紅綾軟轎，轎上坐着一位身着蟠龍金袍，頭戴金冠的削瘦老人，轎前走着一對十分清秀的姑娘，她們一個捧着寶劍，一個捧着鋼鞭。

轎側是四名巨無霸型的大漢，每人提着一個帶着長鍊的八角鐵錘，形象的獰惡，江湖上頗爲少見。

當面是敵方的主力，左右兩側還有四明山主雲公秀父子，終南掌門伍秉權，衡山掌門申錯，五台掌門大德禪師，華山雙老紫虛紫雲道長，這般人全都帶有部屬，但以華山的人數最多，可能是傾巢而出。

這是不成比例的對比，以十六人對付幾百人，這一仗如何打法？

當今五大門派，包括黑白兩道，再加上一個强大無比的神機帮，如果說是集天下武林於一地並不爲過。

十六人與天下武林爲敵，這種結果不問可知。

易敏向四週環顧一眼，然後向洪雁夫婦道：「洪大哥，小弟對不起你。」

洪雁哈哈一笑道：「別這麼說，兄弟，人生百年終一死，咱們應該洒脫一點，別讓人家笑話。」

易敏精神一振道：「大哥責備的是，不過咱們並不是絕無生路，小弟想向神機帮主挑戰，擒賊先擒王，只要除去此人，其餘的就不攻自破了。」

俞姐孃道：「慢點，相公，究竟誰是神機帮主，咱們先要弄個明白。」

易敏道：「我想是那位身着蟠龍金袍的，蓋齊齊只說神機帮主是楊霖兒的現任丈夫，並沒有說就是焦鼎，我想是咱們猜忖的錯誤。」

俞姐孃道：「這話倒是不錯，哦，相公，你猜楊霖兒爲甚麼沒有來。」

易敏道：「我也正在懷疑，按說她不應該不來的。」

俞姐孃道：「也許她來了，只是咱們瞧她不到。」

易敏啊了一聲道：「對，她穿上隱形衣了，咱們要小心一些。」

此時雙方相距約莫五丈，神機帮的大隊人馬忽然停了下來，方陣由中間分裂向兩旁一分，現出那頂紅綾軟轎。

此時轎前捧劍的姑娘揚聲呼叫道：「帮主宣召易敏答話，那一位是易少俠，請過來。」

宣召易敏答話，好狂妄的口吻。

易敏不願逞口舌之利，扭頭囑咐洪雁道：「洪大哥，咱們人數太少，除非萬不得已不可分散人力。」

洪雁道：「是，老哥哥記下了。」

易敏道：「姐兒，咱們去會會神機帮主。」

俞姐孃道：「好的。」

他們併肩聯袂，緩步前進，在距離敵人方陣兩丈之處才停下脚步。

易敏劍眉一揚，冷冷道：「是誰找我說話？出來讓我瞧瞧。」

「大胆……」

發出這聲叱喝的，並不是那位身着蟠龍金袍的帮主，他是當面這座方形大陣的領隊。

此人約莫五十出頭，一臉的繞腮鬍子，手中提着一柄亮晶晶的板斧，活像黑旋風李逵似的。

別看他長像粗魯，在江湖道上可是一位著名的煞星，十年前只要提到飛斧曹翼，人人都會由心底生出一股寒意。

像這麼一個人見人怕的煞星，竟然投入神機門下，這位神機帮主自然不是等閒人物了。

令人想不到是敵我雙方幾乎沒有人認識他，甚至那些跟着他搖旗吶喊的也不認識，他們只是認識焦鼎曹翼，在武力壓迫之下不得不跟着他走而已。

這麼一個神秘的人物，易敏自然更感陌生。

不過他不管這些，只要此人是神機帮主，只要他是這夥人的頭兒，他就要以一身所學，跟他拚個你死我活。

適才飛斧曹翼說他大胆，他却撇撇嘴

道：「我在跟你的主子說話，你居然這麼不懂規矩！」

在人們的記憶裏，似乎還沒有人敢對飛斧曹翼這麼說話，也許有人這麼說過，但那人必然早已離開這個世界了。

果然，易敏語音甫落，一片晶芒挾着獵獵勁風呼嘯而來，飛斧以疾雷撼山之勢，直奔易敏的胸口。

他們雙方相隔兩丈，無論曹翼的功力如何高深，兩丈距離也會有鞭長莫及的感覺。

他是身形躍起，再擲斧取敵的，無論飛斧能不能傷到敵人，他必然會跟踪抓到飛斧。

結果飛斧傷到人了，因爲塲中揚起一聲慘嚎，一條軀體跟着摔倒下去。

不過摔下去的軀體不是易敏，曹翼遭到了慘報，飛斧反噬回過來劈掉他自己。

沒有人瞧出這是怎麼回事，但每一張面頰都現出恐怖之色。

飛斧曹翼名震江湖，竟然在一招之中就陳屍當塲，這太可怕了，這位看來毫不起眼的鄉下人，豈不令人莫測高深！

易敏搓搓手，擧目對神機帮主道：「很抱歉，在下一時收手不及，我看這樣吧，咱們不必多傷無辜，我向閣下挑戰，咱們兩人作生死一搏。」

易敏是向神機帮主挑戰，誰知梅花却應口道：「你太狂了，姓易的，咱們帮主是何等身份，豈能跟你這種人交手，至少你先過了本姑娘這一關再說。」

這位姑娘姓格偏激，敢愛敢恨，要不她就不會爲了易敏而公然私奔了。

易敏爲了曾經答允俞妲孃不能跟梅花結合，她因愛成恨，這是人情之常，不過她這回出來挑戰，神色上似乎有點怪異。

其實這也沒有甚麼，只是眉頭皺了兩下而已。

不過她這一點點怪異的表情，並未逃過俞妲孃的觀察。

「相公，梅花好像是被迫出來的。」

「哦，好像沒有人迫她。」

「如果迫她的人咱們瞧不見呢？」

「啊，隱形衣——」

「是的，我担心楊霖兒跟在她的身後，待會我去迎戰梅花，你仔細注意四週的動靜。」

「好，就這麼辦。」

待梅花到達近丈之處，俞妲孃迎了上去道：「出招吧，我陪妳玩玩。」

俞妲孃是梅花的長輩，但也是她的情敵，仇人見面份外眼明，她們自然捨死忘生的鬥了起來。

易敏表面上是在替俞妲孃掠陣，實際上他却以罡氣護着全身，並運用聽力，默默的偵察四週的動靜。

以他這身超凡拔俗的功力，縱然是落葉飛花也逃不過他的偵察，隱形人又能將他怎樣？

果然，他聽到了，那是極度輕巧的脚步之聲，幾乎比落葉重不了多少。

此時他右手握着天羅棍，左手提着九星寶劍，待來人到達身側五步之處，他忽然以驚雷逐電之勢，一劍揮了出去。

「啊……」

一聲痛極的悲嚎，接着是重物倒地之聲，地上淌出一片觸目驚心的血水，只是瞧不到半絲人跡。

他哼了一聲，迅速取出所帶的豆漿，向鮮血淌出之處洒去。

奇跡出現了，豆漿所到之處顯出了衣衫，也顯出了一具人體。

此時俞妲孃已經將梅花制住，返身奔來道：「相公，讓我來……」

她剝下被毀掉的隱形衣，裏面果然是楊霖兒，這位叱咤風雲的燕窩宮主脅下開了一個大洞，眼看是活不成了。

毀掉一個主要的敵人是一項收獲，但更大的收獲是在楊霖兒身上發現華山派的金龍劍譜。

俞妲孃向劍譜的封面瞥了一眼，立即交給易敏道：「相公，你瞧這個……」

易敏啊了一聲，說道：「果然是他們做的好事。」語音一頓，隨即向紫虛道長遙遙一禮道：「前輩，這是貴派的金龍劍譜，貴掌門究竟被誰所害，不必晚輩多作解釋吧。」

鐵證如山，自然不必浪費唇舌，華山門下原是要找易敏報仇的，此時却在紫虛紫雲雙老率領之下，一起奔了過來。

紫虛道長向易敏稽首一禮道：「施主，貧道慚愧……」

易敏道：「這是別人專心害咱們，前輩勿須自責，劍譜前輩收下，待此間事了咱們再作長談。」

語音一頓，接着高聲宣佈道：「神機幫利用龍門品題，造成武林動亂，燕窩配對，冀圖控制武林，他更私通外邦，圖謀不軌，各位要是與他交往，貴門派只怕要陷於萬刼不復了。」

這是一段義正詞嚴，而又極具煽動性的言詞，由於華山派的遭遇，沒有人敢於懷疑。

衡山掌門申錯第一個响應，帶着門下弟子奔了過來，接住終南，五台也紛紛來歸，使原來人單勢孤的易敏，意外的壯大起來了。

惟一例外的是四明山，這般黑道人物不願跟易敏合作，但也不敢落個私通外邦圖謀不軌之名，因而引着所屬悄悄溜走。

現在的敵人只剩下神機帮了，但敵勢仍然十分强大，如果羣打羣毆，必然造成重大的傷亡。

因而易敏仍然向神機帮主挑戰道：「朋友，多行不義必自斃，現在是你末日到了，如果你願意自裁，易某可以留你一個全屍。」

神機帮主忽然發出一聲長笑，道：「你太不自量了，姓易的，天下門派，老夫視同土鷄瓦狗，你以爲有了他們就能夠與老夫爲敵。」

易敏冷冷道：「閣下的成就必然很高，但易某並不想仰仗別人，不要說廢話了，請。」

神機帮主哼了一聲，身形忽然由軟轎之上拔起，但見金光一閃，他巳距離易敏不足八尺。

好快的身法，此人一身功力果然江湖罕見。

而且他在拔空而起之際，抓住青衣少女所捧的兵刄，右手抱劍，左手執鞭，雙目神光如電，冷冷的向易敏注視着。

面對這麼一個神秘莫測的高人，易敏自然不敢大意，他使用的也是兩件兵刄，右手天羅棍，左手九星劍，也以雙目緊緊盯着對方。

他們沒有說話，全塲鴉雀無聲，但見夜風虎虎，爲山林帶來一片寒意。

其實帶着寒意的何止是山林，立在山坡上的這般武林豪客，脊心上同樣感到涼颼颼的。

這般武林豪客幾乎每一個都不是等閒人物，他們參加過的搏殺，連他們自己也數不清有多少次數。

現在神機帮主與鄉下人易敏也要作生死一搏，這應該是司空見慣，沒有甚麼稀罕。

而且他們還在對峙，並沒有動手相搏。只是鬥塲上却瀰漫着一股迫人的氣勢，與一股扣人心弦的殺機，它們瞧不見，摸不着，但却滲透人們的神經，使人們像寒風中的樹枝，在那兒不停的顫抖。

一柱香的時間過去了，鬥塲上忽然响起一聲急嘯，接着劍氣激蕩，人影交纏，一塲武林罕見的搏殺終於展開。

這的確是一塲罕見的搏殺，在塲的各派高人沒有一個不在目瞪口呆。

因爲他們瞧不出雙方的招式，甚至分不清誰是神機帮主誰是易敏，直待一條人影衝霄而起他們才瞧出來了。

那是神機帮主，因爲他身上的蟠龍金袍在月光中泛起耀眼的光輝。

他躍身空際，以蒼鷹搏兎之勢揮鞭下擊，但見鋼鞭嘶風，有如雷鳴，這一擊之威，當得是無與倫比。

觀戰者有不少是名震江湖的武林霸主，但這般武林霸主却被這威力絕倫的一招驚得目眩神搖。

他們雖是萬般驚悸，却全部噤若寒蟬，敢於出聲呼叫的只有一個她是俞妲孃。

「啊，相公小心，這是鬼王蓋印。」

「鬼王蓋印！」人們心中在狂喊，一個個嚇得面無人色。

這也難怪，鬼王蓋印是風雷鬼王的獨門絕學，鬼王門雖然還有傳人，但能將這一招使得如此精純的，除了風雷鬼王再也找不到具有這等身手的高人。但風雷鬼王早巳逝世，難道他另有傳人？

人們在驚悸之中，鬥塲巳經發生驚人的變化。

易敏如遭雷殛一般的倒了下去，在他身前一丈之外散落着幾段肢體。

這最後一搏是悲慘的，易敏身負重傷，神機帮主却落得屍骨不全。

易敏在緊要關頭將天羅棍散開，貫注磨盤神功迎擊鬼王蓋印，他却脚下斜踏，旁移數步，九星劍連連揮動，森森劍芒有如長虹經天，神機帮主無力避讓，因而造成這等慘不忍覩的結局。

俞妲娘瞧得心胆皆裂，急忙撲到易敏倒地之處，將他一把抱着，傷心的淚水巳然滾滾而下。「相公……相公……」

「別急……妲兒，我只是被……鋼鞭的勁力……掃了一下，只要……」

「不要說了，相公，快運功療傷，我帮你！」

「不，妳先去對付……焦鼎……」

他語音未落，忽然响起兩聲震耳欲聾的爆炸。

這是細娃的傑作，她偷偷溜了出來，乘人們在心驚胆戰之際，她悄悄的擲出了兩粒天羅珠，焦鼎首當其衝自然難以倖免，神機帮幾名重要人物也一起炸得血肉横飛。

這一下當眞結束了，除了還算完整的燕窩宮，神機帮再也不能興風作浪了。

俞妲孃總算放了心，她要易敏立即運功療傷，並對奔來的洪辩道：「替你師父護法，我要到那邊瞧瞧。」

洪辩應了一聲，神槍十二傑立即圍成一個圓週，對易敏作嚴密的保護。

此時各派首腦人物全過來申致謝意，俞妲孃請他們清理神機帮的遺孽，以免遺禍江湖，然後奔到神機帮主伏屍之處，經過一番仔細觀察，竟然發現他戴有人皮面具。

跟在她身後的洪雁道：「弟妹，要不要摘下他的面具？」

俞妲孃道：「我正想瞧瞧，那就麻煩洪大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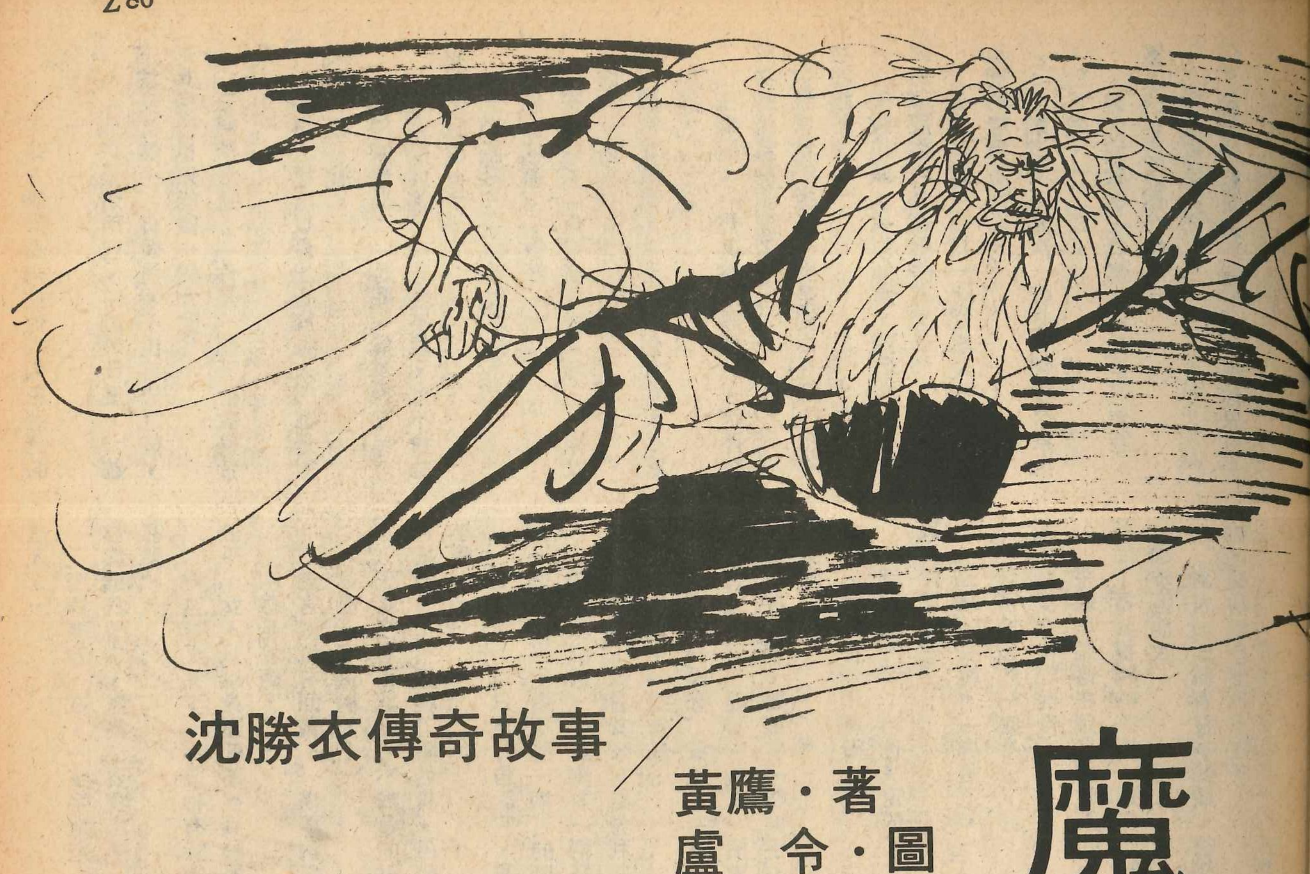
洪雁摘下死者人皮面具，俞妲孃驚叫一聲道：「大師兄，果然是你……」

她的大師兄自然是風雷鬼王了，這一代魔君由於心存不軌，妄圖勾結蒙族倡亂中原，竟然假裝死亡，以另一幅面目出現，結果傷在鄉下人手裏竟至屍骨不全。

最後她埋了風雷鬼王並廢了梅花燕窩宮諸女的武功，讓神槍門重振聲威，然後皆同運功醒來的易敏帶着細娃飄然而去。

惟一遺憾的是杭雲岫，這位溫柔多情的姑娘，竟然堪破世事，遁身空門，以青燈貝葉了此一生。

（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魔刀

黃鷹・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錦宮城獲知香玉樓着人持着無雙的畫像到處打聽其下落後，判斷香玉樓已出動大批人馬追查他的行踪。於是他便與玉蝶、枇杷商量對策，決定假造幾個司馬仙，準備應變。隨即擺下盛筵，召司馬仙仙赴宴。司馬仙仙入席後，席間，錦宮城紆尊降貴地向她勸酒，司馬仙仙不禁頓生疑心，拿起酒杯，連杯帶酒向錦宮城潑去，錦宮城側身避開，伸手接住酒杯，然後捉住司馬仙仙，强將那杯毒酒灌進她的口內。司馬仙仙神色立異，搖搖欲墜。而這時祖松却將席上剩下的酒，全都喝光，酒後瘋言瘋語。錦宮城見到這種情形，一時感慨萬千，便着玉蝶離開，然後獨坐沉思……

穿山甲戰術

錦宮城開始懷疑自己的決定，這一次，他若是再出現錯誤，即使他能夠逃出生天，這一生也沒有希望的了。

他的年紀實在太大，已沒有足夠的時間再作同樣的行動。

這一次的行動是否太倉卒？成功的希望又有多大？

一想到這些問題，他的思維又陷入混亂中，也不知過了多久，才恢復平靜。

他倏的一聲歎息，取過身旁几子上放着的那杯酒，仰首一飲而盡，在他的左手將杯放下同時，他的右手多了一柄刀。

一柄長只有七寸，闊也僅拇指左右，看來紙一般輕薄，通體晶瑩碧綠，華麗而妖異的刀。

他將手抬起，攤開，移近面前，撮唇一吹，那柄碧刀便在他的掌心旋轉起來，彷彿眞的薄紙一樣，被他吹動。

那柄碧刀越轉越快，逐漸化作一個碧綠的光球，在他的掌心上滾轉不休。

他的眼中那利那也彷彿有碧光射出來，一閃一斂，與之同時，掌中光球一散，化回一刀。

他的目光同時刀一樣射向珠簾那邊，冷冷的一聲道：「進來！」

珠簾應聲掀開，進來的是玉蝶。

錦宮城嘴角笑了笑。「是你？」彷彿有些意外，又彷彿在意料之中。

夜攻駙馬府

玉蝶一面上前一面道：「枇杷仍然在吹笛子，就像是玩蛇似的，要仙仙不停扭動！」

錦宮城淡然道：「很多女人不也是給叫做蛇蝎美人？」

玉蝶道：「枇杷大概要使自己能夠完全控制仙仙，也顯得有些緊張。」

錦宮城笑道：「他恨做太監總管，已經恨得要發狂。」

玉蝶道：「有你這樣的主人，這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

錦宮城「嗯」的一聲應着，玉蝶接說道：「祖松已醉倒了，醉得就像是一個死人。」

「好酒也必是烈酒，那樣子狂喝，不醉倒才是奇怪。」錦宮城笑問：「你就是來告訴我這些？」

「不是——」玉蝶一咬唇。「我眞正的來意我以爲你應該明白。」

錦宮城笑道：「因爲我現在仍然是魔王。」

玉蝶道：「那豈非也是我跟隨你的主要原因？」

錦宮城凝望着玉蝶，好一會才道：「你眞的一些信心也沒有？」

「非獨我，祖松也是的，不同的只是他完全是一個狂人，我還有一些理智。」

錦宮城笑笑。「一個人若沒有幾分狂性也不會終日在泥土裏打滾。」一頓接道：「其實你們是不用害怕他的。」

「可是，誰忍受得住他那種色迷迷的目光。」

「他只是看而已，不能幹什麼。」錦宮城又笑笑。「你難道看不出事成之後，充其量他也只能做一個太監？」

玉蝶淡淡道：「你是一個天生做皇帝的人。」

「這大概所以最忠心於寡人的都是太監，不能人道。」

玉蝶突然問：「你呢，能不能？」

錦宮城大笑。「若是不能，也不會急着要做皇帝。」

玉蝶再問。「你看我怎樣？」

錦宮城道：「很好。」

玉蝶道：「你還沒有後，我……可以替你……」

錦宮城微喟。「玉蝶，你實在太令寡人難過。」

玉蝶道：「你其實應該明白，這件事成功的希望有多少？」

錦宮城笑道：「要是明白，寡人也不會繼續下去。」

玉蝶搖頭。「你知道，到現在爲止，我最佩服你的是那兩件事？」

錦宮城道：「其一，當然是那種天下無雙的魔術。」

玉蝶道：「其次，就是你那種自欺欺人的本領。」

錦宮城歎了一口氣。「就是這句話，寡人已可以誅你九族。」

玉蝶反而笑了。

錦宮城歎着氣接道：「可惜你只是一個人。」

玉蝶笑容一歛，一字字地道：「只要你答應我所求，無論你要我怎樣，我都會答應。」

錦宮城又笑了。「造物有時實在很不公平，女人只以身體就能換到她所需。」

「你是答應了？」

錦宮城沒有回覆，一揚那柄碧刀，道：「你看上了這柄刀？」

玉蝶沒有否認，毫不猶疑的點頭，錦宮城接道：「這柄刀雖名貴，但絕非天下無雙。」

玉蝶道：「只要你告訴我，我定能找到一個能夠弄出這樣的一柄刀的匠人。」

錦宮城頷首。「能夠有一柄好刀固然理想，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玉蝶道：「這當然……」

錦宮城一揚碧刀截道：「這其實只是一柄普通的刀，要將它變成一柄魔刀，必須有一雙魔手，要擁有一雙魔手，就必須懂得魔術。」

「我來正是學魔術。」

錦宮城笑問：「你決定的了？無論我提出什麼條件？」

玉蝶一咬唇。「決定了。」

錦宮城悠然站起身子，道：「隨我來。」舉步往後陛緩慢走下。

玉蝶目光落在錦宮城如銀的白髮上，露出了極其複雜的表情，那只是剎那，便自舉步追前去。

錦宮城一直都沒有回頭，彷彿胸有成竹，又彷彿什麼也不在乎。

× × ×

小小的殿堂之後，就是錦宮城的寢宮，也極其華麗甚有帝王的氣派。

錦宮城在龍椅上坐下後，目光落在玉蝶的身上，開口第一句就是：「將衣服脫下。」

玉蝶雖然是意料之中，但仍然一怔，也毫無不猶疑的將衣脫下來，一件不留。

她豐滿晶瑩的胴體，完全展露在錦宮城面前，雖然再沒有任何動作，但仍然充滿了誘惑。

她的面上也沒有任何表情，泥塑木彫般，只等待錦宮城下一個命令。

錦宮城瞬也不瞬的盯着玉蝶赤裸的胴體，鬚髮也似都抖動起來，隨即道：「過來——」

玉蝶卽走了過去，錦宮城下一個命令卻是大出她意料之外，竟是命令她：「跪下——」

她仍然服從的跪下去，錦宮城笑起來，卻一絲淫邪的意味也沒有。

玉蝶只是看着錦宮城，沒有作聲，無論錦宮城拿她怎樣，她也準備接受的了。

錦宮城笑了一會，道：「寡人沒有看錯，你眞的是那一種女人。」

「那一種？」玉蝶冷冷的反問。

錦宮城道：「爲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不惜犧牲一切。」

一頓又道：「尙三娘雖然很不錯，比起你還是有一大段距離。」

玉蝶傲然挺起了胸脯。「她不是也太老了。」

「不錯——」錦宮城笑笑，「所以寡人一直都無意收她爲徒弟。」

玉蝶一怔，錦宮城笑接道：「不全是因爲她太老，還因爲她欠缺你這種魔性，沒有這種魔性又怎能夠修練那種魔術？」

玉蝶心頭一動脫口道：「師父在上，請受徒兒一拜！」隨即拜倒，一連三拜。

錦宮城大笑，接受了玉蝶三拜。

這實在是一個很妖異的景象，若有人在這個時候看見，不難會以爲他們都是瘋子。

錦宮城的神態亦事實顯得有些瘋狂，好一會才收住了笑聲，道：「你起來。」

在玉蝶站起身子同時，錦宮城亦站起身子，繞着玉蝶一面踱步，一面問：「什麼是易容術，你可知道？」

「知道一二。」玉蝶沒有動，眼睛直視。

錦宮城緩緩道：「一般所謂易容術，其實應該叫做變裝術，假髮，假鬚，不同的衣服，將一個人變成不同的另一個人。這種所謂易容術，簡直就是小孩子的玩意，也是最低下的一種。」

玉蝶道：「我們這一種又如何？」

「肯定是目前最高超的一種，一經易容，完全就是另一個人，本人與之同時在人間消失，一勞永逸，絕無麻煩，任何時候都可以過着正常的生活，而且更可以由不美變成完美，這當然也很重要。」

玉蝶不能不同意。

錦宮城接道：「眼太細，鼻太低，嘴太大，要將之變大，變高，變小，在我們這種易容術來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們甚至可以將很多相貌不大相同的人變成完全相同的人，換句話說，也就是可以將一個人化身千面。」

「正如那些司馬仙仙——」

「不錯，」錦宮城接問：「你可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正要請師父指點。」

「人所以相貌不同，可以說完全是因爲骨肉的各異，所以要改變容貌，先必須改變骨肉，其中當然又以骨最爲麻煩，要將骨削薄或加厚，必須將肌肉割開而且要把握得恰到好處，偶一不愼，不難前功盡廢，若是骨格中本來就差不多，那就簡單了。」

「那只需改變外形。」

「不錯，」錦宮城手落在玉蝶赤裸的身子上，「肥瘦可以由食物多寡來控制，即如你，若是不讓你移動，不停的要你吃肥肉，絕不難要你變成祖松那種身材，相反，若是將祖松囚起來，每次只給他小量的食水養命，亦不難使之變成皮包骨。」

「這個不難懂。」玉蝶笑了笑。

錦宮城亦笑笑。「眉毛可以拔掉，隨意改變，眼型可以利用肌肉的切割縫合改易，鼻子要隆起來，只需加進一些東西在內，口型亦可以利用切割的技術，牙齒的多寡與位置，對於面型同樣有影响。」手一掠，撫在玉蝶頷子上，「至於聲音，往往由於肌肉的多寡影响，咽喉內的兩片軟骨影响更大，但沒有必要，還是不要更改的好。」

「爲什麼？」玉蝶每一件事情都希望弄清楚。

「到現在爲止，這種技術還沒有成功，變雖然變了，大都是變得比較難聽。」

「聽師父這樣說，並不困難。」

錦宮城笑道：「因爲只是說，要實踐，非獨要刻苦，要經驗，而且要靈活，能夠有名師指點，當然是事半功倍。」

玉蝶道：「師父能否將是次行動押後，讓徒兒有足夠的時間親領教益。」

錦宮城搖頭，玉蝶不由歎了一口氣。

「你無須歎氣！」錦宮城笑笑，「這些年來，師父每有所得，都詳細記載下來，再加上你祖師的一卷秘訣，還有師父的講解，有三個時辰，應該足夠了。」

「只怕徒兒太愚蠢……」

「好像你這樣聰明的女孩子眞還不多。」錦宮城坐了回去，「師父學習這門技術的時候，年已過四十，有今日的成績，完全是刻苦，你還年輕，將來的成就，只有在師父之上。」

玉蝶道：「希望如此。」

錦宮城接道：「師父曾經將所有的人分成百三十六型，原是準備每一型的人都找幾個，授以武功，也以備隨時將之改易成某人，加以利用，這個心願，看來要你來完成了。」

玉蝶接問道：「師父還要徒兒怎樣做，只管吩咐……」

錦宮城笑截：「你喜歡怎樣做就這樣做，師父絕對相信，無論你做什麼，都絕不會太令師父失望。」

玉蝶笑了，那種笑容不寒而慄。

錦宮城看在眼內，亦打了一個寒噤，面上却露出了極之安慰的表情，他知道，這一次是選對了繼承人了。

玉蝶若是完全成功，那時天下將會引起怎樣的動亂。一想到這裏，錦宮城便不禁由心底笑出來，他名副其實，是一個魔王，玉蝶也絕無疑問，是天生的魔女，他們之所以成爲師徒，當然是因爲這一股魔性的連繫。

錦宮城笑着道：「由現在開始，你要一口氣看罷十三條卷軸，師父也會不停的說，有什麼不明白，你要把握這三個時辰問清楚，然後你準備動身離開這裏，選擇你認爲適合的地方，將這門易容術發揚光大。」

玉蝶道：「現在這件事……」

「已與你沒有任何關係。」

「師父到底有多少分把握？」

「一分也沒有。」錦宮城竟然這樣回答，這才是他心裏的眞話。

「那師父何不離開，假以時日再……」

「這件事已拖得太久，再拖下去就變得很沒有意思的了。」錦宮城一聲長歎，這片刻之間，竟然像老了十年有多。

玉蝶沒有再說話，錦宮城接從腰帶上解下十三條鑰匙，道：「這些鑰匙上都有編號，你拿去，到那邊照壁上自左而右，自上而下，揷進照壁上刻着的十三個天魔女的肚臍上。」

玉蝶將鑰匙接下，錦宮城又道：「那些卷軸就放在暗門之內，去——」

玉蝶應聲走過去，赤裸的身子移動間更誘惑。

錦宮城以目相送，眼瞳中却一絲淫邪之色也沒有，他現在的心中也只是想着怎樣將魔術完全傳授給玉蝶，讓玉蝶以之大亂天下。

這件事在他的心目中，比他要做皇帝，竟然還重要。

也許對做皇帝這一件事，他已經眞的絕望，可是他仍然要做下去。

這也是他一生之中最大的希望，就因爲有這個希望，他才能夠活到現在。

× × ×

夜幕已低垂，燈亦已亮起，但即使白天，這條地道也必須燈光照明。

差不多一里長的地道，由錦宮城那座室內宮殿直通往白玉樓的府邸下，出口本來是決定在後院的花木中，臨時又加長了數丈，變了在白冰居住的那座小樓之下。

地道在地面下四丈，既爲了安全，也爲了不想挖掘時的聲響驚動地面上的人。

地面上的聲响當然也傳不到這兒來，整個地道異常的靜寂，這種靜寂簡直已接近死亡。

錦宮城也有一種正步向幽冥的感覺。

他清楚的聽到自己的脚步聲，甚至心跳聲，所有的聲音聽來都是那麼詭異。

地道可容四個人並肩走過，但祖松仍然是在錦宮城之前，掌燈引路。

錦宮城背負雙手，悠然走着，神態異常的平靜，心境也一樣。

地道每隔數丈放着一盞長明燈，却並

不明亮，這主要是因爲地道到現在仍只有一個進出口，燈燃點太多，對於呼吸總有些影响。

錦宮城走着，忽然道：「這一點你也考慮到，難得！」

他說的正是那些燈，祖松也竟然知道，笑應。「這條地道若弄得不舒服，你以爲吃虧的是那一個？」

錦宮城淡笑道：「一定不是寡人，這條地道寡人最多走一次，舒服與否，都不會太在乎。」

「我却每天都要在這條地道之內蹲上幾個時辰，若是不弄得舒舒服服，未免太對自己不起。」

錦宮城道：「你是一個從來也不願太吃虧的人。」

「有時也會例外的。」祖松歎了一口氣！「正如這一次，到現在爲止，我發覺仍然沒有得到太大的好處。」

錦宮城凝望着祖松。「這一次與你這之前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不同！」

「不錯。」祖松笑笑。「這之前我無論做什麼都是先算好了利益才動手。」

「這一次，你若是成功了，利益遠在你這之前所做的在何一件事之上，也根本不能够計算。」

「相反，若是失敗了，非獨什麼都會得不到，而且一定會賠上性命！」

「這是賭博。」

祖松不能不承認。「只有賭博才會有這種結果。」

「這也許已是最後的一注，你現在要退出還來得及。」錦宮城好像滿不在乎。

祖松忽問道：「你以爲我會不會退出呢？」

「不會。」錦宮城說得很肯定。

祖松歎息着嘟喃道：「也許你不相信，我絕不是一個賭徒，甚至從來沒有進過賭場。」

「據說每一個人天生多少都有一種賭徒的性格。」

「相信是的，否則我大概不會賭得這樣兇。」祖松一頓，又問：「以你看，我們是否還有成功的希望。我是要聽老實話的。」

錦宮城笑起來。「若是沒有，你以爲寡人現在還會走在這條地道之上？」

祖松道：「你走在這之上，也許就因爲你根本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任何人都不會沒有路可走，就是所有路都走盡了，還有一條路。」

「是死路——」祖松冷笑。「也許這一條就是死路。」

錦宮城淡淡接道：「你總不能否認，一分希望，也是希望。」

「希望這不是告訴我，這件事現在只有一分的希望。」祖松一聲歎息。

錦宮城只是笑笑，祖松也沒有再問，脚步不停。

前行不遠，一陣奇怪的聲音突然傳來，靜寂中聽來就像幽冥鬼魂的呼喚。

「蛇？」錦宮城竟然聽得出來。

「是我挖地道的時候挖出來的。」祖松燈一抬，照亮了前面不遠牆壁上的一個洞，一條七色斑斕的大蛇正盤踞在那裏。

「怎麼你不將牠拿掉？」錦宮城有些詫異。

「我是希望能夠從牠的身上多悟出一些做人的道理。」祖松的回答更奇怪。

「這是說，你已經悟到不少的了？」

祖松走近去，一伸手，那條大蛇馴服的沿着他的手遊竄到他的身上，接應道：「這是條毒蛇，牠的牙却已給我拿掉，一條蛇是否有毒，只看牠的外形便能夠知道，一個人是否心懷毒念，表面上，却很難瞧得出來。」

「所以人比蛇可怕。」

「然而却只有怕蛇的人，却沒有怕人的人，除非他早已知道那個人的可怕。」

「不錯——」錦宮城笑得有些陰險。「問題却是，知道的時候往往都已經太遲了。」

「所以蛇比人可愛。」祖松輕撫着那條蛇。「有時我實在很想變成一條蛇。」

錦宮城「哦」的一聲。

祖松道：「那最低限度，每一年的冬天我都不用太花心思。」

錦宮城捋鬚道：「這其實不是一個問題，只要你夏天多花些心思，賺夠了足夠的錢，盡可以冬眠。」

「可惜我這個人一向都懶得要命。」祖松歎了一口氣。「只要過得了今天，我便已抛下，絕不會連明天也打點。」

錦宮城微笑。「這說來，你的確最好變成一條蛇，可惜我雖然有一雙魔手，一柄魔刀，只能將人改變成另一個人，不能將人改變成另一種東西。」

「實在可惜得很。」祖松又歎了一口氣。

那條大蛇繼續在他的身上遊走，燈光下更顯得恐怖。

錦宮城並沒有說錯，這個祖松雖不是瘋子，却絕無疑問是一個狂人。

也只有狂人，才會參與錦宮城這個計劃。

× × ×

暗巷中一片陰林，燈光照不到這裏，若不是還有些月光照下來，只怕伸手也難見五指。

即使這樣，對司馬仙仙也不會有影响，她現在只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完全受制於一枝笛子，隨着笛聲而移動。

吹笛的是枇杷，與奮得就像是一個剛從大人手中接到了糖菓的小孩子，雙手十指在笛孔上靈活的跳動，撮唇吹出一陣陣妖異的笛聲來。

笛聲不怎樣响亮，且異常飄忽，稍遠一些，不留心，根本聽不到。

他一步一跳的走在司馬仙仙的前面，看似走得很快，但事實只及他平時一半的速度，他雙脚短小，步幅本來就不堅，現在當然更小得可憐，所以跟在他身後的司馬仙仙移動得來異常之怪異，驟看來，根本就不像在移動，若不是風吹衣袂，甚至一些動感也沒有。

一個極動，一個彷彿不動，一個極美，一個雖不是極醜，却是個小孩子身材的小老人，這走在一起，本來就已是有些怪

巽，這樣走，當然更加怪異了。

小巷中可沒有人，而走過這條小巷，再前行不遠，就是白玉樓府邸的後院。

距離約定的時間還有半個時辰。

× × ×

月冷凄清，已接近子時，周圍一片靜寂。

白府後門兩燈高懸，沒有人看守，高牆之內，亦是靜寂一片。

笛聲吹過，司馬仙仙幽靈般飄至，飄到了高牆下。

枇杷已沒有手舞足蹈，而且有如一截林木也似蹲在高牆陰影中，幽然吹着笛。

司馬仙仙的動作反而快了起來，一縷輕烟也似接住上飄，貼着牆頭飄進了高牆之內。

她的輕功本來沒有這麼好，笛聲、藥物却將她的潛力也激發出來。

枇杷看着她翻過高牆，才站起身子，身形一拔，右手一探，五指竟插進牆壁內，借力再一拔，終於翻過了高牆。

司馬仙仙靜立在牆下花木陰影中，一動也都不動，一直等到枇杷身形落下，笛聲再起，才往前飄出去。

枇杷也就在那刹那放下笛子，咒詛也似說了一句話。「殺掉那些擋着路的人，任何人！」

司馬仙仙沒有回答，臉上也沒有任何變化，幽靈般飄出，飄向那邊走廊。

枇杷以目相送，一臉幸災樂禍的表情，笛子幾近無聲的吹動，吹向司馬仙仙的去向。

司馬仙仙飄到走廊上，一張臉仍然是木無表情，只是眼瞳中已殺機畢露。

走廊上每隔十來丈就懸着一盞長明燈，不太亮，夜露在燈光中凄迷，有如網着一重重的薄紗。

風吹過，薄紗般的烟霧飄飛，司馬仙仙人在薄霧中迷離，更像幽靈，那張臉在燈光下亦變得全無血色，一片死白。

飄前十丈，兩個侍衛從轉角踏影中閃出，雙刀一架，擋住去路。

一個侍衛接喝道：「什麼人？」

司馬仙仙沒有回答，也沒有停下，一道寒光突然從袖中射出，射向說話那個侍衛的咽喉。

那是一枝軟劍，長逾三尺，再加上臂長，司馬仙仙人雖在五尺之外，探手一劍，便刺入那個侍衛的咽喉內。

一吐一吞，「哧」的一聲異响中，鮮血箭射，那個侍衛仰天倒下。

另一個侍衛大怒，一面揮刀撲前，一面放聲叫起來：「捉刺客！」

這三個字出口，他的頭就飛上半天，司馬仙仙無聲飄過，在刀還未刺下之前，已然一劍將那個侍衛的頭顱斬飛。

她雖然已迷失了本性，武功並沒有喪失，反應而且是那麼敏捷。

那個頭顱還未落下，她已然飄前十丈，走廊南面花木叢中突然亮起一片燈光。

十數盞孔明燈一下子亮起來，燈光集中射在司馬仙仙的臉上。

司馬仙仙身形不由一頓，黛眉一皺，偏過臉。

十數個侍衛擁着孔明燈緊接從花木叢中撲出，迅速將司馬仙仙包圍起來。

夜空中同時風聲急响，張千戶手抓算盤，從花木上掠過，飛落在走廊之上。

「司馬仙仙——」張千戶看清楚來人，脫口一聲。

司馬仙仙人劍應聲射出，射向張千戶旁邊，兩個侍衛大喝聲中，振刀急阻！

張千戶脫口又一聲：「退下。」

語聲未落，那兩個侍衛已中劍倒下，司馬仙仙那枝劍有如毒蛇般飛進了他們的脖子，詭異而迅速。

司馬仙仙的身手亦有如毒蛇般遊竄向前，軟劍颼一抖，刺向迎來的另一個侍衛，那個侍衛舉刀方欲擋格，張千戶已然掠至，算盤一橫，「叮」的接住了那一劍！

那一劍竟然有七個變化之多，張千戶算盤旋轉，將劍的變化完全接下！

司馬仙仙劍再變，往前搶攻，但都被張千戶擋下來，她窈窕的嬌軀突然縱上了欄邊一株芭蕉上！

張千戶的反應也不慢，橫裏一跨，算盤一橫，又擋在司馬仙仙之前。

司馬仙仙身形在芭蕉葉上迅速變化，芭蕉葉雖然柔軟，她的身子却有如飛絮一樣輕盈。

張千戶一樣立足於芭蕉葉上，連接司馬仙仙七七四十九劍，脚下芭蕉葉已被削斷，輕嘯一聲，倒翻出去！

司馬仙仙人劍緊追，急如電閃。

張千戶伏地一滾，劍裂衣而過，他身形一長，算盤一擺，已然將劍封開。

司馬仙仙半身一轉，又掠回來，劍再取張千戶咽喉一連十三劍，一劍急一劍！

張千戶算盤疾轉，接下這十三劍，已被迫退了半丈。

「住手！」霹靂一聲暴喝，即時劃空傳來。

一個錦衣高冠的人接從花徑上卸風飛來，正是白玉樓。

司馬仙仙竟然給這一喝喝住，張千戶本來可以乘此機會將司馬仙仙擊倒，但見她給喝停，反而下不了手。

白玉樓也就在一丈外停下，上下打量了司馬仙仙一遍，突然問道：「你到底是誰？」

司馬仙仙毫無反應，一臉茫然。

× × ×

枇杷却一臉笑容，笑得就像是一個白痴。他雙手仍捧着那枝笛子，却沒有吹下去，一雙眼呆視着前面一叢花木。

一個黑衣人手策木杖，正立在花木叢中，冷冷的盯穩了枇杷。

枇杷對這個人當然不會陌生，也知道這個人在江南四友中最是沉着。

司馬仙仙也就在笛聲停下的時候停下來，絕不是因爲白玉樓那一喝影响。

這只有枇杷明白，可是他不能不停下，他已經從秦獨鶴眼中瞧到了殺機。

他却笑起來，那個樣子就像是正準備做壞事，突然撞上了大人的小孩子。

但他的身材雖然像小孩，相貌一些也不像，這一笑，看來便有如白痴一樣。

——未完——

新派中篇俠義奇情小說

秦紅・文
盧令・圖

七步滴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鍾虹帶着鄧瑜和傾國夫人等人到魚地村找王實，鍾虹花言巧語勸王實跟着他去投效一位神秘人物，當王實得知鄧瑜，傾國夫人等均是鍾虹所說那位神秘人物的部下時，王實確定那人必非善類之輩，故斷然拒絕，鍾虹等人把王實灌醉不醒人事……王實醒來後，發覺自己身在絕谷之中，兩脚被挑斷脚筋，一身武功已被廢了，心中悲憤不已，但又不信這會是師兄鍾虹所幹，百思不得其解，他增強自己要活下去的信心，定要走出絕谷之中，弄清事實眞相，這日他鑽木取火，黑烟升空，引來了一位打獵的大漢……

拋却江湖事　專心習丹青

王實有些不敢相信，以爲是在夢中，他揉揉眼睛再看，彪形大漢仍活生生站在自己身邊，這才一骨碌爬起來，興奮萬分的問道：「這位大哥，你是看見黑烟才下來的麼？」

彪形大漢點點頭，帶着懷疑的表情問道：「你是何人？爲何在此？」

王實坐在地上答道：「我叫王實，至於爲何在此，我自己也說不上來。」

彪形大漢詫異道：「說不上來？」

王實道：「是的，此事說來一言難盡……先請問：你這位大哥貴姓大名？」

彪形大漢道：「我叫朱三郎。」

王實道：「朱大哥是打獵的？」

朱三郎點頭道：「是啊！今天我追一頭山豬追到谷上，發現這谷中冒出一縷黑烟，我覺得奇怪，就冒雨下來看個究竟，你……究竟怎麼回事呀？」

王實抓過兩支拐杖，撐起了身子，道：「我被人挑斷脚筋，他們把我丟在這裏——這裏是甚麼地方？」

朱三郎道：「大涼山。」

王實一哦道：「原來這裏是大涼山，那麼此處距白鶴道觀不太遠吧？」

朱三郎道：「我不知道白鶴道觀在那裏。」

王實道：「它在樂山縣附近。」

朱三郎道：「樂山縣我知道，它距此有兩三天的路程呢。」

王實撐着拐杖往洞外走去，說道：「來，到洞口去談談。」

他走到洞口，才知道雨已經停了，看着洞外那雨過天晴的景色，想到自己終於已經得救，不禁流下了高興的眼淚。

朱三郎再問起他被困絕谷的原因，他才將經過情形說出，最後說道：「我想此事八成與我師哥無關，我們師兄在峨眉山相處多年，一向親如同胞兄弟，他絕對……絕對不會……」

說到此處，不覺又掉下眼淚。

朱三郎驚訝道：「你說的都是真的？你眞是三絕老人的徒弟？」

王實點點頭。

朱三郎手中鋼叉重重的在地上一頓道：「是了！我知道了！我也聽說過吸血鬼鄧瑜這個人，你師哥必是被他所收買……哈哈！你知道孫臏的故事吧？」

王實聽得心頭一沉，他當然知道孫臏的故事，孫臏是兵法鼻祖孫武的後代，出生在齊國西部，少時與龐涓一起拜鬼谷子爲師，龐涓才氣也不凡，很早就仕魏惠王而爲大將，可惜爲人善妒，氣量狹窄，他認爲自己的才幹不如孫臏，怕孫臏的成就超過他，便設下奸計將孫臏騙到魏國，砍斷了孫臏的雙脚，並且給孫臏黥面，逼使孫臏與世隔絕——唉，這位看來相當粗俗的獵人，他怎麼會拿孫臏的故事來比喻自己的遭遇呢？

朱三郎顯然認爲自己的判斷正確，得意洋洋的笑道：「就是這麼回事，令師三絕老人是當代奇人，他是鬼谷子，你師兄是龐涓，而你是孫臏！他怕你超過他，便挑斷了你的脚筋，把你丟下這谷下——他媽的，你師兄心腸太狠毒了！」

王實很不高興他這種比喻，但也不便生氣，只苦笑道：「沒這回事，我師哥的智慧和武功都比我高上一籌，他怎麼會嫉妒我呢？」

朱三郎道：「你們既然同是三絕老人的門下，武功和智慧必不差到那裏去，所謂一山不容二虎，他爲了——」

王實打斷他的話道：「朱大哥，你怎麼知道孫臏和龐涓的故事？」

朱三郎道：「高老爺子告訴我的，他學問很高，又會繪畫，他眞不錯咧！」

王實一怔道：「高老爺子是誰？」

朱三郎道：「他是我家的西席，好多年前，我在山中打獵，看見他受傷昏倒在地，我便把他救回家中，後來我們談得投機，我便請他長住下來，由他教我識字，不過我實在不是讀書的料子，後來我兒子三四歲的時候，我就告訴他說：『高老爺子，你還是教教我兒子吧，我這輩子註定是個獵人了。』他就這樣在我家長住下來了。」

王實聽了他這一段話，知他是性情中人，心中很是高興，道：「朱大哥，你救我離開這裏好麼？」

朱三郎道：「這個當然，我要不救你出去，到了冬天你非被凍死不可——來，你到我背上，我揹你上去！」

×　　×　　×

朱三郎的家，距離王實被困的絕谷約有三十里之遙，但仍在大涼山中。

這天入夜時分，朱三郎才揹着王實回抵家門，他的家是木造的房子，外面圍着高高的木籬，裏面有大大小小的獸籠，關着許多活的動物，各處屋簷下還掛着許多獸皮獸肉，看樣子日子過得相當不錯。

朱三郎一脚踢開木門，大聲道：「斌兒的媽！我回來啦！」

木屋中，有人提燈而出，是一個白髮老人，一個婦人，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還有一個在襁褓中的嬰兒。

在來此的路上，朱三郎已將自己一家人的情形告訴王實，所以不須介紹，王實已知那白髮老人是高老爺子，那婦人是朱三郎的妻子，那兩個孩子自然是他們的兒子了。

那婦人初以爲丈夫獵着一頭山羊甚麼的回來，待見丈夫將王實放下，才看出是個青年，不禁大奇道：「斌兒他爹，這人可是受傷了？」

朱三郎沒回答她的問話，先爲王實引見高老爺子，說道：「這位就是我說的高老爺子，他老人家的學問好的不得了！」

王實在被救出絕谷之前，由於携帶不便，已將兩支拐杖丟棄，所以這時只能坐在地上向老人拱手爲禮。

那高老爺子雖有滿頭白髮，面貌却不怎麼蒼老，要不是那頭白蒼蒼的長髮，也許看上去還不滿五十歲，他的相貌端正清奇，雙目更是烱烱有神，倒像是一位身懷絕頂武功的武林高人呢！

他很和善的還了王實一禮，便向朱三郎問道：「三郎，這位小老弟怎麼了？」

朱三郎一面扶起王實，一面答道：「一言難盡，高老爺子，咱們到屋子裏去說話——斌兒的娘，妳快張羅酒飯來吃，咱們都餓啦！」

老少數人一起進入屋內，朱三郎讓王實坐下，倒了一碗涼茶給王實喝下，自己也喝了一碗，這才將發現王實被困絕谷，以及他的遭遇說給高老爺子聽，最後又很得意的說道：「老爺子，記得你以前告訴我的孫臏和龐涓的故事麼？我看這位老弟就是孫臏，他被他師兄陷害了！」

高老爺子在聽完了朱三郎的敍述之後，神色起了好幾次變化，似乎很不相信王實遭遇的事，他目不轉睛的注視着王實，良久之後，才開口道：「你叫王實？」

王實點頭道：「是的。」

高老爺子道：「三絕老人的徒弟？」

王實又點頭道：「是的。」

「你師兄叫甚麼？」

「鍾虹。」

「你師妹叫甚麼？」

「她叫徐佩英——咦，你老怎知在下還有一個師妹？」

高老爺子首次在面上出現了一絲笑容，緩緩答道：「老夫雖是一介腐儒，昔年亦常聽人提起三絕老人，知令師乃當世無雙之武學大宗師，據說令師獨步天下的三門絕技是龍刀、鵜拳、流星珠，是麼？」

王實道：「正是。」

高老爺子道：「又聽說令師當年曾經教了三個徒弟，兩個男徒一個女徒，他們的名字叫……叫……」

王實回答道：「上官鈺、翟廸龍、扈蓉。」

高老爺子頷首道：「不錯，他們三人當年藝滿下山時，曾經轟動江湖人人讚揚，後來不知甚麼緣故忽然銷聲匿跡了。」

王實道：「家師也不知他們三人因何失踪，因此，這回我們三人下山之前，家師便交代我們務必追查出他們三人的生死下落。」說到這裏，想到自己已是殘廢之人，再也不可能下江湖行走了，不覺低頭黯然。

高老爺子注目問道：「你被挑斷脚筋，確知是令師兄鍾虹所爲？」

王實道：「不，我師哥絕不致於對在下下此毒手，此事多半是吸血鬼鄧瑜等人幹的。」

當下，將自己與鄧瑜發生衝突，以及後來師哥出現等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高老爺子面色微變道：「令師兄要你去投效的那位大人物，你知他是誰麼？」

王實搖頭道：「在下不知，他們說要等在下答應應聘才肯說明。」

高老爺子道：「你爲何不肯接受他們的重金禮聘？」

王實苦笑道：「理由有二，第一：在下從吸血鬼鄧瑜的行爲而判斷那位大人物必非正派之人，因此不敢接受；第二：在下下山的主要使命在尋覓我那三位師兄姊的下落，無暇受聘。」

高老爺子道：「可是令師兄鍾虹却接受了。」

王實嘆道：「人各有志，他又是在下的師哥，在下能說甚麼呢！」

高老爺子也嘆道：「老弟，依老夫推測，你是遭了令師兄的毒手不錯，他是龐涓，你是孫臏；他不願見你與他同時稱雄於世，所以挑斷了你的脚筋，把你丟棄在那深山絕谷之中！」

王實默然不語。

他心中一半承認有此可能，一半又不相信師哥會是如此窮凶極惡之人，認爲此事可能另有內情，在眞相未明之前，只好沉默爲宜了。

這時，朱三郎的妻子已將酒飯擺上桌，大家便一起吃飯，朱三郎一邊吃一邊問道：「老弟，你打算怎麼辦？」

王實道：「在下打算先去白鶴道觀問個明白，是誰傷害在下，那位大通道長一定知道。」

高老爺子冷冷笑道：「查問明白之後呢？」

王實道：「查問明白之後……」

高老爺子道：「你還有能力報仇？」

王實自知已無能力報仇，不覺吶吶地道：「這……這……」

高老爺子說道：「回峨眉山向令師哭訴？」

王實脹紅了臉道：「不！在下剛剛下山就變成殘廢之人，那有面目回山見家師之面？我……我不想回山！」

高老爺子微微一笑道：「既無能力報仇，就不必去白鶴道觀追究，既然不想回山見令師…老弟，老夫教你一個辦法。」

王實聽了恭聲道：「是，老爺子請指教。」

高老爺子道：「從現在開始，忘記你是三絕老人的徒弟，做個規規矩矩的小老百姓，這樣你還可活個幾十年。」

王實苦然一笑道：「在下只怕連想做個規規矩矩的小老百姓都不够格了。」

高老爺子道：「你在此住一段時候，老夫教你一項謀生之法。」

王實微微一怔道：「甚麼樣的謀生之法？」

高老爺子道：「你這輩子已註定不能行走，想以勞力來換取溫飽已不可能，最好從事輕鬆的生計，老夫教你書法和繪畫，你學成之後，便可寫寫對聯或畫一些山水人物出售，如今太平盛世，各地文風鼎盛，賣書畫必能果腹。」

朱三郎立刻表示贊成道：「對！對！老弟，這位高老爺子的書法和繪畫眞沒話說，你但能專心跟他老人家學個一年半載，保證你受用無窮！」

王實只覺滿腹苦澀，他眞不甘心就此改變自己的一生，然而自己雙脚已成殘廢又是最冷酷的事實，如果自己不甘寂寞，又能怎樣呢？

高老爺子似乎了解他的心情，含笑道：「老夫知道老弟此時的心情，這樣好了，你暫時在此住下好好想幾天再說吧。」

於是，王實就在朱家住了下來。

由於朱三郎全家待他親切，沒有當他是外人或殘廢，因此第三天他便想通了，向高老爺子表示願意跟着他學習書法和繪畫……

×　×　×

王實絕對不是三絕老人口中的「笨蛋」，如果他眞是「笨蛋」，如果他沒有過人的天賦，三絕老人早就把他轟下山。

事實上他的學習能力非常之强，悟力更是驚人，不到三個月，他已能寫得一手好字，也能畫出一些頗堪入目的人物山水了。

這時候，他已不再記恨被挑斷脚筋的事，他已經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變成一個對書法繪畫有一股狂熱愛好的青年。

高老爺子見他學習能力甚强，幾乎可說是個天才，自是高興欣慰，就把更高深的繪畫技巧傳授給他……

有一天，王實忽然問出了一個問題：「老爺子，你今年高壽幾何？」

高老爺子微笑道：「你看呢？」

王實道：「學生就因看不出來，所以才冒昧動問啊。」自隨老人學習書畫之後，他便改口自稱學生了。

高老爺子道：「你猜猜看吧？」

王實道：「好，但學生若猜的不對，老爺子可不要生氣才好。」

高老爺子道：「不會，不會。」

王實道：「老爺子滿頭白髮，年齡應在八十以上，但從容貌和皮膚的紅潤光滑上看，又似尚未超過六十歲，因此學生取中間的歲數，猜老爺子今年大約七十歲左右。」

高老爺子搖頭道：「不對。」

王實道：「八十歲？」

高老爺子又搖頭道：「更遠了。」

王實驚奇道：「六十歲？」

高老爺子道：「也不對。」

王實迷糊了！

高老爺子低聲道：「我把眞實年齡告訴你，你可別告訴三郎，我今年才四十六歲罷了！」

王實大愕道：「四十六歲？」

高老爺子點頭笑道：「是的，確確實實只有四十六歲。」

王實大惑不解道：「可是，四十多歲的人怎麼有滿頭白髮呢？」

高老爺子含笑不語。

王實道：「對了，朱大哥說當年在山中發現你受傷昏倒在地那是怎麼回事？」

高老爺子聽他問起此事，登時眉頭一皺，表情頗爲不悅道：「那沒甚麼！」

王實見他不高興，就不敢再問，只問道：「朱大哥知道你的眞實年齡麼？」

高老爺子道：「不知道。」

王實道：「你爲何不告訴他？」

高老爺子道：「我喜歡別人當我是個七老八十的老頭子。」

王實道：「爲甚麼？」

高老爺子道：「這樣別人才會尊敬我呀。」

王實噗哧一笑。

自與「此老」結識之後，他所看到的都是嚴肅莊重的一面，現在才發現原來「此老」也有「可笑」的一面，不過心中雖覺可笑，却又覺得「此老」隱瞞實際年齡可能有着某種不可告人的秘密。

高老爺子神色一正道：「三郎一直認爲我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你可千萬莫洩了我的底，知道麼？」

王實點點頭。

高老爺子道：「你別以爲我是在騙飯吃，憑我的學問藝事，要到大城市去開館教書亦非難事，我只是喜歡這兒的景色和山居的生活罷了！」

王實突然問道：「老爺子，你會武功麼？」

高老爺子搖頭道：「不會！」

王實道：「學生這些日子與你老相處，總是隱隱約約覺得你老是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呢。」

高老爺子笑道：「那你完全看走眼了，老夫只愛讀書，不喜武藝，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舞刀弄棍的事，那是……那是……咳！不談這些了，前天你問起寫竹的要訣，現在老夫就來教你，寫竹這門玩意似易實難，與一般繪畫不同，其不同之處就在這個『寫』字，也即是說竹子是寫的而不是畫的，寫竹首重拙、重、大……」

此後一段時間，王實埋首於寫竹，他對寫竹興趣極濃，越學越有勁，竟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

這樣又過了兩個月，王實自覺已能憑一支筆討生活，便向朱三郎告辭，朱三郎也未加挽留，只送了一匹驢子給他代步，臨別之時，高老爺子贈以一大包藥丸，說道：「老弟，這包藥丸你帶着，每日晨昏各服三顆，此藥丸功能益血固精，久服對身體有益，你行動不便，今後自己多保重吧！」

×　×　×

揹着一捲舖蓋，騎着一匹瘦驢，王實就這樣踏上人生另一條征途。

在山中走了一整天，看看天色已黑，下弦月已在天邊出現，却還不見平地，他料定今夜要在山中露宿了，對此他倒也不放在心上，但孤身行走荒山獨對眉月，心中不免有些感觸，不覺輕吟道：「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紞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徧。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

吟哦至此，忽然想起師妹徐佩英，心頭突感沉重，長嘆一聲道：「師妹，妳在哪裏？妳沒事吧？唉，但願妳和師哥有情人終成眷屬，也希望師哥能一生眞誠的對待妳。」

在胡思亂想中，不覺來到一座山廟門口，他見山廟已破舊不堪，知無人管理，便決定在廟中過一夜，明早再走，當下下了驢子，將牠拴在廟外一株樹下，去割了一些草給牠吃，自己才爬入廟中，打開舖蓋等物，吃了些乾糧，便躺下睡覺。

一覺醒來，天已破曉，他正要收拾起身，忽然發現了一幕怪現象。

所謂「怪現象」，是指殿壁上的一幅壁畫，不知是何人在那壁上畫了一條龍，畫得很拙劣，只能勉强看出牠是一條龍，而怪異之處則是那條龍竟無龍頭！

畫龍而不畫龍頭，這是甚麼意思呢？

王實現在對繪畫的興趣極高，他對壁上的「龍身」欣賞了一會，覺其雖然畫得不高明，但若加上龍頭，仍有可看之處，一時技癢，便取出繪畫用的筆墨，找來一些水把墨研好，然後將供案推到殿壁下，爬上供案坐定，立刻揮筆替壁畫加上龍頭！幾筆一揮，一顆龍頭已成，又在左上方題上幾字曰：「人可以無足，龍不可無首，小子冒昧揮筆，替爾弄個龍頭。」

再在下方寫上「癸丑仲夏王殘子題」八個小草書，自己越看越得意，不覺哈哈大笑起來。

就在此時，驀聽得身後有人雷鳴也似的大叫一聲，道：「成啦！總算找到龍頭了！」

王實吃了一驚，回頭望去，只見四個大漢正朝自己跪下，叩頭如搗蒜的拜道：「龍頭大哥在上，請受小弟四人一拜！」

四顆腦袋此起彼落，各自磕了九個響頭。

王實爲之目瞪口呆，結結巴巴道：「你們……你們這是幹甚麼呀？」

那四人一齊抬頭衝着他咧嘴直笑，第一個發出破鑼般的聲音道：「龍頭大哥，我叫酒鬼！」

第二個發出陰沉沉的聲音道：「我叫色魔！」

第三個發出爽朗的聲音道：「我叫財神！」

第四個發出雷鳴之聲，道：「我叫氣煞！」

酒鬼？

色魔？

財神？

氣煞？

王實恍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發怔老半天才問道：「你們幹甚麼呀？」

四人齊聲道：「拜你爲龍頭大哥！」

王實不解道：「甚麼龍頭大哥？」

酒鬼笑道：「龍頭大哥，是這樣的：我們『酒色財氣四友』是多年的好朋友，一向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吃飯睡覺撒尿疴屎都在一起，可是啊，我們四人雖然臭味相投，可惜腦筋都不大靈光，也就是說……就是說……」

氣煞大聲道：「有勇無謀！」

酒鬼一敲腦袋道：「對！就是這個意思！我們四人個個都有一身好本領，可惜有勇無謀，常常被人要得團團轉，因此上，我們便想找個龍頭大哥來帶領我們闖江湖。」

色魔陰沉沉地道：「這個主意是我想出來的，我在那壁上畫一條龍，我們講定誰要替我們在那畫上加上龍頭，他就是我們的龍頭大哥。」

財神哈哈笑道：「現在你是我們的龍頭大哥啦！」

王實這才明白他們的意思，心中暗吃一驚道：「我王實乃是正正當當的人，豈可與酒色財氣爲伍，此事萬萬不可。」

當下便說道：「原來如此，承四位錯愛，我王殘子眞是受寵若驚了，可惜在下不學無術，腦筋也不靈光，四位若是尊我爲龍頭大哥，那是蚊子咬菩薩，找錯了人了。」

色魔道：「沒錯，你畫畫得好，字也寫得刮刮叫，分明是有學問的人，够資格當我們的龍頭大哥。」

酒鬼道：「對，等一會小弟請龍頭大哥喝酒，大家好好慶祝一番。」

王實搖頭道：「對不起，四位該巳看出在下雙足殘廢不良於行，我說甚麼也不能——」

氣煞截口大聲道：「能的！能的！我們只要你動動腦筋，替我們出出主意就行了，不要你動手動脚！」

財神笑嘻嘻道：「正是，動手動脚是我們四人的事，你只要動口就行了。」

氣煞又大聲道：「我們四人都有一身驚人本領，你只要教導我們怎麼辦，我們就可攪他個天翻地覆！」

王實仍然搖頭道：「恕難應命，恕難應命。」

氣煞瞪起一對銅鈴也似的凶睛道：「你眞的拒絕接受？」

王實點頭道：「拒絕。」

氣煞怒吼道：「那我就殺了你！」

他抓起一對大板斧，立刻就要上前殺人，財神伸手攔住了他，說道：「別忙，我再勸勸他看，要是他不聽，你再動手便了。」

轉對王實說道：「龍頭大哥，你聽我說，我們四人講好了的，誰替我們加上龍頭，他就是我們的龍頭大哥，要是他不接受，我們便要殺了他！現在你解釋一下爲甚麼不肯接受？」

王實道：「在下很笨，不配充當你們的龍頭大哥。」

財神道：「不對，你會畫圖，又會寫字，再怎麼笨也比我們聰明——還有別的理由沒有？」

王實道：「有，我是正正當當的人，不願跟酒色財氣混在一起。」

財神大笑道：「哈哈，你這話太可笑了，世上之人誰能擺脫得了酒色財氣？有道是——」

酒鬼接口道：「酒是英雄胆！」

色魔道：「色是樂爲眞！」

財神道：「財是致富本！」

氣煞道：「氣是競爭根！」

王實道：「那裏的話！酒是穿腸毒藥，色是刮骨鋼刀，財是惹禍根苗，氣是下山虎豹；又道是：酒色財氣四堵牆，迷人方法在裏藏，有人跳出四牆外，便是長生不老方！」

氣煞怒道：「你當眞不答應？」

王實道：「不答應。」

氣煞扔下一把大板斧，上前一把將他拖下供案，一脚踩上他的胸膛，揚起另一把大板斧，大喝道：「再說一聲：答不答應做我們的龍頭大哥?!」

王實道：「不答應！」

「氣死我了！」

氣煞大叫一聲，手中大板斧便似剁肉一般，往王實的脖子上剁了下去！

「慢着！」

色魔斜刺裏遞出一支金槍，架住氣煞的大板斧，說道：「再等一下，由我來勸勸看。」

氣煞哇哇叫道：「這小子不識好歹，殺掉他算了！」

色魔伸手將他推開，然後向王實道：「龍頭大哥，你聽我說，我們『酒色財氣四友』其實並不是窮凶極惡之人，酒鬼只不過愛灌黃湯，我色魔只不過喜歡跟姑娘睡覺，財神只不過對銀子有偏愛，氣煞只不過脾氣稍爲暴躁而巳，其實都不算壞人，你若做我們的龍頭大哥，那眞是一輩子受用無窮，要喝酒，酒鬼有天下最名貴的酒；要姑娘，我可以找最漂亮的姑娘陪你睡覺；要銀子，財神就在你面前；要耍脾氣，氣煞可以讓你大過其癮，這不比做皇帝還好麼？」

王實道：「對不起，我對酒色財氣樣樣不喜。」

色魔道：「那你喜歡甚麼？」

王實道：「我只喜歡過平安樸實的日子。」

色魔道：「剛才氣煞那一板斧下去，你還能過平安樸實的日子麼？」

王實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我若死了，留正氣給天地，遺清名於乾坤。」

色魔發怔道：「別跟我吊書袋，我聽不懂。」

王實道：「總之要我做你們的龍頭大哥，除非你們拋掉酒色財氣的惡習，洗心革面，重新做個好人，那我才會接受。」

氣煞喝道：「色魔，別跟他嚕嘛了，這小子他媽的像一塊頑石，還是讓我來劈了他算了！」

說着，又要上前逞兇。

這時候，王實腦中忽然靈光一閃，想到了一個好主意，便問道：「我若是答應做你們的龍頭大哥，你們可願聽我命令行事？」

色魔道：「這個當然，否則就不是甚麼龍頭大哥了。」

財神道：「你教我們怎麼辦，我們便怎麼辦，我們全聽你的。」

王實道：「這話靠不住，我若要你們放下屠刀，你們肯麼？」

財神道：「除了酒色財氣之外，我們樣樣聽你的就是了。」

王實道：「只怕你們那一天不高興，一刀就把我殺了。」

財神搖頭道：「不會！不會！我們四人早巳說好了，一旦拜了龍頭大哥，就一輩子聽他的，不得抬槓抗命。」

王實冷笑道：「剛才你們巳拜我爲龍頭大哥，可是氣煞却又要殺我，這又怎麼說？」

財神一時爲之語塞，搔搔腦袋道：「這個……這個……對了，因爲你拒絕做我們的龍頭大哥，啊……所以他氣不過才想殺你。」

王實道：「所以啊，那一天我若拂逆了你們，你們一氣之下，還不是照樣把我

殺了！」

財神道：「我保證絕對不會。」

王實道：「這樣如何，我現在發下一道命令，看你們服不服從，服從了，我便答應做你們的龍頭大哥。」

財神道：「好，你下令。」

王實把臉一沉道：「剛才氣煞欲殺龍頭大哥，以下犯上，目無尊長，罰打屁股三十大板！」

「遵命！」

財神恭應一聲，立刻轉對氣煞道：「大哥有令，罰你打屁股三十大板，你快躺下來吧！」

氣煞紅了臉，急道：「這……這算甚麼嘛！」

酒鬼正色道：「氣煞，別忘了咱們的約定，誰要不服從龍頭大哥的命令，其餘三人一起對付他！」

氣煞面色一懍，只好乖乖的臥倒下去，財神上前脫下他的褲子，酒鬼找來一塊木板，登時就「劈劈拍拍」的打了下去，打到十來下，白屁股巳變成紅屁股，痛得他「親爹親娘」的亂叫起來。

三十大板打完，氣煞巳面無人色，兩眼上翻，半天說不出話來，王實暗覺好笑道：「這四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看來倒是好相處。」

當下寒臉道：「氣煞，你服不服？」

氣煞蹩不住一口氣，衝口道：「你奶奶的——」

王實喝道：「辱罵龍頭大哥，再打三十大板！」

氣煞慌了，忙道：「不！再打下去就要我的老命啦！」

王實冷笑道：「你們看，只不過挨了三十大板，他就開口罵人，又不肯領受責罰，這樣我還當甚麼龍頭大哥呀？」

酒鬼道：「對，再打！」

說着，又一板一板用力的打了下去。

第二次的三十板打完，氣煞的屁股巳是皮開肉綻，血水滲出，昏死過去了。

色魔提來一桶冷水，往他頭上潑下，他才悠悠醒轉過來，呻吟不止道：「上當了！上當了！咱們這是自找麻煩……」

財神喝道：「住口！再敢胡說八道，再叫龍頭大哥罰你三十大板！」

王實道：「不是叫，是請。」

財神連忙改口道：「是！是！我說錯了，應該說請！應該說請！」

王實道：「不是我，是小弟。」

財神有點手脚無措，窘笑道：「是！是！是小弟……」

王實神情一肅道：「氣煞，你服也不服？」

氣煞呻吟道：「服了，服了。」

王實道：「好，從現在開始，我是你們四人的龍頭大哥，你們甚麼都得聽我的，違者重罰！」

「是，龍頭大哥！」

酒鬼、色魔、財神一齊拜了下去。

王實問道：「你們四人可有姓名？」

酒鬼答道：「大哥，我們當然都有姓名，只是我們喜歡以『酒色財氣』爲名，你就不要問我們的姓名好麼？」

王實道：「也罷，不過我既然是你們的龍頭大哥，就得多了解你們一些底細，你們各人有些甚麼本領且說給我聽聽。」

酒鬼道：「我會使劍，曾經打敗過龍虎會的三品武士。」

王實心頭一動道：「甚麼龍虎會？」

酒鬼道：「龍虎會是目前江湖上勢力最强大的一個帮會，除了『龍虎會主』和副會主之外，分爲龍旗堂主和虎旗堂主二堂，各堂有三品武士十二人，這是指有地位的人而言，此外還有許許多多的高手，勢力遍及天下，無人能與他們抗衡。」

王實道：「三品武士武功如何？」

酒鬼道：「很高。小弟打個比喩，當今少林武當二派掌門人若是加入龍虎會，頂多也只能當個三品武士而巳。」

王實道：「而你竟有能力打敗龍虎會的三品武士麼？」

酒鬼點頭道：「是的。他們曾經要我們四人加入龍虎會，可是小弟不幹，因爲他們太囂張，小弟看了不順眼。」

王實說道：「你使一趟劍法給我看一看。」

酒鬼笑道：「你看不懂的。」

王實道：「使使看吧。」

酒鬼答應一聲，便拔劍使起來。

說他們「有勇無謀」，但使的劍法竟是第一流的功夫，劍法初動之時，只見劍光閃閃，好似一條龍在空中飛轉，漸漸的只見一團劍光而不見人，最後只聽「嘶嘶」二响，掛在殿上的一塊紅彩突然裂爲數塊，掉了下來。

用劍劈斷紅彩並沒甚麼了不起，但這一招就連王實看了也暗暗喝彩，因爲酒鬼的劍實際上並未觸及紅彩，他是以劍氣劈斷紅彩的！

酒鬼發出最後一招之後，便收劍而立，笑道：「龍頭大哥，你看小弟的劍法還不錯吧？」

王實道：「不錯，我是不懂武功，不過剛才你有一招向後倒拖時，脚下要是多向左移動三寸，豈不是更好？」

酒鬼聞言面色一變，整個人都呆了。

他是用劍的高手，只有他才能領略王實的話意，王實這句話是「搔到他的癢處」了！

色魔吃驚地道：「龍頭大哥，敢情你也會武功呀？」

王實搖頭道：「我不會，我只是覺得他剛才倒拖的一劍好像不大好看而巳。」

酒鬼兩眼瞪得大大的，一愣一愣地道：「龍頭大哥，你眞是說對了，小弟每當使過那一招時，總覺有些不對勁，現在經你一點破，可把小弟點醒了，正該照你說的那樣使才對！」

王實微微一笑道：「我其實是胡說八道的，你別當眞。」

酒鬼連聲道：「不！不！大哥說得對，那一劍我若是多向左移動三寸，對方非死不可，太妙了！太妙了！小弟以後就這麼使！」

王實轉對色魔說道：「你也使一路槍法給我看看吧。」

色魔滿口應諾，立刻提起金槍，開始在殿上施展其槍法，他那支金槍似是黃金打造的，其重不下五十斤，但在他手上使動之下，竟似一條竹桿，極之靈活輕鬆，槍尖顫動不止……

一路槍法使完，他便迫不及待的問道：「大哥，你看小弟這路槍法如何？」

王實道：「很好看啊。」

色魔嘿了一聲道：「豈只好看，小弟這路槍法，到現在還無人能破，敗在我金槍之下的武林高手少說也有五十個了。」

王實道：「你剛才使到一半時，有一招槍尖往下一戳又往上一挑，我在想，我在想……要是對手忽然在那個時候把手中的刀劍換到左手……」

色魔只聽到這裏就已臉色大變，駭然失聲道：「你……你……龍頭大哥，你究竟是誰?!」

王實笑道：「鬧了半天，敢情你們還不知道我的姓名，我姓王名實，王是三橫一豎的王，實是老老實實的實。」

色魔道：「不，小弟是問你……你究竟是甚麼樣的人物呀？」

王實道：「我是個小人物，幼時讀過一些詩書，後來由於雙脚殘廢，便改習書畫，希望以此謀生。」

色魔又問道：「大哥的脚是怎麼殘廢的？」

王實道：「不小心跌了一跤，正好跌在刀口上，被刀割斷了脚筋。」

色魔道：「龍頭大哥，你說你不懂武功，可是剛才酒鬼使的劍法和小弟使的槍法，每招每式都快如閃電，一般人絕對看不出來，而你……」

王實打岔道：「這沒甚麼稀奇，我的視力比一般人好些，財神，你也使一使你的功夫給我看看如何？」

「是。」

財神的武器是一支雁翎寶刀，他提刀在手，深吸一口氣後，便開始慢慢的舞動起來。

王實練過天下最神奇的「龍刀」，對刀法的認識自然更為精通，他見財神所使的刀法變化無窮，也是一門極為高明的刀法，不禁暗暗驚奇道：「這四人說是有勇無謀，却各有一身武林罕見的武功，果眞他們有誠意尊我為龍頭大哥，那麼我倒可借重他們的武功去辦一些事情了。」

他自脚筋被挑斷之後，本已心灰意懶，決心不再談武，要做個平平凡凡的人，過平平安安的日子，不料剛剛離開朱家，還沒走出大凉山就碰上了「酒色財氣」四個怪人，糊裏糊塗的被捧為龍頭大哥，如今又見他們武功確實不弱，可以倚為左右手，不禁勾起了那已消沉的雄心大志，覺得以自己的智慧加上他們的武功，未嘗不可重臨江湖去完成那些未了心願。

思忖之間，財神已使完一路刀法，他收起雁翎寶刀，迫不及待的向王實問道：「龍頭大哥，你看小弟這路刀法如何？」

王實心想今後自己若要駕馭他們四人，先得建立自己的「地位」才行，當下笑了笑道：「很好，我從沒見過舞刀舞得這樣好的人，你這路刀法可有名稱？」

財神道：「小弟這路刀法名叫『斷金切玉十八式』。」

王實道：「比之三絕老人的『龍刀』，威力誰強？」

財神一愣道：「你……龍頭大哥，你也知道三絕老人這個人？」

王實道：「三絕老人乃當世第一武林高人，知者不少，我也聽人說過。」

財神嘿了一聲道：「我說老實話，我這一路『斷金切玉十八式』的威力，也許比不上三絕老人的『龍刀』，但放眼天下，除了『龍刀』之外，只怕也找不出另一門能够尅制我『斷金切玉十八式』的刀法了。」

王實微笑道：「你使的這路刀法，跟我寫書法有些相同之處，剛才你有一招刀法從上面扭動下劈，那叫甚麼名堂？」

財神道：「斷脰決腹。」

王實道：「跟我寫『虎』字有些相同，我草字『虎』字時，最後一筆由上而下，然後一頓而止，你則沒有頓住，要是對手趁着你最後那一刀落下時攻擊你的面門，不知道你如何躲避？」

財神呆了。

王實道：「要是你的刀往下劈落時，能够在距地面三尺處煞住，是不是會好一點？」

財神眼睛翻了翻，似在體味他的說法，他很快就想通了，不禁高興得跳了起來，叫道：「不錯！不錯！龍頭大哥，你眞是厲害，一眼就看出我這路刀法的瑕疵，你說你不會武功，小弟可一萬個不信！」

王實笑道：「我確實不懂武功，不過實不相瞞，我這人的確有些小聰明，甚麼事物讓我看過一遍後，我往往能够舉一反三，指出它的好壞來，所以你尊我為龍頭大哥，倒眞是找對人了。」

氣煞一掀嘴唇道：「剛才你還說蚊子咬菩薩，找錯了人呢！」

王實哈哈笑道：「那是因為我不大喜歡做你們的龍頭大哥，如今我已知你們確有誠意，我自然得把我優點表現出來。」

氣煞道：「我……小弟也使一路斧法讓龍頭大哥指教指教。」說罷，提起一對大板斧就要掄動起來。

王實道：「你屁股痛，免了吧。」

氣煞道：「不，你……龍頭大哥，你已先後指點了他們一下，怎可厚……厚……厚……」

色魔瞪他一眼道：「肚裏沒墨水，偏要咬文嚼字——是厚此薄彼！」

王實笑着道：「現在應該厚彼薄此才對。」

色魔面色一紅，訕訕地道：「厚此薄彼，厚彼薄此，我看是差不多，沒甚麼差別嘛。」

王實道：「有差別，而且差別很大，此是指自己，彼是指他人，他氣煞若說厚此薄彼，就大大不通了。」

色魔聳聳肩道：「龍頭大哥倒會在鷄蛋裏挑骨頭，其實——」

酒鬼喝道：「別跟龍頭大哥抬槓！」

色魔連忙住口。

酒鬼笑道：「龍頭大哥，他是有名的槓子頭，以後他若跟你抬槓，罰他三十大板。」

王實笑道：「抬槓不要緊，最後的決策，你們都得聽我的才行。」

氣煞道：「龍頭大哥，小弟現在就使我的『石破天驚三板斧』給你瞧瞧！」

他的「石破天驚三板斧」確具石破天驚的威力。一經掄動，整個廟殿頓時風聲呼呼，聲勢異常驚人！（未完）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耿雄率領鬼刀、血劍兩組殺手各四人，直趨凝翠樓，王榮即指揮匣弩手發射，登時箭如飛蝗，將衆殺手拒於門外，隨後會同林成方、石一峯、田昆及陰陽雙劍出外迎敵。雙方相持片刻，因無法達成協議，耿雄隨即發動突擊，攻勢凌厲，除林成方搦戰耿雄外，其餘王榮等人及各鏢師分頭對抗各殺手，一時刀光劍影，血肉橫飛，戰況異常慘烈，王榮等人情況危殆，但至最後關頭卒將敵丂殺死，八名殺手全部陣亡，最後林成方亦將耿雄斃於劍下。然而衆人均難明何以能轉敗為勝。戰鬥結束後，再作準備下次戰鬥，豈料王榮頓萌退志……

保費已付清　鏢局須履約

石一峯接道：「禍是你闖出來的，你打算一走了之。」

王榮道：「看來，我不走，也不行了。」

石一峯道：「你不走！至少，咱們辦好了這件事，才能離去。」

王榮道：「不錯，咱們如若不把此間事了，就算是想走，也走不了。」

石一峯笑一笑，道：「王局主，天色已四更過後，大概，他們不會來了，你交代一聲，要他們休息吧！」

王榮吩咐各人休息，仍然保持了很嚴密的警戒。

他沒有休息，石一峯也沒有休息，兩個人，守在林成方的身側。

所有的人，都已散去，斬情女卻去而復來，道：「兩位去休息吧！我守在這裏。」

林成方調息呼吸正值緊要關頭，臉上汗水隱隱可見。

王榮笑一笑，道：「妳很關心他？」

斬情女笑一笑，說道：「王局主，我很關心林鏢師，只可惜，他未必會接受我這一份關心。」

王榮輕輕咳了一聲，道：「這個，要問林鏢師了。」

石一峯突然微微一笑道：「王局主，走吧！咱們到裏面坐坐，老夫有些累了。」

王榮點點頭道：「是！我也有些累了。」

兩個人轉身向內室行去。

院落中，只餘下斬情女和林成方。

大約又過了一頓飯工夫之久，林成方突然睜開雙目，輕吁一口氣，道：「妳在陪我。」

斬情女道：「是有些意外呢，還是有些高興？」

林成方道：「是有些意外，也有些高興，一個受僱的人，能得主顧如此的照應，對在下而言，也是一件十分光榮的事了。」

斬情女道：「林兄，不談這個了，我想和你說些正經事？」

林成方道：「甚麼事？」

斬情女低聲道：「那小房中兩位客人，是不是你的朋友？」

林成方道：「我和王局主一起去，一同見面……。」

斬情女接道：「這不算稀奇，這些，都可以事先約好。」

林成方道：「哦！」

斬情女道：「你明白——今夜，如非他們在暗中出手相助，現在的局面，只怕會十分淒涼了。」

林成方道：「那會是個什麼樣的局面？」

斬情女道：「如非他們暗中帮忙，現在死的人，不是那些殺手，只怕是我們的人。至少，也是雙方都傷亡慘重的局面。」

林成方道：「唉！保鏢這一行飯，也實在難吃。」

斬情女道：「不要逃避，顧左右而言他，我要和你很認眞的談談。」

林成方笑道：「在下就在這裏，姑娘有甚麼，只管吩咐。」

斬情女道：「你究竟是什麼身份，用心何在？」

林成方道：「一個鏢師，保護別人安全的人。」

斬情女道：「你，你……」

林成方笑一笑，接道：「其實，妳應該看得很清楚，我來自鏢局，妳出銀子，我們替妳賣命，難道我不是一個鏢師……」

斬情女道：「你這樣的人，豈肯屈就鏢師，也不屑爲之……」

林成方接道：「妳錯了，我是鏢師，萬總鏢頭也是鏢師，我們也許不是爲了錢，而且覺着應該保護一些人的安全，我們的一切行動，都完全脗合鏢師的身份。」

斬情女道：「林兄，到現在爲止，你似乎是還不太相信我，是麼？」

林成方道：「妳應該看得很清楚，至少，我沒有騙妳，如若一定要問我有沒有欺瞞的地方，那似乎只有一點，我沒有把事情給妳說得太清楚。」

斬情女道：「你能不能把事情說的清楚些呢？」

林成方道：「不能，姑娘，我沒有理由給妳說得很清楚。」

斬情女道：「原來如此。」

林成方笑一笑道：「目下，我們至少證明了一件事。」

斬情女道：「證明了什麼？」

林成方道：「證明我們具有了一些保護妳的能力，而且也正在盡全力全心的保護妳。」

斬情女道：「這個我知道，不過，後果如何，却是叫人無法預料。」

林成方道：「不要太自私，爲了妳，我們都捲入了這個大漩渦中。」

斬情女淡淡一笑，道：「就私情而言，我很感激你，但如說到友誼方面，小妹，倒是有了一個很奇怪的想法。」

林成方心中吃了一驚，忖道：這個丫頭，實在不簡單，莫非眞被他瞧出了什麼不成。

心中念轉，却問道：「妳有什麼想法？」

斬情女低聲說道：「四海鏢局，可能是眞的被我拖下了水，至於你和寶通鏢局，小妹就難說了。」

林成方道：「哦！妳的意思可是說……」

斬情女道：「小妹不請你們，你們自己也會找出一點事情來作作。」

林成方道：「姑娘，這些事，辯之無益，所以，我不想和姑娘爭辯了。」

斬情女忽然笑一笑，道：「好！咱們談談善後的事，如今你們殺了黑劍門九個殺手，這應該怎麼辦？」

林成方道：「咱們在盡一個鏢師的責任，保護你，我們作到了，難免要有敵人被殺，難道姑娘，對這件事……」

斬情女道：「我的看法不同，我覺得，我、四海鏢局，都在爲你們效力。」

林成方心頭震動了一下，忖道：好厲害的丫頭，這個女人的才慧，確是不可輕視。

斬情女接道：「所以，我覺得我們都在受你們的利用。」

林成方道：「我們，是甚麼人？」

斬情女道：「你……萬壽山。」

林成方道：「我們兩個人，敢和整個黑劍門作對，這話傳出去，我們就名滿江湖，死而無憾了。」

斬情女道：「林兄，表面上，我最風光，很多人來保護我，你，萬總鏢頭，和四海鏢局子這麼多人，事實上，我最可憐，我只不過是一個藥引子罷了。」

林成方道：「藥引子……。」

斬情女接道：「我舉的例子，有些不像，是麼？」

林成方道：「在下是不太瞭解。」

斬情女道：「我相信，你心中明白，林兄，我如不是藥引子，那該是一個餌了。」

林成方道：「姑娘，妳這看法，豈不是太過輕賤自己麼？」

斬情女道：「是！我本來，就是個不足輕重的人。」

林成方道：「如是妳眞的不足輕重，也不會被人用作藥引子，也不會被人用作餌。」

斬情女道：「哦……」

林成方道：「姑娘，不論你怎麼想，我們這多人爲了妳流血、流汗，妳覺得是被人利用了，在下立刻可以告辭。」

斬情女吃了一驚道：「你要走？」

林成方道：「沒有法子，不管我是誰，不管我來自何處，我現在是一個鏢師，只有按一個鏢師的身份來辦事，僱主既然對在下有了不滿，有了懷疑，在下也只有辭鏢不保了。」

斬情女道：「林兄，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說出來我的心情。」

林成方道：「在下也是說出來心中的感受而已。」

斬情女放低了聲音，道：「林成方，你敢不敢說，你沒有一點利用我的成份在內。」

林成方道：「姑娘，你由開封到徐州來，是不是我們找上妳的？」

斬情女道：「就算我自己送上門吧！但我發覺了自投羅網……。」

林成方接道：「姑娘，別說得這樣嚴重，我們不會利用你，你不是藥引子，也不是餌，我們介入了這件事，只不過把事情擴大了一些，姑娘，妳想想看，沒有在下和萬總鏢頭，姑娘能不能到徐州呢？」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機會不大。」

林成方道：「這就是了，如若沒有我們今夜的苦戰、犧牲，姑娘會不會逃過今夜這些殺手的捕殺？」

斬情女道：「不會。」

林成方道：「如果你被殺了，你是藥引子，還是餌？」

斬情女道：「我是什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什麼？我是藥引子，你是不是藥，我是餌，你是不是執竿的釣魚人？」

林成方道：「姑娘，這件事無法爭論明白，也不宜這時來爭論它，所以，在下覺得，咱們暫時不談這件事。」

斬情女道：「如是我一定要提呢？」

林成方道：「一定要提麼？那麼在下立刻告辭。」

斬情女呆了一呆，道：「你要走？」

林成方道：「不錯，目下咱們的爭論，時機不當，老實說，姑娘必須還要借重四海鏢局的人，只有他們，才能在片刻之間，調動出這麼多的高手，這麼强的防衛力量。」

斬情女道：「他們都是久走江湖的人物，

別認爲他們什麼都不知道，老實說，他們心中也一樣有着懷疑，只不過，他們不像我這樣，一下子提出來罷了。」

林成方點點頭，道：「只因爲我的武功高强一些，他們就對我生出了懷疑，是麼？唉！我如是不堪一擊，只怕早已經死在中原武林高手的十道伏擊之下。」

斬情女歎息一聲，道：「石一峯也早看出了我的姑娘身份，而且，他已經叫出了口，只是我未否認，他也沒有追問，我們就這樣糊塗了下去，林兄，他們都是老江湖了，別把們估計得太低。」

林成方點點頭，道：「這件事，等他們發問吧！等他們問出來，咱們再想辦法應付。」

斬情女道：「好！不談這個了，你的體能如何了？」

林成方道：「已經好了，不勞掛心。」

斬情女道：「現在他們太概不會來了。」

林成方道：「今晚上不會來了，明天夜裏，只怕會更厲害……」

語聲一頓，接道：「你的身體如何了？」

斬情女道：「我提前了兩天，暗中運氣相試，覺着眞氣已可暢通，只是體能還未恢復而已，我想三兩天，就可以恢復了。」

林成方道：「那很好，這些殺手的厲害，實在大大出人意料之外，你最好早些使體能恢復。」

斬情女道：「走！咱們到廳中坐吧！我想，他們都在等你，土裏藏不住夜明珠，你表現得太優異了，能者多勞，只怕他們會有很多的問題問你。」

她說得不錯，兩個人一進房門，立刻有很多的人，站了起來，同時，火光閃動，也燃起了一盞燈火。

這些人，包括了石一峯、王榮、田昆、陰陽雙劍。

忽然間一齊站起來，那是表示對林成方的敬重。石一峯抱抱拳道：「林少兄，請坐。」

他忽然間，對林成方這樣客氣，顯然，他已對林成方，生出極大的尊重。

林成方笑一笑，道：「不敢，不敢，諸位請坐吧！」

遇上了這等場面，林成方就算是想謙虛一些，也是無法開口。

這等的敬重，反而使得氣氛變得更莊嚴。

林成方吁一口氣，道：「諸位請坐吧！有什麼話，咱們可以慢慢的說。」

石一峯淡淡一笑，道：「林少兄，你不坐，大家如何坐下去。」

林成方「哦」了一聲，坐了下去。

果然，林成方一坐，大家都跟着坐下去。

王榮笑一笑，道：「林兄，事已至此，咱們之間，似乎已經用不着再隱瞞什麼了！」

林成方道：「是！王兄有何指教？」

王榮道：「指教不敢當，在下是希望林兄能夠坦誠相見，事實上，目下的情形，已無秘密可言。」

林成方道：「哦！」

王榮道：「就石副座說吧，他不但知道了我們正在和黑劍門對抗，而且也知道我們保護的是斬情女。」

林成方微微一笑道：「石前輩只知道她是女扮男裝，至於她就是斬情女，恐怕是王兄說的。」

王榮哈哈一笑道：「高明，在下覺得交往以誠，應該沒錯，所以，與其隱瞞一些什麼，倒不如坦坦白白說清楚的好。」

林成方笑一笑，道：「王兄，詞鋒咄咄，莫非對兄弟有甚麼懷疑麼？」

王榮道：「咱們懷疑林兄不是一個眞的鏢師，老實說，像林兄這樣成就的人，決非屈身於鏢局的人！」

林成方道：「我也許出身之處，有一點使人奇怪，但鏢師這行，却沒有甚麼不好，別人僱我們保護，那應該是沒有甚麼錯失才對。」

王榮道：「沒有錯，鏢師也有很多種，一種是眞的，像在下和石老，一種是借以掩護身份之用，是假的，像你林兄這樣，眞的是以此爲業，作保鏢的工作嗎？所有的人，假鏢師，保護的人是一種特定的人，或者是有一定的用心。」

林成方沉吟了一聲，道：「聽王兄這麼一分析，倒也是有理得很，兄弟這鏢師的身份，就不能算眞的了……」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我來自可處，這牽扯太多，我不想說出來，我可以不作鏢師，但我作了，我不滿黑劍門的作爲，很希望和他們碰碰，這就是我的眞心話。」

王榮點點頭，笑道：「夠了，黑劍門是殺手，咱們是眞眞正正的鏢師，至於你林少兄，大概就是江湖所稱的俠了，挺身而出，拔劍除惡。」

林成方苦笑一下道：「諸位不要如此，俠之一字，在下如何敢當！」

王榮道：「除了俠義人物之外，在下就想不通，他們如何會挺身而出，和黑劍門這樣的組合作對？」

林成方道：「正因爲沒有人出來和他們作對，所以，他們才十分猖狂，明目張胆，計價殺人，如是早些有人出面，和他們打幾次硬仗，想來，也不會有今日的形勢了。」

石一峯道：「老弟，江湖上，本來不太平，但像黑劍門這樣的組合，這樣名氣殺手組合，老實說，老夫也是第一次見到，以後如何，不可預知，但就老夫所聞所得，武林中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

林成方道：「事實上，咱們都有責任，當然，最大的責任，是少林、武當……四大門派，這等武林中有名氣的組合，他們不應如此放縱黑劍門。」

石一峯道：「說起來，也是叫人想不透，以少林、武當等强大的實力，難道就不敢碰碰黑劍門？」

斬情女突然接口說道：「那倒不是，黑劍門的活動，一直在隱密中行事，由於他們沒有開山立寨，一直隱身在暗中行事，所少林弟子，就是想找他們，也無法下手。」

林成方道：「黑劍門在江湖上索酬取命，鬧了不少年吧？」

石一峯道：「大概有十年以上了！」

林成方道：「這就是了，這十年之中，是不是有人找過他們？」

斬情女道：「據我所知沒有。」

石一峯道：「唉！不但沒有人去找他們，而且却還遠遠的避着他們，就拿我們四海鏢局來說吧！我們要逃避他，只要惹上黑劍門，我們就不接這筆生意？」

林成方道：「貴局如此，其他的鏢局，是否也如此呢？」

石一峯道：「大概差不多吧！到現在爲止，還沒有聽到過，黑劍門和那一家鏢局子有過衝突。」

林成方道：「現在有了。」

王榮道：「敝局首當其衝，這一戰，不但關係着敝局的存亡、榮辱，只怕和這一行業的成敗，也大有關係。」

石一峯道：「其實，就目下的江湖上的情況而言，在保鏢這一行中，也只有是四海鏢局子，才可以碰碰黑劍門。」

林成方道：「石老說的不錯，咱們碰上他

了，如今咱們都還活得好的，黑劍門却折損了不少的人……」

石一峯道：「林少兄，咱們對付的不是一般綠林大盜，江湖匪徒，這一戰，可能是他們全部精銳，咱們這麼一個盡數搏殺，已經使他們再無反擊之力，甚至全軍覆沒，未再留下一個活口，但對黑劍門而言，這不過只是他們一部份力量，甚至，只是先頭的試探力量，我担心他們在極怒之下，會對我們展開激烈絕倫的報復。」

林成方道：「如果人人都存着這麼一種顧忌，誰也不敢輕易出手，任憑黑劍門中予取予攜，到頭來，還是難免一死。」

石一峯道：「他們一直隱在暗處，就是想找他們拚命，也是無處可找。」

林成方道：「現在，咱們就有着把他們找出來的機會，只要咱們追下去，撐下去，他們就會被咱們找出來。」

石一峯道：「如是他們對四海鏢局子裏的人，展開報復，咱們應該如何？」

林成方道：「這確實是一件很麻煩的事，但咱們如果因此退縮，那會使黑劍門愈來愈兇，我想內心之中，對黑劍門很痛恨的武林同道，定然不少，只不過沒有人敢首先站出來，沒有人敢首先和他們抗拒，現在我們挺身而出了，我相信以後，會有不少的人跟着來，只要引起武林同道對他們的抗拒，咱們就算犧牲了，也是一樁很值得的事。」

石一峯點點頭道：「林少兄說得不錯，老夫已這一把年紀了，死不足惜，求仁得仁，留一點英名在武林，也算是一大快事，只是老夫有些愧對總鏢頭。」

林成方道：「可惜貴總鏢頭不在此地，他如在此，也可以看到這等局面，咱們就算是想和解，對方也不會給我們這個機會。」

斬情女道：「事已如此，急在善後，咱們一方面抗拒敵人的力量，一方面也要統計一下自己的力量，我覺得先要找出那個帮咱們的人來。」

林成方道：「哦！」

斬情女道：「第二件事，小妹覺得，咱們應該把萬總鏢頭也請來。」

林成方道：「一定要請他來？」

斬情女道：「是，林兄心中有數，萬壽山一身武功，決不在你之下。」

林成方道：「好，我們請他來。」

斬情女道：「既然是大家推心置腹，坦誠相見了，小妹也不保留，我已覺得傷勢痊癒，明天，我就要恢復本來的面目，然後準備盡我之所能，約請一些人來。」

林成方道：「對！」

斬情女道：「現在，就請你林兄先把那位大夫，給咱們引見一下。」

林成方道：「大夫？……」

斬情女道：「對！就是那位住在門口小房子中的大夫，和他的從人。」

事情逼上了頭，如若林成方再推下去，那將成了一樁很沒有味道的事，只好硬着頭皮，道：「姑娘，不過應不應該把他們找出來，還得三思……」

斬情女道：「咱們要不要見見他呢？」

林成方道：「見見他也行，不過，姑娘是否覺得咱們又暴露了一股隱身相助的力量？」

語聲頓了一頓，接道：「黑劍門，所以能在江湖中稱霸、逞强，就因爲他們的力量隱在暗中，調度十分靈活，咱們想對付黑劍門，也要擺幾顆暗棋，使他們防不勝防。」

斬情女輕輕吁一口氣，道：「話是不錯，但我們目下的人，個個都是朋友，我相信不會有人出賣我們。」

林成方道：「姑娘，妳越說越明白了。」

斬情女道：「要他來和大家見見，我相信，這些人中，沒有人會洩漏隱密。」

林成方道：「姑娘，妳能說在暗中沒有敵人監視麼？」

斬情女嘆息一聲，道：「林兄，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想法，這是很多人的想法？」

林成方回顧石一峯一眼，道：「石前輩，你……」

石一峯道：「林少兄，咱們已經抗拒了總鏢頭的令諭，今後是否見容於總鏢頭，還難預料，我想，如是咱們一旦離開四海鏢局，只怕要林少兄引荐我們加入寶通鏢局了。」

林成方道：「寶通鏢局子還缺少一位副總鏢頭，石老如肯屈就，敝總鏢頭自然會歡迎得很。」

石一峯道：「所以，咱們應該見見那位暗中助我們的人，其實，大家都已知道，就算林兄不給咱們引見，明日，咱們各別去見，豈不是讓他多費唇舌，弄巧反拙。」

多費唇舌這四個字，使得林成方心中大大的震動了一下，高空雁不會說話，如若他們一個個的去拜候，這豈不使他爲難。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諸位一定要見他，兄弟只好從命，不過，有一點使兄弟碍難的地方，兄弟不得不先行說明……」

石一峯道：「請說吧！」

林成方接道：「他不說話的，難得開一次口……。」

斬情女接道：「這等怪事，江湖上前所未聞，究竟爲了什麼？」

林成方道：「因爲他從不開口，好像守住一個誓言，這一點諸位必先諒解，兄弟才能替諸位引見。」

石一峯道：「既然他有這個苦衷，咱們不放在心中就是。」

林成方道：「好！兄弟還就叫他來。」

斬情女道：「慢着。」

林成方道：「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斬情女道：「他不肯開口說話，但他一定要以眞正面目和咱們見面。」

林成方目注斬情女，微微笑了笑，欲言又止。

斬情女道：「你有話說？」

林成方道：「不說也罷，諸位記着我一句話不要逼他開口，那可能會使他十分爲難。」

石一峯道：「林少兄招呼過了，咱們自然會記着此事。」

林成方點點頭，舉步而去。

片刻之後，帶着高空雁行入廳中。

那是絕美的男人，全廳中人，都覺得眼睛一亮。斬情女心頭震動了一下，急忙運功收斂心神。

她久歷江湖，閱人多矣！但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動人的男人。

那是一種叫女人動心的男人。

忽然間，她明白了，林成方爲什麼微笑不語，爲什麼言語支吾。

替高空雁引見了所有的人，但却未把高空雁介紹得很詳細。

只說明了他姓高，然後，就送走了高空雁了。

林成方再回到廳中，立刻受到了埋怨，石一峯首先說道：「林少兄，既然咱們見到了高少俠，爲什麼不讓我們謝一句相助之情……」

王榮、田昆等齊齊說道：「是啊！爲什麼不讓他多留一下？」

林成方道：「你們齊齊謝他，豈不是叫他爲難麼？他不能開口……」

石一峯道：「這倒也是，但不知林少兄是

否代我們謝謝他。」

林成方道：「他不願說話，對我也是一樣，但仍然表達了心領諸位的謝意。」

王榮低聲道：「高少俠是不是承認帮助了我們？」

林成方道：「是！他默認了這件事。」

田昆道：「在暗器手法中，那是曠古絕今的奇技，能不能告訴我們那是什麼手法？」

林成方道：「這一點，兄弟未多問他，老實說，他不願開口，兄弟見他之後，也是一樣的盡量避免說話，非萬分必需，絕不多言。」

田昆道：「哦。」

石一峯道：「高少俠，可是林少兄約來的人麼？」

林成方道：「不是！是別人約的。」

石一峯道：「什麼人？」

林成方道：「是江湖上大有名望的人，我想，很快就可以公開出他的姓名身份了。」

石一峯道：「這麼說來，林少兄這些舉動，是整個計劃中的一部份了。」

林成方沉吟了一陣，道：「黑劍門的狂妄殘忍，早已引起幾個大俠的注意，他們聲譽高，身份尊，不便自己出面，所以，才請了很多人出來，帮助他們追查，想查明白，黑劍門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石一峯道：「哦！」

林成方道：「一旦追查出他們的來龍去脈，找出了他們的幕後首腦，這些人就都會正式出面了。」

石一峯道：「對！有你林少兄這一番話，咱們就放心多了。」

林成方笑笑道：「咱們已和黑劍門數度交手，到目前爲止，至少咱們還未吃過大虧。」

羣豪相互望了一眼，每個人的臉上，都泛起了一股凝重的同仇敵愾之色。

林成方輕輕吁一口氣，接道：「那說明了一件事，黑劍門並非是不可擊敗。」

石一峯道：「對！和他們動過了兩次手之後，雖然是兇險絕倫，但老實說，老夫的內心之中，反而鎮定了很多，黑劍門，並非是不可碰的。」

林成方道：「最重要的是，咱們經過這兩番搏殺之後，心中已經對他們不再畏懼了。」

王榮道：「說的也是，咱們在江湖上行走保鏢，那一天都可以遇上兇險，那一天都可能遇上高手，過的是刀頭舐血的生活，爲什麼會怕黑劍門？」

林成方道：「對！這個道理，我們都很慬，只可惜，我們雖然是明白，但却是沒有想通透。」

斬情女笑一笑，道：「現在想通透了，連我對黑劍門的畏懼，也消退了很多。」

林成方點點頭，道：「諸位心中都想通了，咱們應該好好的合作了。」

田昆道：「林少兄，在下有幾句話請問，希望閣下能夠給兄弟一個答覆。」

林成方道：「田兄請問。」

田昆道：「冰炭不同爐，道不同難相爲謀，咱們這些江湖道上人，會不會和你們合得來呢？」

林成方道：「爲什麼合不來，咱們不是相處得很好麼？」

田昆道：「豈能人人都像你一樣麼？」

林成方道：「他們會比我更好相處，老實說，諸位這是爲武林謀幸福的事，不論過往如何，都會受到相當高的尊重。」

斬情女道：「林兄，像小妹這樣聲名狼藉的人，你們看得起麼？」

林成方道：「姑娘，不要妄自菲薄，就在下和妳姑娘相處這一段日子中，在下一直沒有發現姑娘沒有甚麼缺失。」

斬情女道：「那是因你對我瞭解太少。」

林成方歎息一聲，道：「姑娘，人非聖賢，誰能無過，過而能改，仍是完人，姑娘過去就算是有些甚麼錯誤，只要姑娘是眞的存心改過，過去的事，在下可保證別人不會追究。」

斬情女淡淡一笑，道：「不論我能不能變成一個好人，但咱們這次合作，我會全力以赴，不過，小妹有幾句話，不能不說！」

林成方道：「姑娘請說！」

斬情女道：「事情已經擺明了，咱們似乎已用不着再在這地方住下去了。」

林成方道：「姑娘的意思是……」

斬情女道：「我的意思是咱們最好能離開這裏，搬到四海鏢局或是寶通鏢局去。」

林成方沉吟一陣，道：「這也有道理。」

王榮道：「石老，要不要回到鏢局去？」

石一峯道：「回到鏢局子去豈不是挑明了對着黑劍門幹了麼？」

林成方道：「事到如今，難道石老還有什麼顧忌麼？」

石一峯道：「老朽最担心的一件事，是怕這件事，已經傳入了鏢局之中……」

林成方道：「那會是一個什麼後果？」

石一峯道：「總鏢頭很可能趕來徐州。」

林成方道：「貴局總鏢頭是否很厲害？」

石一峯道：「他爲人很嚴肅，敝局中人都對他有幾分畏懼。」

林成方笑一笑，道：「這麼吧！貴局總鏢頭來此之時，我和他談談如何？」

石一峯道：「林少兄，敝局總鏢頭的脾氣很壞，只怕他也不會給你這個面子。」

林成方笑道：「試試看吧！」

石一峯低聲再道：「林少兄，如若我們全都到寶通鏢局子去，豈不是方便一些。」

林成方心中暗道：「如今已和黑劍門幹了起來，似乎也不用再顧慮什麼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好吧！在下見見萬總鏢頭，和他商量。」

王榮道：「石兄，在下覺得還是回到我四海分局的好，那裏人手多，地方又大，調度方便。」

石一峯苦笑一下，道：「如是總鏢頭親自趕來阻止這件事，咱們將如何應付？」

王榮道：「副座，在下的看法，剛好和副座相反。」

石一峯道：「你的意思是……」

王榮道：「總鏢頭來，讓他看到黑劍門的猖狂，看到咱們騎虎難下的狀況。」

石一峯歎道：「王局主，你不瞭解總鏢頭，他不會像你想的這樣，他會立刻阻止這一場搏殺。而且，甘願向黑劍門認罪道歉。」

王榮道：「總鏢頭在江湖上也是頗有名氣之人，怎會如此怯弱？」

石一峯道：「想一想，却也奇怪，有一次，咱們鏢局子和少林派的俗家弟子們因誤會造成了衝突，雙方鬧得動了兵刃，但總鏢頭處理此事時，堅守決定，不肯讓步，以後，少林寺住持親自派出了一位長老趕來處理，總鏢頭一樣不肯讓步，不知何以對黑劍門，竟然是處處退避，甘願忍辱。」

斬情女道：「石老，貴局總鏢頭是不是叫鐵劍火匣包天成？」

石一峯道：「對！正是包總鏢頭。」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石老，目下咱們至少算是一條船上的人了，我說錯了什麼，你石老可別見怪。」

石一峯心頭一震，道：「姑娘請說。」

斬情女道：「包天成在江湖上算是叫得響字號的人物，不過，小妹覺得他還不足以把四

海鏢局子攪得如此境界，暢行四海，通達天下……。我倒覺有點奇怪！」

石一峯道：「姑娘的意思是……」

斬情女道：「我覺得支持四海鏢局子後面的還有高人。」

王榮道：「沒有，包總鏢頭手中鐵劍，已足驚人，四十八顆火彈子，更是霸道無比，我見過那火彈的厲害……」

石一峯却突然長吁一口氣，打斷王榮的話，接道：「對，不過，很少人知道。」

王榮怔了一怔道：「這個怎麼會呢？」

石一峯道：「這件事，別說你王局主不知道，就是總局之中，也是很少人知道內情。」

林成方道：「那麼，石老就是那個很少人中之一了？」

石一峯點點頭，道：「支持四海鏢局的也是四海鏢局的幕後老板，但他的身份，却是難以想像得到。」

王榮道：「石老，你是說那人也在鏢局子裏？」

石一峯道：「不錯。」

王榮道：「我見過沒有，是否認識？」

石一峯道：「你不但見過，而且認識，咱們鏢局中的人，大都認識他。」

王榮道：「這就叫在下想不通了，那人會是誰呢？」

石一峯道：「金八，金鏢頭。」

王榮呆了一呆道：「石老，這話是出自你的口中，我是不能不信，要是從別人口中說出來，打死我也不信。」

石一峯道：「沒有人會相信，但這却是事實，總鏢頭脾氣很壞，但你見他對金八發過脾氣沒有？」

王榮道：「嗯！你這麼一說，倒是有些道理了。」

斬情女道：「金八？江湖上沒有這一號人物啊！」

林成方笑一笑道：「姑娘，金八分明是個代名，只是不知他影射甚麼，何以取了這個名字？」

斬情女道：「這就不錯了，石老，他有好大年紀？」

石一峯道：「這個人很懶於工作，表面看來，甚至有些窩囊，其實，却是一個深藏不露的人物……」

話未說完，鏢局子外面，突然到了三匹快馬。

金陵總局包總頭包天成親自趕到了徐州分局。

他隨行帶來了兩個鏢頭，一個是金鏢頭金八，一個是四海鏢局海另一位副總鏢頭吳恆。

吳恆號稱子母刀，在江南道上，本是很有俠名的一位高人，但却被包天成收羅入四海鏢局。

四海鏢局子所以能生意愈做愈大，重視人才，是他們最大的成功。

石一峯一得到通報，立刻和王榮迎出了大門。

包天成臉色很冷肅，下了馬，一語未發，直奔大廳。

大廳中坐着斬情女、林成方、田昆等三個人。

陰陽雙劍在江湖上名聲不大好，自己躲了起來。

包天成帶着金八、吳恆行入大廳。

石一峯，王榮緊隨着行了進來。

包天成目光冷肅，掃掠了斬情女、林成方、田昆等一眼，冷哼一聲，自行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來。

吳恆、金八也在包天成的身側坐了下來。

石一峯自己找了個座位，王榮一欠身，道：「見過總鏢頭。」

包天成冷哼一聲，道：「你還認識我這個總鏢頭？」

石一峯道：「屬下……屬下如有什麼錯失，還望總鏢頭當面賜教？」

包天成冷哼一聲道：「一峯，也許王分局主不太瞭解咱們四海鏢局的禁忌，你却十分明白，對這件事，你有什麼解釋？」

他一直不理會林成方和斬情女，使得兩人雖然想插口也是沒有機會。

石一峯道：「總鏢頭指的是什麼事？」

包天成道：「你們在徐州和黑劍門中人有了衝突，是麼？」

石一峯道：「起初，咱們並不知道他們是黑劍門中人，等到雙方動上了手，他們才說出來歷，不過，事實上，咱們還無法證明他們眞是黑劍門中人！」

包天成道：「黑劍門中人，難道還有人敢冒充不成？」

石一峯苦笑一下道：「就算他們眞是黑劍門中人，咱們也無法下得了台，這只好硬着頭皮撐下去。」

包天成冷冷說道：「撑下去？你好大的口氣！」

石一峯道：「如若對方眞是黑劍門，他們出動了不少殺手，雖然有了一場很激烈的惡戰，但咱們還不是撑了過來，黑劍門的殺手，却全部死得一個不剩。」

包天成道：「你們殺光黑劍門的殺手？」

石一峯道：「至少，在第一回合的衝突中，咱們沒有傷亡，死的全是黑劍門中人。」

包天成道：「第二次衝突呢？你們是不是有把握取勝？」

石一峯道：「不知道，不過，咱們勝了第一陣，第二陣應該有機會的。」

包天成道：「所以，你們準備正式和黑劍門爲敵了？」

石一峯道：「咱們如不是爲了四海鏢局子這一塊招牌，不會和他動手……。」

包天成冷笑一聲，道：「夠了，現在你準備作何打算？」

石一峯道：「總鏢頭的意思是……。」

包天成接道：「我這裏廟子太小，容不下大神……。」

石一峯哦了一聲，接道：「總鏢頭的意思，是辭退一峯了？」

包天成道：「道不同，難相爲謀，你們既然沒有把我這個總鏢頭放在眼中，大家合在一處，很難融洽，倒不如各奔前程的好！」

石一峯苦笑一下，道：「一峯追隨總鏢頭十有餘年，南殺北戰，幸還都未辱命，十餘年的相處之情，一旦棄置，一峯……。」

包天成冷冷接道：「石兄，往事已矣！不用再提了，我送紋銀三千兩，聊表寸心。」

石一峯也火了，嗯了一聲，道：「不必，石某人還未到老邁難動的境地，憑我這身笨功力，找一個餬口的差事幹幹，大概還會有人收留，總鏢頭義盡情絕，石某也不敢再戀棧下去了。」

包天成雙目中神光一閃，道：「石兄既如此說，兄弟也不敢勉强了，大丈夫合則留，不合則去，這也不算得什麼大事！」

石一峯道：「不錯，合則留不合則去，石某人就算已經離開了四海鏢局子。」

包天成目光轉注到王榮身上，道：「王分局主，你怎麼說？」

眼看石一峯立被革職，心中既難過，又慚愧，石一峯原本堅持不同意這件事的，但却硬被自己拖下了水。

越想越火，表現的就不像石一峯那麼平靜了，神情肅然的說道：「石副座就被立刻革職辭退，我王榮還有什麼好說的，我也走路，總鏢頭請派人接我。」

包天成道：「哼！你想的不覺得太過輕鬆了麼？」

王榮道：「哦！那總鏢頭準備如何對付我呢？」

包天成道：「我想，你應該對這件事負起責任。」

王榮道：「負什麼責任？」

包天成道：「對這些事情要有些交代。」

王榮道：「要我如何一個交代法呢？」

包天成道：「我記得我曾經下過了一通令諭，不許本局中人和黑劍門衝突。」

王榮道：「不錯，有這道令諭。」

包天成道：「我記得咱們四海鏢局中，對諸位很少約束。」

王榮道：「是的！咱們四海鏢局的忌諱不多。」

包天成道：「這就是了，只有這一件事情，但諸位都不能遵守。」

王榮笑一笑道：「動手之初，我們並不知道對手是黑劍門……。」

包天成接道：「不知者不罪，既然知道了就該住手。」

王榮道：「知道時，雙方已經動上了手，而且見了血，有了傷亡。」

包天成道：「那也應該停下手啊！」

王榮道：「主要的，我們還無法證明他說的話，是眞是假？」

包天成道：「現在呢？」

王榮道：「回總鏢頭的話，老實說，現在，我還是不淸楚他們是不是黑劍門中人？」

包天成道：「我可以告訴你，他們是千眞萬確的黑劍門中人！」

王榮道：「總鏢頭這麼說，屬下只好相信了！」

包天成冷哼一聲，道：「一峯應該知道的，他爲什麼不阻止你。」

王榮道：「石老阻止我了，不過，我不肯聽。」

包天成道：「爲什麼？」

王榮道：「我接下了這趟鏢，不能砸了四海鏢局子的招牌。」

包天成道：「所以，你就故意違抗了我的令諭。」

王榮道：「總鏢頭的意思是……。」

包天成接道：「你要担負起這個責任。」

王榮道：「哦！如何一個担負之法？」

包天成道：「我把你先關起來，和黑劍門中人洽談，必要時，你要爲本局挺起來。」

王榮微微一笑道：「總鏢頭，在下是你們請來的鏢師，合則留，不合則去，只要我沒有違犯鏢行的規戒，似乎是用不着担這麼大的責任。」

包天成道：「你的意思是也要辭職了。」

王榮道：「不錯，我不能接受總鏢頭的處置，也只好離去了。」

包天成道：「你認爲，你離開了四海鏢局子，還可以活下去麼？」

王榮道：「哦！」

包天成道：「你出了大門，走不過百丈，就會死在黑劍門的殺手之中。」

王榮道：「大丈夫可殺不可辱，何況，我王榮不覺得自己那裏有錯，我抱歉的是，拖累了石副總鏢頭。」

石一峯笑一笑，道：「身爲鏢師，不能對付綠林中殺人組合應戰，這鏢師幹起來，也是無味得很，還是不幹算了。」

王榮道：「對！在下現在正式向總鏢頭辭職！」

包天成道：「辭職了？」

王榮道：「在下幹不下去，只好辭職。」

包天成道：「我可以不准。」

林成方輕輕吁一口氣，道：「這作法豈不是和黑劍門相似了。」

包天成臉色一變，道：「王榮，這個人是幹什麼的？」

林成方道：「在下也是一位鏢師。」

包天成道：「這麼說來，這一次的主僱很闊氣了，請了敝局的鏢師之外，也還請了別的人！」

林成方道：「至少，在下不是貴局的鏢師，我不喜歡聽弦外之音。」

包天成領導四海鏢局，闖出了天下第一鏢局的名氣，是一位極受武林敬重的人物，就是他自己也覺得具有使人敬重的身份，想不到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鏢師，竟也敢對他很不客氣，不禁冷笑一聲，道：「你不是四海鏢局的鏢師，不知道爲了甚麼到了本局中來？」

林成方道：「在下應邀助拳而來，對付黑劍門中殺手！」

包天成道：「什麼人邀你來的？」

王榮道：「我！」

包天成道：「很好，你現在把他給我趕出去！」

王榮道：「總鏢頭，行有行規，人講信諾，這些話，在下說不出口！」

包天成臉上變了，一掌擊在木案上，道：「王榮，你敢抗命？」

王榮笑道：「總鏢頭，你息怒，四海鏢局可不是衙門，在下如還是四海鏢局的鏢師，自然應該聽命行事，我如不幹這個鏢師了，總鏢頭的命令，在下就可聽可不聽了。」

包天成氣怒到了極點，霍然站起了身子，似是就要發作。

站在包天成身側金八突然開了口，低聲道：「總鏢頭，好來好散，石副總鏢頭和王分局主，都是多年追隨總鏢頭的人，總不能爲一點爭執，鬧一個翻臉相向。」

包天成究竟是久走江湖的人物，經金八的話一點，立刻態度一變，哈哈一笑道：「對，你說的不錯，你已離開了四海鏢局子，包某人自也無權命令你王兄了……」

語聲一頓，接道：「不知石兄和王兄，準備幾時離開？」

石一峯道：「石某今夜就走？」

王榮道：「總鏢頭派了接替王某的人，王某也點交一下分局中的銀錢之物……。」

包天成接道：「不用了，這一點，兄弟還信得過你王兄。」

王榮道：「總鏢頭，既然如此說，在下和石老一起動身了。」

斬情女冷笑一聲，道：「王局主，你想一走了之，咱們約定的期限未滿，你怎能撒手不管？」

王榮苦笑一下，道：「在下已被解職，這約定只怕是很難履行了。」

林成方、斬情女、王榮等，都未料到包天成會突然採取了這樣一個激烈的措施，事先也未商量出一個應付的辦法，這時刻，已無法商量，只好憑藉智慧應付變局了。

斬情女望了林成方一眼，道：「不行。」

王榮道：「你的意思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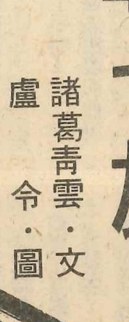
斬情女接道：「我的意思很簡單，當初咱們約定這筆生意時，我是衝着你們四海鏢局子來的，那時，你也是以四海鏢局子跟我簽的合約，閣下不能履行約定可以，那就砸了你四海鏢局子的招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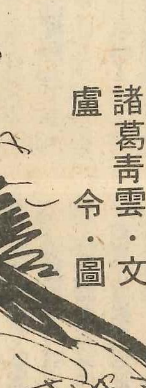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五霸七雄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玉嬌約了錢太貞夜遊賞月，在谷口的卓刀岩上，發現蕭克英與秦文玉的行踪，初時，她們倆對司馬玉嬌、錢太貞尚持敵對態度，心存戒備。但由於司馬玉嬌對秦文玉心儀已久，且經錢太貞善下說詞，及將柳延昭的近況和行止說明後，秦文玉、蕭克英始冰釋疑慮。接着錢太貞寄語柳延昭，要她們倆轉知柳延昭潛心苦練神功，以參與羣雄畢集，凶險無倫的「尊天大會」，並謂若一旦神功練成，她即建議會主司馬霖提早召開該會，免至會主受羣邪蠱惑，陷溺越深。兩人聽罷，感慨無盡，秦文玉隨後告知對方，在途中曾碰見七煞中的「色煞」女嬌娃……

眞假錢太眞　寶庫露原形

這「天魔玉女」玉嬌娃一語，把司馬玉嬌聽得神情一怔！

錢太貞却撫掌笑道：「好，妙極了！妙極了！那『天魔玉女』玉嬌娃，要倒霉了！」

司馬玉嬌聽不懂她錢大姊的話裏玄機，愕然問道：「錢……錢大姊，你……你怎麼知道玉嬌娃要……要倒霉呢？」

錢太貞笑道：「少會主請想，『巾幗之雄』秦姑娘是當世武林中極有名的冰心鐵面之人，她又深知玉嬌娃的聲名最狠藉，行爲最無恥，既然狹路相逢，會輕易放過她麼？」

秦文玉的如花嬌靨，突然一紅，略現愧容說道：「當時我因關懷柳延昭兄，身中奇毒，獨闖龍潭，急於來此應援，而那妖姬的扈從又衆，遂未多管閒事，引起風波……」

錢太貞「哦」了一聲道：「玉嬌娃居然還扈從甚衆麼？……」

蕭克英一旁接口笑道：「那位妖姬具有傾城姿色，自封『天魔門主』，宮裝雲裳地，坐在一枱『天魔怪轎』之中，前四後四，八名侍婢，連抬轎之伕，都非俗士，全是一些武林中素行不端，希冀顏色，而頗有凶名的下流胚子！」

秦文玉秀眉軒處，突騰殺氣地，冷「哼」一聲道：「當時我心急趕路，未加理會，回去若再重逢……」

話方至此，司馬玉嬌突向秦文玉抱拳一揖，陪笑說道：「秦姑娘手下留情！」

秦文玉想不到司馬玉嬌會代玉嬌娃求情，不禁大爲驚詫，愕然問道：「司馬少會主，你既明正邪順逆，怎會代這淫娃蕩婦求情？難道也……」

這下面一句「難道也是個好色之徒」，終被她有點不好意思，勉強煞住。

司馬玉嬌有苦難言，滿臉飛紅地，苦笑說道：「秦姑娘請相信我決非好色之徒，你此去『秦皇島』，若遇柳延昭兄，向他一問，便知我苦心的了！」

秦文玉失驚道：「連你代『天魔玉女』玉嬌娃求情之事，也會與柳延昭兄有關麼？」

錢太貞由於已知「玉屏風」的香艷秘密，遂接口笑道：「不單也有關係，並還關係密切！」

秦文玉委實有點如墜五里霧中，茫茫然地摸不着頭！

蕭克英笑道：「玉姐何必爲難？我們前去『秦皇島』的途中，未必會再與玉嬌娃相逢？即令相逢，而她更行爲惡劣，使妳看不順眼時，也不妨稍加儆戒，只要略留寸分，就不負司馬少會主的雅意了！」

秦文玉點了點頭，向錢太貞、司馬玉嬌略一抱拳，身形電閃，便與蕭克英雙雙隱去。

司馬玉嬌目送她們的身形漸隱，滿面

都是惆悵神色！

錢太貞笑道：「玉妹惆悵，秦文玉天人姿色，柳延昭何福修來？他身外這座『玉屏風』，果然全屬無瑕美玉！」

司馬玉嬌突然幽幽一嘆，以極低極低的語音，一字一字，緩緩說道：「但……願……無……瑕……」

錢太貞立即領會，「哦」了一聲，軒眉笑道：「玉妹這『但願無瑕』四字，是爲『天魔玉女』玉嬌娃而發。」

司馬玉嬌頷首嘆道：「正是，根據我所聞柳延昭口中之言，在『玉屏風』的『三塊玉』中，與秦文玉只是氣機吸引，心意微通，彼此尚未定情，與我則是被硬打鴨子上架，只有『天魔玉女』玉嬌娃，才使他魂牽夢縈，相思欲絕……」

錢太貞聽她說至此處，不禁爲之失笑，搖頭嘆道：「玉妹，世間男子，慣會巧語花言，以一張甜嘴，騙得許多癡情姐妹，委身相愛，死心塌地，其實，他們的口中之語，未必便是心中之聲……」

司馬玉嬌嘆道：「錢大姐這見世之語，只是一般男人通病，柳延昭却決非尋常，他是豪誠君子，內外如一……」

錢太貞以一種異樣眼光，向司馬玉嬌看了一眼，接口笑道：「想不到，想不到啊！柳延昭在玉妹的印象中，居然這等好法……」

司馬玉嬌玉頰上飛起兩片赧然紅霞，但因與錢太貞已無話不談，遂訕訕一笑，軒眉說道：「錢大姐，司馬玉嬌一向目高於頂，眼中何曾有人？柳延昭並非具備出羣人品，絕世氣質，我會對他作那等犧牲，不顧一切地，下了決斷麼？……」

錢太貞聽得連連點頭，但目光一轉，却又惑然說道：「我深信玉妹必能慧眼識人，但你既信得過柳延昭，却又爲何信不過他最掛在嘴邊，表示愛慕、敬服、思念的玉嬌娃呢？」

司馬玉嬌苦笑道：「錢大姐難道不曾聽出秦文玉對於所遇的『天魔玉女』，頗有不屑之詞，『巾幗之雄』不是俗眼，莫非她掌握有玉嬌娃的甚麼行爲不羈把柄，否則……」

錢太貞搖頭道：「人言難信，衆口爍金，我們必須目睹事實後，再作論斷，才會毫無偏頗，絕對公正！」

司馬玉嬌一拂所着白色儒衫的大袖，目注錢太貞道：「錢大姐，裙釵身份既明，我想從此後便改着女裝好麼？」

錢太貞先是點了點頭，突又搖了搖頭，含笑說道：「我贊成玉妹還諸本來，但不妨緩上數日，我要利用你這風度翩翩『西貝少會主』，作塊試金石呢！」

司馬玉嬌一怔道：「試金石？錢大姐要試誰？」

錢太貞笑道：「玉妹沒聽秦文玉說那『天玉魔女』玉娃嬌坐在一乘『天魔怪轎之內，連抬轎轎伕，都是些自甘貢獻勞力，低落身份，希冀顏色的下流胚麼？有你這樣一位足以妬煞潘安，氣煞衛玠，風流絕世的西貝佳公子，應該試得出那玉嬌娃是否別有用心，裝瘋賣傻？抑或當眞放蕩不羈，沒有資格列入『玉屏風』，作那白璧之玷！」

司馬玉嬌皺眉道：「錢大姐要怎麼試法？請安排得自然一些，最好是莫落痕跡，免我爲難……」

錢太貞訝道：「免你爲難？玉妹也曾經滄海難爲水了，難道還放不開麼？」

司馬玉嬌雙頰上堆滿紅霞地，苦笑一聲，點頭說道：「對於這等事兒，我確實放不太開，何況若是作得過份，將來可能對柳延昭兄，難以交代！」

錢太貞向司馬玉嬌遞過一瞥會意眼色，嫣然笑道：「玉妹一片苦心，重點在後！但你要相信你錢大姊的謀略才能，我的安排，必然面面俱到，不會使『玉屏風』上，現出裂痕，令你對『玉屏風』主人——你的柳延昭兄，有所尷尬！……」

好，司馬玉嬌果然對錢大軍師的信心甚强，不尷尬了。

但另有一人却尷尬已極！

尷尬之人是誰？

就是那位使柳延昭爲她魂牽夢縈，錢太貞、司馬玉嬌則欲對她蓄意試探，聲勢煊赫，扈徒甚衆，正出關來到「小興安嶺」，投奔「尊天會」的「天魔玉女」玉嬌娃……

× × ×

古道斜陽，天魔怪轎！

有大轎，有小轎、有軟轎……爲甚麼要叫「怪轎」？

「怪」的條件多了，轎的形式怪，轎的質料怪，抬轎的人怪，坐轎的人更怪！

嚴格說來，這不是轎子，這應該是間架在八根數丈長短巨籐抬槓之上的怪屋！

屋子廣約丈許方圓，有頂，却沒有牆，四周都以垂珠爲簾，籐槓顫動之間，珠簾抖處，時有春光外洩！

屋內，甚麼都沒有，只有一根支撐遮蔽風雨日光——屋頂——的圓柱，和一張極大極厚，看去極爲舒適的龍鬚軟榻。

榻上，只有一個人……

人的身上，只有一件衣，其實，這不能叫衣，因爲它不是外衣，也不是內衣，只是一襲極薄極薄，近於完全透明的粉紅輕紗而已。

人，當然絕美，塗朱則太赤，施粉則太白，修短適中，穠纖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若面柳如眉……

總之，一個女人能有多美，這「天魔怪轎」中人，就有多美……

其中有尤物，撩人多春光！

於是，前後轎伕的苦樂不同，必然互爭「地位」！

前面的，只有勞力貢獻，是個「苦差事」！

後面的，籐槓微顫，珠簾抖動，眼皮供養，領略「春光」，是個「好差事」！

「好差事」與「苦差事」之間，自然要爭，而爭「差」條件，無非一錢二力三人才……

經過長途淘汰競爭，後面的轎伕，全成了清一色的武功堅實，人材瀟洒，並有相當資財地位的江湖豪傑！

偶然間，也會有後面的轎伕，被召入「怪轎」之中，但這種遭遇，却不是艷福，而是大禍。

因爲轎伕入轎後，意料中必將籐槓更顫，春光更甚，但事實却非如此，反而靜

悄悄地決無絲毫動作，或絲毫聲息發生，只約莫於半個時辰後，從轎中擲出一具蒼白枯乾的屍體而已！

天正黃昏……

這時，正有一個精壯轎伕，從轎後被召入那乘「天魔怪轎」。

先是珠簾微啓，一名黃衣侍女，彷彿聆聽甚麼傳音指示，向「天魔怪轎」，躬身傾耳……

跟着，她便向轎後朗聲說道：「門主有令，傳新投第三號弟子『玉獅』周壽，入轎獻身！」

原來這位「天魔玉女」玉嬌娃，業巳更上層樓，成了「天魔門」的門主。

那周壽號稱「玉獅」，可見相當年輕俊俏，也相當驍勇雄健！

他因見新投第一號弟子和第二號弟子，於奉召入轎後，均變成乾枯屍體，慘被擲出，如今又輪到自己，不由略一觳觫！

那黃衣侍女向他投射過兩道微帶綠色的異樣目光，沉聲喝道：「周壽，這是門主對你的殊寵深恩，難道你竟敢抗命？」

她那綠色目光，似具迷神魔力，加上周壽本人又是個貪花好色的輕薄兒郎，想起「天魔怪轎」之中的活色生香，竟毫不抗拒地，縱身一躍，投入那業巳吞噬過兩名健壯漢子的神秘珠簾之內。

呼……呼……呼……

周壽入轎未久，仍和前兩人一樣，他身上的內外衣裳，都從轎中飛了出來！

袒裼裸裎，男女相對，照理說來，不會有甚麼好事？

但抬轎籐槓，未見加强顫動，又不像是有甚天體雙雙，顛鸞倒鳳的淫邪舉措。

難道這「玉獅」周壽，還能强過「乾坤聖手四海游龍」柳延昭，具有坐懷不亂的超人定力？

就在前面的轎伕，有點心跳，後面的轎伕無不流涎之際……

一聲冷笑從路旁林中傳出，有人冷然叱道：「是甚麼淫邪之輩，敢假冒『天魔玉女』玉嬌娃的名號，替我現現原形！」

人隨話出，一個蒙面黑衣人，從林中高樹上，飛身撲下！

但他不是直接撲向那「天魔怪轎」，只是斜掠而過，並順手抓了一把。

這種方式，使轎外八名黃衣侍女，紛紛拔劍攔截的動作，都落了空。

黃衣侍女們落空，黑衣人却未落空，他那一抓，是內家「大力金剛手」，竟把「天魔怪轎」的轎頂，以及四外珠簾，一齊揭去拋落！

好，這一來，轎中的神秘情狀，立即公開無隱！

「天魔玉女」玉嬌娃仍披着那襲粉紅色的輕紗，跨騎在裸無寸縷的「玉獅」周壽身上，似乎業巳合體，只是毫無動作。

但她手中却有一根細長晶管，插入周壽咽喉，晶管中並有鮮紅色的液體流動，好似正在吸血！

黑衣蒙面人一眼瞥見，「咦」了一聲，一面提氣使身形徐徐落地，一面喝道：「『玄牝奪精，晶管吸血』，由這種世間少見的狠毒害人方式之上，我巳猜出你這萬惡妖婦來歷……」

「天魔玉女」玉嬌娃見轎頂被揭，秘密被洩，遂索性一聲脆笑，玉足一鈎一踢，踢得業巳血竭精枯變作屍體的「玉獅」周壽，從她胯下飛出，向那身形剛剛落地的黑衣蒙面人打去！

黑衣蒙面人略一揚手，周壽屍體便在距他數尺外，被震得凌空墜落！

「天魔玉女」玉嬌娃見對方所用鈎法，口中也微「噫」一聲，神情似覺驚愕。

正在此時，林中又起歌聲，有個微帶蒼老的女子口音在唱：「黃金好，黃金少，美玉珍珠無價寶！世人誰不想橫財？只恨橫財難得到！半絲半縷莫輕拋，一文一錢辛苦找，別人亂花我不花，日積月累錢多了！錢多好，錢多妙，錢多好處眞不少，有錢能使鬼推磨，有錢的王八當活寶……」

那蒙面黑衣人一聞林內歌聲，便向「天魔玉女」玉嬌娃苦笑說道：「算你這妖婦的運數未終，我的大對頭來了，我必須先把他好好安頓一下……」

他是一面說話，一面向後縱身，等到話完，人巳隱入林內，似是追向那「黃金好，黃金少……」的作歌人而去……

「天魔玉女」玉嬌娃並未追蹤，她凝望蒙面黑衣人的背影，眉峯略蹙，稍微遲疑之下，轉過身形，不禁臉色微變！

原來那八名黃衣侍女，雖仍恭立原地，但那些一路投效的男性弟子，却均悄悄溜入深林，逃得一個不剩。

這也難怪，接連三人死亡，又眼見「玉獅」周壽慘被吸血情狀，他們的那場邪夢，巳被嚇醒，那顆色胆，已被嚇破！

玉嬌娃輕輕嘆了一口氣兒，向爲首的一名黃衣侍女叫道：「蘭兒，衣來！」

眼前已沒有男人，她委實不必再那樣意存勾引狀，展示自己的美妙胴體。

事有湊巧，正在蘭兒伺候玉嬌娃，穿好一襲淡黃色的錦繡雲裳之際，兩條婀娜人影，從山道上飛馳而至。

來人正是從「九迴谷」口轉來，意欲出關馳赴秦皇島，尋覓柳延昭蹤跡的秦文玉和蕭克英。

秦文玉心急尋找柳延昭，本不願多生閒事，但看見那八名黃衣侍女，覺得有點眼熟，又發現被掀棄一旁的「天魔怪轎」轎頂，遂略爲止步。

目光一掃，向那被黃衣侍女所擁，顯然身份不同的玉嬌娃問道：「尊駕是不是『天魔玉女』玉嬌娃？」

在男人眼內，秦文玉宛如瑤台玉女，姑射仙人，容光可誇絕代，但玉嬌娃却不知是生了妬忌？抑或其他原故？竟對她毫無好感地，「哼」了一聲，冷冷說道：「我玉嬌娃與尊駕素昧生平，何勞動問？」

秦文玉生平眞還是第一次碰上這種冷冰冰，硬板板的釘子，氣得柳眉一挑，正待發話，蕭克英巳在旁說道：「你這人怎麼如此無禮，好似不通人性？若非剛剛有人爲你求情，恐怕在我秦大姐鐵面冰心之下……」

這位「妙姹金剛」的話猶未了，玉嬌娃便「咦」了一聲，詫聲問道：「求情？誰會爲我求情？我又爲甚麼要求情呢？」

蕭克英道：「爲你求情的人，是『尊天會』的少會主司馬玉人……」

玉嬌娃一雙蕩意撩人的妙目之中，神

光一閃，揚眉又道：「原來是他，但不知他是爲了何事，替我求情？」

蕭克英向那已被蒙面黑衣人毀去的「天魔怪轎」看了一眼，冷然答道：「玉姑娘在這『天魔怪轎』之中，袒裼裸裎，行爲過度放浪，有失女性光采！我秦大姐號稱『巾幗之雄』，平素嫉惡如仇，假如不是司馬少會主一再求情，多半會給你相當懲誡！」

玉嬌娃聽得秀眉連軒，向秦文玉仔細看了兩眼道：「這位就是名滿江湖，位列『七雄』之一的秦文玉姑娘？……」

碰了釘子，彆了一肚子氣的秦文玉，直到現在，才有機會把那枚「釘子」，原封不動地，退了回去。

她也像玉嬌娃適才那樣，「哼」了一聲，冷冷說道：「何勞動問？」

玉嬌娃笑了一笑，竟不以爲忤地，向蕭克英笑道：「司馬少會主爲我求情，雖是一番好意，但玉嬌娃却不想接受。」

蕭克英訝然道：「你不接受？」

玉嬌娃從目中流露出一種高傲神色，點了點頭，緩緩說道：「我有些『不點不流淚』的蠟燭脾氣，和『不敲不出肉』的核桃性格，生平放浪形骸，我行我素，從未受過教訓，也從不服人，頗望秦姑娘能以她的絕藝神功，好好對我懲誡懲誡！」

秦文玉眞想不到這「天魔玉女」玉嬌娃，竟向自己叫陣？不禁氣得雙眉一剔，伸手便抄劍柄！

蕭克英知曉一戰難免，更深悉秦文玉的「森羅九劍」，太快太兇，是有名的無情閻王帖子，遂咳嗽一聲，含笑說道：「雙方切磋不妨，既無深仇，秦大姊何必拔劍？」

秦文玉曉得蕭克英這是提醒自己，在「九迴谷」口分別之際，司馬玉人曾請自己對玉嬌娃手下留情，遂向她略一點頭，目注玉嬌娃道：「玉姑娘與『四海游龍乾坤聖手』柳延昭有舊？」

玉嬌娃搖了搖頭，淡淡答道：「不相識，我只聽說過當代武林之中，有這麼一號人物！」

這「不相識」三字，着實把秦文玉聽得一怔？

因爲當時曾問起司馬玉嬌爲何對玉嬌娃關切求情？司馬玉嬌的答案是見了柳延昭後，向他一問，便知苦心！

依此推測，玉嬌娃與柳延昭不是好友也是至親才對，怎會在她口中說出「不相識」三字？……

玉嬌娃見秦文玉滿面詫異神色，遂笑了笑又道：「秦姑娘不必管我是否認識誰？或與誰有甚關係？你儘管賜敎，並儘管加以懲誡就是，因爲玉嬌娃久聞『巾幗之雄』盛譽，早懷討教之心，好容易今日在這關外『小興安嶺』，才彼此狹路相逢，你便放得過我，我也未必肯放過你呢！」

秦文玉見對方狂成這副樣兒，反倒收起輕視之心，解下了所佩長劍……

玉嬌娃點頭笑道：「對，應該拔劍，我久聞江湖中所聽歌謠：『巾幗之雄，意氣猶龍，蛾眉如月，鉄劍如風……。』」

秦文玉搖頭道：「不對，我不是拔劍，而是卸劍！不拔劍之故，是尊重司馬玉人之請，對你不爲巳甚，手下留情，卸劍之故，則是看出你頗有幾分斤兩，彼此棋逢敵手，值得我鄭重一搏！」

玉嬌娃一向神情傲慢，如今却對秦文玉抱拳恭身，深深施了一禮，滿面含笑地，軒眉說道：「多謝……」

秦文玉還了一禮，笑道：「玉姑娘這聲『多謝』，不是謝我不肯拔劍的手下留情，而是謝我不加輕視，把你看成旗鼓相當的好對手……」

玉嬌娃長嘆一聲道：「秦姑娘，不是玉嬌娃誇句海口，自出道來，尚未逢過勁敵，也未遇過知音，誰知今日竟在你的身上，可以兩酬素願！」

秦文玉道：「除了兵刄以外，我們是鬥拳掌？還是較玄功呢？」

玉嬌娃笑道：「在江湖中，朋友固然難交，對手亦很難遇，我們今天不妨鬥個痛快，就拳掌玄功兩下鍋吧！」

秦文玉道：「好個『拳掌玄功兩下鍋』，在拳掌方面，也不必鬥個無了無休，假如鬥滿百招，仍未分出勝負，便算平手如何？」

玉嬌娃點頭說道：「好，玉嬌娃拋磚引玉，請秦故娘接我幾招『天魔無影手』吧！」

話完，招發，五指微伸，一掌輕拍，去勢雖極緩，但却含蘊了無窮玄奧變化！

秦文玉深知「天魔無影手」是「天魔」一派的不傳秘學，那敢絲毫怠慢？但也不願一開始便即閃避，遂用了一招師門絕藝「太淸幻指」，飛迎而出。

「天魔無影手」初發極慢，但在距離秦文玉胸前尺許之處，却突然變快，並快得迅捷無倫的，似乎幻出了千百掌影。

幻影千百，等於無影，根本令人不知它眞正的攻擊部位，這也正是「天魔無影手」的精義所在！

在「天魔無影手」幻影千百之際，每片掌影之前，好像都虛迎着一根秦文玉的纖纖玉指！

但等魔掌幻影齊消，力聚五指，拍向秦文玉左脇之際，却仍被這「巾幗之雄」，算準對方的眞正攻擊路綫，而作有效防範，雙方硬碰硬地，對了一掌！

漫空幻影時，好看煞人……

雙掌硬對時，聲勢驚人……

「砰」然巨響，這是兩股內家罡氣匯合時，所生的爆震聲息！

狂飈四捲之下，塵土蔽空，在秦文玉、玉嬌娃周圍的土地，都彷彿突然低了寸許？

甚至於有幾根較小較脆的樹木，都爲之「砉」然斷折！

但當事人雙方，却均岸立如山，足下未曾絲毫晃動，只是所着淡黃雲裳，和雪白長衣，起了一陣獵獵飄動而巳！

蕭克英因深知秦文玉乃當代年輕女英豪無雙之高手，以實力獲得「巾幗之雄」尊號，故而有點認爲她的秦大姐過於看重對方，要想鬥敗這「天魔玉女」玉嬌娃，那裏用得着百招之數？

但看了這第一招，顯然是考驗對方所學的全力拚搏殺着，才使蕭克英深深吃了一驚，感到邪魔猖獗，世封方殷，「色煞」在「七煞」之中，還不算頂尖人物，已具有能與秦文玉相抗衡，而不見遜色的罕

世高手！

就在蕭克英吃驚暗嘆之際，場中人影已無！不是秦文玉與玉嬌娃雙雙離去，而是她們互爭先機，誰也不願落居後手，彼此以快制快，發招如風，幻成了一道白色飛虹，和一團淡黃光影！

眼力稍差之人，只看見一團白光和一團黃光，在互相糾纏，乍分乍合，並有點頭暈目眩，但蕭克英畢竟具有一流身手，她還看得出秦文玉與玉嬌娃之間的攻守招式！

越是看得出，便越是驚心，她在召開「金剛大會」，想爭「妙姹霸天」之際，還自視頗高，心雄萬丈，如今屢遇高人，已見世面，知道即以場中動手雙方而言，不論是「巾幗之雄」秦文玉，或「天魔玉女」玉嬌娃，都至少要比自己高明，强上二至三成功力！

電漩黃光先歛，飛動白虹亦停，玉嬌娃目注秦文玉，含笑問道：「秦姑娘，是不是恰好百招？」

秦文玉神色凝重的點了點頭，看看對方，緩緩答道：「不錯，玉姑娘使得好純熟，好具威力的『天魔無影手』，拳掌一陣，既告成和，我們在玄功較量之上，應該各盡全力，分個輸贏强弱……」

秦文玉話方至此，遠處山林之中，好像隱隱傳來一種凄凄鬼哭之聲！

玉嬌娃聞聲之下，臉色突然微起變化，向秦文玉拱手笑道：「秦姑娘，我有一項請求……」

秦文玉道：「玉姑娘有甚話兒，儘管請講，莫非你另有急事，想把我們之間的第二陣，延期舉行？」

這位「巾幗之雄」，果然反應敏捷，絕頂聰明，把對方心思，猜個正着！

玉嬌娃笑道：「秦姑娘知不知道『黑白天尊』司馬霖，於五五端陽，在『小興安嶺』內，召開舉世羣雄，無不畢集的『尊天大會』！」

秦文玉點頭道：「我知道，『尊天會』的少會主司馬玉人，已在『伏牛山金剛會』上，向與會羣豪，提出口頭邀請！」

玉嬌娃道：「我們的玄功一戰，延到『尊天會』上，當着舉世豪雄，再分勝負如何？」

秦文玉想了一想，神色毅然地點頭答允道：「好，只要秦文玉敗在玉姑娘手下，當場便以『巾幗之雄』的稱號轉讓！」

玉嬌娃笑道：「『巾幗之雄』，雖屬尊號，但我這『色煞』，或『天魔玉女』，却非佳名，定然不當尊意，拿不出來作賭注呢！」

秦文玉搖手道：「這不是賭注，因為我若敗在『巾幗』之手，自然無顏稱『雄』，那裏還好意思再保有甚麼『巾幗之雄』尊號？」

玉嬌娃想了一想，搖頭說道：「此時我還眞想不出甚麼能與秦姑娘所提，份量相若的恰當賭注？且等『尊天會』上，再度相逢，彼此當面研究便了……」

秦文玉知道此女相當心高傲，不肯接受便宜，遂把玉手一伸，向玉嬌娃揚眉說道：「好，他日之事，他日再說，剛才那陣鬼哭之聲，似是相邀暗號，玉姑娘你就請吧……」

玉嬌娃向秦文玉暨蕭克英，又深深看了兩眼，便略一揮手，率領她那些侍女，走向鬼哭聲息傳來之處。

蕭克英見對方已去，遂緩步走過，含笑說道：「這玉嬌娃使得好凌厲的『天魔無影手』，幸虧玉姐的『太清幻指』，妙化無方，恰和她銖兩悉稱，倘若換了我的笨拙莊稼把式，恐怕就要吃不消，兜着走了！」

秦文玉苦笑一聲，目注雲空，似乎有點惘惘出神！

蕭克英笑道：「玉姐出甚麼神？我們快去『秦皇島』吧……」

秦文玉收回她那凝視雲空的惘惘目光，搖頭一嘆道：「蕭大妹，我不想去『秦皇島』了……」

這種答話，使蕭克英大感意外的詫然問道：「玉姊，妳是女中豪傑，從不矯情掩飾，難道你不想見柳大哥了？……」

秦文玉苦笑道：「我當然想見柳延昭，就等於蕭大妹想見焦艮一樣，但問題在於我們想見他們的主旨何在？是幫助他們創造一番英雄事業？還只是彼此談情說愛呢？」

蕭克英也是相當洒脫的女中丈夫，何況又別無外人在側，遂毫不思索地，正色接口答道：「前是公義，後是私情，兩者之間，並有深切連帶關係，但若就利害分析，當然是前者重於後者！」

秦文玉道：「羣魔亂舞，世刼方殷，『七煞』中『色煞』已然如此，其他『六煞』定非等閒人物！我們這邊，人數單薄太多，要不要暫撇私情，利用如今至『尊天大會』的這段時間，好好地充實充實自己？」

蕭克英恍然道：「玉姊是想不去『秦皇島』，改去『嶗山』謁師？」

秦文玉頷首道：「我師傅雖叫我兩百日後再去，但我認為時機迫切，不妨前去陳述武林局勢，請恩師早日開關，並求老人家賜點特別傳授！」

蕭克英笑道：「玉姊是不是要我跟你前去，沾點光兒？」

秦文玉道：「我師傅最愛氣質優秀的有為後輩，只要見着她老人家，必有相當進益，但我絕不勉强，是去『秦皇島』？抑去『嶗山』？由蕭大妹自己決定！」

蕭克英嫣然笑道：「當然是去『嶗山』，除了為我自己撈點好處以外，也可陪陪玉姊姊，否則你這數千里的長途，就未免太寂寞了！」

秦文玉嘆道：「寂寞無妨，聲名要緊，我與玉嬌娃的拳掌之戰，秋色平分，她極可能便在進入『九迴谷』後，苦苦用功，我若荒嬉，則此消彼長，眞難免要於『尊天大會』上，把『巾幗之雄』四字，拱手讓人的了！」

感嘆聲中，倩影飛動……

她們打算去「嶗山」進修，柳延昭與孟贇、焦艮，則去「秦皇島」深造！

能否達到目的？以及深造進修的成就如何？均須擱一擱了，因為「九迴谷」中，怪事迭生，有寫不完的熱鬧場面！

首先是錢太眞向司馬霖告別，要作遠行，理由是她有椿怪癖，每月必須進入她所居積的「寶庫」一次，摩挲金銀，並躺在翠枕玉床上，甜睡一覺，過過「財煞」癮兒，否則，她便會懶洋洋地，無精打彩，一切都提不起勁……

司馬霖對這位優秀軍師，倚畀方殷，何況「七煞」紛來，事變亦多，正值用人之際，怎肯任她走去？……

他告訴錢太眞，「尊天大會」的寶庫以內，也有翠枕玉床，珍物更不計其數，只要她「財煞」癮兒一犯，可以隨時進入，大過其癮，何必要遠行千里之外？

話完，並把庫門鎖匙，仿造了一枚，交給錢太眞掌管。

錢太眞高興萬分，當然她就約了司馬玉嬌，一同進入寶庫。

但才進寶庫，閉了庫門，司馬玉嬌便除卸了精妙裝扮。

原來這與錢太眞同來的，不是眞正的司馬玉嬌，而是一個瘦削枯乾，彷彿營養不良的中年婦人。

這中年枯乾婦人，初時臉有怒容，但在進入寶庫，看了那些數不完的赤金綠玉，趙璧隋珠之後，却變成滿面笑容，向錢太眞點頭說道：「好，你眞有辦法，上次說有一座上古寶庫，騙我前去觀光，却差點把我生葬在只有幾個陳死人，爛棺材的古墓之內……」

錢太眞陪着笑臉，抱起雙拳，深深一揖說道：「錢大姊，請多多包含，這次我不是陪你進入眞正寶庫了麼？……」

中年枯乾婦人伸手取起一粒比核桃還大的「火齊珠」來，一面摩挲，一面點點頭笑道：「這地方確實不錯，東西也比我所收藏的，要多出十來倍，假如可以讓我住一年，摩挲賞鑒地過足癮兒，我便不管閑事，甘心把『吝嗇夫人』錢太眞七字，借給你用，讓你在這『尊天會』內，安安穩穩地，當軍師了！」

怪不得錢太眞稱這中年枯乾婦人為「錢大姊」，原來她才是眞正「七煞」中的「財煞」，「吝嗇夫人」錢太眞，而先來那位業已表現才華，深獲司馬霖寵敬，尊為「軍師」的錢太眞，却是位冒牌貨色。

假錢太眞聞言，向眞錢太眞陪笑道：「錢大姊，慢說你儘管在此長住，倘若發現甚麼你自己那座寶庫中的所無之物，心生喜愛，也儘管携走就是。」

眞錢太眞大喜道：「那太妙了，這寶庫中可有供我寢饋用物？……」

假錢太眞答道：「飲食之物，我會每日送來，至於錢大姊最愛睡的翠枕玉床，庫中現有，並比你以前所享用的，更精美呢！」

她一面說話，一面引領眞錢太眞走向一座翡翠為枕，珊瑚為架的白玉床前……

眞錢太眞瞥見床前不遠，站立着四個木雕侍女，每人手中，捧着一具金盤，盤中盛的，全是些罕世珍寶，不禁對第一個略加摩挲，並用鼻嗅了一嗅，嘖嘖讚道：「這幾具雕像，都是以整塊上好檀木所製，雕功並栩栩若生，眞虧司馬霖是怎樣弄來得的？」

假錢太眞似乎不願眞錢太眞多賞鑒這幾具木雕，遂指着那張玉床笑道：「錢大姐，你是識貨之人，請來看看這張玉床，不單大而無瑕，並還冬暖夏涼，是玉中極品的『溫涼玉』呢！」

眞錢太眞向床上細看兩眼，並伸手一摸，點了點頭笑道：「不錯床是溫涼美玉，架是上好珊瑚，枕是極品翡翠，睡上去足以令人消魂！」

假錢太眞道：「錢大姐既然中意，何妨小臥片刻，試上一試，我去弄些酒菜送來。」

眞錢太眞突從她那由於營養不艮，以致乾枯得超過年齡的雙頰之上，泛起一絲奇異笑容，把兩道目光，盯在假錢太眞臉上，緩緩問道：「你把酒菜送來之時，我還能不能夠享用？……」

假錢太眞詫然問道：「錢大姐此語何意？……」

眞錢太眞嘴角微披，哂然說道：「你既知我識貨，便不應該再要這種花樣，大凡上好珠玉，沾不得絲毫穢物，否則，明眼人一看便知，架是珊瑚，榻是美玉，確實絲毫不錯，但翡翠枕上，却色澤微黯，是不是在上面塗了一層令人一枕消魂的特殊毒質？……」

假錢太眞苦笑道：「錢大姐，你太多疑了……」

眞錢太眞冷笑道：「我已經上過你一次當了，還要說我多疑……」

右手一伸，五指如鈎地，一式「玄壇抓寶」，便向假錢太眞的當胸遞到！

假錢太眞想不到眞錢太眞竟會突然出手？險煞人的，用了式極上乘的輕功「迎風飛絮」，才在對方五指即將沾衣，勁力將吐未吐的一刹那間，退出數尺以外！

但眞錢太眞一抓才空，跟踪又撲，招式上無甚改動，名稱上却有變更，口中厲聲喝道：「好，你躲得過我的『玄壇抓寶』，便再躲躲我的『財神要錢』和『棺材伸手』，反正我已把你當作了黃金白銀，珍珠美玉，非把你抓到手內不可！」

所抓部位，雖然全在心窩，但威勢却一招比一招凌厲，尤其那招「棺材伸手」具有極强吸力，好像是凝有「大接引神功」模樣。

假錢太眞知道自己一落後手，已失先機，這樣下去，寶庫地方又小，遲早非被眞錢太眞抓上不可！

畢竟她冰雪聰明，是個「軍師」材料，在萬分窘迫之下，居然計上心來……

假錢太眞順手抓起身邊一方至少也要值上兩三萬銀子的無瑕玉璽，向眞錢太眞迎面擲了過去。

眞錢太眞號副其實，是位眞正的「吝嗇夫人」，她連對自己丈夫，都吝嗇得不予滋補，使其癆疾羸弱而死，又怎忍心聽任這方已極喜愛的玉璽，當面摔得粉碎？

故而，她顧不得再抓假錢太眞，一伸雙手便把飛擲而來的那方無瑕玉璽接住。

玉羸剛剛入手，眞錢太眞便覺脊後微凉，跟着全身一酸一麻，頓告不能轉動！

假錢太眞見狀，透了一口氣兒，面含微笑叫道：「玉妹，幸虧我佈下你這着閑棋，否則，事一鬧開，我這冒牌假貨的身份，必被拆穿，那裏還好意思再當軍師？只好獨善其身，夾着尾巴，悄悄滾蛋，不能再身在曹營心在漢，明裏魑魅暗降魔的，設法維持你與柳延昭等的那座『玉屏風』了！」

第四具檀木所雕的手捧金盤侍女，突

然活動起來，放下金盤，脫去僞裝，現出司馬玉嬌的窈窕身影！

這位「尊天會」的少會主，如今是着女裝，向錢太貞嬌笑說道：「錢大姐，你可不能悄悄溜走，『尊天大會』可能提前召開，萬心玄等，羣邪虎視眈眈，我可不知怎樣應付，連半步都離不開你呢！」

假錢太貞苦笑道：「不到萬不得已，我也不甘心不竟全功，但既要維持我這冒牌貨色身份，却把這位貨眞價實的『吝嗇夫人』，怎樣加以處置？……」

司馬玉嬌目中微生殺氣，向眞錢太貞看了一眼，轉對假錢太貞問道：「錢大姐，我對這『吝嗇夫人』的素行不詳，她有沒有取死之道？」

假錢太貞知曉司馬玉嬌業已動了殺機，不禁眉頭一皺，趕緊接口笑道：「沒有，她沒有太嚴重的取死之道，錢太貞好貨而不好名，貪吝而不嗜殺，除了她彷彿有點虐待她丈夫以外，好像並沒有甚麼其他的重大惡跡？……」

經假錢太貞這一緩頰，司馬玉嬌的眉間殺氣，才又漸漸消失，略一尋思，向假錢太貞伸手笑道：「錢大姐，你預先撒在翡翠枕上，沾膚生效的『散功粉』呢，給我一點用用！」

假錢太貞從懷中取出一隻紫色玉瓶遞過，司馬玉嬌遂拔開瓶塞，向眞錢太貞的領後頸上，傾了少許。

假錢太貞笑道：「玉妹打算把她……」

司馬玉嬌接口笑道：「這『吝嗇夫人』既無大惡，我不殺她，但爲了不影響錢大姐的冒牌身份，必須等『尊天會』後，才可釋放！」

假錢太貞皺眉道：「玉妹打算把她囚禁在這寶庫之內麼？……」

司馬玉嬌微頷螓首，嫣然一笑地，揚眉答道：「一來，此地隱秘，外人絕對不准進入，不虞洩漏機密，二來，錢大姊請看……」

語音頓處，伸手向壁角一指，含笑又復說道：「那壁角有具玉棺，是我義父於遼東古墓所得，『吝嗇夫人』平日既愛眠玉榻，就讓她在『玉棺材』中，睡上幾月；過足癮兒便了！」

假錢太貞方一蹙眉，司馬玉嬌業已知她心思，含笑又道：「錢大姊不必爲她担心，那具『玉棺材』上，共有七個氣孔，不會把她悶死，我們在棺中留些飲食，每隔三日，略加補充，並替她洒些可使眞氣難提，四肢無力，並不能開口說話的『散功粉』便萬無一失的了！」

假錢太貞既聽司馬玉嬌這樣說法，自然連連點頭，不加反對，立即把那位身被人制的眞正「財煞」，送入玉棺。

司馬玉嬌蓋好棺蓋，把材頭材尾的七個風孔，通了一通，站起身子向假錢太貞笑道：「錢大姊，眞正的錢太貞業已入棺，我對妳的稱呼，改是不改？……」

假錢太貞苦笑一聲，伸手輕拍司馬玉嬌的香肩接道：「玉妹，錢雖假，情却眞，我的身份，你日後必知，暫時爲了彼此方便，還是不必……」

司馬玉嬌聽至此處，不等她往下再說，便自笑道：「這樣吧，大姊既對『玉屏風』十分愛護，何妨也算是一扇『主屏』，也就是『玉屏風的姊姊』，以後，背人時，我稱你『玉姊』，當着衆人，仍舊使用『錢大姊』三字！」

假錢太貞笑道：「好，好，稱呼方面，一切隨你，玉妹快去換上男裝……」

司馬玉嬌有些不解地，目注假錢太貞，愕然問道：「要我換男裝？玉姐有何差遣？」

假錢太貞笑道：「我要你到『小瓊樓』賓館之中，去看看剛剛抵達『尊天會』總壇的『天魔玉女』玉嬌娃，利用你男裝瀟洒的絕世風采，探測探測這位在中途被人掀了大轎的『天魔門主』，究竟是個甚麼東西變的？」

司馬玉嬌失驚道：「玉姐，你對『天魔玉女』玉嬌娃的身份，居然也發生了懷疑？」

假錢太貞點頭道：「當然發生懷疑，根據她途中行爲，柳延昭除非被脂油蒙了心竅，或者生性浪漫，根本是個貪圖好色之徒，否則怎會人前人後，都表示對她萬分愛慕欽敬？」

這幾句話兒，說得司馬玉嬌甚是心服，深以爲然地，點頭說道：「不錯，若不是柳延昭兄對『天魔玉女』玉嬌娃表示一片深情，萬分敬佩，我又怎會向『巾幗之雄』秦文玉替她求情？但傳言往往有誤，她途中『玄牝奪精、晶管吸血』的駭人行爲，未必……」

假錢太貞笑道：「我曉得玉妹未必肯信，才要你男裝探險，去往『小瓊樓』賓館，試上一試！」

司馬玉嬌雙眉深蹙地，苦笑一聲，望着假錢太貞道：「玉姐，這種險兒，不太好探，你要我殺人遍野，流血五步，我可以毫不皺眉，但對於這種旖旎溫柔的風流陣仗，却……」

假錢太貞失笑道：「玉妹怕甚麼？你是個易釵而弁的銀樣蠟槍頭，最多只與對方假鳳虛凰，又不可能眞個銷魂，顚鸞倒鳳，難道還怕她也對你來個『玄牝奪精』不成？……」

司馬玉嬌滿面通紅地，「嗯」了一聲，撒嬌說道：「玉姐，我……我確實弄不慣這種花樣，至少，你……你也得爲我打個接應！」

假錢太貞點頭道：「好，玉妹明入『小瓊樓』，我則暗窺春色，在你萬一有所尷尬，應付不來之際，即出面替你解圍就是。」

假錢太貞既然這樣說法，司馬玉嬌怎好再推。

她只好一面轉回自己居處，改換男裝，一面在途中嘆口氣兒，心內暗道：「『吝嗇夫人』錢太貞，已有眞假之別，倘若『天魔玉女』玉嬌娃，也鬧雙包，出了冒牌貨色，眞正熱鬧煞人，我更納悶，這位神通廣大，借用『財煞』身份，對我關愛頗深的玉姊姊，究竟是甚麼來路？……」

×　×　×

小瓊樓。

這是相當精美的一座賓館，位置在司馬玉嬌所居的「攬翠閣」，和萬心玄靜居用功的「小玲瓏館」之間。

瀟洒緩步的司馬玉嬌，才到「小瓊樓」，那些站在樓下，玉嬌娃的黃衣侍女，已向樓上高聲禀道：「啓禀門主，司馬少會主到。」

玉嬌娃雖然自稱爲「天魔門」的門主，但到了「尊天會」的「九迴谷」總壇，總是客位，司馬玉嬌以「少會主」的身份，前來探看，她應該立即下樓迎接才對。

誰知樓下侍女業已高聲傳報，那「小瓊樓」上，仍然繡戶緊閉，寂無反應。

司馬玉嬌的雙眉方挑，爲首的一名黃衣侍女，業已躬身陪笑說道：「我家門主，正入定靜參『天魔玄功』，以致失迎，少會主莫加怪罪！」

司馬玉嬌身爲主人，自然不便怪責客人失禮，只得微微一笑，向那侍女擺了擺手，淡淡說道：「姑娘不必再驚擾玉門主，我只是前來看看供應方面，可有欠週失禮之處？以及這『小瓊樓』，適不適合而已！」

話方至此，「小瓊樓」上的繡戶一開，珠簾忽捲，走出那位烟視媚行，風情萬種的「天魔玉女」玉嬌娃來，向司馬玉嬌含笑叫道：「少會主，上樓小坐，貴會不單一切供應，上好無缺，這『小瓊樓』更四周青翠，一面臨泉，水色嵐光，清人襟抱，委實是處絕佳所在，對我玉嬌娃，太優厚了！」

換在平時，司馬玉嬌對於這等眼波攝魄，眉語勾魂，搔首弄姿的淫娃蕩婦，必然心生厭惡，避之猶恐不及！

但如今一來受了假錢太貞指揮，有心觀察玉嬌娃的情況，二來也着實心有不服，想看看爲何這樣一位妖姬型的尤物，竟能使柳延昭刻骨銘心，神魂顚倒？

故而，她一聞玉嬌娃發話邀請，便即舉步登樓，並含笑說道：「玉姑娘以一門門主之尊，不辭遠路，光降此間，委實令『九迴谷』蓬蓽生輝，我所居『攬翠閣』就在右側不遠，玉姑娘有甚事兒，請派遣貴門下通知一聲，我會命執事諸人，立刻照辦……」

客氣話兒說完，人已走到樓上，目光注處，不由微覺一怔！

因爲如今是作劉楨平視，司馬玉嬌竟發現玉嬌娃左鬢之間的鬢髮微亂。

若照樓下的黃衣侍女說法，玉嬌娃是在入定、靜參「天魔玄功」，理應心專神凝，怎會這等鬢亂神媚，倒像是又在施展甚麼「玄牝奪精」手段，在和人狂參甚麼歡喜禪兒光景？……

玉嬌娃是玲瓏剔透之人，一見司馬玉嬌的微怔神情，以及她目光所注之處，便已有了覺察。

她右手分簾肅客，左手却就把鬢間亂髮，稍微整了一整。

司馬玉嬌既動疑念，自然越發要進入「小瓊樓」中，看上一看。

但樓上正間，乃是客室，臥房在客室之後，其中是否有甚春光？自難令司馬玉嬌隔着牆壁，看出蹊蹺。

司馬玉嬌又不便一上樓便欲搜人臥房，只好在客室坐下，含笑說道：「玉姑娘，『天魔門』創立宗派至今，爲時不少了吧？」

玉嬌娃邊自爲司馬玉嬌斟奉香茗，邊自答道：「並不太久，只有一百餘年的光景，我是第七代的門主。」

司馬玉嬌道：「江湖傳言，『天魔門』功行奧秘，一向單傳……」

玉嬌娃接口笑道：「奧秘兩字，殊不敢當，本門武功只可以說是別有心法，另闢蹊蹺而已，但單傳却屬實情，譬如這一代中，雖另有一位同門，便因她行爲乖異，背棄傳統，已被革出門戶！」

司馬玉嬌「哦」了一聲，目注玉嬌娃，揚眉問道：「這位同門是誰？」

玉嬌娃苦笑一聲，以一種惆悵神色，搖頭說道：「被革出門戶，是極大羞辱，也是極大痛苦之事，我不願再公開她的姓名，希望這位同門尚有回頭悔過機會！」

人家既然如此措詞，司馬玉嬌自然不便再復追問。

這時，玉嬌娃目光如波地，盯在司馬玉嬌臉上問道：「司馬少會主，你與號稱『巾幗之雄』的秦文玉姑娘，有相當厚的交誼麼？」

司馬玉嬌神色一動，向玉嬌娃眉頭微軒笑道：「玉姑娘何以問此，莫非『巾幗之雄』秦文玉曾與你路遇，雙方交了朋友麼？……」

玉嬌娃道：「交是交了，但不是交了朋友，而是交手鬥了一陣！」

司馬玉嬌道：「萍水相逢，爲何爭鬥？你們兩位都是當世武林中，拔尖兒的巾幗奇英，交手的勝負如何？多半會春蘭秋菊，各擅勝場，八兩半斤，難分軒輊吧？」

玉嬌娃對於爭鬥原因，避而不提，對於爭鬥結果，則點頭說道：「我們約鬥拳掌玄功兩陣，由於拳掌一陣，確如少會主所料，鬥得銖兩悉稱，秋色平分，遂雙方同意，把玄功一陣，留到『尊天大會』之決，當着舉世羣豪，再決勝負！」

司馬玉嬌方自「唉」了一聲，玉嬌娃又對她笑道：「但秦文玉曾說司馬少會主曾在她面前，爲我美言，我未免有點受寵若驚，想不透司馬少會主與我素昧生平，怎會……」

司馬玉嬌接口道：「秦文玉因看不慣玉姑娘『天魔怪轎』所擺排場，曾有欲加挑釁之言，我一來久聞玉姑娘芳名，二來『酒、色、財、氣、天、地、人』七煞，全是本會所禮邀貴賓，自然想排難解紛，化解掉一場無謂爭鬥！」

玉嬌娃聞言，含笑說道：「多謝司馬少會主……」

司馬玉嬌不等玉嬌娃再往下說，便乘機笑道：「玉姑娘，我有一江湖友好，大概與你的交情不薄？」

玉嬌娃道：「是那一位？」

司馬玉嬌說道：「就是新近才在武林中，以一身絕藝，嶄露頭角，卓然成名，獲得『四海游龍乾坤聖手』美號的柳延昭兒。」

玉嬌娃神情一愕，向司馬玉嬌搖了搖頭，含笑說道：「司馬少會主，你猜錯了，我對『四海游龍乾坤聖手』之號，暨「柳延昭」之名，還是第一次在你口中聽到，以前是從未聞及的呢……」

司馬玉嬌聽她這樣回答，已知假錢太貞所疑不差。

柳延昭心目中無限敬愛尊崇的「玉姊」，與眼前這烟視媚行的「天魔門主」，必非一人，只不知道誰才是眞牌實貨的



「色煞」？誰是冒用「天魔玉女」玉嬌娃之名而已。

兩者非一，雖然已可確定，但司馬玉嬌爲了愼重，仍然盡己所知，再作進一步的求證。

她目光微注玉嬌娃的右面香肩，揚眉含笑問道：「玉姑娘，恕我冒昧，你在右肩頭上，是否點有一顆宛若紅痣的『守宮砂』呢？」

玉嬌娃妙目如絲，先飄過一瞥冶蕩眼色，然後呢聲笑道：「司馬少會主，我先告訴你一項『天魔門』的傳統規定，凡屬接掌道統之人，必須立下血誓，在二十四歲以前，以威蕤處子之身，苦煉本門根基，等到二十四歲的生日之夜，覓人好合，破其童貞，接掌門戶，並再參上乘功力，否則，便縱火自焚而死，向天魔祖師謝罪，少會主請想，玉嬌娃如今已自稱『天魔門第七代門主』，則曾經滄海，定歷巫山，我肩頭上，還點得住『守宮砂』麼？」

司馬玉嬌想不到玉嬌娃竟會向自己這樣赤裸裸的說話，不禁頗覺尷尬，弄得有點面紅耳赤！

玉嬌娃笑道：「司馬少會主若是不信，我就脫下衣裳，裸露右肩，給你看上一看……」

說話之間，她身形微長，似乎就要起立寬衣。

司馬玉嬌見她意欲施展預料中的風流解數，不禁急得連搖雙手叫道：「不必，不必，我不敢看！」

玉嬌娃「噗哧」一笑，詫然問道：「不敢看？司馬少會主如此翩翩玉貌，慢說遊俠江湖之際，必然傾倒無數武林紅粉，就在『九迴谷』總壇以內，也定有不少嬌美姬人，奉侍起居，日處衆香國內，必難無動於中，你……你不會是個……木頭人吧？……」

司馬玉嬌連連搖頭，因欲找事解嘲，遂把玉嬌娃剛剛替她添斟的一口香茗，喝了下去。

誰知不喝還好，一喝之下，竟覺嗓眼發乾，小腹發熱，甚至於全身都有些懶洋洋的不大自在！

司馬玉嬌大吃一驚，心疑茶內已被玉嬌娃置放了甚麼下流藥物？

她正待叱問，突然「轟」的一聲，後樓火光微閃，濃烟大起！

玉嬌娃神色倉惶，趕緊轉身，搶步閃向樓後。

一條極矯捷的黑影，突自樓後濃烟中電般向左遁去。

由於此人身形太快，一般人只看得出他身穿黑衣，但以司馬玉嬌的銳利眼力，却看出他是披了一件黑色長衫，小腿無褲，以此類推，可能連全身都還是赤裸狀呢！

以目前所見，加上自己來時，玉嬌娃不能立即出迎，再加上她鬢髮微亂，司馬玉嬌綜合推敲之下，不禁從恍然中鑽出一個大悟，偷偷啐了一口，暗罵玉嬌娃無恥，和那在後樓縱火之人，好不缺德！

她不是中了淫邪藥物麼？怎的還有如此推測判斷的閒情逸致？

原因由於玉嬌娃才一回身，撲向後樓，窗外便有一點白光飛入，並有人以傳音密語，向司馬玉嬌的耳邊囑道：「服下解藥，趁機脫身……」

司馬玉嬌自然知道這暗中發話之人是誰，趕緊服下接在手內的白色丹丸，也不再理會玉嬌娃後樓救火之事，便飛身離却「小瓊樓」，回到自己所住的「攬翠閣」內。

在她以爲，假錢太眞定已在「攬翠閣」內相待，誰知居然料錯，在她靜坐調息養神約莫半個時辰以後，才看見這位來歷怪異，智慧莫測的「玉姐姐」，從閣外含笑飄身而入。

司馬玉嬌起身相迎，含笑問道：「玉姐，你怎麼此刻才來？『小瓊樓』後的那把火兒，放得太缺德了！」

假錢太眞似答非問地，搖了搖頭，微嘆一聲道：「我眞沒想到，那妖女如此淫邪，幾乎令玉妹捨身餵虎，斷送了你的清白！」

司馬玉嬌驚道：「玉姊此話怎講？」

假錢太眞「咦」了一聲道：「我在樓外暗處，發現玉妹神色突然不對，難道你不是中了那妖女在茶內所置放的淫邪藥物麼？」

司馬玉嬌苦笑道：「一來多謝玉姊靈藥，邪藥已解，二來那妖女不知我是女子，縱用下流手段，亦屬畫餅充饑……」

假錢太眞笑了一笑，截斷司馬玉嬌的話頭說道：「玉妹，你想法錯了，那妖女正因知道你是位『女少會主』，才對你起了歹心！」

司馬玉嬌臉上一紅道：「她……她難道……」

（未完）